

# 名儒尺牘

下冊

管異之 梅伯言 芙蓉山館師友 王眉叔  
朱鼎甫 惲子居 張廉卿 孫嘯山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5248

新式  
標點  
名儒尺牘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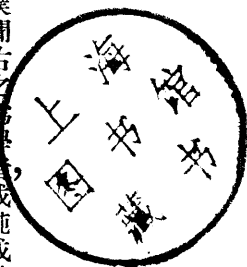
管異之

答某君書

惠書教以專治時文，俟得科名，然後更求實學；異哉斯言，非僕夙所望於足下者也。僕聞古之爲學者，或純或駁，或廣大淺細，要皆內治其身，外講明於天下國家之事，用則施諸時，舍則著諸書，而垂於後世。未有居庠序，誦先王而汲汲然徒爲仕進計者。孟子曰：「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荀子曰：「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凡人之學，有爲而爲，則雖正而必見惡於君子；又況舍棄一切日用，力於熟爛之空言，而但以干夫仕進者乎？自明以來，取士者固專用時文，不雜他事；然而推立制者之心，豈真以區區時文，足爲天下用與抑其於天下士，猶將有以取之，而姑以時文驗所得與？然則爲士而但務時文，亦士之自甘卑陋而已，固非國家育才官人之本意。僕自應鄉試來，凡經三黜，其於時文，固必不工。然使僕但工時文，蒼然不知有實學，縱由此排金門，上玉堂，僕則榮矣，亦何補於斯世？常今天下雖無人專治時文者，固不乏，又安用增僕一人於其間哉？僕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當汲汲求富貴，故願足下姑置時文，稍留心於實學。至於科名，蓋有命而不可求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足下所見雖未是，承相愛深，又安敢以無報幸熟思之。

擬與鳳陽守令書

某家居省會，側聞江淮守令，賢者獨鳳陽諸公，心事卓犖，不與羣輩等。近者北游河洛，路出明公宇下，竊見桑麻



被四野，老幼連袂謳吟，恍然與鄉所聞合，幸甚幸甚！顧其間猶有疑者，不可不告。鳳之爲郡，爲河洛江淮咽喉要地，士曠而人衆，悉皆強悍剛猛，輕死生，不循法度。又當明初，王侯將相，半出其鄉里。其人持是自矜詡，嘗悍然有跋扈飛揚之志。十餘年來，鳳臺康氏，宿州奸民，相繼作亂，其人皆鳳人也。近者元惡大憝，雖絕蹟刁悍之風，常不變。當某居省會，固已微有所聞，頃且一親見之矣。經曰：「除惡務本。」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守令於百姓，不惟審曲直，聽斷於一時，其於凶民，固當絕其本而防其蔓。今明公爲治之道，不下古人，獨於凶民，未聞爲豫防之計，非明公智力有所不足，亦以爲是不足畏，而禍且未發耳。天下之憂，皆成於不足畏，而天下之禍，皆蓄於所未發。使人人見爲足畏，則愚者知防之，世豈復有敗事而禍惟不發，發則豈復可言哉？今鳳之凶民，其所親見者，納白刃鞞袴中，坐酒肆，片言相搪突，推案而起，拔以從事。甚者養巨寇，集匪徒，稱霸於一鄉，官吏畏慄，縮束手不敢一問。若是者，皆不得謂爲小患也。天下屬極治，又得如明公者數輩，落落然參錯一邦，爲牧伯。此曹子乘堅驅肥，鬪雞走狗爲樂。一旦小有風塵之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蠶起而雲應者，皆是屬也。其爲可懼孰大焉？昔周武王誥康叔，執拘羣飲，歸於周，予其殺。而周禮大司寇，有治罷民之刑，蓋先王懲凶防亂，其重如此。夫奉法者，守令事也，用法而恆得法外意者，循吏之爲也。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者，政之經也。伏惟急除惡之思，謹滋蔓之戒，體康誥周官之義，防康氏奸民之起，杜斬木揭竿之萌，以安良民，以全善政，鳳人幸甚，天下國家幸甚！

### 答花學博書

某頓首毅齋先生几下。倉卒慎陽逆旅，高誼久未報，輒蒙先施書問，慊何可言？乃復津津於奉贈之辭，欲相從以求益智，若夷吾而因馳以求夫水脈者，夫豈非古人盛節哉？矧明問諄切，敢不報以所知。記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夫柔也者，情之所以蹈和，健也者，辭之所以取勝。養溫柔以爲質，積雄健以爲文，景星慶雲，必無耿耿之光，風

皇獨鸞，必無啾啾之響。酌之乎雅以範才，養之乎奇以足氣，其始也縱其所之，其繼也歸其所舍。使夫識者觀吾之容，肅然無不齊之步，聽吾之聲，鏗然無不諧之律。以是爲詩，雖未能與天爲徒哉，抑其去於人也則遠矣。雖然，是特言詩之末節也。古之爲詩者，其情與古合，其作與經通。究萬物之情，而定以中正，極夷險之變，而出以和平，其爲道也，第囿於詩者能之乎？彼世之人，沈酣聲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狀，可以爲詩，而終無與於古作詩者之事。由是言之，志僅在於爲詩而已，則其詩必未足言也。蒙先生夙昔高誼，今垂問，雖年少識薄，敢不取所素持者以獻，惟鑒不宣。

### 覆康河帥書

某再拜某官執事，拜別以還，深思嘉誼眷惠，手翰相問，益增欣悚。頃者黃水泛溢，江淮罹害，天子宵衣旰食，憂憫元元，重簡老臣，授之以視河使者之任。明公受命以來，止宿隄上，躬親泥塗，相度形勢，率持畚之徒，與同辛苦。訪巖穴之耆民，而因以得知舊隄之所在，雖古大臣之用心，何以加此。某於河工，雖不曉其曲折，然竊謂河之爲患，其至也，固以天災，而其防也要以人事。失人之所爲，精劬則成，荒逸則廢。書稱大禹克勤於邦，遂乃祛巨害，塞洪原，拯九州於溺湛，建萬世之鴻業。明公職司董督，偉績所樹，固已昭然在人耳目間。願益淬厲神明，屆葦期而不倦，獎勸屬吏，率之以勤敏，綜覈所支，無俾侵蝕。使夫瀾安隄固，永遠無後災，則所以上寬天子南顧之憂，而下使江淮之民，脫魚禍而登安樂，其爲福德，又豈某一人之私戴乎哉。某已至山東，頗幸粗適，冒瀆尊嚴，統惟鑒察，不宣。

### 上方制軍論平賊事宜書

伏聞詔諭，起公總督直隸，公辭職不受，而自請率兵以擊賊。此既見公守禮不失，而又合古經三年之喪，不避金革之義，忠孝之道，殆兩得焉。同夙荷深知，遠征當謁送，恐嚴駕已訖，不得盡所懷，輒敢以書上。乃者狂寇突發三省，

旬日之間，連破數縣。既乃入京邑，犯宮城，蹀血闕庭，使皇子躬射賊之勞，聖朝下罪己之詔。異哉悖逆狡悍，今古所希聞，而臣民所共憤也。比聞山東連獲捷勝，賊已盡平，而直隸河南之間，勢尚猖獗。計公此行，必直抵彼路，收復失地，擊逆賊而勦除之，公之任矣。復地剿賊，計不容緩，然而同所慮者，不在乎已與之寇，與州縣之已被賊殘者也。國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長吏之於民，不富不教，而聽其饑寒，使其冤抑，百姓之深知忠義者，蓋已鮮矣。天下幸無事，畏懦隱忍，無敢先動。一旦有變，則樂禍而或乘以起，而議者皆曰：必無是事。彼無他，恐觸忌諱而已。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而猶爲是言與？夫豈忠臣義士愛國家者之所敢出與？同觀賊所近處，山東則曹濟，河南則開歸，江蘇則徐邳，安徽則鳳潁，此皆同所嘗游，知其習俗。大抵其人椎魯勁悍，輕死生而鮮畏刑法；天下極清寧，其閒不義之徒，販私鹽，爲巨寇，甚者破邑戕官，如宿州往年之事。一旦有變，彼豈能安坐而不動其心乎？誠恐賊不速平，而此等因之以起，則雲合響應之勢成，而事難卒辦矣。雖然，以同度之，則賊必速平，何也？用兵之道，疾如雷霆，而成大事者，務廣其地，此古今英雄豪傑所同也。狂賊之起也，布黨翼於三省閒，同日而起，則既使吾之聲援，不能猝應矣。連得州縣，皆委棄而不守，則彼之勢無所分，力既完而氣益銳矣。舉事如此，殊可畏惡。然而兩月以來，賊乃專意京師，不過大河一步。夫京師重兵，不下十萬，又懲前事，則守備嚴而環衛謹，賊雖狡，亦何能爲哉？昨聞官軍得賊所執旗，有彌勒開道等語。由是言之，則狂賊仍白蓮餘黨，假僊佛惑愚氓，未嘗有深謀遠略，如衆所疑，是以舉動如斯耳。曩令狂賊渡河而南，煽惑他省，攻無備之城，則易破而難守，處四達之地，則易竄而難防。今皆不然，而倔強大河以北，此坐而待誅之勢也，然則破賊之計可知也。狂賊之數，或云十萬，或云十餘萬，以人言度之，蓋至寡亦不下二三萬。夫計口食粟，人日一升，則百人日食一石，而萬人當日食百石，苟衆至三萬人，卽日食三百石矣。其衣服薪芻諸用，稱此有自山東來者，或云賊但取倉庫，而不擄掠民閒，彼狂賊日有數百石之需，又加之以薪芻衣服。今州縣之倉儲庫蓄，無實久矣，彼不取諸民閒，其蓄積焉得如此之富？然則不擄掠者，亦暫耳，終固未可保也。夫賊必擄掠而後生。

則吾當先絕其生機，而後賊乃可滅。爲今之計，陝西山西湖北江南，皆當屯兵，慎守關隘，毋令賊人得竄入而已。不必引軍助勦。而直隸山東河南州縣，與賊毗連者，宜令其多設間諜，探賊之來，則堅壁清野，固守其城以待。而三省辦賊之軍，各訓練而分爲兩用：一用以爲勦兵，而其一則專用以爲救兵，屯駐要害，勿與賊爭鋒。而凡州縣有警，則率之往救應。如狂賊圍濬，則卷甲而直趨於濬；狂賊圍淇，則卷甲而直趨於淇。彼州縣之兵，雖凋敝不足恃，而急得救援，則日夕亦未可卒下。然而賊初起時，不旋踵而破吾數縣者，無救故也。夫州縣既可保不破，則賊二三萬人，日無所得食，旬日之間，必有自亂之勢矣。道路之言，或云賊常夜聚爲亂，旦則仍散爲平民，市薪米，使人不知所在。誠如是，豈官吏乃漫無覺察乎？此必好事者之言，不足信也。彼賊旣連破數縣，蟻聚蜂屯，必藉以爲巢穴，吾無以制之。故彼四出侵掠，初無定在。吾旣行堅壁清野之法，則逼之而使歸一處，吾乃以重兵搜而擣之。彼掠無所得，竄無所逃，戰則無可勝之謀，退則無可處之地。彼衆至十萬人，亦將隨時而撲滅矣。昔明末張李之亂，有論事者，略如是謀。而當時不能用，領兵者與賊浪戰而已。及往年湖北陝西之亂，擾攘者七八年，聞其後卒以堅壁清野，而後賊乃平。然則破賊之謀，固無踰於此策者也。所可憂者，官貪庸而人心渙散，則此策不可成，而雲合響應之禍起。雖有管樂，亦難爲已。夫今日之賊，不患其聚，而患其流。今日之兵，不難其戰，而難其守。惟人心固而後守備堅，守備堅而後賊勢敗。公宜告三省長官，急講民事，利民者行之，害民者去之；其官吏之殃民者，急罪而罷之。此事宜非公所得盡與，然天子之待公爲異數，則公於國家之事，宜無不言，而何必分乎彼此。耶若夫統馭嚴明，使所至與民無犯，與夫軍中制勝出奇之術，則固公之所素蓄，而無俟人言者也。同夙荷深知，不以庸人相待，狂瞽之見，不敢不陳，伏惟容納而采擇之，幸甚幸甚！

### 答侯念勤書

得手書，併寄文二篇，快慰快慰。文都有意思，而論韓非說尤當。君子之道，接人以誠，而處事以理；彼其機械辯給，揣世故如韓非者，實足以取禍而殺身耳。曩每疑念勤見不及此，今及此，念勤進矣。同比來詩文，亦略進否耶？寄數篇，相爲正之，餘不一。

### 同梅葛君上方制軍論賑金事書

伏聞賑金尙餘二萬，鄉大夫建言，請舉而歸諸書院，增諸生薪水之資，同會蔭竊以爲過矣。乃者江寧大饑，勸富戶捐金助賑，其事之難，公在局所深見，其卒輸至乎十餘萬金也，抑所謂幸而集事者也。天災流行，不可忌諱，設不幸復饑，殷實之家，鑒於前事，慳者必固守而不輸，黠者必設謀而預脫，將何以爲策？且養士盛舉也，必予之有名而待之有禮，以富民助賑之餘，益其薪水，是待士無異饑民，而分以所餘之食也。苟爲士者，遂挾策來試，以冀得此金，是自待無異饑民，而爭其所餘之食也。誠如是，其舉豈可謂盛，而其人亦何足厚養哉？蓋告制府，以此餘金發典生息，擇鄉士大夫謹厚廉潔者掌之。數歲之後，或仿古法，建社倉，其造福於江寧者，視此大矣。同會蔭聞此信來，已相戒不復入書院，自潔其身，於事無補。蒙公見待之異，是以敢上陳之，伏惟下采鄙言，與諸公計議，念豐饗之無常，懲勸捐之不易，保將頽之士氣，籌未至之民災，而獨造江寧他日之福，幸甚幸甚！比聞尊體違和，奉計已痊復，敬問不宣。

### 又答念勤書

得子書，知抱疾一月乃愈，念甚念甚。寄示詩文，其佳處，在簡潔無膚語，而文爲勝。顧其中有所不足者，念勤亦頗能自知乎？夫論詩與古文，前人之說已備矣，要而言之，體不直不可以爲傑，勢不曲不可以爲妍，如長江大山，千里



萬仞而峯巒島嶼層見疊起望之茫然而卽之悚然是故養氣必盛而儲思必深思深矣而氣不盛弱焉而已爾氣盛矣而思不深平焉而已爾今夫爲文一篇其始終必貫以一意此不待能者而後知也然而按文之首而可測其尾讀文之上而便知其下其陳義遣辭縱使明當而欲執以論文章之奇妙遠矣世之爲文者亦皆知文章貴乎奇妙而所爲卒至於弱且平者何哉讀之不情而臨文時不知迎而距之之說也僕幼爲文章私特謂文貴宏毅具所答友人論文書近乃知文人之心控引天地囊括萬物神機闢闔不知其故乃爲能盡文章之極致而宏毅特其一端耳年長矣人事擾之懼其無所成就念勤之才數倍僕而年始逮僕三之二焉盡心力爲之亦足以不朽也孫君何由知有僕甚愧其意然僕之詩文殊未足示人必欲見索卽以此書就正其可乎珍重不一。

## 與朱幹臣書

相別三年思念不可勝近聞閣下晉官郎中執法秉公無所撓屈甚慰甚慰而聞諸道路或謂且得御史如其然則同深爲閣下重之蓋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至庶人皆得諫其後乃專設諫官而百寮之敢於言事者猶不禁也今則百寮不復言事而彈劾諫爭之責一歸給事御史夫爲任既專則爲責愈重爲責既重則常識其大小之分輕重之序必實有關於治亂安危實爲國計民生之所繫託者舉而陳之始爲克盡其官而不負朝廷任使之意若夫毛舉利害不及大體雖後之臺諫習此戒風矣而恐非賢者之所宜出也閣下剛毅抗直練達世務其在部中已卓卓本末然則苟爲臺諫必大有異於今人雖然天下之事不可枚舉言之矣而不可行如不言也行之矣而無補於天下國家之事如不行也閣下處今之勢苟爲臺諫其將何以爲言同聞之世事之類由於吏治吏治之壞根於士風士風之衰起於不知教化然而教化云者非空文而無實具之謂也以身訓人是之謂教以身率人是之謂化同鄉者私作議俗一篇以爲當今之風壞於好諛而嗜利夫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而欲人之不好諛

則莫若開諫爭之路。天下之事，夫豈止此？然必先舉二端，然後人才勃興，而法度可以漸講，顧不知其言果當否爾？今寄上，惟采擇焉。或謂同子言則近矣，然議俗之說，責難於君，使職者持子言而得禍，則奈何？斯言也，同竊以爲悖矣。古之直言得禍者，皆其值主不明，而所遭有不幸也。當今天子仁恕恭儉，敬天愛民，雖草茅之士，未嘗親瞻日月之餘光，而不知聖質。然近者伏讀客箴，則已窺見九重勵精之意矣。而箴於御史，實曰敢諫不阿，忠貞常矢。然則今之求言，比於懸鞞設鐸可也。而論者毛舉利害，不及大體，是天子欲人之言，而諫官瘖不言爾。而顧以爲言恐得禍，毋乃誣乎？無求利之思，無好名之見，本之以至誠，而陳之以愷切，持之以至正，而出之以和平，雖在中主，猶能聽受，而况聖君哉？誠恐得禍，則又未嘗無以處。孟子曰：「辭尊居卑。」又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慮其難而不居其位，可也。居其位而稍孤其職，則大不可也。同於閣下，相契殊深，雖齒德相懸，而亦近乎朋友之當責善者矣。用敢發其狂言，靡所忌諱，伏推留意省察，幸甚幸甚。秋寒珍重，不一。

### 答朱幹臣書

去臘辱復書，伏悉近祉，慶慰慶慰。又承不以前言爲繆妄，而采取狂直，且使常獻愚瞽之見。此既見閣下之虛懷樂善，而同亦俛而自幸，幸其不失言，而且不失人也。近聞果得御史遷擢之榮，亦何足賀，而以是人而居是職，其必將罄摠所懷，大有造於斯民斯世已。想望風采，且欣且冀。前諭心蹟利鈍兩說，誠皆有理。顧其中以府志爲比例，則恐有未盡。府志倉狻成書，秉筆者又繁雜非類，卽同所分爲，今取視，每惶赧汗下，其致人言，非無因也。枳句來巢，而漏舟浸水，小人固好言，不樂成人之美，要豈無故而然哉？夫鄉曲文字之事，得失毀譽，亦何足論。至若居位崇高，所爲闢繁宏大，則其發不可輕，而人言不可不畏矣。故曰：「有一人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一時之是非，有萬世之是非。」一人一時之是非，賢者不之顧，天下萬世之是非，君子必之爭。彼曰吾心如是，而蹟有不論，心與蹟豈遽能

和鈍則武侯魏公之所以爲賢，此正閣下所當持；而同所殷然仰望於大君子者，願

### 答陳編修書

道光元年

梧岡至，得所惠兩書，伏悉近社，慶慰慶慰。見示與鄧鹿耕書，理當而辭工，良深佩服。以同論之，朱子解經，於義理決無謬誤。至於文辭訓詁，名物典章，則朱子不甚留神，故其閒亦不能無失。義理之得，賢者識其大也。文辭訓詁，名物典章之得，不賢者識其小也。世之善學者，當識大於朱子，識小於漢唐諸儒，及近代經生之說，而又必超然有獨得之見，然後於經爲能盡其全體而無遺。求勝焉，曲徇焉，非私則妄，均之無補於經也。同夙持此論，已成四書記聞數卷，而路遠不可致，先生作四書正義，其與同見合乎否耶？敬復不宣。

### 答甘畸人書

前示大稿，欲同刪潤；頃又惠以手書，推之甚而望之深，茫然不知所報。同聞之師曰：「詩之爲道，意欲其高，卑則下；辭欲其雅，俚則俗。」夫高必視乎所懷，雅必視乎所學，然則詩之爲道，舍立志讀書，無他術矣。今之論者，援國風樂府之作，以爲詩貴性靈，不取學問。夫國風樂府，出於閭巷小夫，幽閨婦女；彼其人皆偶然得之，而執筆不能再作者也。周召之雅頌，屈宋之騷辭，漢魏唐宋十數大家之作，閎闊而典厚，變化而離奇，取之不窮，探之不竭，是則出於學問之詩，而後人之所當效法矣。今爲詩者，不以十數大家自命，而竊附於古小夫婦女之偶然。小夫婦女之偶然，卒不可得，遂乃率其胸臆，肆其手口，不根之談，無稽之說，鄙倍纖薄，蕪積乎紙上；此今人所以日爲詩，而其詩日不善也。論者又謂詩本性情，必學古人，則古人又何學？是大不然。古之聖神，觀鳥蹟而造書，視科斗而作字，今爲書者，

舍說文玉篇，則不能知筆畫。祖述憲章，自孔子不能不師古，而爲詩文者，矜其智出於孔子之上，不亦僨乎？由前之說，可以得詩之本，由後之說，可以得詩之徑。同之所聞於師者如此，今亦以此告之足下而已。大稿謹奉還，略以鄙意識數語於簡端，未必當也，率復不具。

### 與某君書

昨暮得手書，倉卒奉答；今日讀復札，知已采取葑菲，曷勝欣幸！然鄙意猶有未盡者，不可不言。大凡君子小人之分，不出乎義利；未有小人而好義，未有君子而好利者也。今之奔走干謁，營情財貨者，輒曰：「吾不好利，如凍餓何？」孔子不云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已實好利，而以凍餓爲辭，文過孰甚焉？或又曰：「吾不好利，如吾父母何？」孔子不云乎？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已實好利，而以父母爲辭，不孝孰甚焉？文過不孝，此昌黎所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也。其爲失豈小小者與？僕不幸，孤露貧賤，瀕於餓死者屢矣。然公卿貴人，非致敬盡禮，則未嘗往見，卽見之，亦未嘗妄有陳乞，非敢倨傲，蓋側聞長者之遺風，所守在是耳。嘗妄論之，學問之事，固非一塗，苟義利不明，則雖學如劉歆，文如揚雄，經術如馬融，史才如班固，詩如謝靈運，沈約，王筠，並世而生，吾亦不能爲之下。又况所長未及數子，而汲汲以求小利者乎？以是自勵，遂以是取人，足下前書所謂一言不智，旋納鄙諫，未至如今所云，然恐足下聽吾言而未明吾意，以爲吾就彼一事而言，則未盡區區直諫之懷也，是以懇切陳之。

### 答方明經書

道光八年

五先生嫺丈侍者，賢從孫來，得所贈桐城方氏詩輯一部，次日又獲手書，獎借謙挹，深驚且愧。同聞之，郡里又不然，猶當有爲於宗族，若都不能，則莊生所謂視皮輒囊，虛生而可媿者。

已。久聞先生伏處龍山，廣交遊，重然諾，有古義俠之風。近又蒐刻一族遺詩，使桐城方氏，五百年詞章，存而不墜，雖不獲見，聞風而企慕久矣。若同者，幼而失學，長而無成，文質枵然，宜爲海內賢士大夫所棄；而貴鄉諸君，往往過相稱譽。此真昌歎羊棗之嗜，未易詰其所以然。先生誤采人言，先施之，厚禮之，環顧其中，實無可以相副者，此其所以深驚且愧也。詩輯略展一觀，未能卒業，勤襄公詩，何以止得一首？曩獲侍時，嘗有見贈之篇，當使家人儉錄奉寄耳。若先生之詩，初似阮亭，後乃酷學簡齋之作，其靈思妙語，殆足媲之士能，有爲何必以詩重乎？而況其詩佳若此乎？同與貴族，久聯婚媾，其雅翁諱給會者，同姑夫也。先生與雅翁爲昆弟，則於同爲丈人行，而稱謂謙甚，殊不能安相去不遠，容有見時，肅復不具。

### 與吳仲倫書

在郡中，偶見陸祁孫續集，有與足下論吾師序王惕甫文事一書。同檢吾師前後集，無此序文，惟後集中，有與惕甫一書耳。兩君所爭，將無卽此若卽此，則同有說焉。吾師之爲是書也，桐城方植之謂譽之過甚，同意亦未以爲然。吾師終寫而與之者，誘掖獎勸，君子所以成人之美也。惕甫七十老翁，蚤負海內文譽，以文集求張於吾師，實非如後生之求益也，豈得不稍假借之？天下之道，有理有情，徇情而不依理，固爲非宜，執理而不言情，必蹈於好剛好直，不好學者之所爲矣。前輩豈肯出此？昌黎韓公，於文最多徇情之作，唐書稱韓宏玩寇，而平淮西碑云：「都統宏責戰益急。」順宗實錄，備書李實之惡蹟，及自與書，又極口稱之。吾師所論者文耳，雖曲筆焉，未若昌黎徇情之害理，況乎其言，亦尙有斟酌也。且惕甫文，誠不能得熙甫之傳，而在近時，要爲好手。但聞其人狂傲暴戾，不可嚮邇。祁孫惡其人，遂痛詆其文，痛詆其文，遂謂吾師譽之之爲大過。愛人者，愛及屋烏，憎人者，憎及儲胥，其立論毋乃過甚也乎？吾師於當代公卿，不爲過譽，作江上攀轅圖記，但美孫文靖厚於故交，作王文端神道碑，數十年宰相，一事不書。

惕甫窮老學官耳，何所攀援？何所畏憚？而曲筆諂諛焉，其處此蓋必有道矣。足下以爲反言譏之，殊非事實；而祁孫攻擊不遺餘力，同以爲皆未然也。同生平不識惕甫，兼未見祁孫，獨與足下忝同門，使信往來，敢以書辨。見祁孫時，幸卽以告之，不具。

## 梅伯言

### 寄湯燮堂書

燮堂足下：別後越五日，乃抵彭蠡之口，鄱陽黏天，四望無縫，乘舟徑入，若隔人世。決背飛鳥，遠影接浪，沈沈白日，水沒其半。大孤塘之地，嬌民嬉遊，有似都會；朱樓翠袖，倚壁陵濤，檣帆刺天，管弦沸地，亦耳目之一奇也。舟次東流，乃復甚雨，黑風吹天，江水反覆。雷行波中，魚鼈鼎沸，開門看雨，張口滿腹。激電一瞥，呈露鬼物，咫尺以外，分殊幽明。噦然陽開，衆響盡滅，信足震耀心目，恢擴神氣者矣。又五日，乃抵鳩江，風利不泊，危檣張弓，飛鳥在後，晝寢反側，忽聞鄉音，同人相呼，長干見塔，自此數日，遇長老述親戚之情話，見流輩吐湖海之豪氣，始大歡樂，旋復感嘆。憶與足下高談娛心，浹辰之間，乃在千里，惟望足下，時復嗜學，精熟古訓，驅除俗思，冷君夢雲，才十倍我，維子之故，不吝先施，鯉魚東來，報章勿忽。

### 呈侯抑庵舅氏書

會亮頓首：自發江寧，江神倚浪，津吏設版，日將三旬。乃抵錢唐，未止車角，復瞻馬首，昇篋乎西輿，繫舟於上虞。長河近海，無風自波，孤城在山，不雨而晦。每張燈就館，隨征衣而到牀，聽雞就道，據瘦馬而續夢。始到臨海，終返會稽。

自浙以東，風景絕殊。登盤之鮮，罕能知名。地極卑溼，每愁重腫。苦錢施榮，石髮隱几。幕府岑寂，無花表春。地不生草，非屈指時日，不知所值在三春之間也。胸臆結約，或爲歌詩。有吳下王君小梧，深力此事，當其得意，無愧古人。求之流輩，未見其偶。多聞所得，可慰晨夕。家有書至，知舅氏所患，近已解體。跂望德音，幸力餐飯。

### 寄王惠川書

小梧足下：近復何似？昨閱邸鈔，得悉浙事，追惟幕府，不勝傳舍之感。念切吾子，復會焚巢之凶，食貧故態，遠想如在。仲春一別，歲月如流，端居無賴，所懷萬端。曾亮行年二十有四，古人之書，不能開其關鍵，時人之情，無以得其要領。將欲從事科舉，畢命走趨，則恐蹈蘇子十上之轍，徒貽沈公十年之悔。欲遂古心爲質，揮手世好，則竊自惟五十老親，道長於外，六尺壯男，安坐於室，曾不能紆朱拖紫，爲宗族之寵，復不能乘時乾沒，逐什一之利，又不能底春負薪，代臧獲之任。雖復孤笑一卷之中，驚精千載之上，將何以上對毛義奉檄之忱，中伸子路負米之義？此僕所以展卷而思，恍若有亡者也。計可濡以染筆札，邀斗食之資者，惟書記職耳。然此事與古異趣久矣，滑習既久，手筆骯髒，非愚所能，恐既能之後，求不能而不可得，故不爲也。間以暇日，遊心章句，但兩載所得，似語無成處者，差少於古人之祕思曲致，未有得也。昔嘗謂博聞強識，則所業自勝，今知此自兩事。昌黎自謂於古人書，但求義理，不暇及名物經制，此古人之善用所長耳。近作數首寄覽，略具近狀，不宣。

### 寄湯燮堂書

曾亮：昔戀鞍貴州，奉筆幕府，得展清塵，忘其固陋。徒以江海善下，不恥虛襟，遂得分雷陳之密契，庶情談於尹班。雖疏狂自昔，輪翻無取，然春陰秋煦，高言永夕，何嘗不慷慨立身之事，舍懷大雅之音，懼古人之我先痛來者之

難評此要之白首，豈率爾之談乎？惟別之後，歲月易得，三年不見，今已倍之。足下振景鄉里，躡躡金臺，左親戚而就道，望關山而川驚。大河以北，馬肥車多，丈夫遊戲，跼蹐悲歌。禿襟少婦，挾瑟漳河，游媚貴富，客舍經過。或乃晨雞四動，馬鳴蕭蕭，回飈拂野，驚沙捲茅。登車臨眺，來軫相望，川原蔽虧，道阻且長。攬轡奮發，忽忘故鄉，猶復徘徊，孟嘗之門，淒惻邯鄲之道。過雍門而悲高臺，臨易水而思壯士，雖亦行路之艱難，豈非生平之盛志哉？若夫金城濟濟，高門峨峨，鳴鐘聯騎，暮弦朝歌。軼鴻附駟之倫，佩玉長裾之士，事魏者如子，畜籍福者如弟。出謁舍而懷刺，臨交衢而置馬，莫不望鶴蓋而飛旆，覘雀羅而返駕。自非喉舌如君，筆札如子，雲車騎甚都，跪拜便嬖，豈有富於後車之清塵，府廷之顏色者哉？今將致意掛於貴遊之前，舉癡步於華屋之下，翻其反矣，持此安歸？足下其將有顧舊輩而傷懷，感積薪而太息者乎？僕契闊古歡，寂寥舊讖，雖筆耕爲養，而饋粥靡資，入東兩載，而黔突未久，跋履而往，彈鋏而歸。重以門戶不昌，陰陽所食，一弟兩男，相繼天沒，貧疾交并，疏懶彌甚。方今大海之氣將輯，竹宮之塵已清，士之挾一藝，能文章者，習相如登封之書，援班固典引之論，點竄羅圖，琢磨玉牒，案六塵而校德，涉五龍於小康，高者得中書，欲者舉孝廉，使僕飾其愚心，自同時人能言之流，不爲後矣。然則賈氏發難於漢廷，阮生昌言於晉室，固慷慨之士哉？亦時命之故也。若長此寂寂，蓬累而行，左圖右書，此焉自足。先人敝廬，喬木猶在，北窗時啓，臥見鍾阜，樵蘇不覓，勝友無乏。方且偃仰牛衣，辟睨螿食，徒磨丹於虛牝，甘尙白於幽室，亦各其志也。嗟嗟！百年之期，無以限七尺之身，陶陶之生，無以救汶汶之死。去矣湯生，天各一方，親暱如子，言胡可忘？各保神理，發此景光，臨風敍心，能勿悵悵。

上方尙書啓

會亮少無學識，長更迂疏，擲牝非金，薦雄無賦，高軒莫遇，虛驚正字之雞，華屋難投，有吠宗元之犬。雁方北向，何自隨陽，鳥久南飛，自然噉夜，贏糧之思久絕，負米之願方殷。猥蒙明公，古心念繼，甘肉憐才，後生見許於東山，子弟



獨親夫北海。府庭榮立，時我子夏之冠，驂從無聲，徑入亥唐之座。已足使解嘲醬齏，增價鹽車。而且馬磨難供，憐其落拓龍門，可送許以吹噓鹽政。阿公重一紙之劉書，饋兼金之薛贖。雖相如未至，梁園之酒將闌，乃呂覽未增，秦國之金先賜。德真堪飽，惠豈嫌懷學士吳公，以曾亮嘗不棄於大賢，庶可觀夫小道。暫延賓館，俾校官書。昔科居文學，方通三家之說，況識愧知幾，敢任十羊之牧。徒以嘗懷揚槩，莫致惠車，藉觀未見之書，粗辨當時之體。庶變茲齊氣，襲彼唐裝，聊以忘慚，惟茲報稱，靜言撫己，敢外私恩。

### 上座主李芝齡先生啓

自拜別京邸，恭送旌麾，不奉教言，條過寒暑。伏惟老夫子大人，紹絕業於金華，收奇珍於玉笥。匡廬秋爽，擁星節而觀風，彭蠡春深，泛天船而撥秀。朗西江之月，壺鑑同清；駐南浦之雲，幃帷在望。下風竊聽，以頌以欣。曾亮幸出門牆，得親几杖，而花如秋籀，草謝春零。將陸沈黃綬之間，且仗立碧油之幕。茲乃定分，詎敢怨尤。然一再以思，遂以病告。實以少無學術，長更迂疏，有責張子羽之頭，難對謝宣明之面。才非曲逆，問錢穀而不知；德愧陽城，效催科而亦拙。若使黽勉下吏，奔走上官，聞暴直指之威，則摳衣進謁，奉薛太守之教。則鑄職長辭，桓公方喜，顏峻已嘖。古人云：「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句盡。」非有慕於望空，實已思之爛熟。惟是受知匠石，忽成樸社之材，空遇醫王，莫備藥籠之物。疚心無極，顧影知慚。前有恩言，命寄撰述，詩未繕寫，文先錄呈。將讀東觀之書，行知已矣，若備西齋之錄，豈曰能之所冀。青陽布澤，雖朽壤而同膏；素月流輝，卽汗泥而亦照。或不遺凡陋，賜之話言，得有據依，實所感荷，無任依戀之至，謹啓。

### 與朱尙齋書

適聆尊旨，具悉盛心，出諭鄙宗，靡不加額。況某辱在部民，誼同後學，猥辱士安之敍，寵褻沈約之詩。比於餘情，尤叨末契，其爲感激，莫可形容。惟因特愛之深，轉有徑情之告。承諭茲山，必須按閱，庶幾界址，永判華離。俟人證之俱齊，始地形之可驗，具見閣下公聽並觀之心，平旋稱物之意。竊思前案大井之山，秀發固稱巨璧，後案達莊之樹，德位亦屬渠魁。是關兩案之重輕，已有三人之見在。命其隨往，似可證明，必俟餘人，恐滋淹滯。彼謂來而就繫，不若遠以逃威。又在押之犯，計日漸深，將託病求歸，或借端請保，求而不允，似乖仁人之心，去而復來，難測小人之腹。可否先賜履勘，易分曲直，儻脅從並到，固有明條。卽首惡專懲，亦昭後戒，其爲通變，諒具勝裁。某前至鄙村，因謁先墓，百年喬木，一旦摧薪，對殷氏之槐，自然流涕，攀陶公之柳，不覺傷懷。仰愧先靈，俯慚宗老。所冀親勞徒御，立降指揮，使山陰父老，瞻太守之威儀，河內兒童，問細侯之安否。邱墟變色，草木生輝，謂衆母之來臨，知都官之有後。庶憑光寵，以警愚頑。從此查梁相繼，歌召伯之甘棠，松檀成行，拜韓宣之嘉樹。桑田一駕，櫟社千年，是所究圖，竊爲仰望。某頃因母病，頗慮身羈，將陪長者之車，未容擅便，亟下惰人之命，無任知恩。

上程問源中丞啓

前在京邸，下賁高軒，猥辱溫言，代規私計。謂王陽親老，非當叱馭之時，謂蔣琬才疏，宜作免官之計。並欲後車命載，以代馳驅，東觀留閣，代謀甘旨。時某急謀歸省，未得趨承，每念盛心，常縈鄙內。伏惟明公，以弼亮之資，膺保釐之任，八騶擁望，峻比崧高，百郡承流，溫同河潤。敷薛侯之故事，莫便陳留，歌召伯之循行，非徒汝水。猶復古心，念舊甘肉，憐才，歎柳下之卑官，惜揚雄之落拓。昔裴晉公，身都將相，而拳拳於皇甫之疏狂；李太尉，勳在巖廊，而款款於封敖之文筆。蓋有過人之德位，必兼邁俗之性情，以古方今，其致一也。惟是某少無學術，長更迂疏，略涉八儒，白馬先生之論，粗窺百氏，黃車使者之書。欺或受於古人，用不堪於當世，而龍門初試，鶴版先催，黔山萬里，黑水兩戒。喜未

形於奉檄，情已結於牽衣。因以內省微躬，仰循尊旨。守君魚之戒，豈慕脂膏。維子馬之言，實慚官次。前所領照，輒已繳呈。范中郎落溷之花，恥爭高下。列禦寇隨風之葉，且任東西。若使晨羞夕膳，不缺於供。右詩右書，暫得於己。撫徐君之中論，述仲長之昌言，略使簡篇，與有名字。卽如甘寢，無復他懷。然而著襦無複，每慮兒唳。轅釜有聲，常遭僕愠。非授經之有地，實負米之無從。且逆浪之魚，纖鱗莫助。退風之鳥，鑿羽誰憐。計惟明公，負常楊之重望，推孔李之深情。玉燭流暉，則溫回黍谷。金與銜轡，則景曜萊城。朝發一言，夕濟千里。始可使襤褸入座，免笑寒人。襤褸臨門，不嘲熱客。然伸紙自慚，上書復止者，緣以家弟某，恭承宇下。深慶時來，抱關擊柝，尙未附於官箴。適館授餐，竟登名於客籍。李元禮龍門之地，自古爲榮。衛長平馬廐之奴，從茲可免。恩施過分，報稱逾難。倘能體愛屋及鳥之意，受寵若驚。知呼曹作馬之非，以勤爲愼。則一尉之榮，皆從特眷。九人之祿，兼給全家。豈敢更有私求，上煩清聽。此某所以默默未呈，而區區難已者也。雖其誠感，非可言宣。不有蕪辭，曷伸積悃。外近文數篇，附呈侍史。伏乞寵誨，以正歧趨。無任感激之至，謹啓。

### 上座主顧晴芬先生啓

前石士年丈，撤闌方畢，侍坐未安，手示見宣，心感靡旣。伏惟老夫子大人，昭回降彩，沆瀣融精，崇天爵於八儒，敷地官之六典。掄材竹箭，則鵬快圖南。校士金臺，則馬空冀北。朝英允屬，宸眷滋隆。而某自函丈睽違，音塵間隔，莫與梁公之藥，空慚汲黯之薪。五斗米而折腰，固知免矣。百尺竿而失足，悔可追乎。計惟眺望蓬門，棲遲蘿屋，每過春晚，止見狂花，欲掃秋庭，尙憐病葉。出癡蠅於故紙，彈破屏風。數野馬於虛窗，坐移朝日。流光自惜，抱影誰知。猶蒙夫子大人，親揮谷札，遠賁山樊，賞敬禮之小文，憐宗元之大拙。固當珍逾三錫，貺比十朋。懸置座間，夸張儕右。使知彭宣經術，親受於通侯。韓愈歌詩，亦徵於相國。屋增烏好，門藉龍高。揚子逐貧之賦，舊作可刪。李翱薦士之書，新知或遇。

金華一別，雖伏謁之難期，玉札十行，已增榮於無既。感戴之至，無任下情。

### 謝陶雲汀中丞啓

三月某日，元和縣官封，寄到如臯關聘一件，拜領之下，感愧靡既。伏念某藏豹未深，雕龍虛飾，渾脫未傳於弟子，臯比敢望於人師。乃蒙年丈大人特賜劉書，藉談戴席，紆前勞於負米，徵後效於傳薪。昔秦國徵賢，僅持五段；漢儒問字，不過一鴟。隆殺之儀，今昔殊異。此蓋伏遇明公淵谷爲懷，帡幪同量。八州作督，已媲美於家詩；三徑無資，亦推仁於前訓。汝於下走得及隆施，憐其仙尉之遺，將同市隱，欲使都官之後，免致詩窮。仰憑三沐三薰，粗可一觴一詠；撫躬滋愧，報稱難名，無任下情。特申中謝。

### 謝林制軍啓

前榮覲之時，過蒙優渥，久稽肅謝，愧德彌深。敬稔政體康和，天寵稠疊，欽誦無似。昨伏聞疏陳賊首事宜，具見明公深識，訐謔得古大臣之幹局，不辯儂智高之未獲，武襄所以爲純臣，不言王林卿之尙生，何竝所以知大體。兼前賢之長，妨後事之患，足以下肅民志，上重國威。古大臣知經術者，效蓋如此。聽於下風，竊自鼓舞，忘其身之賤貧，而無與於已也。謹因肅謝，輒述鄙誠，謹啓。

### 上方尙書書

癸酉

竊念國家熾昌熙洽，無雞鳴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於今。東西南北，方制十餘萬里，手足動靜，視中國頭目。大小省督撫開府持節之吏，畏懼凜凜，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屬吏，遞相役使，書吏一紙，揉制若子孫；非從中覆者，雖

小吏，毫髮事無所奉，行事權之一，綱紀之肅，推校往古，無有倫比。而曹州長垣諸賊，敢以狐鼠嘯聚，潛行突發，輒輻入重地，驚犯闕廷。賴雷雨助威，臣士協力，兩日一夜，斬殺痛斷。天子爲之震悼，下哀痛之詔，公卿恐懼，有識之士，莫不悽慘傷懷，奮臂欲起者。而餘賊猶盤桓窟穴，屠殺守宰，抗拒大軍之兵仗。此特萬死出一生之計，豈果能竄據一郡縣，遷延歲月，爲肘腋患哉！然賊雖冥頑，必有恃而敢動。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淺，輒袖手委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今明公奉天子詔，往破賊，金鼓一動，畢授天討，無足慮者。愚以爲要在破崖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誠如是，推之天下可也。况區區之寇，然非明公其誰行之？亦誰爲言之者？冬深益寒，伏祈自愛，以壯三軍之心。某頓首謹上。

### 復陳伯游書

丙子

某頓首伯游足下，屢承惠書，識愈高而辭愈下。若不以某爲無似，欲與深言文章之事者，皇然爲愧。某少喜駢體文，近始暗班馬韓柳之文，爲可貴。蓋駢體之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觀。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前歲客揚州，爲人校唐文，皆非某所好者，然無如何。去歲三月，婦病篤，乃束裝而歸，永逝之哀，不能自抑。所遺兒子才四歲，家人取麻衣著之，駭哭以爲異物，每淚落不能諦視。若夢若覺，忽已一載。今歲元旦，爲瀑竹聲驚起，推枕坐嘆，已是三十一歲人矣。神智已覺不似昔時，見年少於吾者，如富人亡財者，代他人惜金，終不得復入手，誠可嘆也。嘗觀魏叔子汪鈍翁文，頗不快意，然視彼之甘苦，萬不逮一。每度量彼已，顧瞻日月，則心沸而熱，恐於此事竟無所就。今年館於城外，徒一人，方八歲，主人又意憐之，館中都無一事。又去堂內俱遠，無賓客兒童雞犬之溷，作伴一小童，多睡甚熟。每夜取古人佳文，縱聲讀之，一無所忌，結約之氣，略爲一伸。嘗謂求富貴而無命者，布衣則終布衣耳。學之成不成，亦有命焉。然終勝於不學之人，足下以爲誠然乎？不吝著作，時有以教之，則

幸甚！

復姚春木書

丙子

春木足下：別後思念無已，前所須先文、程公奏議行狀并先伯祖文集一通，今皆以往奉上，收到後，望卽以札相聞。足下閉門著述，於故老名儒之嘉言懿行，收拾排比，懼其湮沒，乃史之支與流裔，此某所欲從事而不可得者，今乃爲足下所先，其爲欣羨奚似？賢者不有得於今，必取傳於後，其傳之遠近，則視乎所託之尊卑，而託之至尊者，莫如經史。然說經者，自周以來，更歷二三千歲，其考證性命之學，類不能別出漢唐宋儒者之外。率皆予奪前人，迭爲奴主，繳繞其異，引伸其同，屈世就人，越今卽古，多言於易辨，抵巇於小疵。其疏引鴻博，動搖人心，使生者日靡刃於離析破碎之域，而忘其爲興亡治亂之最，尊主疵民之成法也，豈不悖哉？惟史之作，其載於書者，非言行之得失，卽政治之是非，其精微者易知，而其詳明者，無不可法戒也。故託之尊而傳之遠者，莫如史；然傳之遠，則其功罪於後世也亦滋甚，非明且公者，莫能爲也。夫史之是非，其失有二，以立言者之有顯有晦，視其同顯晦之人而分左右焉。故或謗其上，或誣其下；而謗者之言，又疑於直也，故易於惑君子；然久而知其爲謗焉，反不足以懲小人，何也？彼幸夫言之罪我者，後人以其言爲謗我而疑之也，故言不可易也。今足下淡於嗜欲榮利，無伎求之心，無軒輊之見，蓋得其公，則無不明者，况足下之明乎？秋涼時，可一晤否？率復不具。

覆陳石士先生札

辛巳

連日未調，伏惟起居安吉，爲頌。示文一篇，讀過，今繳上。所言某君集，舊曾見之，其駢體莊雅可誦。所言樂律諸事，曾亮不解此，無以定其是非；大略觀之，固多聞之士也。獨其議論，敗理道，好詆毀儒先片言隻字之訛，穿鑿詆欺，文

致大惡駭動後學，不顧所安。傳謂小人無忌憚，苟卿所斥爲陋儒鬼容者也。士陋於俗學久矣，有曉然而出其類者，謂士之大患在空疏，吾反是，則天下之能事盡此而已。背理傷道，吾之小疵也。嘗以爲士之不學，猶婦之失行者，有庸奴其夫者，曰：「孰若吾不失行，則若此可也。」其隣婦必聞而笑之。今之學人，大都以不失行爲奇節，又不獨某君矣。輒此奉覆，不足爲外人道，餘不宣。

### 上汪尙書書

癸未

門下士梅會亮再拜，上書於宮保尙書執事。會亮自少好觀古人之文詞，及書契以來，治亂要最之歸，立法取舍之辨，以爲士之生於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則佐天子，宰制萬物，役使羣動，次之則如漢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歐陽，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爲己任，其待時而行者，蓋難幾矣。其不待時而可言者，雖不能逮，而竊有斯志。今會亮又甘伏草野，屏閑處，雖有陳說，媮得避嫌之便，故敢一竭其拳拳之愚。今天下任封疆爲賢大吏者，肩相望也，爲州縣賢有司，亦不乏人也。然聖人立法，不恃人之自然，而在吾法有以助其不得不然。夫天下事取辦於督撫，督撫之事，取辦於州縣，州縣於天下居何官也？而今爲州縣者，皆苦無權。夫州縣非無權也，擅桎梏人之刑，敲撲之罰，中人之產，一日破之有餘力，鄉民見胥吏，如遇怪物，震懾而卻足。如此而曰無權者，何也？今天下之州縣一千數百，民事利病修廢之所宜，竭官吏之聰明才力以求之，而未必盡舉也。然且蕩蕩然若無所事，非不欲事事也，雖事之萬全無害，而苟其倡議行之，則文書之上簿者，有六七級之上官以臨其上，卽有六七級之胥吏以撓其下。此合彼悟，往返曠日，迫切成過，誤功不收而罪集。凡此者，所以鉗制不法之吏，使不得妄有爲作，以困苦百姓，不可謂不至也。然有萬不可已之事，足以有爲之才，而逆阻於文書階級之煩擾，以自敗其意，聽其破壞於冥冥中者，蓋什八九矣。是其權足以擾良善，而不足以懲姦邪，可以爲弊，而不可以見功，故曰無權也。而令外縣者，又率經首縣，或衝

要，乃得遷秩。而一日之內，以六時事上官賓客之過境，風不得避塵土，雨不得避泥塗，瑣不得避水漿，困不得避飢渴。終日踴躍，耗精亡神之太半，勤苦如此，然及百姓者無一事。夫上官賓客，固與我比肩而事主者也，又嘗與我策名而同進者矣，而今乃若是。亢厲守高者，固有所激而不爲，其爲之者，將無以責其不肖。何則？卑尊之禮，有定制矣。餽遺供張，又有明禁矣。自夫人以盡禮，不足以爲恭，而從而加甚焉，又習於久而安也，則反以盡禮者爲傲，而忘其初，是固州縣罪也。然所以冒不是而爲之者，何也？由州縣而府，猶屬吏也；由府而司道，猶屬吏也；由州縣而至司道者，不過千百之十一，其槁項黃馘，而老死於風塵之下者，乃至不可勝數。且夫供張之不辦，饋遺之不供，禮數之不密，上不明責之下也，而他罪中之，州縣不能辨也。夫越禮者一人焉，不見黜，則守禮者已懼而變節矣，而喜怒又從而風示之，且倒置之。彼大吏者，知其不能越我而他進，故刮以不能言之威，爲州縣者則曰：吾有達於上也，難矣，吾苟免焉，志溫飽而已。夫人已艱於進取之路，而自外於清流矣，而必曰：無變志焉。士之自處者，固宜有是，而非國家之所以磨厲人材也，故曰：無以責其不肖者，此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其法莫若使爲州縣者，課最而入之爲御史，如國初之制。夫御史，雄職也，而患其言不合事情，使之經歷州縣，則更事多而少窒礙。州縣外吏也，彼知得入爲京職，而不限於資格也，則精神生，而大吏不得以相困，故其時如陸清獻、郭華野輩，皆由此選，爲時名臣。今天下又安，憲章完具，生民以來，未有如盛世之隆者也。而萬世之後，可慮者惟姦民。夫博奕飲酒，暴橫里巷，謂之豪民，豪民易治也。造作異端，潛惑愚衆，其平居恂恂，無間於官吏，而其志乃敢豪民之所不敢，若是者，謂之姦民，姦民難知也。爲之大吏者，其位尊，其地隔，其無由知也，固宜可以知之者，獨州縣耳。然又以權之不存，與志之不在是也，亦相率而不知。故州縣之職不重，則姦民不可消也，而重州縣，莫若中外互用，以破其闕亢不自奮之心。曾亮自出門下，接見顏色，竊以爲忠清亮節，有古大臣之學者，莫如明公。然則立殿陛之上，與聖天子相都兪吁咈者，非明公其誰與歸？故敢略陳其愚，惟執事之採擇焉。



# 與容瀾止書

甲申

瀾止世兄閣下：馬韋伯歸，知閣下恩錫頻繁，加授卿秩，幸甚慰甚！曾亮於壬午十月抵里，事多不如意者，兩老人傷於哀樂，又不欲長子遠離，遂以癸未正月，告病繳照。念閣下終日侍立三殿，與天顏相咫尺，踰伏里巷者，不當以形迹自邇。然竊見奇俠之氣，得於天性，雖處勳門，而胸中昂藏磊落，如登高望遠，別有瞻矚，非隨世俗爲輕重者，故不敢默默自疎。曾亮平十三四，學執筆爲詩文，見時賢集，多快語，無忌憚，大以爲佳。二十餘，見吳縣王惠川云：「君博覽而不循其本末，終卷已易他書，不足以爲學也。」讀書當先其古者，專治一書，熟其神情詞氣，再易他書。數年後，視近人當何如耳！其時間若言，面赤汗沾衣也。稍取史記，點定兩三次，繼以漢書，及先秦子書，漸及諸史。數年前所嘆賞者，漸化去無顧藉心。嘗除夕閱舊作詩文，不可者，裂下燃燼中，下布栗子數十，且燃且閱，遂盡，無一紙存者。時栗子則大熟矣，作爆竹聲，驚起觸人面。是後人皆戒子弟，以無交梅管兩生，兩生多誤人，管生乃異之也。生平不留意者，俗書及時文，卒以此受詬，然於俗言，終不大信賞也。渠謂之時人者，亦不皆得耳。國朝如閣下詩胡牖明，豈在科第？今冒得之，已愧昔人。進取之事，固已置之望外，惟家世貧薄，當有時仰面向人，此其酷耳。薄俗重衣冠，談聲利，見其人進取有限，又不好諸少年戲，所在皆貌莊而情疎，以此自識，退避時閉門，性不能默默，有所言語，付之紙筆，強名之曰著書，妄以此敵世人，輕重當重見笑也。入都以來，以文字蒙辱知愛，不同尋常，稍具近狀，亦使閣下知其人故態猶在，未得執手板作庭參，吮墨雜書，不復自擇，鑒恕爲荷！

# 與李中耆書

甲申

中耆先生閣下：曾亮初應鄉試，聞是科舉首爲先生，其時已私識名姓，然未敢以定賢者之淺深。後聞以散館改

令鳳台文武具官，鋤豪碎姦，政聲遠聞，始悚然知有政事之學，遠到之慮。非夫通括帖，習大小經，汶汶於一得，絕無餘事者也。然以夙所聞志行風采，及爲令所施設，竊以決不久當卽歸，而先生竟棄官歸，恆以自矜於人，謂稍能測賢者心迹。後入都，與張大令琦、魏孝廉源、黃秀才洵日相見，益悉近狀，自放山水，以著述爲娛樂，宏獎末學，孳孳樂善，幸甚。今俗尙靡靡，以科舉外，不當復有他書。陳引古義，便指爲破壞人子弟功名，鄉習戶玩，牢不可破。其說若先達之士，以身示準，則不以成敗置論，使知利達有命，不在專長，庶乎後生有可從信。今日多一讀書稽古之子弟，卽異日多一讀書稽古之公卿，其爲功孰與作吏多？先生今日殆其人也。每欲一奉光儀，接言論，道遠不獲。夫以十餘年知相慕悅之人，又得交其人之友，而相隔數百里，長抱此獨知之誠，不使其人知，後進中有未見而久知我者一人焉，之名氏，亦狷者之陋也。輒不自揆，而以書自通焉，并附文一篇，以爲異日之贊，惟恕其冒昧而裁正之。

覆上汪尙書書乙酉

前由陳中書所遞至賜書，伏讀數過，鴻章鉅字，光輝薄星辰，聲氣諸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臨前，鮮不變色。卻步而蜿蜒迤邐，千里始盡，不測其氣脈之所終。非明公盛德鴻才，達於政治之體要，孰能言之？非謙尊下士，不問於勞分之遠邇，孰肯爲言之？然則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進其說者，固宜得棄絕之罪於大君子，而未離乎卑陋之見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爲難，在下位，則立言爲難。立者非他，通時合變，不隨俗爲陳言者是已。昔蘇文忠說仁宗以有爲，諫神宗之興事，非更變多而銳氣消也，所值之時異也。賈生一見文帝，而勸以削藩國，係匈奴知文帝所賺讓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雖從吾言，必不至過而爲患。不然，則誼者亦冕錯王恢矣。豈惟賈生書之戒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漢武之君，則斯言豈不爲禍？夫言之非其人而爲禍者，得其人卽能爲福。若僞尙書則不然，其時自唐虞至夏殷周之

久也。其君自堯舜至太甲之不類也。而其詞茫茫昧昧，惟取寬綽而無疵者，塗附增加，如出一口，雖舉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卽言非其人，而不爲禍，然未可謂之爲知言也。漢哀帝底劇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勸以立威刑。元帝慈愛恭儉，非所難也，失在於不斷不明，而貢禹所陳，皆諱所難而責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爲佞也，而豈知禹之佞，甚於躬哉？夫言有託於經而甚尊，出於口而無弊，予人主以易緣飾之事，可受之名，而實無益於人國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嘗持此說以觀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於自信，謬於自知，深恐不應經義，違師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輒取近作論事二篇，錄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誨而深裁之。

### 上鄧懈筠先生啓 庚寅

蒙賜手書，并書院束脩，已祇領訖。謝起事宜，城已專人來告。自此當無後憂，感激之私，豈有涯量異之書已遞去，聞尙未能出門，小病今始愈也。昨過友人所有合肥徐漢蒼字壽伯，陸祁生丈之門人，方植之友也。貌莊而色憂，云欲得陶宮保書，求公薦館，而天使方在城，進見無時。天寒旅寓無資斧，老親倚閭，不知所爲計，曾亮聞之惻然，因思他人則不敢知，若年丈則以古君子愛士之心爲心，不稍置輕重於懷抱者，苟其才有可取，布衣書與宮保之書一也。卽毅然自任，以書爲先容，壽伯欣然，收刺束裝，卽日告行期。曾亮雖中悔其冒昧，勢不可已，惟壽伯詩已曾見之，才氣甚清，音節亦能合於古，其人樸雅，亦佳士也。似不與尋常投詩卷爲游客者同科，輒屬進其所業，退食之暇，一流覽之，亦以知曾亮不謬言於長者前也。

### 與姚柏山書 辛卯

前得手書，論文事，快慰幸甚。文章至極之境，非可驟喻，以言有用，則論事者爲要耳。宋人文明健酣適，然時失之

兀戰國策士文，可謂雄矣；然抑揚太甚，有矜氣，令人生不信心。簡而明，多而不令人厭生者，惟漢人耳。苟得其意，而爲宋人之文，從字順，論事之道，莫善於是矣。屬作文尙未得就，連日卒卒，固少暇也。鄉里中當行之事，力避之則義不可，稍涉之，未有終始如意者。往歲修建貢院，江寧俞太守以董事見商，告以汪度陳克寬朱性堂後三人在工一年，實能督理工匠，綜覈錢銀，估定物直，且終始不避勞怨。今聞畢工，當奏請議敘，陳以現任教職，歸入委員。朱以知縣告病，無事獎勵。獨生員汪度，以董事未捐銀三百兩，不得議敘，而所謂議敘，獨委員始得之。當事者皆曰：此例也。夫以生員而代辦官工，亦不可謂不破例矣。辦工之時，則以委員爲不可信，而破例用之；酬勞之時，又以生員爲不應得，而循例除之。雖受者不以爲損益，而旁觀者不能無嘆然。事雖微，舉措亦可惜也。中承處不別致書，閣下必深識此意。石甫當相見，已老蒼矣，可嘆。曾亮頓首。

復鄒松友書 甲午

承惠書，詞氣激揚。若以曾亮言有深相發者。前書迫期日，殊草草；今閣下云爾，非誘掖之而使其多言乎？行役諸詩，清淳樸質，德人之音，然和平中亦具哀怨。閣下清才遠志，性好文章，今以簿書擾擾，妨其所好，宜其氣結而不揚也。夫文章之事，不好之則已，好之則必近於古而求其工，不如是，則古文詞與括帖異者，特其名耳，又果足樂乎？否也。今雖居文學之職，其用心習技，必以古爲師，是習鐘鼎文，以書試卷，必不售矣。居是職而不稱其職，不可也。稱其職矣，則所爲者，又能合乎古而有樂乎心耶？不足以樂乎心，則所爲之妨於吾所樂者，文章之敗人意，與簿書一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上者立功業，其次垂文章於將來，有自見於沒世之心，則不必當吾世而盡如吾意也。而文士失職者，每疑造物豐其才而齎其遇，使其遇果豐焉，則亦啞口噤舌，沒世而已。顧安所得材？彼席履豐厚者，苟其困焉，未必無言語文字，驚駭世俗者也。生斯人而使自見其材，命也。生斯人而不使見其

材，亦命也！兩途者，必一出於是焉？以天下千萬人之多，而惟二途之所從出，出乎彼則入乎此矣；又安得以途之享者爲常，困者爲變，而快快於其間哉？重厚意且爲其多憂，故書所見以質，其以爲然乎否乎？

### 上某公書辛丑

久未肅啓，歉然於中，伏計盛暑就道，明公高識遠度，必能坦然；惟順時節宣，加意衛攝爲重。天之成就偉人，各有意度，如陸敬輿、李伯紀諸公，其困苦冤抑，百倍於閭巷之小民；而天不爲悔，以爲成其名而增重以天下後世之望者。與郭令公、裴司空之功成名立，無以異也。太史公曰：「一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此猶有競心焉。若淮南子之言，則進乎是矣，其操之也若發機，其縱之也若委衣，此則命無如人何耳。不能默默，進其厭飫者爲愧，伏惟亮察，不宣。

### 與陸立夫書辛丑

前接手示，言堅壁清野計，甚善。國初姚啓聖，以海賊善用砲，乃退海二十里守之，此良法也。今賊所長者砲，吾亦用砲，以短攻長，必敗之道。歷揣廣、東福建，及浙省失事情勢，皆由我兵不知部分，屯聚一方，而彼船高大，用千里眼視我兵厚處，開砲擊人；我衆旣奔，彼始湧上。萬無兩軍相接，彼能開砲之理；若用砲於兩軍相接之時，則彼衆先盡，此理之必然者也。然則制砲之法，莫如致敵而接戰，致敵接戰，莫如於賊登陸之處，去海十餘里，多掘深溝。溝以內，縱橫各一丈，深五尺，足容十人，以溝內之土，加於溝上，向敵之方，形如半墳。溝左右稍陂陀之，令士易登上。溝以外，相去縱橫亦一丈，便於出入刺擊。彼見我兵去海遠，又溝土蔽砲，砲無所施，必將登陸，待其近溝，始與接戰。彼空行二十里，銳氣已衰，我兵又無火器之患，彼衰我壯，然後勝負可得而言也。又敵來之方，近溝百步，多掘小坎，深廣尺餘，內用枯枝，或短木，支撐蘆席，上蓋浮土，以惑敵人。一賊失足，百人皆驚，我軍以整攻亂，勝之必矣。閣下精敏誠篤，

又親得按臨形勢，變通行之，必有成效。若的然可行，或告知凡有海防之處，皆可通行。此雖若瑣瑣，較之築臺用砲，以短攻長者，相去萬萬矣！某啓。

答朱丹木書丁未

吳紅生寓中一別，遂不獲攀送。既喜閣下遷擢，又以相去益遠爲望。今稍近矣，未及馳一書爲賀，猥先賜存問，及薪米之費，以爲可進於古，使得并心力於所業，慚荷慚荷。曾亮之文，直以無所事事，聊自娛悅，消暇日耳。以古人期之，非所望也。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尙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尙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附文數篇呈閱，勿以已刊刻而恕其疵累焉，幸甚！

與朱伯韓書丁未

昨聞家人言，當卽歸里，爲之悵然。前送小坡，敍言殆驗耶？自愚言之，歸可也，不歸亦可也。誠欲歸也，古人當仕宦炙手之時，尙有急流勇退者；況平進之士，何不可歸？若曰義不可不歸，則廣堂之歸，因父憂遂不卽來，頌南之歸，因左降無缺。今閣下情事，皆異於此，故曰不歸亦可也。且古人致仕而去者，隱則隱，耕則耕，而自漢以後，能行此者難矣。誠使閉門掃軌，無待於世，居京師固不如家居之爲得也。然此惟閣下能自得之，非他人所能與矣。蜀莊沈冥而

東方生揚子雲亦非嗜祿利者而其趨不同彼其意固各有在士之成名於後世者亦自審其所能處者而已。

### 答王鵬雲書丁未

接奉來教，猥荷存問。惟稱譽過當，受者忸怩，非所望於二十年前長者也。先生爲壯縣十餘年矣，一旦解組歸，清風肅然，常人之情，當不能自釋然。故鄉人來者，皆言步履輕矯，過訪老友，可徒步往來，高談抵掌，如前二十年在家居所見。此真造物與閒，仍與健者較之，罷宦餘財，而老憊兀兀如木人者，彼當羨先生耳。此不常羨彼也。曾亮居京師二十年，靜觀人事，於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無復進取之志。雖強名官，直一逆旅客耳。每自思念，卽以當此教官作，何不可過？遂心中都無一事，每夜到枕卽睡，每飯三碗，可不須魚肉。見者誤以爲能自優渥，不知乃全得力於惰窳無恥，可一笑也。官事旣懶於趨走，又不能無事靜坐，聊藉筆墨，以消其無賴之歲月。而人乃謬以言語文字相屬，每一握筆，輒恥於不如古人，又不肯爲今人，二者交戰，終歲中，惟是爲大苦，可爲無其實而竊其名者之戒。先生又以傳聞之言，而過情稱之，愈滋愧矣！四五年來，不復作壽文，若尊壽之序，則萬不欲辭，以此中不須浮語虛詞耳。所示之事，當卽致書，不敢忽。

### 覆劉楚楨書戊申

閣下之文，淵雅翔實，而詩則清遠華妙。文人有一長者，或好用長於不宜用之地，則見短矣。能者兼之，是爲難也。生平視袁盎，不直一錢，得所示論，乃大快。其作直惟是巧耳，而巧亦不足自全，涉世者可以爲戒。竇嬰亦有何賢，以爭景帝傳之弟一言耳。此於太后爲直，於景帝爲巧，景帝豈能真傳弟者哉？有附正論以折之者，固帝所樂聞也。而晁錯之死於袁盎，則嬰實導之，其見枉於武安，亦天道也。歟？因袁盎事，聊復及之。

答吳子敘書戊申

子敘同年閣下：兩得手書，并詩文，承起居安吉。於荒漠阻絕之區，能以學術文藝自娛，此之失，未必不爲得，要亦非姿力強定者不能也。曾亮因家眷送女南回，經營同伴者，山東行旅多梗。今到家未來消息，心常懸懸，欲使澄息思慮，細研玩文字，尙未能也。然來詩文，亦展讀數過，向於性理微妙，未嘗窺涉，稍知者，獨文字耳。昔孔氏之門，有善言德行，有善爲說詞者，此自古大賢，不能兼矣。謂言語之無事乎德行，不可也。然必以善言德行者，乃得爲言語，亦未可也。莊周列禦寇，及戰國策士，於德行何如？然豈可謂文詞之不工哉？若宋明人所著語錄，固非可以文詞論於德行，亦未爲善言者也。昨所示文，其理之當否，無能折衷。若以文論，則閣下之意，固不在文，而欲以理勝者也。竊以爲讀古人書，求其爲吾益者而已，求其疵而辨勝之，無當也。專求其疵，則可爲吾益者，寡矣。方其得一說焉，皆自以爲維世道，防人心也。然人心世道，久存而不毀者，自有在焉。雖朱陸之是非，良知格物之同異，猶未足爲其輕重也。況所辨有下於此者，或前人所已辨，而不必置辨者，愈少味矣。疏惰之性，自適其適，故所見如是。所示詩清樸，以意勝，近作一首，并往呈覽，當覺其詞費耳。塞外寒，珍攝爲慰。

與孫芝房書辛亥

芝房大兄閣下：前接手書，并惠寄衣物，感荷感荷。尊意欲變駢體爲古文，而來書詞旨明健，已絕去六朝嬾嫻之習；此天姿高勝處，坐進於古人不難。夫古文與他體異者，以首尾氣不可斷耳。有二首尾焉，則斷矣。退之謂六朝文雜亂無章，人以爲過論。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復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謂無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氣者也。欲得其氣，必求之於古人。周秦漢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誦乃可。夫觀書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誦之而入



於耳，益一官矣。且出於口，成於聲，而暢於氣。夫氣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渾合而無有間也。國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於是矣。誦之而成聲，言之而成文，而空疎寡情實者，蓋亦有焉。則聞見少而蓄理不富也。故詩之道，性近者，皆能工之；古文而成體，非博學心知其意者，不能。此皆閣下之所能自得者也。自出都來，勝友日遠，舊學益荒廢，無以稱見問之意。然有知焉，不敢不以告也。文一首，詩數十首，在邵位西處取閱之，可得近狀，慰垂念之意。

## 芙蓉山館師友

### 袁枚三首

袁枚書覆蓉裳世兄足下：臘月二日接手書，知官况平善，雖在風塵奔走中，而好學之思，能文之筆，時發露於楮墨間。古之循吏，僉以儒術飾吏治，足下年少，其東漢任延一流人物歟？今春正月，僕挈眷遊錫山，足下已起身八日矣。因與賢昆季盤桓彌日，而姬人及小女輩，蒙令伯母呼舟張宴，極團圓之樂。別後在杭郡西湖，小住三月，端午重過梁溪，又合兩家眷屬，同看龍舟。鳳文諸君，別買小舟，邀老人到城河曲港中，尋春拾翠，其時總以足下不在坐中，爲一缺典耳。還山避暑後，又往吳門，遊西洞庭，登縹渺峯石公山，而反，共得詩一百數十首。老不知衰，猶自東塗西抹，殊自豪，亦自嗤也。畢中丞信來，極夸足下鴻文麗藻，驚才絕艷，以出自僕門爲賀。如此聆音識曲之長官，殊不多得。可惜羨鄰婦之美者，偏不是堂上姑嫜，如何如何？承惠瓊瑣，葡萄甚佳，小兒食之，可以稀豆。此後有便，尙望頻頻寄我。此外如口蘑、枸杞、蕨菜之類，不傷廉吏清俸者，亦使俱來爲望。附上荷葉硯一方，背有老夫姓名，俾作石交，長依足下文案，亦覩物思人之一助也。并問近好，不宣。拙集凍墨難刷，須明歲補寄。附寄三妹詩外甥詩求教。臘月

三日。

隨園老人枚拜手，蓉裳世兄足下：前年從秋帆先生處接信後，至今音耗杳然，未知現作何官，現臨何地，通魂交夢，無處追尋。幸刻下江寧王尉，遞到臨洮吳信辰太守詩集，有足下與丁星樹二詩人跋語，方知吾門高弟，雖膺民社，終戀風騷，爲之喜而不寐。老人今年七十有六矣，十年之中，東南山川，殆將遊徧，都有吟咏以紀之，雖近黃昏夕陽尚好，奈前秋得殮泄之疾，於今三年，服藥罔效。唐賈敦頤云：「良醫不治老。」其信然耶？伯玉知非之年，曾遇相士胡文炳，說我六十三而得子，七十六而考終，爾時不信其言，及後生子之期，絲毫不爽，則今歲龍蛇之厄，亦似難逃。故作自輓一詩，催人作和四首，一時和者如雲，抄稿寄上。世兄作速和好寄來，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也。星樹行蹤何若？近在何方，倘尚在隴西，祈將輓詩寄與之。令叔晚年，迂闊愈甚，要不失爲古之聞人，歿後爲作墓志一篇，交與方叔明府，世兄曾見過否？老人撰隨園詩話，采錄最富，十五省中，只缺甘肅一省。近得信辰先生佳句以補之，真覺躊躇滿志。少陵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其言驗矣。更奇者，癸卯三月過貴池，見新修昭明太子廟碑文，古雅可愛，絕似六朝，署名林夢鯉，刺史撰，心甚疑之。抄其稿置篋中，遍訪作者姓名，杳不可得。去年在蘇州，顧立方進士，懷古文一卷求見，第一篇，卽昭明太子碑也。足下可記當年同立方來受業時乎？老眼無花，殊自負也。到河西後，必有幽并老將之作，能寄我一讀否？藉便問訊起居，不備。甘肅可出鹿茸否？希爲留神，以此物治腹疾故耳。端午後五日，枚再白。蓉裳世兄足下：前札已封未寄，而貴門生聞君，又持手書而至，知其在足下署中來，詢從前守伏羌一事，可喜可愕。擬仿梅村體，爲足下紀之，而年衰才薄，尙未敢落筆也。昔鄧遜齋夫子，常夸門下得一文一武，武爲阿廣，庭相公，文則枚也。此所云文武，尙屬兩人，而蓉裳以一身兼之，猗歟盛哉！老人爲之喜而不寐。寄來新作，典麗風華，絕不爲簿領軍興所累，尤見大才人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之妙。已題一律，在芙蓉山館文集之前矣。吳松厓屢索我全集，理應相寄，而苦於紙價太昂，嗜痂太衆，每倉山一集刷成，頃刻散盡，業已價增至五金一部，而購者不嫌其敝。

帶之享。當初刻集時，始願實不至此。今將近刻數種，一齊寄上，以報烏寶之惠。或松厓處，借與一觀，渠果賞鑑，當再寄上，亦未遲也。所寄前賢張許二公詩集，非不調老格高，而純是唐人皮殼，毫無新意，其才遠不及松厓與足下。且有詩無話，難以采錄，故已束之高閣矣。八十衰翁，尙能登高山作小楷，故是佳話，然而夕陽雖好，紅不多時，奈何奈何。附問近好，不備。承惠鹿茸甚佳，在南邊購求如此種道地者，絕不易得，便中望再寄一架來。七月七日。

### 王昶七首

春明分袂，彈指半年，遙跂清輝，徒勞延佇。臘底獲接手書，語長心重，足徵念我情殷，尤可感佩也。寒士赴官，實爲不易，未審資斧是否裕如。以春初起程計之，尙須於三四月間抵肅，公事有程，斷不宜於過滯。至藩臺爲人公直，僕已詳悉告知，相見時當有水乳之契。蓋以甘省州縣，迥與他處不同，地近邊關，民風淳質，而稅歛無多，亦不煩於敲扑。其間應酬事宜，請其指示，更必措施盡善也。自吳而豫，由豫而陝，其間高山巨川，故宮廢苑，皆足以發憑弔之情。倚馬而吟，聞雞而舞，新篇之富有，更何如耶。專此奉復，并訊近好，不宜。蓉裳年兄，友生王昶拜手。

達晤者數年於此，中間與荔裳常相見，略悉近况，然卒未能詳也。僕以四月廿六日抵任，諸事煩促，且計赴京入覲情形，荔裳必先飛札寄知，是以未及申候。茲承專使遠來，深爲感佩。僕昨同中堂到西安，語及足下，具言往事，幾蹈不測，賴中堂格外矜全，而足下工於詞賦，實所素稔，本欲量移一處，但礙於八年開復之例。且甘省此時，苦無善地，及秋帆中丞歸，亦述途次與中堂言及上流器重如此，匪勉奉職，不患無進步也。聞甘省自監賑兩案發覺後，物力之艱難，地方之冷落，迥與前此不同，頗有不能終日之勢。愚意晉之張軌，宋之元昊，皆竊據於此，以一隅而抗衡中國，其時用兵，既連歲不休，而官司之所給，報聘之所須，亦豈能取之他境。乃涼既相傳數十載，元昊遂至百有餘年，未嘗見其窘迫詰屈，無以自存。人民猶是，地方猶是，昔何有餘，今何不足。其故甚不可解。或彼時以偏伯之才，處

世守之地，農田水利，上下皆竭力以圖之，故足以支持於日久。今則民生日用之計，有司未嘗爲之經理，止憑侵婪官帑，以修奢麗。及至水落石出，相率而歸於空拳赤手，而地方之凋敝依然，斷無取盈之計，所以窮窘至此。然則取瘠土而肥之，仍在地方大吏之責矣。足下讀史考古，於此必有所見，是否如此，便中維有以示知也。此致，並問好，不宣。蓉裳賢友，友生昶拜手。

燈節前，接到手書，備叙存注，藉稔年兄政祉勝常，宜春逢吉，用慰遠懷。維是甘省近爲貧瘠之區，良多拮据，卽善地亦已迥非昔比。今足下格於成例，未可量移，薄宦生涯，更何以爲幹旋之計？所幸中堂情殷愛士，眷顧有加，而司道諸公，亦投如針芥，目前自宜安貧素位，以待後圖耳。至緣邊事簡，簿書之暇，自可不廢嘯歌，別來數載，詩筆必增長於前，而西涼舊地，河山蒼莽，尤可壯才氣而發雄情，幸祈寄示一二。僕近狀雖屬如常，而采薪屢作，精力就衰，正不知何以圖報稱。若再老病淹纏，則不得不爲乞身之計，非敢自懷逸樂也。茲因翼便，肅候邇嘉，不盡延跂。蓉裳年兄昶拜手。

昨者從省中寄至手緘，並示近詩一册，感念注存，實爲慰藉。惟自來駐鶉觚，軍書絡繹，且有本任刑名事件，應須批答，是以未暇奉覆。茲者瑤華幾惠，具知伏羌密邇賊巢，頗有風聲鶴唳。看來此次賊回，迥非四十六年之比。往時負隅作林山頂，可以聚族而殲；今忽合忽分，行蹤靡定，鬼域異常。孫參將明副都統，均已陣亡，通渭城亦破，而頃接平涼來信，謂賊有四五千，官軍均在尋麻灣，未有進攻之說，殊爲不解。此時所調兩省官兵，計當盈萬，統領大臣，已有十餘，復何所待？若因總統無人，築室道旁，再作遷延之局，正恐賊回逾糾逾衆，燎原滋蔓，不審何以處之。賊勢自北而南，非西走洮岷，卽東窺鳳隴，而伏羌正當其間，極爲可慮。現在興漢三鎮，領兵不及千名，前赴秦州會剿，尙恐兵力稍單，未必尅期制勝。今聞回民安靜，守備有資，內間不作，或可無憂豕突也。僕初到此間，空拳赤手，守禦所需，十無一二。今已酌借兵二百名，并辦刀矛礮子油燭等項，萬一有警，差可恃以無恐。吾輩好讀史書，於古之戰守事

宜，略知梗概；而僕從戎九載，調兵督戰，更事良多，似較矜矜諸人，稍有把握。而吾賢素性慷慨，登陣授甲，尤必能爲書生吐氣，僕亦可聞而自壯耳。自伏羌而至隴州，自隴州而至長武，計程不過六百餘里，且已探明捷徑，別設臺站，不俟兩日，文報即可達也。惟頻數寄書，以慰遠念，貴同宗在署，否前閱所寄詩，已得小長蘆門徑，似此詩人，蘇松間不可多得，幸爲致想慕之私。正爾宣勞，諸維自愛，不宣，友生昶拜手。

京華一別，又及兩年，昨得來牋，具知文從已回甘省，尙仍署理伏羌，但制府垂青，自可卽還靈武也。惟以僕私心計之，年兄文墨素優，久爲當途所重，而金城幕友，弁陋居多，且制憲雅意愛才，尤爲僕之深知者。此時雖有瑞屏上舍，敬之觀察，而年兄才藻斐然，正可暫住省城，並効毛錐之助，似不應製錦鳴琴，遽思一割，鄙見如此。未識高明以爲何如？耶？僕蒙聖恩垂念，酌調豫章，計於七八月間，方能抵任。但衰病侵尋，而西省更係錢糧重地，恐亦未能行歌坐嘯，稍憩勞薪耳。令弟諒已入都，是以未及奉答，但渠有雲楣先生爲之獎借，何以寂寞如此，殆不可解。僕當寄書京洛，廣以吹噓，庶幾脫穎而出耳。率泐數行，藉問近好，餘懷縷縷，不宣。荅裳年兄，僕昶拜手。

令弟來都，辱惠手書，不啻握塵而談，翦燈而語，數年苑結，藉以破除。竊念足下，作窮塞主已久，山水友朋之樂，諒不可得；又復手版恩恩，往來賓餞，何以勝此？少陵云：「男兒功名遂，每在老大時。」惟此爲遙視耳。蒞裳一屏書生，踰絕徼，所經萬古不毛，深虞玉樹瓊枝，不宜於此。屢從軍郵問信，則懸車束馬之餘，尙多順適，棣萼關情，差堪眉舞也。蠻荒萬里，流傳錯互，多以地形糧運爲難。所藉太乙蠶旗，直窮巢窟，歸而飲至，佇受超遷也。僕江湖奔走，歸領秋曹，而奉使隨巡，了無暇隙。明年七十矣，耳聾腿痛，筋力日衰，顧引身而退，時勢尙有未可者。近以往作詩文，叢殘放佚，終恐覆瓿，現在重加編次，而如金石粹編，揭橥目錄，及湖海文傳詩傳，亦將以次斷手。但不得與足下參之，殊多未嘆耳。令弟儒雅明通，秋試定先脫穎，夏秋間讞事稍閒，當不辭爲孤竹之導也。承示詩冊，情深而文明，思深而力銳，較前所見，更進一格，願安得全帙而閱之。耶？使歸甚速，恩恩布復，卽候邇嘉，不勝觀縷。荅裳賢友，昶拜手白。

題糕令節，獲接手書，循誦數番，快如良覲。邇者午橋書來，藉稔賢友調辦武闈，賢勞不著，金城西望，額手奚勝？荔裳萬里崎嶇，飛書草檄，業已上荷主知，龍錫花翎，特邀晉秩，從此接武夔龍，尤堪眉舞，但以賢昆仲珠玉爲心，雲霞在手，清裁雅藻，固宜駕燕許而上之。乃不獲於玉署鑾坡，總持風雅，此殆各有際會存焉，非人望所能移也。僕秋讖未完，承恩典試，嗣後又有三次減等之命，甄綜爰書，毫無暇晷，蒲柳殘年，祇增竭蹶耳。石君律例彙鈔，已作弁言東寄，未審以爲何如？施太僕所鈔鄙製，歲底當即刻成，別從令弟處郵寄也。專此覆候，春祺臨穎，不勝神溯，名正具。

### 畢沅二首

日前連接手函，因軍書旁午，作報未遑。昨聞圍城之信，心甚焦慮；繼聞年兄竟手刃多匪，而援兵亦至，相持數日，旋即解圍。此時賊回，復遁入靜寧一夥，現有新制軍駐彼勦洗，北路妖氛，諒可日就寧息。所慮者，大兵俱赴北面，恐又竄走南來，不可不慮。現有川省調來兵二千名，卽日由雲棧一路來陝，此項兵丁，似應在南路堵截。望年兄將伏羌南北通衢，及山僻小徑，并靜寧、導通、渭源等處，賊人從何路南來，何路最爲險要，應行安兵防守之處，并相距道里若干，繪圖貼說，卽速送到，以憑察核。再南路向無臺站，今軍需要件繁多，該處至隴州一路，無論北路文報，通與不通，總宜添臺安馬，以備供送緊要事件。愚昨已具奏，所有伏羌至隴州長寧驛，共若干里，應安若干站，亦望詳晰查明，示覆爲禱。此後如有要信，不妨卽由隴州一路，限行寄示可也。專泐佈達，順候文祺，不一侍畢沅頓首。

數月以來，久不接音問，正深馳憶。昨令姪來陝，獲接手翰，欣稔年兄因軍功著績，得列刻章，現在恩准送部。書生而知武備，自昔難能；足下當逆賊臨城，獨能挺身捍衛，保全生命，其功實多。行見入覲形擲，定獲超遷不次，松茂柏悅，何快如之？至承示紀事詩百韻，激昂慷慨，想見臨戎短後，當時正不僅於長律中論工拙也。令姪才華煥發，素所知名，今幸接丰裁，益歎賢竹林鍾英不偶也。茲乘役旋之便，專泐佈復，順候綏祺。附到樂遊聯唱集四冊，惟希政可。

大序已置簡端矣，謝謝餘容面罄，不宜。蓉裳年兄，侍畢沉手具。

### 孫星衍一首

接手示，並承贈餽，甚感慰。令弟來數日，尙未得見，緣抱病養靜，頃始有起色，當往問良友佳况也。君家昆玉，俱以軍功顯，亦家門盛事。荔裳近有信來，否此行足下必有佳詩，祈示教。都門久棲，殊無生趣。春間隨鑾西去，值家君治道五臺，得遂定省之私，而長安居况漸窘，不識作何底止。稚存閉戶著書，泉雲戒酒趨曹，俱想見無聊之極。惟望足下擢官入覲，再圖良晤也。秋帆師近亦久無書至，楚中幕府，亦復不似關中。子雲聞光景尙佳，曾得其手札，否風便尙望示音，肅此布候升安，不一。蓉裳大弟刺史閣下，弟星衍頓首，伯母前請安，後四月初六日。

### 吳蔚光二首

郡中握手，極慰平生。十三日早間趨送，滿擬可以面談，不意吾兄文旌遽發，悵然而返。道中與曉山相約，欲煩作一惠山東道主人。八月廿九，舟次維揚，詢之劍潭，則足下竟未過訪，不審於何時抵宅，想伯母以下，皆納福也。弟至蘭陵，驚聞先祖凶問，星夜返虞，不及登堂。來信三緘，特送交航船寄上，希檢入赴甘之期，想來尙遠，如蒙枉顧敝廬，弟當掃榻以待也。附候起居，書何能盡。蓉裳大兄明府，愚弟期蔚光稽首。二兄如已回宅，同此致念，或在浙中，信去亦祈致及鄙意也。

蔚光頓首。蓉裳大兄足下：與足下別時，意以爲抵里後，尙可作數日聚，不謂如相避然也，忽忽二載，念足下殊甚。今春劍潭攜手書至，讀之再三，恍與足下復面，慰何可言。比聞足下已得缺，一切想粗有就緒，勉之勉之，作外官本不易，須脫盡書獃子氣習，方行得去。然又要存吾輩幾分本色，以足下才，又何不討好耶。哲弟得此一席，將來真

不可限料；大約秋冬挈眷北來，弟可以朝夕聚首，何樂如之！劍潭榜後，飄然而去，穉存仲則兩月餘未得一見，弟復懶於出門。素中丁生母艱，春間已經南去，海內數知己，真落落晨星矣。弟以荒疎之餘，始念實不及此，所喜翰林一官，清閒已極，與賤性頗宜。頃小教習，又得蔣心餘先生爲師，從此收束身心，或略有所撰述。明年散館，即乞假歸省，倘湖田書屋可成，則決意侍養老父也。穉存言榜後即歸，仲則如不得雋，勢須出作州同等官。白華先生尙未得子，三五日必相見，興致如舊也。道遠欲寄一書不能，茲屬同鄉趙二兄轉達，足下如復我，或即交其寄來，或交典試者，維所便也。書未悉一二，努力自愛，七月朔日，愚弟蔚光頓首。

### 方維甸二首

去秋寄覆一函，想呈記室；邇值律轉春陽，遙維大兄大人起居安吉爲慰。荔裳久未接甘肅家信，或因制軍審案出省，郵便難通之故，引領東望，繫念同深。弟與荔裳同寓一舍，朝夕相聚。到藏已逾三月，公事全完，歸期未定，終日兀坐，甚無聊賴，偶成數詩奉懷，附寄，並錄贈荔裳詩，就正大雅。倘不鄙其淺陋，尙望指其疵謬，賜答佳章，俾得奉爲圭臬，感甚幸甚。專此佈候台安，並恭請伯母大人福安，不旣。蓉裳大兄大人閣下，愚弟方維甸頓首，正月初一日。

前奉翰示，並荷寄贈序文，沉雄俊偉，卓然可傳，與荔裳紀功碑銘，並稱傑構。惟荔裳紀述鴻功，鋪張雅興，題稱而吾兄之文，讚揚陋劣，未免辭涉浮誇耳。弟旣與從征將士，列名於碑，今又得大序藻飾之，使賤名竟附機雲之集，以傳，何其幸也！使來，又奉手教，並誦佳章，吟咏再三，深感雅誼，情文宛轉，益佩清才。自枉瑤華，深悔前此之輕於投贈，乃來示並不挾摘疵謬，獎譽過情，殊非就正大雅之意。嗣後尙望訓所未逮，度以金針，是尤切望。書內稱爲已改，足徵雅愛，非比泛常，感戢之至。惟吾兄年長於弟，不以齒序，未免尙存客氣，望併改之。所惠鼻烟壺，敬已拜領，謝謝。茲寄上洋表一個，係弟常佩者，匪云投報，聊寄遐思，所謂一日思君十二時也。弟已抵成都，道途寧吉，毋慮遠注。自成



都啓程日期，尚未定準，大抵月初可達西安；未審騶從能來西安，作數日盤桓否？念切念切！肅此奉謝，並候安祺，不備。蓉裳大兄大人，愚弟方維甸頓首，五月十六日。

### 錢楷一首

年愚弟錢楷頓首拜啓，蓉裳大兄足下：燕臺楊柳，憶刺史之朝天，羌笛關山，遽同年之隔面。敬念足下槐衙理肅，萱肥歡承，盟夙夜之霜情，羊無朝飲，靖邊屯之茨舍，犬不宵寧。想行部防秋，覽雲中而懷古蹟，或文書轉燭，操牘尾而動高吟。豈惟書續諭蒙，定有集名隨宦，眷言契結，曷禁神飛？令弟共事一年，輕別萬里，隨節相而馳鬪伐，荷天戈以掃魔軍。雪地冰天，捷由傳箭，耳風鼻火，遠踰貫槎。過師枕席之間，草檄鞍馬之上。今者功成磨盾，凱奏吹鏡，懋賞及於爪牙，章服加之孔翠。中書佳話，韋布殊榮。向時每謂足下昆季，珠樹聯附，荆璞握抱，掃千軍於弱管，馳二龍於長途。將以獨步江東，負聲海內。既而賢兄出宰百里，仲子池上十年，幾謂命不偶才，士難得志。誰知天與竹帛，人勝戎韜。一則團練嬰城，保金塘之列戍，一則乘危曳劍，拯火宅之羣生。嗟乎！士燮交州，兄弟但爲列郡，文淵橫海，鄉愚猶有少游。如足下昆季者，詩禮起家，折衝報國，聲名不朽，古人所難。陳思有言：「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讓爲君子。」足下昆季，足以當之，而無愧色矣。又何必區區不得上金門，步玉堂，爲憾事哉？楷讀書本少，已憐螢死案頭，判事無才，尤愧雀飛禁裏。紅塵烏帽，白髮黃雞，回念舊游，一別如雨。近者頗廢吟詠，有亦無復愜意，脫稿便不省覽，未敢寄塵，延望白雲，惆悵何極？天寒歲闌，隴右當已得雪，起居自愛，萬不一陳。楷載頓首，長至月望日，漏下三鼓。

### 錢維喬二首

一別數年，遂疏尺素，然輻輳之念，時切寸衷。想大兄爲政風流，必殊俗吏，官况清吉，邁履綏和，自符遠頌也。弟自

平昌量移甬上，迂疏之質，謁蹶爲多。至於簡翰一途，此事遂廢，日益榛蕪，不識吾兄鳴琴之暇，尙能整理硯池生活否？雲山迢隔，夢想爲勞，尙祈遇便，惠以德音，無忘舊雨，幸甚幸甚！令弟二哥，亦久不通問，惟笠湖大阮，去歲曾蒙枉緘耳。茲因孫君西歸之便，藉候近祺，臨穎不盡馳溯。荅裳大兄足下，愚弟錢維喬頓首，二月十日。

數年之別，時繫懷思，去歲曾託鄞邑原任巡檢孫君一函佈候，未審曾達典籤否？邇維大兄大人，起居綏懋，宦境平寧，定符私頌也。甘肅當整飭之後，綱紀聿新，吾兄以仙吏之才，束身出治，必有度越尋常處。上游有何不加青眼，自當破格擢調，以展宏猷。惟是我輩讀書人作事，卽隨波逐流中，必有稍殊乎俗吏所爲者。吾兄識見才情過人，明敏合時而不違道，諒有術以處之耳。弟自量移甬上，政績固毫無足以對人，而仔肩甚重，尤未知息壤何在。茫茫前路，日在憂虞悔吝中，不識知己何以教之。年來硯田久廢，結習雖未盡除，亦大類江郎才盡。想吾兄鳴琴之暇，游刃有餘，或尙不廢嘯歌。倘因翔便，惠以尺素，如古人代書之寄，令數千里外，如晤故人，幸何如之？令兄方叔近在署臬臺德公幕，頗得相見，近狀安好。茲因候補參軍李君西行，得信甚促，未及通知令兄，草草致問近祺，佇荷德音，不盡馳溯。愚弟維喬頓首，九月十一日。

王復二首

王復頓首奉書荅裳刺史大弟大人閣下：役來接奉手書，得悉去冬都門附寄一函，已登記室，并蒙纓帽羔裘之賜。仰見摯情古誼，寒燠相關，而律句見懷，所吟成帙，回環捧誦，如對故人，尤爲欣幸無已。年來蹤跡闊疏，音塵寥落，每於孟尉張丈處，詢悉起居。兼有閣下部民之官於斯者，每述循聲惠績，稱道弗衰，具見才人施展，經術匡時，千秋之業，正不僅以文章傳也。復潦倒羸疏，迥非昔况，祇以逢迎乏術，動輒見尤，連年賠累之苦，不可勝言。現在已調睢陽，日內卽須卸事，而負累甚重，交代甚難，涸轍之鮒，觸藩之羝，苦海茫茫，何時到岸。閣下情逾手足，諒必爲我躊躇。

也。去冬在都，與稚存淵如洛士劍潭，暨令弟荔裳，日相聚首，縱飲劇談，時以閣下爲念。回憶梁園賓客，盛極一時，似夢前遊，渺不可復得矣。吳會英才集，於去春補刻數家，已成二十卷，今特印成兩部，附塵鄰架。尙有家少林兄暨荔裳兩集，新從燕市攜歸者，當爲增入。再稚存出示近詞一卷，約刻諸家詞選，以附吳會集後，現已抄得，稚存理堂荔裳三卷，尊作暨吳穀人詞，俱從述菴先生所選琴書樓詞中錄出，連拙詞已有六家。劍潭許爲抄付，尙未寄到。因憶亡友仲則東井兩君之詞，極爲精妙，惜篋中無一存者。現託友人各處訪問，尙可集成十家，便當即付劂，賤名又得爲驥尾之附，何幸如之？復風塵困頓，諸念盡灰，惟此結習未忘，殊難自己。每念良朋遠道，就正無方，悵望天涯，可勝黯結理堂主講安昌，兩年以來，得以過從談燕，今又舍之而去，益增離索矣。役旋之便，肅具數行奉謝，並候升安。附到湖縵綿綢兩種，聊作伴函，非敢云報也。五律俟和就，續爲寄正。先人詩集二冊，並呈。時方溽暑，諸惟珍重，不宜復頓首載拜。六月四日。

夏間接讀手書，敬稔閣下政祉綏和，潭署集吉，並承見寄之作，雅韻深情，直追漢魏，循環諷詠，如對故人，欣慰良深，欽佩靡已。復以前署臨漳任內，失察教案，被議鐫級，已於九月下旬卸篆。兩載以來，備嘗艱苦，業已稍爲補苴，而接手者尙不肯卽爲請咨。現在閒寓會垣，北上之期，遙遙莫定，前途悵惘，正不知何所底止也。昨接令弟觀察公手書，知卽束裝起程，從古詩人例，有入蜀之作，而花萼聯輝，駸駸日上，以視風塵淪落者，不止霄壤之判矣。茲因王景桓兄處有便西來，草草數行奉布，敬候台安，臨池依切。王復謹啓上蓉裳刺史大弟大人閣下，長至後二日。

## 黃駢一首

蓉裳大弟閣下：小春廿三日，接奉手書，并水龍吟一闕，昔款今情，溢於楮墨，讀至故人蹤跡如何，也到寒沙邊草之句，令我心酸，莫能自解。隴雲秦嶺，相隔迢迢，未卜何時把袂，共抒懷抱也。比想體履佳安，闔潭清吉，惟涖任隴東，

已逾一載，清風兩袖，固不待言，尙不致負累滋多否？念念。驛小春望後，到興安，蒙制憲諭，留行營辦理筆墨事件；暇時常賜教言，知大弟於八月間早有稟函，爲我先容，足感摯愛。驛日內筆墨甚忙，雖目力不如從前，而辛勞習慣，精神尙可支持。風塵俗吏，又作戎馬書生，不文不武，半官半幕，可發一笑也。昨聞靖遠一缺，蒙藩臬兩憲會詳，以驛題補，制憲批准，卽由署藩憲代印具題，日內諒已題出，部覆計來春可到。將來定局後，或卽赴本任，或仍留軍營，總視憲意如何耳。惟是驛於昨歲秋間，進京謁選，至今秋揀發出都此一年中，萬分踴躍，百計張羅，難以筆罄。刻下留在軍營，極蒙制憲體卹，而空囊羞澀，何以支持？二舍弟雖補德安，缺苦差繁，又添賠累，內子兒媳，在家嗷嗷待哺，竟不能少爲接濟，奈何奈何！愚意俟靖遠部覆到日，如定局後，驛仍在軍營，務望大弟大人致意署任，婉達苦衷。公議每歲幫我若干，藉資旅費，兼畜妻孥，但得彼此相安，卽叨舟誼，驛並無奢望也。臨時希爲留意，切囑切囑，前月杪，接蒞裳二弟來信，備悉一切，伯母大人精神康健，闔眷綏寧，忭頌無已。惟川省情形，一時未能蒞事，蒞裳從戎七載，艱苦備嘗，未審何時返轍也。至此間籌辦竄匪事宜，令妹丈容圃四兄，自能詳述之，不復贅及。專此布候升祉，風便望惠好音，不備。愚兄黃驛頓首，嘉平七月，外寄畫二幅，希晒存之。

余鵬飛一首

余鵬飛頓首謹啓，蓉裳先生明府閣下：弟少小薄游江南，卽聞閣下名，無由晤也。遲至戊戌秋杪入都，於家弟少雲口中，敬聆佳製，然猶半毛一角耳。隨得交仲則味辛，出閣下大集讀之，用慰羈饑，懷思益甚。顧閣下出宰天西頭，而弟以浮蹤，急欲圖一良晤，感然自知其難焉。迄今飄然西上，依西安廉使幕，與箕山訂交時，欲修書左右，一通殷勤，乃輒未遂，反荷先施，維誦之餘，情文并至。伏維閣下著述等身，賢勞書帛，實效重於當時，空文重於吾黨，以視側翅之鳥，曳尾之鱗，奚啻道里千萬計哉？前期匪遙，敬當望塵而迎，縷敘耿耿，先此覆啓，恭候文安，不旣。鵬飛再拜啓。

# 錢坫二首

同門弟坫頓首，蓉裳一兄足下：廿年知己，千里迢隔，每一念至，寤寐依依。足下洛陽才子，武原名人，高文據春藻之詞，峭句協秋濤之響。一時謝眺，獨步王筠，琴上風清，庭前爵至。來聞陸襄之歌，去有傅岐之哭；蓋身在風塵，道存儒素，功名心蹟，千載能傳。僕一官落拓，四海蒼涼，兼以賦性鄙質，如明山賓之賣牛，矢志清寒，類寇祖儁之還絹。茫茫世界，惟憐蕭冷之窮愁，落落寰區，定抱檀珪之積屈。張思光見而傷心，邱靈鞠才亦盡矣。年將半百，俛仰多悲，乃以餘閒，纂成史記注百三十卷，漢書地里志注三十二卷。此生此世，僅此區區，倘得良友分困，必欲及時付梓。然同志如足下，宇內不過數人，恐蔡中郎之墳素，不遇中宣，秦丞相之圖書，終歸一炬，已矣奈何！此間大事，非曩時砥柱三門，卽來九折，非特險峻難登，抑亦嘔崎致隕。僕久嬰揚子之愁，已作檀公之計，雖家貧親老，誠恐宗測笑人。王君來，敬附函候，并謝春仲羊裘之贈，伏稔起居，不宣。坫頓首上，壬歲十一月望日。

數年不見，馳想甚殷，伏稔尊候綏和，陸祺懋集，爲慰。弟一官潦倒，十載於茲，惟因質陋才疏，得以安貧樂道。奉母之暇，日與商鼎周彝，班香宋豔爲伍，嚴先之不才，蘇生之中隱，兩得之焉。前張藩臺過晤，頗極念舊，足下當卽有遷調之權，弟亦深望之。弟意於明歲春三刊刻史記，業與淵如秋陸渭小三處求助，足下向有此約，倘亦資我一二百金，則成人之美，在此舉矣。弟今歲將家所藏彝鼎等件，刊成一書，名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攷，共四卷，百二十番；此時尙未刷印，得時奉政，茲候刻禮，不一。愚弟錢坫頓首，白蓉裳一兄刺史大人，十一月二十日。

# 胥繩武一首

年愚弟胥繩武頓首奉書，蓉裳大兄大人閣下：都門別後，九載於茲，每憶清暉，輒爲神往。往從邸抄，得悉吾兄守

城著績，意謂政治勤勞，吟咏或間。及晤楊枝山，始知名吏風流，有不愧爲傳人者在也。慰甚羨甚。弟聞蔣三藕船言：「吾兄有繡羅襦樂府，詞旨妙絕。」在京未得請讀，何恨如之。未知近已付梓行世否。弟八載西江，時虞隕越，近以奉職無狀，削籍家居，終窶堪嗟，一籌莫展，雖曰時命，亦自乏善藏之術已。幸忝蘭譜，其必有以教我也。謹因鄉人馬緘三赴甘之便，敬問升安，伏維鑒察不具。繩武再拜，丁未季夏十有七日。

楊懋珩一首

懋珩再拜，別來十六年，中間一奉手書，并秦中紀事新詩百韻，雕今潤古，出雅入風，可謂極作者之能事。爾時方歸江右，營先慈窀穸，恩恩往還，未及奉答，但有歎仰而已。丁未秋，謁選入都，適荔裳入關奉訪，深以不見爲恨。自來嶺南，道路遼絕，真如井底，不復知天下事。比年以來，聞老弟臺已擢靈州刺史，逾賀蘭而西，靈州爲唐靈武秦渠在，尊遺風餘烈，猶有存者。閣下露冕班春之餘，篇什更富，惜相去萬里，無由一窺元圃也。荔裳近遷侍讀，二陸龍躍延津，方斯未逮，君家兄弟，真不可當矣。珩性剛才拙，動與物忤，致遭彈射，幾畢網羅，鏃羽傷鱗，流離連歲。比日謫限已滿，便擬東歸，第回首故山，都無四壁，仍將泛舟松陵，吹簫吳市，苟一廛可卜，八口無飢，以賓石作主人，爲伯通之上客。固當永絕名心，長依淨域，卽不然，牽船作屋，依水爲家，貧從伯康賣薪，飢就仁祖索米，亦可畢我餘生，謝絕人事。知荷垂念，輒爾縷陳。茲乘前全州刺史陸雨莊遣人歸，手書奉問，動履康勝。雨莊與珩，金石至交，情同手足。今奉其尊人蘭村老伯諱，旦夕北歸，珩歷年近况，老棣臺面詢卽悉。朔方人士，名節素敦，固無俟珩饒舌，然或有緩急，閣下幸必推愛一切，無異珩身受也。紙短心長，欲言不盡，諸維保重，以宏遠略，臨書拳拳。懋珩再拜，蓉裳老棣臺閣下，六月十六日手牋。

寒冬，弟良玉接讀函，深慰馳系。今歲夏初，即因渠回甘省之便，託致寸緘，諒登記室旋又接奉手書，並晤令弟三兄，藉悉大兄大人懋履增綬，著述益富，蒙賜讀近刻，名篇絡繹，異彩繽紛，體制則媿黃儷白，氣勢則倒海排山，是使枯腸劣腕，裨益良多，寧徒絕豔驚才，風流自賞已也。拜服拜服，葦塘於去冬接渠一札，上游頗器重，嗣又聞攝篆當途，近來亦迂久乏信，想光景尙爲得意，令弟荔裳二兄，吮筆磨盾，遠赴窮荒，冰雪寒天，實已備嘗艱苦，不日凱旋，定邀異數，可勝額賀！弟近况如常，惟食指之繁，更甚於昔，幸眷口平善，可無煩綺注耳。專此布覆，順候陞安。不既。姻愚弟沈維坤頓啓，蓉裳大兄大人。

### 史善長一首

史善長謹啓，蓉裳明府兄大人閣下：夢寐光儀，於茲四載，輻饑在抱，正切皈依。辱華翰先施，款款之情，踰於縞紵，捧函三復，感愧交并。伏維閣下以冠古之才，屈宰百里，鸞棲枳棘，良用慨懷！然當狂寇豨突時，獨以彈丸抗之，卒使境內乂安，妖氛電掃，所謂非盤根錯節，不足別利器，竦聽益滋忻忭。但恨兩年西塞，彼此作去來鴻燕，不獲一圖捧袂，未免惘然！耳弟學拙才劣，百無一能，加以衣驅食走，鉛槧久疏，自憎形穢。憶在蘭川時，每披諸君子雜題卷軸，雖體制各殊，必閣下哀然舉首，見西施者，嫉其貌，此念至今如昨也。晤箕山，得諗比來政績日新，兼聞於歲前入覲，龔黃卓魯，度已名列御屏。弟殘冬尙有勾留，青門道上，敬備一卮，奉迓前旌，并可暢承塵益，翹企何似？秋圃清才雋望，不克令終，吾鄙實深哽結。頃二世兄來，已將所撰詩文各稿攜至，擬次第刪定，與一二舊雨，謀播棗梨，使此賢姓氏不泯於後，亦所以報死友也。因素好，故附及之。泐牋敬復，並述渴忱，虔請台祺，統希朗照，不備。善長頓首，子月十日三鼓。

### 程敦二首

數載神交，一朝傾蓋，荷蒙非分，眷注倍增，感激欽佩，永矢弗諠矣。揖別以來，倏歷五旬，敬承下風，知大兄克符憲眷，有暫還原任，遇缺陞補之喜音，邇時未審已奉太夫人軒輶，卽抵伏羌否？謹聞侍奉康樂，又聞二兄便入憲幕，亦未知此語確否。暇中均希示知，以慰結轡。特此恭候陞祺，餘不宜備。荅裳大兄大人閣下弟敦頓首上。別啓者，奉上秦漢瓦當文字二冊，希賜點定，更求大作長歌一章，以誌不朽。外書一封，乞轉交令弟，并所禱切敦又及。

正深渴念，得接八月十七日所頒手書，備審侍奉康樂大兄不日有榮擢之慶，二兄尊體已就安和，不勝欣慰。弟近境碌碌，無善狀可告知，惟課士餘閒，稍得究心墳籍，差足樂耳。前於六月中旬，曾有拙札二封，拙著瓦書二部，係從舊邠州王名朝爵之子，奉致尊處。今閱華札，知未收到。王君至蘭，乃依託陸太守者，如遇便，可囑人從陸太守門上一問，卽知底裏也。相隔匪遙，書問便多浮沈，深可慨矣。秋深迺土苦寒，伏維萬倍珍愛，逢便希多惠德音，以慰勞思，餘不宜備。愚弟程敦頓首上。荅裳二位仁兄足下，九月十三日。

### 陶廷珍一首

中秋月杪，蹇僕回省，奉到手書，並惠寄兔皮褂統二件。兔皮到寓，不及旬日，仍付質庫，始歎鮮衣美食，非薄福人所能消受也。竊計老弟此時，亟宜上省，而又聞實在無錢，不能上省。初不料一經與僕相知，便爾捉襟露肘，必與僕一般萬窘而後止，真乃咄咄怪事。然設非捉襟露肘，其人自不與僕相知耳。足下監散安定，賑糧散竣，自當抵省，奈愚已定於本月二十五日挈眷西行，竟不知重晤當在何時矣。廣公既奏留渠工，旦夕不卸靈州之事。安公題補伏羌，而慶陽新太守運餉入閩，約在來年夏月，方能到任。則陸太守無回任之期，安公亦無來伏之日，兩邊攔定，足下將如何走脫伏羌耶？亡荆一生，茹苦安貧，客死邊荒，若得老弟椽筆，賜之著作，足以不朽。舉家實感戴之。其遺櫬尙淨厝鎮番郊外，不知何時能返故園淺土也。鎮番爲禹貢之豬野，前漢時之休屠，蘇子卿之牧羝澤，唐時之白亭軍。



元時之小河灘令，即求足下爲作猪野招魂辭，以紀其實。亡荆之於老中丞，爲胞姪女，於小中丞，爲同祖妹。祖爲黎平太守，曾祖爲安徽臬司，父爲鎮安太守，胞兄現爲黔中別駕，胞弟一爲眞定別駕，一爲新安司馬。年十九，歸於余。四十六而卒。逮事君姑十九年，逮事王姑亦十九年，生一子，未周晬也。荔裳著述必大富，恨不及快讀。前與星樹同閱蘭郡試卷，與同臥起者半月，因盡見其舊作七律，卓然小放翁，洵足傳也。今渠已東行，愚官愈遠，離羣之感，大難爲懷，惟求足下時時念我而通問之。省中至彼猶有便，自彼達省，恐稍紆也。草草留候台安，不旣。愚兄期陶廷珍頓首。荅裳大弟先生如手家二叔貸銀領到，屬致謝，又及九月二十四日。

### 金式珪一首

久欽名下，未遂瞻韓，每於小阮箕山兄處，得悉與居，稍慰遠慕。前讀老先生駢體文數篇，熟於南北史，運以韓柳之筆，新奇高豔，使迦陵吳興，皆當斂手，接武子山，敬爲焚此一瓣香也。比聞卸任起行，歲晚文旌洩秦之信，轉瞬可圖晉謁，一親光霽，忻躍莫可喻言。先此恭請台安，臨穎曷勝馳溯。小春二十有七日，金式珪頓首頓首，上荅裳老先生史席。

### 顧敏恆五首

敏恆啓荅裳大弟足下：差役來，知伏羌固守三晝夜，登陴慷慨，大足爲吾輩生色；然此番驚恐，真不小矣。聞幕府敍功，當得顯擢，若遂能移官近省，則更妙耳。又聞家眷將往西安，未知果否。荔裳弟已出都，想已得暢敘也。家中自陳貴歸後，訛言沸騰，然固有以信其必無慮矣。家鄉年歲豐稔，僕兄弟皆幸有館，惟斐瞻甫畢姻，而傅爰之婚期又至，拮据頗不易也。舅母暨家中大小皆平安，可無廛念。筠孫已能學言，大妹賴此不致寂寞。謬齋舅在武昌館，况不

甚得意，未知明歲復何如耳。謹此布問陞祺，並問尊闔，暨兩姪姪女安好。荅裳大弟足下，敏恆再拜。

敏恆啓荅裳大弟足下：數月來不接音問，未稔足下於何時到甘目下，已補州缺否？念念敏恆於春間至京，不意此番遂了卻時文生活，亦是一快。至歸班候選，乃意中事，現在具呈，願就教職。從此讀書著書，可以自樂，首蓓盆中滋味良不惡耳。荔裳弟在署，近况想佳勝，向時微恙，諒已霍然矣。姑母大人未知已從河南偕家眷同至甘肅否？天暑長途，跋涉不易，殊深懸憶，得便幸即奇一音也。敏恆於此月底，亦將爲汴京之遊，自入京後，借貸已及百餘金，拮据之况，不得不望畢中丞爲西江之水矣。茲因羽使，布候陞祺，不旣。敏恆頓首再拜啓，荅裳大弟足下，荔裳弟均此候好。五月十二日燈下。

敏恆啓荅裳大弟足下，蘿裳弟起程，曾有一書奉候起居，想已塵覽；但未悉於何時抵甘，甚爲懸憶。且路上盤費足敷用否？到署後，佳兒佳婦，度堂上見之，必有可喜，即足下亦必慰欣也。景春兄歸，又得手翰，備悉近履佳勝，並述年來入不償出，然足下幸無聲色諸好，撙節數年，宿逋自可漸清，僕亦不復過爲足下慮也。頃得荔裳書，知宿負稍除，但恐新逋又積，然第可勉其再接再厲，爲來歲計耳。僕一家託庇蘄安，至蘇景况，蘿裳自能具述。蘇郡名爲教職，中美缺，然在他人，自有生發，若僕固不能也。若所得可以敷用，則亦無復奢望矣。蘿裳弟來時，所借蔡姓之項，係僕代挪。今聞有李文處所寄一百五十金，擬代收，可償其半，已與景春兄言之矣。今因役遷，附候陞祺，並闔署潭吉，不備。敏恆頓首再拜啓，荅裳大弟足下，敬請姑母大人福安。五月二十日午刻。

敏恆頓首啓荅裳大弟閣下：役來接手書，備悉近祉嘉勝，闔潭安吉爲慰。蘿裳弟挈眷至甘，堂上怡怡，倍添喜慶，家庭之樂，不言可知。惟是曩時聚處，今各一方，度吾弟回念故鄉，亦不能不憮然也。僕自三月初抵蘇，署中景况，蘿裳已略知大概。人皆以此爲廣文美缺，其實虛名，約計所有，僅敷日用，而近年少有逋負，且復多費，要未能脫屣窘鄉耳。所喜者，老母康健善飯，闔家大小，皆託庇平善，足慰遠懷。大妹身體，今已復原，隨至署中，亦頗安適。但僕進益

渺少粗茶淡飯之外，不免自己添補，仍有一番費用也。斐瞻於此月初十日進京，又增離索之感，而路費之竭蹶，張羅甚難，勉強那借，僅有百金，寒士出門，殊非易事。所望明歲朝考，得一教職，暫可息肩，其它非所敢望也。荔裳近日未得其書，頗聞其清苦不減於舊，來歲春闈，不可不中，想當背城一戰矣。歲晚雜冗紛如，作札殊少意緒，率此布復，並問陞祺，不備。敏恆頓首再拜，附問弟夫人懿祉，暨諸姪諸姪女好，十二月初二日午刻。

去冬，貧谷丈歸，接手書，并承惠氈毯，緣乏便，未及致謝。今春差役來，備悉堂上康寧，闔署納福，兼之官途諸事，順序，不勝欣慰，惟逋累未清，不免慮念。此刻爲州縣者，牽蘿補屋，大抵十有八九，然凡事務求簡省，能省得一分，便是一分。此亦不能無望於足下耳。讀所寄詩，知作吏以來，不廢吟咏，至哭斐瞻之作，真情苦語，它人覽之，尙爲賈涕，况僕哉？每思家門薄祿，前者學和之歿，既累足下，而斐瞻之歿，又累荔裳，真意所不料也。僕自前歲到蘇，幸清閒無事，頗可藏拙。然時有小疾，精神迥非曩時，自顧一身，家累甚重，近日擬欲束書不觀矣。承寄舅母壽儀十兩，命筆致謝，附上桂圓肉一包，蝦米一包，送姑娘大人查收。又袖裝一副，膝衣一雙，送大小姐，千里鵝毛，幸勿怪其菲也。草此布復，並問陞祺不一。蓉裳大弟足下，敏恆頓首再拜，署中諸親友，均此致候。正月十四日。

### 以增一首

不奉顏色，又一年矣，江東暮雲，屋梁落月，少陵眞工於言情者也。近在定西，接署中包封，遞到手書，併椽作兩序，盥手雋誦，喜舞欲狂。正擬修啓奉答，適聞閣下亦有會垣之行，意必仍得相遇於五泉山水之間，殊勝於文鱗渴雁也。乃稽帷莅臨，而增又復奉差東走，然猶期旋省或速，閣下或未必即去。而二十一日秦州陳司馬來，詢知念我甚，而閣下已於十八日啓行，十九日過安，竟未得信，遂不得一晤，遇合洵有天緣耶？悵快者累日，未識閣下何以徵服過宋也？然十九日增在通安，其不得信宜也，其得信而不能見，亦無憾也。但坐失機緣，不無鬱鬱耳。增於六月二十

六日出門，今四月矣。奔走於炎風暍暑之時，峻嶺崇巒之地，見羸瘠而酸心，望禾苗而慨息。今且將言旋矣，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何哉？又周公子者，翩翩佳士也，欲從吾遊，已有成說，而閣下聞又羅而致之，何好賢之亟若是？是又爲周公子幸，爲閣下賀也。新方伯將次莅任，增此行回省，又得一兩旬留滯，苦事苦事，閣下豈復能來耶？則又幸矣。恩惠率復，伏惟寢膳珍調，以副羣望，不宣。以增頓首，十月二十五日，定西官舍。

奉答蓉裳夫子自序與李義山同異書

承示自序一篇，於義山深欣慕之衷，效孝標著同異之論；比量藝業，考覈生平，出處略符，乖合無異。惟言玉溪麗製，插架長留，元亭奇字，覆瓿猶懼。茲殆自道，漢不謂然，竊爲計之。夫子文章，比於義山較爲易傳，蓋有三焉。夫顯晦之跡，關乎否泰，盛美之著，視其後先。義山患其才多，丁乎阨運，齟齬鉤黨之會，蹇產書記之任。栗賊蓬轉，骨磨金鏢，雖復彭陽禮其少俊，崇讓締以嘉姻，而私人排竿其黨牛，郎君阻絕於行馬。霜悲東閣，雪夢銀臺，屢通誠款以文辭，終慨沉淪於使府。且也段溫交密，籍湜侶稀，卅六名體，僅重當世，西崑效格，空著異代。才同奉禮，無昌黎爲歸依，集等浣花，乏微之之撰論。虬龍困淖，判棄文鱗，孔翠入籠，遑矜珍尾。是以聖論才論，旣恨珠遺，甲集乙集，半歸蠹蝕。幸也玉真耐鍊，金精不渝，猶得目著絲編，傳歸文苑，精華未竭，沾溉後人。不爾則慶雲叢天，遵凶颺而戢采，金樞告望，掩窮陰而淪曜。盡此澌滅，詎留膏馥？若我夫子譽著淵雅，躬際雍熙，作吏則鸞止學宮，爲郎則鶴鳴華省。雖彈琴宓縣，誤方駕於張桓，而獻賦金門，待聯鑣於班馬。又復鉅公聯桂椒之氣，後進勗丹青之價。絲羽嚶鳴，層葩密映。知人論世，披一集而名字互存，皮閣納楹，布四方而縹緗家製。觀此遭際，迥判菀枯，一則困誣蔑於詭薄，倍擊紛拏，一則欣許與於氣類，風雲感契，彼猶不朽，此豈輕廢？傳之可必，斯其一也。抑又思之，慈明龍奮，彌彰先美，嵇紹鶴立，益著前德。故經義每重家傳，箕裘常期不墜，緬思義山，衰師雖見於篇章，白老乃資於嗚噓。陶令有子，但爭棗栗，韓公遺

曾徒識金銀。罔讀父書，雖知世業。遺文雖美，散佚可虞。若夫子則蘭華怒茁，鳳毛爭絢，雙珠重價，肯堂構於文壇，百金懿名，繼弓冶於藝圃。克承家學，足揚靈芬，傳之可必，斯其二也。卽以文論，更有可言。義山抱負瑰偉，懲創謠詠，言爲禍匠，常慎樞機，語達幽情，第求隱曲，託興閨闈，寄情花柳，斯猶湘纍放逐，喻假美人，賈傳謫遷，賦傳鷓鴣。寫哀情於麗字，諷鉅事以微辭，績藻惑心，香粉迷目。是以體歸縟麗，氣近偏奇，雖詞旨深婉，或能紹楚騷之正宗，而比興紆回，正難索時人之眞賞。至其今體，半代他人，馳檄飛章，務矜敏捷，抽心呈貌，強述悲歡，眩孫策帳下之兒，言黃祖胸中之事，失職至此，良亦可哀。若我夫子，無須諱忌，但務精博，既盡專長，遂兼衆體。用杜韓之氣格，擷錢晏之妍華，別具鑪錘，寧同擗擗。既已才力相匹，加以敷陳無隱，初做麗則，終成鉅觀。慨自王朱既邁，風矩不存，率真者則粗服亂頭，好奇者乃蛇神牛鬼。譬猶野戰雖勇，終非節制之師，俚曲強調，殊乖宮商之度。求其詞工律細，齒宿意新，爲後生之楷式，作中流之砥柱，非我夫子，其誰與歸？方之義山，似爲過之矣。若夫駢四儷六，已足駕庾，追徐，蓋求合庸俗，定多降格，自抒胸臆，無妨獨創。因茲區別，遂判低昂。義山則廁身塵雜，無福盡其技能。夫子則娛情簡冊，恣意出其瓌寶。文人幸與不幸，有如此者，然則樊南編集，既得不刊，藝文續志，何難並重。傳之可必，斯其三也。漢幸因著籍，方深附驥之思，偶共論文，灼有關虎之見。率爾而對，不知所裁，伏惟鑒察，不備，周爲漢。

### 附蓉裳自序

昔劉孝標慕馮敬通，有三同四異之論，傳之藝林，以爲故實。余髫齡向學，卽慕義山，綜厥平生，亦有同異，竊比有志，不能無述。若夫流連簡牘，窺尋行墨，諷其綺豔之詩，愛其瑰邁之筆，未免擗擗貽譏，描摹致諂，詩宗子美，別創無題，文學彭陽，遂擅今體。心有騶驥，肖形刻鵠，天稟雖近，亦由人力，神合貌似，俱無足言。義山早困孤貧，夙標民譽，才論聖論，受知於華州，甲集乙集，編次於桂管，靡不傾襟方聞，頰首博奧。余束髮投贄，見知鉅公，中年論交，不乏勝侶。

盼睐增其光價，招延長其聲譽，過仲郢之好賢，方崔戎之愛士，此一同也。義山壯歲掇科，一命作尉，宏農活獄，致忤孫簡，不遇武功，幾遭斥放。余早乘邊障，迭經盤錯，重圍鼓鞞，危堞烽火，虎尾甘蹈，鯨牙幸脫，而遭白眼之睨，被赤舌之謗，仕途淪躓，十年不調，此二同也。義山晚得一官，檢校水部，浮沉幕僚，未挂朝籍，余少無吏幹，老愛郎潛，職兼金倉，籍檢黃白，執戟自喜，索米長飢，趨曹有年，注籍無日，此三同也。義山性似夷姤，中實耿介，南國妖姬，叢臺妙伎，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自敍所云，諒非矯飾。余亦搆屋稱貞，閉房受記，不入季女之室，不登蠻童之床，雙鬢吹笙，十眉環坐，雖耽綺語，終等妄花，此四同也。義山策名上第，校書中禁，枕芸香於天祿，詠霓裳於大羅，鵬翼曾搏，鳳巢未掃。余則明經入仕，青袍自公，贖帖徒勞，撤幕見待，媿爲塵吏，仍作山郎，禮千佛之名經，羨衆仙之同日，此一異也。義山晚辭幕府，投老玉溪，打鐘掃地，皈心白業，林霞契其清襟，苔竹供其麗囑。余則家徒四壁，田無一壠，子公丐貸，邪卿留賃，關河棲屑，蓬萍飄泊，俗塵眯目，奇愁塞胸，誰贈棲山之資，竟乏置錫之地，此二異也。義山文字傳後，聲華照世，名列文苑，書傳延閣，段溫遜其藻麗，錢劉拾其膏馥。余則聞見不博，文采無奇，恐鼠壤名銷，蟬編字滅，灰寒空井，簡覆敗蝕，此三異也。爰撰茲序，誌厥景行，世有知己，或不以爲妄云。

## 王眉叔

### 報孫彥清書

首春得惠書，人事凌雜，久缺不報，皇皇勞燕東西，川陸修阻，思而不見，亦既勞止。足下驅車冀野，解轡大梁，尋苑之往基，溯孝王之故事，其亦思浩歌衛風，高詠周雅，延鄒生召枚叟之風，而慨然歎不與古人同時乎？汝州假榻，縱游高岳，訪少室之仙迹，陟黃蓋之高峯，吐納煙靄，呼吸青蒼，鸞嘯鳳吟，天風振蕩，又何其豪也？春官報罷，小住都

門以君通悅，得失何系？惟自儼從北行，嚴燠屢易，閨中有刀環之盼，孺子值宜教之時；雖猿鶴未招，亦當一脂歸轄耳。僕自從事書局，于今三年矣。老蠹三生，不飽神仙之字，秋兔一束，仍同吳市之簫。比者楊大中丞，復采及微薄，屬總校事。竊念校讎之學，匪云小道，對勘狀其精嚴，埽塵喻其難盡。訂隻文之異，無證則誣，存本來之真，闕疑亦貴。而世有淺人，昧於古義，不識壺盧之本，勇於妄改，亂點金銀之車。逞其率臆，輒成笑柄，用是兢兢，不敢少忽。秋深夜寒，江館漏永，同志三五，鐙火參差，相與考證異同，補拾錯墜，往往寺鐘欲動，黃墨未已，蓋亦藉以增求古之識，破羣言之惑，心乎樂之，不爲勞也。上冬之杪，爰理歸櫂，小集娛萱之圃，止宿鷗水之堂。勉鉏秋戰新捷，意興自勝。幼眉高才，被落兼抱，騎省之感，邕闕無歡容；然讀其近所爲詩，益進於婉篤而無浮響，倘所爲窮而後工者邪？歲云莫矣，風雪閉門，聊貢所懷，不盡翹結。

### 與秦勉鉏書

勉鉏足下：人日梅花，綺筵銀燭，劇飲疏香之室，抵足留鶴之齋，瑠談載霏，瑤情斯暢。元夕高軒見過，適赴它招，四更始歸，殘檠蔭壁，留札陳几，蘭詞環諷，巾車斯悔，並讀子珍擬天台山賦，雲霞奇想，鸞鶴逸響，瓊色在牋，寶氣騰室，目眩心駭，敢避三舍。渡江以來，春氣日暄，校經之廬，乃在蕭寺。同人六七，黃墨多暇，午磬和吟，晚鼓節詠，餅花甌茗，禪味可參，下榻之室，小如吳舫，沙砌碧敦，松戶翠駿，蕉陰數尺，瘦石一拳，歷落點綴，略無塵況。又其地距臯園不一里，風日熙美，翔步林亭，木蘭臨水，半樹猶雪，桃枝出竹，數萼已絳。登樹杪之崇榭，覽雲鳥之變態，奚奴挈榼，園丁供茶，致足樂也。惜不與足下共之耳。詩文之事，閒以自娛，冠蓋之林，視若畏阪。到會城月餘，僅一謁石泉中丞，其它都無所詣。張彥真有言：「苟不相知，從物何益？」竊嘗深有味乎其旨矣。盛春方屆，園花競芳，結畫鍾詩，亮多佳興，便郵略佈，馳思爲勞。

暨陽道中與沈曉湖學博書

曉湖足下山城歲暮，小駐行裝，因索斛斯之錢，遂下陳蕃之榻，言尋冷暑，晤我良朋。追元度之迹，十日何啻九詣？樂公瑾之風，醇醪不覺自醉。加以舊雨今雨，不約俱來，長吟短吟，有唱斯和，萍蓬良會，不圖至斯。夫以僕之流連，主人之情重，豬肝匪累乎安邑，鴻爪重循夫舊印，留度殘歲，豈不甚願？徒以老母倚閭，內顧多累，遂以一昨結被言歸。亭午出浦江東門，過七里亭，重陰彌空，若噴水墨，山氣沍野，微辨林徑。截面風硬，趵步石稜，輿行若舟，艱於上水。至白鱗谿，天已垂黑，雨亦驟至，遂投旅舍，卸裝危樓。壁閃枯蚌之鏡，牀堆飮牛之草，酒薄難醉，衾寒不眠。迴念昨日之夕，洛川埽谿堂，止吟侶，煮香雪，開清尊，槽榼爐紅，梅花窗小，話洽覺春氣生，座酒酣，明月倒行。椽燭見跋，繼以呼鏡，雄雞三號，尙惜放塵。今昔之異，聚散之蹤，令人感喟。次日味爽，冒雨復行，四山裹雲，合若無縫。亂流爭澗，喧而成雷，溼煙撲眉，淒寒砭骨。躑躅岑曠，艱苦逾等，忽得村落，恍睹宮府。揖田媪而乞漿，覓土鏗以燎袂。午度布穀嶺，徑峭苔滑，傾跌者再，又十餘里，至牌頭，則入諸暨界矣。風橫雨猛，益不可行。僕夫告瘁，強復投止。僕嘗三宿於此，逆旅主人識之，迎待甚殷，燒花豬之肉，煨綠蠟之尊，殷勤勸酬，爲之醺然。夜聽檐聲如潮，凜飈撼屋，齟齬四起，若答若和。念我故人，孤燭無寐，諸君阻雨，當不復集，亮懷行旅，同此悵結。籌鏡泚筆，略述兩日所歷，藉與夫返報，伏乞省覽，不宣。

答南社諸子書

桂華秋館，銀燭清尊，瑤情寄雲，蘭思繪月。獲附裙屐之列，遂展冰雪之篇，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昨得惠書，語長情重，兼以篇什，殷殷垂詢。以投林之窮援，爲識途之老馬，拂棧雜誦，不敢茹默。竊嘗周數名勝，屈指近代，清容振麗於西江，質園騰藻於東浙，龔生虎嘯於吳越，郭子鸞翔於湖海。百年之中，代興作者，當世閱達，亦豈無人？然而弋浮譽，



張樞詞，振翅竄雉之林，爭長夏蟲之族。其人有四，可得而言，挾卷朱門，投謁華屋，夸靡七字，諧律千篇。頻歲懷人，影纓金絨之姓氏，累牘公錢，河梁落日之藻詞，取資結納，無求精思，此一類也。妖態百端，意存駭俗，襞績怪險，則狐穴取材，文飾淺陋，則烏篆盈簡，銑谿虬戶，易貌而逞奇，桂餌翠綸，強澤而無當，此一類也。伏首程格之內，茹氣腐蠹之中，倖獵聲華，自恥譴陋，竊驪爪於芬苑，攬牛耳於騷壇，四聲僅解，乃效玉谿之獮祭，六合未賦，已同劉晝之醜伏，此又一類也。本無實詣，好爲大言，桂林湘水，笑平子爲無奇，筌篥白馬，以陳思爲可奪。塗澤古貌，詆讎作者，山膏善罵，麒麟成援，此又一類也。夫正始之義，匪可淺言，風雅所趨，奚云小道？僕嘗綜其源流，尋其窳窳，竊以爲華嚴之喻，難云妙悟，蜂鶴之禁，亦屬外篇。斲梓染絲，學在始化，宏誦載籍，以充其氣，審別俳僞，以正其趨。氣充斯厚，趨正斯雅，然後調飛沈之韻，極情采之變，用能流響韶中，造端成化，千狀萬態，爐冶在我。是故背魚秋磬之奏，豐黛盛鬢之容，輻霆驅海之勢，湍寒石瘦之致，或擅專門，自成孤詣，以論大家，終譏單步，矧彼荒鄙，尙復何語？半生砻砻，所見如是，非好高論，故肆譏評，觸敏罄抱，不容隱耳。僕虞父憂多，江淹才盡，諸君子抱冰玉之質，極討論之精，所願衷雅厚以立詞，協聲情以振采，毋惑乎俗尙，毋拘乎漢唐。他日積元圃之夜光，樹赤幟而成隊，雄鳳吐曉，鴟吭自曙，燭龍擅輝，燈焰俱熄，甚盛事也。茗烟依依，願言良覿，寒雲禿木，相思渺然，率意奉復，幸垂省覽。

### 上徐少宗伯書

竊聞綠綺在御，不易遇者賞音，黃土搏人，不可移者天賦。詒壽以屏材末學，屢蒙明公，加之以拂拭，重之以禮貌。賞其兔園之冊，褒之鳳鳴之音，使瘳瘤之節，珍儷翹材，砥缺之器，價並瓌璧。昔者趙壹窮鳥，袁逢抑三公之尊，孔顛粗才，元暉盛折簡之譽。以今方古，異時共情，斯誠虞仲翔所謂天下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者矣。猶復列之刻章，舉之天府，謂足以陪弭管之末席，奉屬車之清塵。此在詒壽，雖有慚推美之言，而在明公，實無怍事君之義。何圖浮雲

見蔽少微之星徒黃嚴譴偏加侍郎之衣幾白。伏念聖朝中興麟鳳波委闕門之下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比隆于漢京如詒壽之凡陋誠何足言惟以不祚姓氏上累知己是用神念氣結中夜傍徨然聖明在上垂鑒不遠而海宇之內懷才孤露之士讀其奏草當必有捩腕感激慷慨涕泗仰人倫之表慕宏獎之風思欲一接顏色而恨不能得者然則詒壽雖終無以致身青雲其得在陶育之中固生平之厚幸也。詒壽少逢多難長丁亂離耕無下課之田居賃西枝之舍龍泉知我每感彥深之言牛衣不眠見呵仲卿之婦紅勒十度黃齋半生往往天池欲近勁翅忽垂神山可登天風橫引斯則定命之窮不關乎人事此生自斷無待於問天。明公雖有北海薦禰之誠茂先推范之意其如詒壽之命何哉行旌遄發神與俱馳川平陸夷計已達都下長安天遠展謁何時略貢下忱無任依戀。

### 與陳藍洲書

八月一日在越得徐紀報云儻從須松谿回始發計當在二十後耳。初十日到會城思得展西窗之談握河梁之手而足下已於前二日行矣。水雲蒼蒼瞻望弗及願言之懷良用悵然義璘迅邁晦朔又周伏惟驅程多泰軌途早抵漢江青山聳若候吏武昌官柳秋來迎人棲琴旣安柱版伊始足下以經術之彥負明通之才明月夜光見者知寶猶憶前歲之秋足下與僕及均父抵掌江樓各據所抱因言它日者或出領民社設施何先僕以拙疏甘謝不敏均父雄氣雲翔壯詞濤涌謂當使豪強糜於赤棒猾胥懼其火符意啓法隨威行郡國而足下獨謂悃悃無華漢后良矩吾有民社請事斯語其時涼月在簾江潮正怒拔劍起舞撫掌大哈迴首前塵如昨日事足下今日領震雷之封試製錦之手當酬曩言流慶蒼赤獨念均父南池垂翅西陲仗劍一官未成萬里孤往玉關信阻元律告寒青袍疲馬稅駕何所輒爲嗟結不復能置僕局迹緹素顧影寡儔自君之行松老旋返雖抱未暢青驪載駸仲子比日歸來皖中之行當亦不遠無多良友忽復分散湛湛江水極目千里皎皎明月懷人各方此其所感又何可言楚北襟

江帶河，形勝之地，詭參散帶，當展雉覽，其地風習如何？鄉縣既殊，服食自別，伏希起居珍衛，不宜。

### 答施均父書

均父足下：河梁攜手，曾賦五言，耀靈振轡，條彌一載。秋間松谿歸，述足下拂衣出都，萬里西邁，保陽遭負置之盜，太行墜再蹶之馬，毅然長征，不復返顧，豪邁之氣，聞之神王。既念孤蹤關塞，冒犯霜露，登樓引領，復用悵結。歲聿云暮，始得十月十日臯闢書，發兩伸紙，迴環三復，鋒振詞舉，有同抵掌。夫豐城劍氣，待茂先而始騰，雒陽玉檢，遇子伯而增寶，足下之見器於相國宜也。足下習虎鈴之經，抱龍驤之志，以枕戈之越石，依當代之夷吾，誠神駿得雷雨，駿足步風雲之時，虎牙建節，燕領封侯，烈士壯猷，固無多讓。然必謂功名當如班超，陳湯，而以一郡一邑爲未屑，僕竊以謂過矣。夫守郡者，股肱之任，臨邑者，政化之基，宣帝有言：「惟良二千石共治。」漢官之制，掌一萬戶上爲令，與副仰施，黎元繫命。故古者郡邑良吏，類有公輔之器，將帥之資，或亦九變起，黑山寇來，則且提抱展浴，揚武定甌。其蕤續丹常，熠氏青簡者，蓋比比也。僕願足下韜鉞積彩，和光葆貞，循資以求，隨分而處，勿舍夷途而趨險軌，勿棄近績而夸遠功，此則萬里故人，所殷殷進規者耳。數月以來，松谿赴江，右藍洲赴荆門，仲修赴皖南，並以長才，聘於王路。僕冷螢無燄，老蠹同餐，側身四顧，彌悵寥落，良朋星散，薄俗雲浮，如何如何？海濱騷動，幸已銷烽，天台之變，乃由征賦，弄潢池之兵，無非赤子，聚南山之盜，尙是白徒，誠得賢長官善處之，當無慮耳。朔風凜然，聽園梅開，巡檐孤嘯，懷我知己，邊地苦寒，雪厚幾許，伏冀眼餐，倍萬珍重。

### 與友人書

一昨二三知己，小飲江樓，爭席有鷗，蒸壺如鴨，解襟促坐，銜杯劇談。遂乃感世路之多艱，悵孤蹤之安託，酒薄不醉，

卿言始愁。而足下獨軒眉鼓氣，謂士不得志，退求一職，亦可自奮於功名之途；卽不然，而游謁可致五侯之鯖，幕府可索千金之聘，天空任飛，吾何慮焉？僕當時墨然意倦，不復置喙，夕而思之，足下坐臥閨闈，雄長婢僕，足不出里閭，謬不涉都會，其不識世路之難，誠無足怪也。僕則橐筆半生，知之熟矣，知而不言，足下將終無由悟，則請卽昨所言之三者而述之。夫相如逸才，入資乃登署郎，崔烈名士，進錢以拜司徒，階身之污，古所不免。自視冠軒爲利途，遂以金資博孤注，黃綬長吏，碧衫枝官，和嶠之麓朝探，毛義之檄夕下，媚狐兩脚，神龜萬鑽，槐柳齊行，尖錐競巧，彼方謂筵前舞袖，非無長信之猴，坐上金籠，不少大卿之鴿，朝賢尙爾，我輩何傷？乃視摯詔爲本然，置恥辱於不問，其術之售者，或且得恣其威福，望若神仙，而二三骨鯁之士，轉乃落寞無徒，是非衡鑒者之不明，黜陟者之鮮當。良以蘊蘭一萼，蔽葵蔓而不芳，積沙百斛，藏寸璧而莫見。吾與子側足其間，固將羣唾之爲不祥，力排之使失所。鳳皇萬仞，安知匹雛？孔鸞失勢，不及織翻；此仕宦之事，爲今之所難也。吹笙楚國，墨子不損其賢，懷刺洛下，禰生不抑其氣。踵門投謁，自昔而然。服紱蘭之奇服，冠切雲之高冠，上書荊州之門，長揖李膺之坐，草賦朱闕，節帥傾心，陳詩鐵門，先達倒屣。長安如燕之客，終致青雲，車前雕龍之書，乃騰隆望。天下大矣，詎無知音？文章有神，亦堪吐氣。乃者曳裾下客，伺門陋儒，立馬廊而不慚，望車塵而卽拜。殘羹冷炙，甘之如飴，金錯素縑，旬之無節。獻錦牋之七字，但解揄揚，水華屋之一言，如膺詔命。自處旣鄰於斯下，視者亦比之賤傭。居元龍百尺之樓，設下牀以待客，享季子五鼎之奉，進脫粟以餐賓。浸成貴倨之風，遂短名流之氣。昔者趙壹窮鳥，傲郡守以尺書，元度素筆，叩軍門而索刺。行之今日，叱逐隨之，此干人之事，又今之所難也。孔侯嘉遜，終應安東之招，樊川清狂，乃管奇章之記。士有抱靈芬圃，垂翅蓬池，幕府之依，亦固其所。然而重之以弓旌，遇之以國士，昔有其事，今無其人。以彼穹階高據，繡袞儼然，或署牘尾之名，但知金屋，或判祠曹之牒，不解龍星。以文士爲可輕，以詞翰爲末務，但看麝墨，光滿絳霞之牋，安識龍章，出自雲梭之軸。作黃江夏腹中之語，何論鸚母高才？得溫子昇海內之英，乃屈馬坊賤客。是何怪乎翩翩俊彥，矯矯清才，甘以窮

谷之中，恥作侯門之客。故雖有名卿秉節，思播宏風，或且因鷓鴣之不逢，亦羔雁之禮絕。此依人之事，又今之所難也。嗟乎！滿目江山，何處平原之飲？半生肝膽，惟傾燕市之徒。白日輪馳，金門天遠，餓麟不噬，窮媛安投？我方深其隱憂，子乃恃以無恐，是何異涉一尺之波，而忘八節之險，守十步之室，而昧九折之危者乎？足下休矣！其幸毋以吾言爲過情，而以康莊視荆棘也，惟覽不宣。

### 報陶子珍書

子珍足下：昨承手教，載誦載忻，若接風采。計偕云役，首途不遠，蕤名金帖，揚聲鳳飛，固知巨碩，非藉增重。然而明廡視草，制作須才，中祕讀書，昔人所貴，致身青雲，良宜努力。僕與子不相見久矣，江雲依依，每用翹結，琅函珍重，倍思故人。梅花掩關，孤旅寡緒，聊憑黃耳，略貢素衷。僕早服章縫，耽翫緹素，往以護帷之繕盼，思荅荻畫之苦心，跛鼈不前，枯螢自笑。自慈親見背，百念灰冷，雖復勉強立鵠之班，強作曼蛾之畫，得之與失，已不絀懷。若夫叩葩苑之瓊響，揚荃流之蓀橈，探寐驪之元珠，扶怒鱣之碧髓，頡頏古昔，馳逐作者，成一家之言，爲風氣之導。雖擘星微燿，忘擬金樞之光，搶鸞羽翮，終遠錦苞之采，私衷所結，實有大願。是以雪屋連曙，一尺之檠，尙明霜豪欲腐，百鍊之思未已，劇肝鉢肺，所不遑惜。至於攷訂遺文，槐鐵與義，不揣薄陋，近亦問途。然僕以爲樸學者，儒林之宏詣，文章者，立言之盛業，華實區軌，精蘊並存，故雖慕匡衡折鹿之風，亦不爲子雲雕蟲之悔耳。足下茂年石學，掉鞅詞壇，孝穆本天上石麟，陳思是人間繡虎，猶復兼綜六義，通覽百氏，參義交之渺理，疏鴻烈之祕文，踵秀水之芳躅，爲東南之瓌寶，思欲共席研湖晨夕，奇胃互探，靈悟相發，庶幾織錦之機，睹鮫組而生巧，神鐵之用，資螭火而成冶。而乃勞燕各天，良覲屢阻，浮雲無力，難逐東野之龍，遠書可將，惟盼北來之雁。所期明年之秋，假歸梓里，道出武林，停君畫艦，就我江館，相與叩蘊胸之疑義，賞緘篋之奇文。然後招酒徒，約詞客，張陰生之旅鼓，談樂令之名理，作十日之蟬聯，亦聊以

拌兩情之結轡耳。一言作券，勉誌勿忘，川途方長，諸惟自愛。

### 報李惠伯書

惠伯道兄足下：久不通音問，積思成疹；春閒孫子宜齏尹來，得手書，風誦三四，如親語笑。伏承東方爲郎，索米不飽，李邕作碑，蜚金可致，聚書萬卷，蒔花一廬，佳想安善，箸述鴻富，甚休甚休。足下高才碩學，鳳鳴神都，四方名勝，傾蓋金臺，莫不聞聲輸心，叩廬結好，頗聞談讌，時啓琴觚。斯友朋之樂，尤人生所難，翹望健羨，何能已已。詒壽無狀，久處書局，伏囊不出，冷螢欲枯。往者書劍初安，良朋羣聚，戴園一樓之上，與譚仲儀、王松谿、施均父、陳藍洲、張子虞、潘僕父諸君，坐則聯席，寢則對牀。朱墨之暇，相與張陰生之旂鼓，奮君卿之犀舌，聯吟石鼎之句，高歌寶劍之篇。自謂此樂，足忘羈旅，不圖數年之中，或發迹青雲，或抗塵黃綬，或橐管莫府，或仗劍戎行。時會騷迫，渙椒殆盡，顧景落落，悵然寡歡。會城人海，風尚百變，跳蕩纖子，輕薄少年，競妖服以爲奇，飾氈紫以相炫。雖騷未讀，已名士之咸稱，詒癡成符，乃清華之自許。彼固聞道而大笑，我亦敬避之不皇。時或理檝言歸，里門小住，吟社諸子，亦如星散。而生平服膺者，足下者，又復一別，將十年，遠隔三千里，猶憶臥龍山麓，錦鱗橋西，與子九文孺諸君，夕陽打槳，訪君寓廬。出新詩於裏中，酌松醪於琴畔，吟高花落，談深燭寒。往往流連夜分，踟月相送，念此情事，有同昨日。曜靈急轡，感成曩今，卜鄰之約，更復何時能遂。詒壽今年四十又九矣，出則託命乎枯管，居則抱景乎青氈，夙願全非，清寒自守。惟此友朋之樂，爲生平所偏嗜，亦若有妒之者，使之杳不可得，將復爲之奈何哉？年來家况之窘，幾於錐地俱無。兒子緯歲將近壯，尙未能青一衿，所幸安貧志潔，能守素風。擁淵明之絮，我本無慚。爲孺仲之兒，彼亦何忝。長女綺，早滴胡氏女壻梅臣，食餼於庠，頗具俊才，科名蹭蹬，乃成冰玉。綺女向嘗以詩執業於足下，足下曾以三絕句題其箋，所謂玉臺詩格傳嬌女，解道花隨燕過牆，及桃花燕子年年事，長記題詩玉帶橋者。至今錦瑟嬌兒，角丫小女，皆咿嚶作歌。

曲唱也。足下聞之，亦爲之一解頤。否？今冬尙須遣嫁次女，行有日矣，蕭然無辦，張赤手，擎空拳，正不知計將安出耳。即日溽暑初退，新涼漸來，北地早寒，順時珍攝。

### 孫子九書

退叟足下：書來，詢近狀，殷殷厚意，雜誦生感。壽與足下，別又三年矣，前者虎林見訪，良愜鄙懷。乃以病軀，不能與足下踏吳山之白雲，尋西泠之晚桂，爲歉然耳。自爾以後，病日加劇，偃息衾席，遂至歲闌。壽植幹雖臞，得氣非薄，猶憶結社東臬，聯吟宵館，開壁壘，張旂鼓，往往雄雞三號，鏖戰未已。諸君多意倦乞休，而壽方抽思騁豪，賈其餘勇。又或探梅前邨，尋碑野寺，三里五里，朝行夕行，輒同黃犢之健，無藉塞驢之借，斯皆足下所與共者。曾無幾時，衰弊日增，偶致深沈之思，則心同旌搖，小展流連之步，則氣甚牛喘。良由數年以來，積疹莫瘳，兒女之事，煎迫日亟，愁能銷骨，病易成翁，潘鬢告秋，江花欲墜，如何如何！今秋一痢幾死，鬼伯見舍，復存人閭，上冬之月，屏體未復，又遣嫁次女。壽既無濶明下撰之田，誰應陳湯鄉里之餉？雖賒田孃之布，惟製青裙，織女兒之箱，但須黃竹，而蒼玉小璣之飾，詎能盡捐。漢書木屐之風，難行今日。如以賣隱之犬，廚帳誰供，牽敬弘之羊，禮不可廢。一事之集，一物之細，動須阿堵，輒復周章。令雖竣事，而一甕長物，都付長生，百衲古琴，亦售賤值，力已瘁矣，困亦甚矣！歲聿云暮，北風振厲，永漏無寐，憂何能已？忽復念里邨之中，戚舊之內，往往素髮垂領，黃口始嘍，五嶽空懷，百年易邁。而壽才近伯玉，知非之年，已數向子生平之願，則又自用解嘲，翻然而喜。凡此懷抱，惟可默喻，苟非相知之深，如足下，亦豈足舉府鬲以相告邪？楮墨之事，日益荒落，友朋良覲，渺若雲天。即日尙須西渡，謀卒歲資，心緒煩劣，草草佈臆，不盡欲言。

### 與諸賢義軍統領包君書

聞之銀旂擧，捷先乃決勝之師，牙帳鼻鳴，兇醜無久羈之勢。何則？理有順逆，杖順討逆者，功在必成；氣有盛衰，因盛乘衰者，時勿可失。故吳子深猶豫之戒，太公貴速發之機，韜鈴所存，符節斯合。麾下擅丁甲之奇，抱龍蟠之氣，元子紫眼，陳讖蟠蛇，黃公赤刀，神能制虎。運雷霆於掌上，珠籙飛靈，藏甲兵於管中，玉符蘊祕。輟耒乎中野，倚劍乎高峯，固將以揚聲洪戈，表績隆碣者也。自粵賊跳梁，三靈震蕩，虔劉徧東西之域，淪胥連吳越之區。彌天毒箴，甚大槍青犢之羣，卷地鯢鱓，盡嚼鐵銜刀之類。豕喙噓而廬野罄，獠牙磨而血肉飛，鉞旄掃作笑，嬉驅青影爲奴隸。人遺碎玉，鬼妾充狼頭之娛，尉等摸金，殘魂哭魘跳之冢。含齒共憤，踐土同悲，而乃黑山飛燕，徧多助逆之妖，白棒老熊，曾無當道之臥。青壘有壞雲之壓，銅城鮮鐵版之縣。麾下嚼齒雷鳴，投袂鷹獵，獸能以負山之尺土，當倒海之狂氛。練烏合之鄉兵，拒鴟張之劇箴。鼓以忠義，白徒盡是追鋒，運以靈韜，赤手亦能搏賊。賀拔勝臨陳而立，色不改常，畢再遇披髮而來，敵先破膽。縞羽揮而風雲起，朱鳥列而神鬼趨。憑厓立稍，磊石卽夫容之樓，築土爲城，畫地勝蒺藜。之鐵。用能斬豪帥以金刀，揚威聲於銀鎧。進一步者死，么麼之血亂飛，在兩山之間，觸體之臺高峙。此誠豪傑自天，雄略冠世。伊古以來，鮮見其匹者矣。然而隅限之地，可始據不可終憑也。畝棲之糧，可暫資不可長恃也。義合之衆，可銳進不可老守也。及今颺發之氣方舉，電擊之威已行，鴟羣有唳鶴之驚，蠅黨鮮困獸之志。加以靡衣媮食之衆，日盼旌旂，巖棲海辟之家，爭儲牛酒。伏草義士，夜枕霜戈，看劍才人，潛書露布。以人心若此，以賊勢若彼，麾下誠能揮盾直出，振旅而前，將見天祲一聲，怒笳雷應，墨騎始縱，壯士雲趨。鏗盜壕於春城，解倒縣於黔庶，亦猶之奔牛觸縞，洪鼎觸蓬耳。越中既定，鼓行而西。連官軍於隔江，謁大帥于節下。蕩穢瑤寓，策助紫廷，拜九花之賜，天馬如龍，錫萬戶之封，黃金似斗，豈不盛與？乃若守不動之戒，失可乘之機，賊雖屢趾，其衆尙盛。遲之又久，則秣陵之魁桀，蘇臺之勅渠，一旦呼風大集，合衆力於絳頭，積怒而來，築長圍於犄角。孤村子峙，外援莫來，涉籌空唱，轉運之道難通。銅鼓無聲，荷戈之氣漸餒。戰士有思家之淚，軍中多夜半之驚，人心解矣，強敵乘之。麾下雖勇，曩賁，略超孫吳，亦何



能爲哉？某等忝列衣冠，同懷義憤，陳雲滿眼，望虎步而不前，疾雷乘鋒，識豹韜之可據。敢以鄙誠，達之幕下。伏望慰來蘇之衆慕，卽衷甲以長驅，三軍大呼，一鼓作氣。庶幾黃狐殘火，不污清淑之湖山；白馬將軍，永誦焜煌之武烈。臨穎不勝翹足延盼之至。

壬戌冬，粵寇陷越諸暨，包君立身起義，守包村。自癸亥春徂秋，賊屢攻之，不下。時予與王敷庭、朱博山、丁仲泉、沈桐屋諸君，俱依張仁圃於松谿，喜包君之能殺賊而危其守孤村而不出也。仁圃欲應之，約諸君先合書勸其出，而屬予爲之辭。（自記）

包君通異術，能役丁甲，其村口地勢絕險，賊來輒死之。山谷閒積燭骸如邱，以故四方歸之者甚衆，文士亦多依其幕下。眉子此書，作於癸亥秋初，予爲覓閒使達之。旋得報書，大略言時未至，不可出，神人擁護，村必無虞。其書甚辯博，或云一傳姓明經之詞也。包終無出意，未幾賊益大至，連營數十里，糧道旣絕，村中泉皆涸，人心遂亂。包欲出不得，爲賊所乘，戰死。賊屠其村，死者近十萬。嗚呼！浩劫難迴，可勝歎哉！包起義於壬戌之冬，至癸亥秋而敗，凡十閱月，殺賊亦十餘萬人。眉子又有哀包村新樂府，悼其事，存詩集中。丁卯七月，重讀是書，因附識數語於後。（山陰沈榮）

## 朱鼎甫

### 復傅敏生妹婿

接誦惠章，備悉興居佳勝，致以爲慰。承詢爲學本末，詞章門徑，新不文，何足語此？謹卽所聞庭訓，及師友所論述者，爲足下陳之。爲學大端，不外虛心卓識。識不卓，則爲俗學所囿，心不虛，則爲客氣所乘。去驕去浮，始有進境，持躬

如是，爲學亦如是；二者終身由之可也。有義理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詞章之學。能考據者，未必能詞章；能詞章者，未必能考據。此關天分，貴在舍短用長，義理尤切於日用。故漢學必以宋學爲歸宿，斯無乾嘉諸儒支離瑣碎之患。宋學必以漢學爲根基，斯無明末諸儒放誕空疏之弊。所謂義理者，非謂摹太極，衍先天，高談性命，索諸杳冥不可知之域也。躬行實踐，明辨慎思，國朝諸儒如黃梨洲、顧亭林、江慎修，皆漢宋兼治，學博而識精。卽如閩百詩爲漢學家之先導，朱竹垞爲目錄家之標準，要皆實事求是，立言不苟。故國初學術爲極盛。乾嘉以後，精深過之，而正大不逮矣。其學問之博，可希蹤前哲者，則推錢竹汀、阮文達。然潛研堂、學經室二集中，語及心性，喜爲異說，蓋風會使然。紀文達四庫提要，更肆行摭擊矣。高郵王氏、東吳惠氏，皆三世經學，卓然不磨。惠定宇又爲漢學祖師，各尊所聞，與宋儒不相扼。戴東原集其成，恢而廓之，而偏戾之氣，博辨之詞，與毛氏西河相近。當此之時，海內翕然從風，不七十年，而魏默深詆之，已無完膚矣。此知學貴定識，不必隨時俯仰也。經濟因事而見，非可空談。然如輿地、河漕、兵制、典章，亦須平時探訪。考據之學，若天算，若地理，若訓詁，若音韻，若名物制度，若國朝掌故，若歷代職官、氏族、禮樂、刑政，隨舉一門，卽終身蒐討不盡。古今能兼此者，曾有幾人？彼沾沾自喜，動輒矜張，適足形其淺陋耳。足下敏而好學，兼得賢師友砥礪，定可有成。第才力似不甚大，考據一途，恐非性之所近。自九經三史外，宜閱通鑑，通考，近思錄，困學紀聞，日知錄，皇朝經世文編，方輿紀要，地理約編，韻本諸書，通知今古，務益身心，視彼泛濫無歸者，事半功倍，爲學不可不知要領也。至詞章，則唐以前文，無所謂駢散之分也。宋後始判爲兩途，而文格日嚴，文氣日靡。夫駢文不運以古文之氣，則塗附可憎；古文不澤以駢文之色，則邊幅亦窘。周秦兩漢無論矣，昌黎、柳州、雋視詞壇者，能用詞采，而不爲詞采所累也。歐蘇以下，兢兢焉不敢犯矣。國朝古文，以桐城爲正宗，而魏叔子、汪鈍翁、姜西溟，導其先。桐城祖述八家，實則禰震川，而宗永叔，其義法謹嚴，則百世不能易也。而沿其流者，才力少弱，近人如曾文正、魏默深，皆少矯其弊，曾用桐城義法，而加以樸茂體格較純。魏則筆力恣橫，閒涉僞體，若龔定庵，又下一格矣。陽湖

一派，惲子居、張臯文爲大宗。而張優於惲，視桐城則少貶矣。其不以古文名，而古文鏗然可誦者，則汪容甫也。不以駢文名，而駢文斐然成章者，則顧亭林也。駢文濫觴於詩騷，導源於兩漢，魏晉則質有其文，齊梁乃蕩而忘返。徐庾蔚爲大宗，燕許沿其餘波，四傑稍變新聲，義山漸開宋派，要皆駢體之正宗也。趙宋以還，始參變體，元明而降，罕聞嗣音。逮乎國朝，始知復古，曾賓谷所編駢體，正宗，足窺崖略。其間毛西河之古雅，陳其年之宕逸，胡稚存之古奧，袁子才之浩瀚，邵荀慈之幽雋，吳穀人之整緝，汪容甫之雋雅，孔輿軒之禮厚，洪稚存之警拔，劉芙初之娟秀，彭甘亭之密栗，皆可上躡六代，下掩三唐。他如章豈績之思綺堂集，則才力絳薄，胡竹巖之綠蘿山莊集，吳園次之林蕙堂集，楊蓉裳之芙蓉山館集，則錘鍊未至。劉孟塗之孟塗集，則未能免俗。姚梅伯之復莊文權，則時涉纖怪，皆瑕瑜不掩者也。學駢文者，當讀後漢書、楚辭、文選、文心雕龍、庾子山集、徐孝穆集、李義山、樊南文集、四六法海、駢體文鈔、唐駢文鈔、國朝駢體正宗、八家四六文鈔。學古文者，當讀左傳、國語、國策、莊子、史記、漢書、唐宋文醇、八家文鈔、湖海文傳、古文辭類纂。至若吾鄉先正之書，據新所習見者，如東萊博議、陳龍川集、吳淵穎集、柳待制集、黃文獻集、宋文憲集，當時皆名重天下，柳吳鬱勃之氣，不可遏抑，黃則純粹以精，宋爲有明三百年文章弁冕，淳泓演迤，時與歐陽文忠爲近，全集細大不捐，頗傷於蕪。陳則策論致佳，碑版不逮，博觀約取，亦徵文考獻之資也。詩則宜讀文選（選詩宜先讀雜擬雜詩行旅三種，取其有性靈易解也）自古詩及建安七子外，陶靖節、謝康樂、劉越石、謝元暉、江文通、鮑參軍諸家各有所長，最宜學步。唐、宋、詩、醇（所選六家皆唐宋詩人冠冕，少陵詩聖不待言，太白仙才非可強效，昌黎取其橫空排募，蘇則飛行絕迹，白陸兩家較易學步，由陸以希杜，則有階級可尋，沈著中帶細密，不似少陵之蒼莽也）古詩箋（漁洋詩重神韻，而邊幅少窘，所選重才力宏富之作，蓋欲以救其偏也）沈選別裁集（自唐至國朝共五編，大旨歸於雅正，無纖靡粗厲之音）其別集宜讀者，李翰林集（王琦注）、杜詩詳注（仇兆鼈注）、杜詩注本甚多，仇注爲勝）王右丞集（趙殿臣注）、韓詩增注證說（黃鉞注）、玉溪生詩詳注（馮浩注）、義山

爲少陵後勁學少陵者以此爲階梯則無粗笨之病。李長吉歌詩（王琦注昌谷詩非正音然其思之深窈筆之幽秀爲詩家別開生面而非玉川子之怪險孟東野之寒瘦可比）蘇詩合注（馮應榴注）高青邱集注（明高啓撰國朝金檀注其詩工於擬古）吳詩集覽（國朝吳偉業撰靳榮藩注以下皆國朝人詩）精華錄（王士禛撰惠棟注又有金榮始注近則金注盛行惠注不易得）曝書亭詩注（朱彝尊撰楊謙注又有孫銀槎注）諸注皆詳徵博引，具有本末，非同稗販，既學詩法兼資腹笥，詞則宜讀絕妙好詞箋（宋周密選國朝厲鶚查爲仁箋選本絕精箋亦詳盡詞家多寫意不得其本事則無以知其用意之所在此箋之足貴也）詞綜（朱彝尊編自唐至南宋詞家精華大略具是矣）國朝詞綜（王昶選）經編（黃憲清選）曝書亭詞注（朱彝尊撰李商孫注）詞家二派，蘇辛豪邁，秦柳綺麗，然後人多宗秦柳，蓋詞本詩餘，綺麗固當行也。陸士衡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麗，」後人病其綺麗之稱，未合詩旨，若移以贈詞，則允當矣。宋詞如柳耆卿、蘇子瞻、張子野、秦淮海、辛稼軒、姜白石、周公謹、陸放翁、張叔夏、李易安，皆可宗法。國朝則吳梅、郝彭羨門、朱竹垞、陳其年、厲太鴻、吳穀人、張皋文、周稚珪、郭頻迦，皆最著者。諸書雖非旦暮可得，第凡物聚於所好，或借閱，或購藏，不出十年，當可得其大凡矣。若欲求初學易解，卑無高論者，則如國朝尤展成之西堂雜俎（擬騷及諸遊戲文最佳明史樂府亦佳古文則冗弱無師法不足觀也）袁簡齋之小倉山房全集（隨園著述以駢文爲最格高而氣盛遠在有正味齋之上古文亞於駢文詩又亞於古文其論詩頗詆漁洋實則與漁洋有雅鄭之分然新穎之思足開心智當分別觀之蔣茗生之忠雅堂集勁而傷於粗趙雲松之甌北集華而傷於俗張遂寧之船山集清而傷於薄要皆便於初學可資流覽查初白之敬業堂集質而不俚淡而彌真固勝一籌吳漢槎之秋笈集用齊梁初唐體雖傷華縟自成格調隸事宏富亦可爲饋貧糧聞趙秋谷施愚山之集殊佳惜均未之見也）吳穀人之有正味齋集（駢文固有精詣第應酬文太多爲所掩耳此與陳其年之湖海樓集厲太鴻之樊榭山房集同病穀人詩詞雋雅可誦坊行王氏葉氏兩注本俱劣文既不全亦無

扶擇）黃仲則之兩當軒集，（詩筆超妙頗有太白遺意）皆可藉爲導師。而如左國楚騷馬班韓柳歐蘇之文，曹劉陶謝江鮑李杜王李蘇陸之詩，則所謂光景常新，江河不廢者。潛心玩索，久之而得其氣勢，久之而得其筆意，久之而得其神理，夫乃不爲俗學所囿矣。大抵文章之道，骨欲其堅，氣欲其充，詞欲其雅，懼其剽也，淳之蓄之，懼其雜也，淘之汰之，深而毋澁，簡而毋窮，華而毋冶，質而毋俚。詰屈以爲古，非古也，而師法必於大家，否則纖孳擗以爲富，非富也，而取材必於古訓，否則陋。（明之何大復李崆峒倡復古之說，嘗謂詩文不可用漢以後事語，雖過高，然有微理。大約唐以後須選用要其致力之始，則在去陳去俗，俗在詞者顯而易見，俗在骨者隱而難知，惟在多讀古人文字久之，自悟古庸有能讀書而不能爲文者，未有能爲文而不由讀書者。讀古人書，先求其用意，次求其用筆，次求其用字，初讀貴於疑，疑其用意之隱也，用筆之奧也，用字之奇也，多讀乃漸喜喜其用意之周也，用筆之古也，用字之雅也。）新於詞章，涉獵無所得，牽率酬應，閣筆不復爲詩文，足下誤以爲識塗之老馬，則偵矣。抑古書具在，瞭然可共睹，學無常師，以古人爲師，當勝於世俗瞽說萬萬耳。

### 示兒萃祥

頃接家書，聞汝鄉試薦卷，頗喜。不喜汝之可漸得科名，喜汝之稍知嚮學也。又聞明歲將從三姑丈至金華讀書，此雖美意，但以我觀之，殊可不必。麗正書院，近雖稍整頓，而住院者，魚龍混雜，未必能得麗澤之資。况汝血氣未定，閱歷全無，若位置此中，不但我不能相信，恐汝亦不敢自信，與其悔之於後，不若慎之於始也。凡讀書固貴有切磋之益，其奮勉與否，則在己之寸心，他人絲毫不能相助。我在金華一年，在杭州兩年，彼時拘謹已甚，不獨賭館妓船，不知爲何物，卽三朋四友往來者，亦甚稀。然在金華時，竟無大進益，在杭州，乃覺眼界稍寬，文思日進。彼時杭嘉湖寧紹台六府，博學能文者甚多，而書局尤爲英才聚集之所。我在彼半年後，屢有慕虛名而來訪者，我仍淡漠處之。

蓋彼皆名士，恐其有名士習氣，久與相習，易至長吾驕傲之心。自審道力未堅，故不敢與之熟習，以免口舌是非。名士且如此，其他淫朋狎友，無聊之輩，更何敢與之親近？汝自問能之乎？顧亭林先生有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北方之學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南方之學也。」汝在家時，吾見其近於北方之學，若到金華，吾又懼其近於南方之學也。汝自信有定力，則去不然，勿輕嘗試也。汝若肯用功，即在家何嘗不可？但自立章程，每日必須看書若干頁，讀書若干遍，寫字若干張，逢課期即作文作詩，日如是，不出二三年，科名可唾手得矣。我從知讀書以來，無一日廢書不觀，上者可以收束身心，次者可以通知今古，下者亦可以供詞章之用。取之不竭，觀之不盡，况汝輩少年而可廢學耶？聞汝欲學名文，甚好，時墨必須以名文爲之骨。近時風氣，作濫墨者，亦難入彀。今科闈墨，我所見者，順天、江、南、江、西、廣、東、廣、西、貴州均佳；浙江除去以春秋作主諸篇，餘亦多有力量，思沈之作。春秋作主十餘篇，中有兩篇講公羊之學者，尙佳。餘則無理取鬧，不必學。名文最不易學，若以淺率枯淡爲名文，相去奚止億萬里！明人之文，成宏以前，渾厚肅穆，法律未備。正嘉純用中鋒，爲明文之極盛，最可貴，亦最難作。（王唐歸胡四大家俱在其時，淺學看之，未必解耳。）隆萬雖講機局，亦多淡淡著筆，皆不易學，亦不必學。以世少識者，難遇賞者，即學到十二分，亦是屠龍之技，無所用也。惟天崇國初，多尙才力，乃可學步。康熙以來，韓、慕、廬（菴）及三方之文，（方望溪名苞，方百川名舟，及其兄名林之作，世又有易以方文轉名，黎如之文爲三方者）最宜學。近時則管輅山最合風氣，慕廬與儲中子均佳，而儲文多用中鋒，非淺學所能辦。慕廬骨力蒼堅，意境恢闊，其細緻與張百川（江）同，而發皇過之，時墨不可不發皇也。三方文皆用思深曲，用筆超脫，百川尤有感慨激揚之題，不外理致。典故議論三者，理題能作，則餘題不難，典制題亦非胸有書卷不辦，均須平時肄業及之。選本通行者，如天崇、欣賞、天崇百篇、八銘二集、目耕齋二刻皆佳。（家中舊有明文，定明文待及欽定四書文，如未解其好處，且緩看。）八銘理致最深，不善學之則易晦，目耕齋議論最爽，不善學之則易粗，能取其長而去其弊，則善矣。（時墨仍須揀數十

篇熟讀登瀛社稿初集頗佳。試帖可看養雲山館及嘉道間館閣詩（近時館閣詩不好但亦當略看以觀時尚）七家詩極佳，而多空句粗句笨句，皆須去之。此體無他妙巧，以細膩熨貼爲主，凡纖佻衰嫵語，最忌用。擡頭及避諱字，尤須細檢。汝書法太劣，須臨歐帖，以趙帖參之，趙雖有流弊，但可救汝枯燥槎牙之病。兼日習小楷，乃能精工。至二三場，亦須留意，往往有以此獲雋者。我兄弟鄉試，即得力於此。此非倉卒可辦，在乎平日讀書，臨場卽有書可帶，苟平時不用功，大海茫茫，從何檢起。二場有以訓詁考證見長者，有以詞藻制勝者。詞藻與律賦不同，須以古茂爲貴。欲求古茂，當熟讀左傳史記漢書文選，而文選漢書中，尤多古茂，或摘其字句，以爲兔園冊子，亦無不可。訓詁考證，國朝儒者最擅長，但須先看十三經注疏，十三經中，又以詩與三禮注疏爲最精博。詩疏分解毛詩鄭箋之異義，其訓詁名物極詳。三禮之中，禮記疏尤精核，凡典章制度之異義者，必博考而彌縫其闕，非後儒所能及也。儀禮周官疏，稍結韃難讀，而制度名物，必於是求之。皇清經解中，有吳氏儀禮章句，續皇清經解中，有胡氏儀禮正義，可參讀也。爾雅說文，爲訓詁之宗，與毛詩相表裏。爾雅有郝氏（懿行）義疏，說文有段氏（玉裁）之注，皆精博絕倫。小學書極多，可先看此二種。不通小學，不能治經，二書均刻皇清經解中。近有續刻，其中佳者亦多。若通志堂經解，皆宋元明人說經之書，佳者不多。此三部是解經大宗，其零刻者，若困學紀聞箋注（有翁元圻注者尤佳），日知錄集釋（顧炎武著黃汝成釋），養新錄（錢大昕著皇清經解刻者非足本），過庭錄（宋于庭著）皆甚精博。皇清經解中，有王氏經義述聞最好，當先閱之。若九經古義經義雜記讀書臆錄之類，不甚精要。然試場有常用者。聞汝欲學經解，且先看以上所舉諸書，自能逐漸通曉。讀書貴有恆心，日定功課，雖極忙迫，亦必明後日補之。每日閱一卷，每年亦有三百六十卷，十年卽有三千六百卷，况不止此耶。天下之至樂，孰過於斯。古人云：「南面百城，且不與易。」况區區博鑿嬉遊，至俗不堪之事，果能如此，一切淫朋狎友，不謝而自絕，使遠近稱之曰：「某人是通品，是純儒。」與使遠近稱之曰：「某人是敗子，是無賴。」孰榮孰辱，當必能辦之也。凡學問有師傳，則爲力

較易，吾郡讀書者，寥寥數人；不獨吾郡，卽杭州書院，逾非昔比。汝欲赴郡肄業，誠恐有名無實，不若閉戶自精。吾向不理會汝之學業，近觀汝寄來時文，似尙可造；此後可將所作時文經解，時常寄來我看，我事雖極忙，亦當爲汝批點。本地從師不易，不得明師指點，安能事半功倍？我惟期汝有成，故不憚撥冗爲之。汝年已不少，兒女成行，家累日重，一日若不喫緊爲人，將來何以自立？使妻孥有凍餒之慮，問心何以自安？我今訓汝者，不過數端，並不難行，然行之終身，可免大戾。一曰不可閒蕩，人無論士農工商，均須各執一業，旣讀書，卽以讀書爲事，日親事本，自然日遠；匪人，凡嫖賭喫煙等事，只因閒蕩而起，刻刻讀書，醞釀有味，惟日不足，何暇閒遊？一曰不可忘本，孝弟忠信，人之根本，薄待其親與兄弟者，及作事虛浮，說話誇詐者，其人必無好收場。不但己身當切戒，卽交遊中有此者，亦當敬而遠之。一曰不可濫交，好友本不能多得，習氣則易爲所移，慎之又慎，以少爲妙。我生平無他長，頗善取友，取友亦無他法，以論語所云三益三損觀之，自不至有大失。好友之所以肯親近我者，一則在能容受直言，一則在能激發志氣，人非聖人，誰能無過？人面諛我，是損友也；直言最不易得，有能規戒我者，皆一片相愛之意，敬而聽之，必不可文過飾非，以遂其惡。然雖能聽言，而委靡不振，仍無益也。人必有硬心，而後能改過，所以能有硬性者，無非恥心之所發，立身行己，我不如人，可恥也；讀書作文，我不如人，可恥也；比匪之傷，甘與下流爲伍，使人面諛之，而竊笑之，私議之，可恥也。貧者士之常，惡衣惡食，無足恥；惡模惡樣，則真可恥。能激發其志氣，必欲學成一好人，則不三不四之徒，自然銷聲匿迹。我不到煙館，煙友其如我何？我不到賭場，賭友其如我何？此須用強制工夫，而以有恆持之，（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其初，亦出於勉強久之，則純熟矣。）我生平得力，在此四字。汝毫無定識定力，而敢輕與損友處乎？一曰不可任性，汝性最執拗，名爲讀書，實則於書中道理，懵然未解，名爲成人，實則於爲人道理，茫然無知。任性而行，不顧前後，以此處世，動則招尤。夫讀書何爲？所以學爲人也；人情物理，且不知，雖讀破萬卷，何益？學莫要於變化氣質，汝自審氣質之偏，則當銘心鏤骨以改之。一話一言，一舉一動，刻刻檢點，我此說話，莫開罪於人否？我此舉動，



莫見笑於人否？動容貌則遠暴慢，出詞氣則遠鄙倍，固治身之良箴，亦處世之要訣也。一曰不可縱欲，汝身體本虛弱，當以保養身子爲第一義。所謂保養者，時其飲食，慎其起居，清心寡慾，以護其根本。如此則服藥乃可有效，專恃草木之靈，無益也。汝子嗣久虛，我亦盼抱孫綦切，若再不知自保，將來妻孥何所倚賴？蓋亦澈底一細想乎？一曰不可驕傲，氣骨與驕傲迥然不同。真有氣骨者，其處己必謹，不苟取予，不妄交遊也。其待人必謙，不以顏色慢人，不以言語凌人也。若小人則反是，胸有點墨，便趾高氣揚，目空一切，其故仍由於不讀書。天下道理無窮，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何驕之有？此輩高談闊論，自以爲是，不知人實背地唾罵之，訕笑之，且非獨笑罵而已。吾閱人頗多，未見有驕傲而能善其後者也。此不但關人之品行，亦關人之福澤。謙受益，滿招損，自然之理。我家自汝高祖以來，吾所親見，未嘗敢得罪於鄉黨鄰里，我兄弟率而行之，亦未嘗敢失墜也。汝胸中無百十卷書，諒不至以學問驕人，但挾貴而驕，恐所不免。卽汝無此意，而人之與汝遊者，談論詞氣之間，自必讓汝幾分。習慣自然，漸至夜郎自大，粗心浮氣，將爲終身之累而不自知。且無論招怨於人，只此大模大樣，見之令人欲嘔，不但我看不慣，卽全家亦看不慣也。待長上有待長上之禮，交朋友有交朋友之禮，處家庭有處家庭之禮。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此是實情，並非迂語。讀書人最須講究威儀，卽以至小者而論，無事不可盤辯，終日不可鞞鞋，見客不可率意涕唾。以此類推，能處處留意，卽學問也。若不知做人道理，雖通今博古，仍謂之一字不識可也。以上六事，約舉所易犯者言之，其他義理甚多，或言之而汝不甚解，或言之而我未能行者，不在此列。總之能細心讀書，則天下古今之義理，莫不備焉。書固所以淑人之身心，非僅爲作文用也。書有最要者，五經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通鑑及宋五子書（五子書亦多以近思錄小學及朱子文集語類爲最要）皆不可不熟復。其餘書之切用者雖多，未得門徑，亦未暇徧讀。且讀此數書及前所舉諸書，以收束身心，開擴眼界。通鑑在我寓中，則且讀通鑑輯覽，餘書未備者，我亦可以買寄，特仍束諸高閣，以爲美觀之具，則不如勿寄也。買書亦須識貨，其不中用者，多買無益。汝但能孜孜讀書，不患無書讀，我原不望

汝得科第，但果能得科第，亦未嘗不歡喜。若能明白爲人道理，我之歡喜，更比得科名十倍。爲人道理，並無奇異，只在五倫中求之；五倫道理，一言難盡，仍在經書中求之而已。院中尙有三課未閱，百忙中書此，以當面諭，未知汝能領略否？能依此言，是爲肖子，不依此言，卽爲不肖。我待人素無成心，好與歹悉視其人之自取，汝自勉之，以後亦不多及也。

### 上族祖輝卿師

前在省垣，曾肅寸稟，想經達覽。一新自十月下濬，賃舟抵滬，小駐旬餘，因憚海中風浪，改而從陸。冬至前五日，舟抵清江，十八開車，廿六抵泰安。次日遊岱岳，氣勢雄偉，山石突兀，生平所親見。臘八日抵京，暫寓郡邸，都中一切如恆。俄事聞已就緒，崇地山所許十八條款中，如松花江行船，嘉峪關內至漢口通商，天山南北路，免落地稅，俱已刪改。伊犁南路，通回疆之地，仍還中國。但加兵費二百餘萬，合前款共五百萬，嘉峪關設領事一，吐魯番設領事一，通商至關外而止。其餘條約，亦稍有增減，據此定議，如天之福，始願固不及此也。曾侯補救之功，不可沒已。日本欲以琉球北島荒瘠之地，分屬中國，以易條約內一體均沾四字，此中國必不能應允者。其使臣已在燕京數月，尙無成議。復回日本，明歲又屆換約之期，未必不別生枝節，倭人夜郎自大，近於臺灣琉球，屢屢生事，不加一番懲創，長此安窮？是中國固有不能不用兵之勢。所慮者，民窮財匱，各省海防，未必確有把握耳。近日劉省三軍門，議開鐵路，造火車，詔令南北洋大臣及各督撫詳議。李相以爲可行，有九利之奏議，先辦清江浦樊城奉天三路，需費四千餘萬，借洋款興造，分十年籌還，洋人亦樂於從事。然利固不少，害亦多端，朝議阻之者甚夥，近尙相持未下也。咸豐十一年，同治元二三年間，粵匪竄陷吾邑，殺人焚廬，四境魚爛，獨吾鄉十數村，團練自衛，時閱四年，倖免大劫。每當危急之時，三山廟神，迭顯靈蹟。如廟前有二神燈，一飛行南北山，一駐廟門。如入冬後，出東西北三面虹，如神面流汗，如

團勇敗時，忽降大霧，此皆衆著於士夫婦孺之耳目者也。極當稟詳地方大吏，奏請封號，但事屬剋舉，恐行查之類，爲費不貲。聞方巖胡公，亦以禦賊顯靈，永康紳士，曾有請封之舉，請卽函詢各友，倘費不甚鉅，務求仿照舉行也。

### 復輝卿師

前月接奉手諭，敬稔道履康強，適符遠頌。并稔冬間，爲太夫子改卜宅兆，一新羈絆都門，未獲躬與執紼之役，悵何可言？誌文延至四稔，尙未屬稿，竊愴之極，可謂朽木難雕。自奉諭索取，又已匝月，極欲走筆塗就，以應提命，乃思路艱澀，抽毫復闕。伏念太夫子含章隱曜，苦志一生，非有刻意經營之作，不足闡先世之潛德，卽不足伸夫子之孝思。新雖鄙陋不文，願嘗有志於是矣，其敢草率應命，以滋罪戾？容俟明春俗冗稍清，構成寄覽。來諭獎借過情，殊增顏甲，兩年來連上封事，不過行吾心之所安，初非有希冀於其間，亦非以附和而出此。生平愧無他長，惟誠之一字，頗爲友朋所諒。第處事寡斷，見幾遲鈍，限於天才，吾斯未信。時復以此惴惴耳。若夫行危言遜，久佩師箴，固不敢餽以徇時，亦不敢矯激以沽譽，或戇直不合流俗，則有之矣。來書誨以處世之道，謹時時尋繹，以當書紳。會湘鄉古文，瓣香桐城，而行以雄厚之氣，能挽桐城末流之失。道咸年間，自梅伯言外，罕與抗手。其封事深識偉論，詞簡而理明，忠愛之意，溢於言表。一新不敏，竊嘗服膺於斯。來諭所云，足徵沉潛一氣也。命獻近所爲文，大抵應酬居多，不足辱觀覽。謹將叢稿二冊寄呈，其稍成章者，略具於是，小子狂簡，惟裁成之。

### 復陳仲英太守

春間遠賁瑤箋，兼承珍貺，迴環雜誦，銘感五中。祇以俗務紛繁，久稽作答，私衷感歉，奚罄言宣。敵郡志書，歲久失修，文獻無徵，固守土者之責；而歷任諸公，退讓未遑者，蓋亦有故。前志體例繁蕪，纂述漏略，疆域沿革，語焉不詳，人

物藝文，散而無紀。其中顛倒舛誤，更僕難數，欲整理而排比之，非改絃更張不可。茲事體大，雖因實勗，非具卓識，莫能主持，此考古之難也。前志修自康熙年間，迄今將二百載，各縣志有續修於嘉道之時者，亦復參錯不齊。如賦役節孝諸門，勢不得不取資於公牘，自更兵燹，案卷既已無存，遺聞必多缺略，此徵今之難也。苟欲成書，必先籌款，而故家之僅存者，亂後或饘粥不給，彫剝已甚，經費奚從請款？既不能行，捐輸又難爲繼，若使書成忽遽，勢必有重怪。地謬之譏，鍛歲鍊月，既苦斷手之無時，剝肉補瘡，復慮匱資之不易，此籌款之難也。讀來論，雅意勤拳，毅然爲之，以存敵邦掌故，所謂以經術飾吏治者，非閣下其誰與歸？順天湖北兩志，皆先延請時髦，定設條例，檢羣籍之相關者，分門別類，輯爲長編。復計卷以定束脩，刻期竣事，此法簡而易行，可免虛糜之患。若鄉先輩著述，足裨志乘者，天文晷度，則有張丹邨之金華中星更漏表，藝文金石，則有盧菊人之藝志粹，若金華詩錄，若徵獻略，若耆舊補，皆作於府志既成之後，其足取者同多。若敬梓錄，若賢達傳，若先民志，若整書，若浦陽人物記，義烏人物志，雖作於府志輯錄之先，其所遺猶多。彙而存之，以資採摭，閣下其有意乎？來諭又欲試辦蠶桑，清查糧賦，此皆務本之圖，未審近有端緒否？尊恙諒已占勿藥，惟爲民自愛，企予望之。

### 復張帶耕秀才

承寄西橋先生行狀一通，春秋規過考信一部，表章先哲，不遺餘力，欽佩奚如？吾郡百餘年來，學人推西橋丹邨兩先生爲最。丹邨先生之名，尙見續疇人傳，所著翠微山房算書，亦風行一時。西橋先生沈潛力學，不驚聲華，遠宦黔南，交遊中勝流甚夥。故嘉道年間，名人集內，罕見其名。微特外人知之者鮮，卽同里後生，亦幾忘其爲宿儒循吏矣。史館傳稿，例須注明採取書目，其但憑私家傳說者，概不著錄，所以防冗濫也。頃已行文楚省，令取宜昌府志名宦傳，以憑纂輯。此外則規過考信，述義拾遺兩書自序中，頗有可采錄者。閣下所箸行狀極詳，但係私家傳誌，他無

互證未知王子壽年所作家傳何如弟於監利人素乏相識無憑索取請向陳家借原稿錄寄自慚見聞淺陋於嘉道人著述未窺崖略閣下儻有所見凡事涉西橋先生者均祈錄示鄉賢一席本有此意近例須其人沒後三十年方準題諱西橋先生已符新例近復有丹邨先生成案可援第部院司道府縣諸費不下數十金須預爲措置也貴族祖武承先生所著王學質疑收入正誼堂全書讀易日抄曩於京師友人家會見抄本他箸述皆未見今史館修儒林傳已舉其名新修順天府志亦有之書成錄寄若大興縣志則蕪雜漏略無足探也

### 復曹照堂明經

紀綱來接讀手畢藉諗眠食勝常致以爲慰並承念及賤恙諄諄開導八千里外故人情重乃爾感何可言弟自卯冬抱疾兩還甫渡重洋霍然而愈里居匝歲仍作北遊去春就館朱少桐水部家課其子培遂移寓內城台基廠白家柵欄諸凡粗適藉紓塵繫自與閣下別後精力日減事多健忘前歲之疾突然而起突然而止并不假藥餌之力諸戚友多以爲異顧其所由來已非朝夕之故矣自維賦性巖拙少無宦情第爲貧而仕冀博升斗上足以供甘旨下足以償夙逋措大眼孔得此已足鷓巢不過一枝飈飲不過滿腹乃區區者而不余畀縱不敢詠南山之斯飢能無念北門之交謫乎若夫好官思之爛熟熱中之念十年前早已刪除淨盡一服清涼散不待今日始知消受矣至境遇之順逆則有莫之爲而爲者凡事到無可奈何時惟有聽之於數固未嘗以是爲戚戚也足下勸我降火清心自是藥石之論敢不拜嘉所擬兩方安神丸檢本草有辰砂多服傷智之說未達不敢嘗歸脾湯則與醫者不謀而合已倩人加減照服矣舍弟留京館於殷譜經先生家譜師近已請老擬今夏南旋因亦解館梁燕巢痕未知又在誰家也子駿丈夫去夏補缺今春譯署可得例保久墊思啓爲之色舞資屏丈自出遊後由江右而楚而豫而陝而晉而燕足迹幾半天下其在晉豫也偕江浙諸善士散賑見復隨秀水金茗人觀察辦直隸文安縣河工順道至京

相訪，盤桓半載，抵掌縱談天下事；自足下出京後，久不見此樂矣，足下聞之，定當欣羨不置。

### 與鄧子珣孝廉

前歲晤談後，鷓蟀屢換，鱗鴻久疏；比維輿居佳勝，纂著日富，爲慰。弟虱居人海，動與時迂，鮎魚上竹，凍蠅鑽紙。臣朔之米，徒飽侏儒；杜陵之詩，難驅滄疾。夏間二豎爲虐，伏枕兼旬，雖復努力加餐，而沈郎帶圍已移革孔矣。國史自阮文達翹立儒林，文苑傳後，近有續修之奏，簡同館八九人任其事。當事者謬采虛聲，以弟濫竽充數，弟見聞淺陋，略舉所知，擬增者約近二百人，而吾郡先哲，可入此傳者甚少，今僅舉陳西橋、張丹邨兩太守，入儒林；吳賜如文學，樓若思、廉訪，入文苑。若思在康熙時，曾徵修詞譜，而其名僅見國朝詩人徵略，所著四清聲論，雖收入湖海文傳，讀者幾不辨爲何許人。若義笠軒僅存稿，知者已希，羣雅集則並無傳本矣。貴邑有姜炳璋者，著有讀左補義一書，僅見書序，不識體例若何。足下留心故鄉文獻，倘會寓目，請卽寄示。此外如有可備國史之選者，乞將其人事實及所著書，彙交敝寓，以便增入。西橋先生遺書，已刊四五種，弟處有之。丹邨先生遺書，僅有翠微山房算書、梅籥隨筆，暨寫本詩文百餘篇，其餘未見。若舊雨錄、北麓詩課，雖經纂輯，要非其所著也。其事蹟亦未詳，前歲請入鄉賢時，必有行狀爲據。他如傳誌等類，可備採擇者，嘉道時名人詩文集，中偶見其名者，以及常州府志，曾入名宦否，均乞示知。

### 寄張少蘿侍御

祖帳都門，瞬經八載，惟興居佳勝爲祝。新浮滬人海，守拙自甘；京華朋輩中，非無英絕奇特之士，然欲求道誼相切磨者，正不數覩。以故杜門卻軌，日與丹鉛爲伍，不自知身在輦紅塵土中也。吾郡自建炎南渡後，以理學經濟文章著名者，更僕難數。至國朝康熙以來，則闕焉罕聞。近史館擬修儒林文苑列傳，新悉心摭采，僅得吳賜如、樓若思

陳西橋張丹邨四先生陳之著述雖多，兵燹後，存者無幾，其姓氏已不能盡人皆知。此外如金華之曹珩圃（開壽）、方鐵船（元鷗）、朱子欽（允成）、施北林（琢章）、蘭谿之李笠翁（漁）、東陽之李梧岡（鳳雛）、王虎文（崇炳）、盧菊人（標）、樓蓬萊（上層）、貴邑之朱西巖（寓）、敝邑之陳大孚（達德）諸先生，遺書贖稿，非無可採；但皆方志之選，以入國史，似未允愜。惟貴邑戴東珊先生，爲齊次風先生高弟，學問具有師承，當日侍講書齋，其言論風采，亦復無媿儒臣之選。第生平撰著，僅散見於他書，其文集說經之作，均未經見。敢乞執事向其後人索取，並碑狀傳誌等，速行寄京。緣史館傳稿，用阮文達公前編之例，採摭各書而成，不得杜撰一字，所以絕毀譽之私也。其遺事，他書均無可考，不識執事曾有所見否？有則一并示知，以便撰錄。

### 復樓芸臯大令

獻歲接誦手書，備悉近况。嗣於申報中，得委署之信，未審以何日赴任。署中諸人，有得力者否？新於去秋曾肅一緘，附家嚴壽文後，呈祝嘏詞二闕，折楊皇考，曾污尊聽否？聞萬安離任時，民情之愛戴，紳士之攀留，足爲吾黨生色。自新觀之，在他人以爲意外之榮，在閣下則直爲意中之事。閣下豁達性成，疏節闊目，雖嫉俗如讎，而性情肫摯，同輩中殆罕其匹。古未有天資刻薄，而可爲循史傳中人者；則以閣下之所長，擴而充之，方將爲一路福星，爲蒼生霖雨，卽屈其才，而爲牛刀之一割，其舉動亦必超出俗吏萬萬者，萬安不過其見端耳。烏足爲閣下榮？雖然，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如脂如韋，吾輩固無此媚骨；若開罪上官，遇事掣肘，又非屈己愛民者所敢出也。夫疏節闊目，以之臨下，則可以之事上，則不可以臨下之待百姓者，推以待家丁，尤不可。閣下處事敏決，而馭下或失之優容；此輩狡猾性成，感恩圖報者，百無一二；安分守己者，十無一二。其呼朋引類，作奸犯科，以主人之身家，博一己之囊橐，則比比而是。貪儒者或爲所播弄，或爲所挾持，無足深責。閣下處脂膏不潤，固無慮肆其挾持，燭奸宄如神，更何所用其

播弄誠慮用情過厚，或示包荒，則特寵營私，何知顧忌？必將有受其弊者。然言之不當，不過爲無病而呻，使頰爛頭焦，而始進曲突徙薪之說，則已晚矣。冒昧直陳，恃惠子之知我也。新自九月杪，假裝北上，卅月抵滬，小住旬餘，懲輪船風浪之險，改而從陸。以冬至前三日，至清江馬足車塵，又飽嘗十年前風味。途中訪金焦，登泰岱，遊覽之勝，頗足自蒙。草草勞人，獨此差堪相傲耳。臘八日，安抵都門，暫居郡邸，官多於鯽，身拙如鳩，索米長安居大不易，願故人之有以教我。側聆新政，時惠德音。

### 復楊雪漁學使

春杪接讀去臘賜書，藉稔與居佳勝，至以爲慰。歲試諒已竣事，未審近日按臨何所？此邦兵燹之餘，士氣凋敝，得大君子提唱宗風，自必蒸蒸日上，犍爲文學，何幸如之？弟自依泉廡，獲益良多，相聚未幾，遽焉分袂，離索之感，想同之也。夏初移寓蓮華寺灣，與舊居僅隔一牆，杜門卻軌，日與丹鉛爲伍，幾忘身在人海中。御史記名序在第六，明歲可補。自問學識淺陋，言之無物，恐寒蟬仗馬，終當貽知己羞耳。法越之事，自去秋上書後，至兩月餘，始定捷伐之議，而劉團勢已危殆。山西既失，粵軍之守北寧者，不戰自潰。雷霆赫怒，逮問疆吏，撤換樞臣，而法人復以和餌我。當軸力主其議，四月間遂定撫局，立約五條，大旨不開滇岸，不索兵費，中國在越之北圻，與法通商，將滇粵兩軍撤回。其北圻邊界及通商詳細章程，俟派全權大臣另議，以爲可苟安無事矣。詎料月初，法兵進略諒山，爲王藩司德榜軍所敗。法人借此翻案，謂前約有卽日撤兵之語，譯者誤繙，此次開釁，其曲在我，應將前約作爲廢紙，仍索費至六千餘萬。現今赫德至上海調處，未知作何了結？我以相忍爲國，敵固知之稔矣。前定約時，適法與埃及構釁，懼我師之乘其弊也，故急於求成。今聞內難已平，戎心復啓，而謀國者優柔寡斷，朝夕更令，海水羣飛，殷鑒不遠，如何如何？四月間撫議未定之時，與二三同志，疏陳利害，請速籌海防，毋墮狡謀，不幸多言而中。而老於事者，遽以激烈相目，言



之三歎都門舊雨如常，夏厚菴抵京續娶，不月匝而仍斷絃，可傷也。東陽龔繼田新選黔之修文，其先人官黔有惠政，丁艱後，協守黔西州，城陷殉難。循吏之裔，想可不墜家聲，惟進而教之，幸甚！

### 復龔菊田刺史

秋間兩奉瑤函，久稽裁答。頃復接龍州營次書，知已安抵軍前，想王事賢勞，馳驅鞅掌，雅遂請纓之願，兼資借箸之籌，碩畫鴻規，足爲管城生色矣。北寧爲粵邊屏障，進可以搗河內，退可以固諒山，自昔有事交州者，必爭之地。如豫籌一軍，進扼三歧江，與山西犄角，則法船不敢上駛，劉軍尙可自存，堅壁以待岑軍，斯爲萬全之策。乃優柔寡斷，以致沿江要隘，均爲敵據。聞劉軍苦戰兼旬，法弁陣亡至三十人，卒以無援而敗。山西旣失，北寧勢孤，不識黃提軍能否堅守？此地如有差池，則進攻道阻，滇粵兩軍，聲息中斷。我師所保者，僅太原光宣諒山興化碭嶠之地，全越形勢，在其掌握，欲求畫江互市，豈可得哉？鄙人見築室道謀，戰守卒無定局，發憤作封事一通上之，約三千言，前陳敵勢，凡七條，後陳戰事，凡五條，明知杜牧罪言，無關至計，第自盡其靖獻之心而已。嗣是聚訟遲回者月餘，始定戰議，而法師已鷹聚山西矣。目下情形，除固守北寧，聯絡滇軍外，恐別無善策。倘粵東能出一軍，由欽州進駐廣安，以迫海陽，聲勢似當益壯。惟在握軍符者，和衷共濟，激勵將士，拊循義民，慎固吾疆，罔耳。私心過計，尊意謂爲何如。

### 復朱亮生太守

日前舍親嚴資屏丈回都，云與執事剪燭劇談，連宵達旦，健羨之至。惜弟爲一官羈絆，不獲遠訪執事，商確古今，縱論中外，一舒胸中塊壘也。尊意謂新疆建置，宜集廷臣會議，固爲詳慎起見。第會議向屬具文，中朝大官老於事，結習牢不可破。果有此舉，亦不過負時望者數人，稍抒議論，而此數人者，於新疆形勢，亦未必確有見地。原摺雖平

平無奇，究係身在行間，久經閱歷，與此間捫影揣聲者有間，第嫌其於北路尙無布置耳。外洋近日情形如何，倘有見聞，希一一見示也。

### 與吳禮園觀察

去秋閣後，屢枉高軒，抵掌縱談，傾膈相示。還京未幾，改官諫垣，自維學識拘墟，固不敢矯激以沽名，亦豈肯唯阿以從俗。顧寸心耿耿，時事有極難言者，安得卓識如閣下，昕夕過從，與一商榷。耶方今外患日深，內憂未弭，謀國者動曰自強似矣。顧非富，胡以強？非固結人心，雖富奚恃？况操今之術以求富，其可必乎？釐金爲富國大宗，沿至近日，遂爲厲民之舉。閣下釐奸剔弊，既已大著成效矣。夫天下釐局林立，安所得人人如閣下者而任之？要在大吏之正本清源，嚴懲貪墨耳。然竊謂本中有本源，中有源，捐輸之令不除，猶揚湯而止沸也。處今之勢，無所爲與利也，除弊而已。無論關稅釐金，鹽務礦政，一言以蔽之曰：「弊去則利生。」顧除弊談何容易？閣下理財之道，既小試於鄂中，其良法美意，度必有推行而無礙，易地而皆宜者。幸明以見示，無或隱焉，幸甚！

### 上王益吾師

春間接奉賜書，如親警效，久擬肅箋祇候，而牽於塵務，忽忽未遑。遙企龍門，易勝馳繫！一新身膺言職，媿負清時，近以災異，上言請斥宦寺，迭奉嚴旨詰責，左官六曹，一身之進退行藏，久已置諸度外。第念時艱方亟，絲毫無補，而徒使小臣得直諫之名，大局鮮轉圜之益，深愧積誠未至，無以感動聖聽也。竊意居言路時，當直陳所見，以期無負此官。既鑿枘矣，則老親在堂，似當早爲歸養計。惟田無負郭，不得不謀甘旨之需。江南地近敝鄉，歸省甚便，私計於其間得一講席，歲入千金，仰事俯蓄，差足自了。素蒙蔭庇，未知能代一籌否。鄉先輩陳西橋太守，邃於經史，著書十

餘種亂後散佚。今僅存者，惟春秋述義拾遺、春秋規過考信、臨海集注、征帆集、四五種。先呈述義拾遺一部，祈刊入續經解中，以壽其傳。規過考信，敵友處有之，容俟走函轉索。兩書皆申劉光伯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與續編體例相合。又張丹邨觀察梅籛隨筆中，釋經之文，甚夥且精，擬暇日錄成一卷，敬請附刊，亦循前編之例也。

## 又

自去夏肅箋，祇候起居，久疏簡畢，屢從葉淮生處，詢悉近履，藉悉遠懷。比聞從者還山，遂初遽賦，高懷勝識，欽佩奚如？前承見示，有一整自專之語，今果踐斯言矣。珂鄉爲乾淨土，杜門卻軌，畢力著書，令人作天際真人想，獨不能不爲大局惜耳。浮雲事改，孤月心明，三復坡詩，爲之悽悵。新去冬本思旋里，乃復在此勾留，粵地卑濕，入春以後，長作熟梅天氣，夙苦脾疾，近復浸淫四支，久恐成爲癘症。院課日增，精力日減，才逾強仕，而蒲柳先零，著述之事，殆將闕筆，蓋臣精之銷亡久矣。筱珊來粵，小住兼旬，相去一衣帶水，竟未及晤。函丈想仍里居，班書補注，諒可暇日料理，他有所撰，箸否？注證以今水，董方立氏殘稿，惜未成書。前閱江蘇試題，似吾師夙有此志，願力益宏，倘得成書，誠快事也！

## 寄黃再同同年

去秋言事左官，辱承厚愛，不鄙爲迂疏狂謬，所以慰藉之者甚至。孟冬請急出都，復作詩贈行，歸途細讀，情真語苦，殆難爲懷。猶憶己卯重九，與君及亮生、爽秋聯騎遊西山，登戒壇，探潭柘，謔剔薛碑，摩挲古松。入夜假榻房僧，縱談天下事，評論當代人物，忽立忽坐，忽喜忽歎。老僧方課經殿中，三更未已，談笑聲與梵唄聲，木魚聲，若相應和。歸途訪碧雲臥佛諸勝，而鄙人以冒雨遄回，風寒激薄，驟成狂疾。惟時假寓郡館，君嫌地僻，爲賃法源寺屋，朝夕過視。

調護，雖昆季無以踰此，此鄙人所刻骨不忘者也。讀贈詩首語，當日情事，宛然在目。吾兩人交誼，數十百年後，常有讀此詩而知之者。端溪講席，辱承推轂，香公已有電來，約日內即當起程。高堂年邁，精力日減，遠遊甚非所宜。第迫於家計，不能不冒昧一行。初欲於江浙近地，覓一位置之區，藉資菽水，亦便歸省；而事與願違，迄難就緒。粵遊良非得已也。邇聞梅君上書，語甚切直，曾見其稿否？近事何如？山中聞見甚隘，毋吝示我，盲不忘視，跛不忘履，人之情乎？年伯近履何似？頗能行其志否？竹銘勉之，可莊聯翩而入書齋，吾道之幸也！

### 復張少玉同年

頃承手教，備荷關垂，兼蒙委曲代籌，感何可喻。去冬出都時，曾由勉之處接奉惠緘，久未肅復，罪甚！至梅岑轉致之函，初未得達也。弟以去臘抵里，幸老母疾已就痊，改歲後一至武林，泛舟黃浦，欲遊金陵而未果。春杪仍返里居，適香濤制軍有端溪書院之約，復爲家務勾留，秋間乃克成行。八月二十日抵粵，書院在肇慶，距粵垣尙一日程，年內爲日無多，不復開課，見暫寓粵秀山道院，俟臘杪再抵端溪也。江漢爲鄙人舊遊之地，惟楚有材，時繁寤寐，重以足下推轂之殷，樂山中丞勤拳之意，恨不能奮飛至鄂，一聲離悰。第此間久有成約，身又抵粵，事與願違，殊增惆悵。中丞處深紉雅意，并乞婉致鄙衷也。足下樂育爲懷，寬嚴並用，彼都人士，蒸蒸日上，何幸如之？使節見臨，何所擬回省度歲否？致以爲念。

### 復關季華學博

去秋接誦惠函，并楹帖，祇以忽遽出都，未及肅復。比得少玉同年書，知文從暫駐省垣，董理經心，書院事，喜慰無量。天下學校廢弛，賴有講舍以彌其缺；至講舍亦復廢弛，則育才之道，更何所藉？手學使此舉，可稱得人，可謂知本。

矣。鄙性懸拙，不善揣摩，發憤上書，遂致左謫。事由自取，無所容其怨尤，偶爾升沈，更無足繫念。惟於時事無絲毫之補，寸衷殊多耿耿耳。爾時適得家書，知老母遭疾，遂請急南旋，侍奉庭闈，極饒樂事。乃飢來驅我，不能不作遠遊，今秋赴粵，職是之故。近知貴省亦虛席相待，借此間已有成約，未便改轅，否則舊雨聯裾，商榷文藝，縱論古今得失，何快如之？

### 上李芍農師

前在都門，屢叨鈞誨，左官出都後，復蒙委婉代籌，無微不至。在夫子愛惜人才之盛心，固不覺隨處流露，而身受者，何德堪之？近接舍弟書，知夫子曾卻珂鄉講席之聘，欲以迴授一新聞命之餘，益深慚感。適月間由蕭杞山廉訪，遞到香濤前輩電函，訂主端溪書院，當經允就。自念高堂年邁，未敢遽離家慈，病雖漸瘳，而陰分久虧，肝疾觸而輒發，家嚴亦飽更憂患，精力甚衰。兄弟二人，一既滯迹都門，新安可復遊嶺嶠，而家無長物，有母尸饗，中夜徬徨，思之兩汗。夫子殷殷推轂，勢不能不作遠遊，惟貴鄉人文素盛，抗顏爲長，恐無以應諸生之請，重貽夫子羞耳。近閱報章，知夫子有破浪乘風之意，此誠壯遊，但恐非所語於帷幄近臣也。

### 與張朗齋中丞

近屢從邸抄中讀大疏，壁畫精詳，欽佩奚似？利津海口鐵板沙，日久益堅，加以菱蘆盤互，非用機器，無從措手。不佞向持此論，思欲上陳，今讀此疏，何其實獲我心也。聞天津舊有挖河機器船，出土甚多，而未能及遠，河而寬者，須運送上岸，不識近有新式更精者否？想津滬兩廠，當能仿造，不須購自外洋也。徒駭分流之策，論議莽如，得公一言，大局立定。竊謂銅瓦箱決後，河廢不治者二十餘年，下流日淤，則橫決旁趨，自然之勢。束水刷沙，古來良法，要必縷

隄堅實，乃有把握。當此帑藏空虛之際，僅有補苴罅漏之功，一綫金陵，豈能長恃？水且未束，沙何從刷？將來日墊日高，勢必至全溜趨於徒駭，南河已事，卽其明徵。論者徒慮其北流，欲藉一簣以障之，意非不善，而日久則積壅愈深，爲禍愈烈，故徒駭分流之說，勢有不得已也。然非先濬利津海口，則迹近於以鄰爲壑，又奚以壓論者之心？讀公奏議，剴切詳明，洞中竅要，從此河流順軌，齊魯之東，其有豸乎？

又

閏春會由文報局附上一緘，藉申謝悃，未知曾達典籤否？邇閱邸鈔，知北地雨潦爲災，齊河復致漫決，節屆伏秋水勢未落，想攀菱湛玉，大費經營。自咸豐閭闔儀之潰，全溜流入大清河者，至今三十餘年，淤墊遂高，無所宣洩，橫衝倒灌，勢所必然。前議徒駭分流，利津改道，誠爲救時急務。論者慮分流以後，勢將漸趨畿輔，恐神京重地，或警懷襄。不知滄濱之間，地勢坦低，入海自順，向無北行故道，何至橫決爲災？所患者，下流不暢，日淤日積，萬一奪運道以行，直趨津沽，斯畿輔之大患耳。若分流改道二策，固斷斷無此失也。均甫觀察，壯志未遂，竟隕天年，良可歎惜。新近况如恆，院中事較繁重，精力早衰，愧無以應諸生之請也。

復張香濤制軍

昨得電信，卽復陳大概，亮經察及。端溪甄別案中，雖有託名，後皆更正，其未來謁者，向暫扣除，以投考補其缺。諸生於甄別時，慮或見擯，多有應數卷者，進謁時不能不準其改名，而弊卽由此而起。本課斥去三十餘，內有正課數名，卽以投考佳卷補之。第此中亦尙有已作而未改名者，故仍準投考，擬確查後，擇其優者，補還正課。頃閱道府來文，知前輩將有重考之舉，則前議可無庸矣。此弊之起，由於膏火，以甄別爲斷，聞竟有私相授受者，積習相沿，牢不

可破。新去冬本欲改爲隨課升降，以杜其源，細加考核，則改章後，亦復慮有流弊。蓋院長若不得人，可以私意爲高下，而屬託之弊行焉。凡事宜計久遠，故不若姑仍其舊也。見在住院已近四十人，亦有住附近試館者，其中高下不齊，或重考黜落，而令出院，未免向隅。外縣來者，更難爲情，特有投考一途，可以彌縫其闕。館課繳卷，約以三四八九日爲斷。蓋肄業者，多以教讀爲生，遠或一二百里，不得不寬予期限，猶往往有逾期者，以非弊端所在，亦姑聽之。餘事尙知循守學規，其好學者甚知自奮也。春秋規過考信述義拾遺二書，前蒙許付手民，近曾發局，否陳先生等身著述，惟此僅存，兵燹之餘，亦係孤本，幸留意也。

## 又

頃接電函，隨將大概情形，先行電復，想經達覽。投考之例，本爲遺珠而設，今官課既準投考，齋課自可無庸。官課添古學，新本有此意，今承來示，深愜夙懷。此間諸生，經藝多不講求，擬於齋課經古中，發二三題，諸生不能作經古者，務令作此以代時文。來示扁試一節，爲拔取真才計，不得不爾。惟此間地瘠民貧，較諸會城，不啻霄壤。諸生以授徒爲家計者，十之八九，遠或一二百里。若每月來城一次，往返三四日，寒士費用既增，又曠館課，並須借宿戚友家，久則生厭，恐致裹足。此層與會城辦法，似當稍異。每月課期，及膏火增并之數，監院已遵札具稟。新意會城投考諸生，兼考廣雅菊坡學海者，恐亦不少。課期或適相值，此間予限雖寬，亦無益也。須由前輩酌示，乃不犯複。府課加獎一層，向由郡守捐廉，新守吳君云，仍照章給發，似此則并計各款，每月官課，可得五十九金，應遵來函推廣獎額。鄙意首選固須從優，第與諸前列者，文字高下，亦僅在伯仲之間，非果有天淵之別也。府課舊例，獎數太優，獎額太隘，故滋流弊。見屬監院詳慎核議，以副雅懷。惟齋課獎數，舊例僅支黃江廠銀六兩，官課向止一文一詩，齋課兼古學者，多至百頁，勞逸懸殊，而肥瘠迥異。雖官齋課當有分別，諸生亦不必爲利而來，然固宜有以調劑之。院例遇鄉試

年，加生監膏火十名，以投考者拔補。去歲補未及額，卽以其贏撥爲經古加獎。今投考既歸官課，則此項亦宜歸官。見在省城中試卷驟增，添批十名之額，不無少補。但齋課少此一項，每課僅六金，視官課少十分之九，恐不足以資鼓舞。核計府課底獎一項，由前任捐款生息，歲得百二十金。自節堪來此，并令歸監院經理，似應將此項撥爲齋課加獎之需。并廠項及朱太守新送卷費生息，每課可得十八金之數，官課每月仍有四十七金，不爲少矣。未知尊意以爲如何？

又

四月間敬上一緘，奉詢起居；嗣因令姪捷音，當卽專函馳賀，想均達覽。前月承電催季課，後經閱畢封呈，日內當可到鄂。惟夏季課題未發，諸生殊殷盼望耳。院中諸事，悉仍舊貫，生徒駐院，已有一百七十餘人。東省外府新來者，自韶惠兩州外，餘不多見。下四府人數雖鮮，儘多美材，士氣亦靜。西省則自春徂夏，投考不絕，而可取者無多，道遠不能不稍寬一格，要皆非上駟也。大抵外府之士患其陋，首府之士患其陋，兩省皆然，而東省之囂尤甚。陋尙可轉移，囂則未免喜事，雖會嚴斥數人，整飭殊不易易。若媮惰之弊，西省爲多，然其類異者數人，勇猛精進，亦似在東省之上也。冠冕樓藏書，見已編目付梓，使住院諸生，人賦一册，庶檢目可以借書，悉經掌書生之手，以防散佚。前電信來時，督諸生上樓檢核，近始竣事，俟刊成後奉寄。茲先呈課題清册，請察收。近聞巡閱隄工，賢勞從事，荆郢之間，庶其有豸。此間西潦甚盛，而諸隄屹然，宜粵人之思公不置也。畿輔水災，爲數十年所未有，河復決於齊魯，徧野鴻嗷。義賑乞糧之書，漸成弩末，而東事日亟，外疊迭乘。高句驪苟有警報，堂奧之患，固不待言，而常山率然勢且中斷。遼河以東，殷憂方大，如何如何？

又



月之八日，接誦惠緘，并春季課卷評語，於公事旁午之中，猶復語長心重，諸生聞所未聞，益佩公之教澤於勿諼也。曩聞尊恙，此間得信已遲，隨至雪激處探問，云曾發電而未有復音。次日接公夏季課題之電，諒已痊愈，心始釋然。今朝廷之所倚畀，海內之所屬望，舍執事其誰與歸？惟省齋精神，爲第一要義。新濫竽此地，殊切悚惶，望雲之思，時縈寤寐。臘初擬一歸省，明春赴粵，院中有分校監院諸君料理，暫離固自無妨，惟人多費約束，當再屬提調加意照料，以副雅懷。承諭師嚴道尊，雖不能至，不敢不勉。今歲以犯規荒業，被斥出院者十人，東西省相埒，鄙意惟荒唐游獵，難以造就，致壞士習者，去之惟恐不速。其質鈍而自知勉，固在可矜之列，卽文優而人稍劣者，亦尙期其自新。教學徒與治軍事稍別，自宜寬嚴互用，諸生被斥，皆其自取，於兩省固無歧視。於院長初無成見也。明歲夏秋之交，三年期滿，照章須行甄別，公擬若何辦法，先乞示知。當去當留，夏間定奪。庶道遠者，闕後可免跋涉之勞，不獨體恤寒士，亦省許多葛藤也。茲寄課題彙編及兩祠祭儀共四冊，請察收。兩湖書院聞已興工，忻企奚似？自屠鄭外，未知尙請何人？叔嶠與其事否？彭楊曾諸公，先後騎箕，會匪充斥，而楚綰之殺，建威銷萌，執事必有綢繆於未雨者矣。

## 又

春杪在滬上，曾貢一函，諒登記室。彼時欲順道趨謁，一聲積忱，愆愆未果。抵粵後，院事棼如，兼之善病，屢欲奉函左右，而意緒紛煩，握管輒止，叨承厚愛，諒不見罪也。院中諸事如常，諸生尙知向學，惟西省新送者，頗有濫竽，轉難約束。因擇其難以造就者八九人，令鄉試後，不必復來，以副甄陶之盛意。夏秋季課，因西省諸生赴試，請展限期，前已屬監院電稟，見收卷未及十之二三，想須十月間寄呈也。兩湖書院聞已開課，惟楚有材，定多佳士，惜未獲一觀其盛。教案想可了事，外夷恫喝，是其慣技，而當局處中者，輒爲其所劫持，以掣疆吏之肘，此端一開，何所底止？湘中通商之局，覬覦已久，幸吾內地無隙可乘耳。然伏莽滋多，端倪已見，積薪厝火，幸其不然，衆人熙熙，疇膺艱鉅，願執

事愛惜精神，自任天下之重，此固非一人之私言也。臨穎神馳，無任翹企！

又

邇聞曾患清恙，鄂中瘍師之技若何？玉體復原否？念甚。新自秋爽以後，幸無他苦；但十年來濕疾中於腑臟，攻之不可去之不能，雖有國醫難收速效。惟恃參苓以扶正氣，冀或苟安旦夕耳。院事如常，廣肇諸府咨送甚多，而無缺可補。照常甄別，令其靜候。大抵近者往來尚易，遠者資斧惟艱，被檄諸生未免多所缺望。近閱邸鈔，知再同橋梓，得請史館立傳，爲之欣慰。累日再同志行堅卓，新尤有知己之感，乃哀毀以終，不獲與之一訣，居恆忽忽如有所失。今得大疏表章，藉是以垂不朽，庶可無憾於九京矣。粵中前月見雪寸許，故老相傳道光甲午曾有之，而無如此之厚。冠冕樓玩月致佳，恨少雪京，今乃躬逢其盛，惜無尖叉佳句以寫之。院中花木蔚然可觀，一簣亭梅花盛開，益復思公與節堪叔嶠在此劇談時也。近益暢茂，蓋得去冬以淤泥培壅之力，樹木之盛不待十年，獨新自媿不能樹人，深負公苦心經營之意，虛糜廩粟，良用慙然行當謝之而去耳。

復梁節堪編修

昨輪船到，得手書，知有令中表之感，爲之悵然！君本在窮鄉，重以此累，意緒之惡可想已。鄙人舉動粗疏，致煩規戒，夫復奚言？第君侃侃正論，言其常也。鄙事則尙有曲折，君或未知。前發電後，即寄一函，想已入覽，略言其故，亦未詳也。君言香公遲誤之故，新固知之，而於新處尤爲疏闊。去年關書未送，與之兩信，亦無隻字見復。新知其性情如此，事又繁冗，其疏節闊目者，正其推誠相與之意，當行之事，即徑行之，今之開館開課，猶斯意也。若必待關信而始開館，將今日無開館之日矣。既開館則當開課，既開課則可支脩，事固相因而至。然新去年在此，並不肯預支，今忽

改此度者，良有所不得已也。此地除此數百金外，無以自給，去夏寄家百餘金，入冬辦諸物，以爲高堂壽者，又百餘金，而囊空如洗。臘月間，向同鄉貿易者通融少許，輔以雪公脩儀，始得度歲，而同鄉非富商大賈，宜速還之。適念孫北上，當籌寄舍弟旅費數十金，一無所出，欲告貸則此間固無熟人，欲典衣則爲院役所笑。彼時旣擬開館，故聊一爲之，以應急需，非樂爲此也。但君所言，自是至當不易之論，吾行亦悔之矣。然則事旣信心而行，竟可將錯就錯矣。何以得君信後，遽欲停課？此其中蓋又有故焉。吾輩之所以不避嫌疑，直情徑行者，莫非感其相知之意；若稍有芥蒂，卽當劃清界限，尺寸不可踰。去冬留行之電，未云詳容函達，自當專有一函，事閱三月，而竟杳然，然此猶以前法處之，不苛責以禮也。故擬開館如故，關則他處皆有，此間獨無，足啓人疑。然猶以去年之例例之，謂其略去繁文也，故仍擬開館如故。此在君必不肯爲，而鄙人率意爲之者，固由鄙性之疏，亦以此間聲氣絕隔，必待其如禮而後開館，殆誤諸生下場之期矣。至前十餘日，而忽有星巖一事，其事曲折甚多，前與雪公書詳言之，而府署致誤之由，尙未及也。大抵吾宗太守未知此事曲折，而遽具詳，又不來告，其措詞容有未當。香公不知其詳，以爲仍用前議，其駁詰固無足怪，獨聞詰責甚厲，因索觀焉。其中雖無傷鄙人之詞，而投鼠忌器之謂何？况函問不至，關書不來，三事合參，恐未必胸無成竹。大約與賢者處，細故可略，苛責之非人情；元祐諸賢，當引以爲戒。若進退去留，必不可不審，人有厭倦之意，而猶戀棧，是無恥矣。故正月以前，直情徑行之事也；旣直情徑行，則館可啓，脩可開，脩可支。半月以來，熟思審處之事也；苟宜熟思審處，則啓館一誤，支脩再誤，若再開課，是三誤矣，不得不略遲徊者此也。見擬月半後開課，但將來或稍有齟齬之端，吾其行矣。非君不聞規戒之言，極厚愛，乃細釋手書，似有絕見之意，此則鄙人當自引咎，不宜終見棄於君子也。梅君原文如得之，並請錄示，此君必別有見解。介軒學使，有百金助院購書，此君吹噓之力。今年約可購二百金，乞將廣雅書目鈔示，擇其要者，寄滬覓購。

又

前月中旬得手札，并菊花詩卷，千里相思，摯愛乃爾，無可言謝。惟什襲篋衍中，以常良觀。每一展讀，到情至處，輒欲淚下；到過譽處，又不禁汗下也。欲和一詩，遂延至今，而至今仍未成一詩。然卽有詩，亦不欲以寄君，恐悠悠者，遂謂我曹標榜也。而此詩則必和，當書之卷尾。傳之後世，使骨董家添一聚訟公案，亦是佳話。若並世未可遽出以示人，恐可與語者，固不多耳。卷中諸君過愛之詞，不敢當，不敢當。惟復堂首章末語，當取以自警也。右銘丈喬梓，叔嶠復堂處，均乞爲我代致，不別作書。右丈文孫，已能作畫，想已過弱冠之年，三世共此一圖，而兼三絕，尤可珍貴，并望代詢。今歲本擬回里時，過鄂一與諸君暢談，而卒卒未能成行。此時案頭尙堆卷數尺，所聞所見，絕少愜意之事。終日埋頭此數尺中，尙可自娛，文酒之會亦絕少，讀來書益爲神往矣。

又

前月十一日接惠緘，卽欲作復，而舊恙復作，仍是患濕，懨懨思臥，百事不願理，蓋脾家之受困久矣。病勢較往年爲輕，近日乃得全愈，尙未知六七月間何如。賤體來年頗似黃河，日日宣防修築，而歲歲應候而決，必待秋汛後始慶安瀾，其不爲鄭州之大潰者幸耳。端節前兩日，續得來函，驚稔文郎之變，爲之氣咽。客中漂泊，乃并是區區者奪之，天胡此醉然？今日之天，每惡人之崛強，多方挫折，宜其有此。獨患憂能傷人耳。吾輩凡百不足擾方寸，獨骨肉之際，每難爲懷，至無可如何時，祇可以慧劍斬之。君尙在盛年，幸毋以此介意。于氏碑肅簡深至，義例極嚴，文筆極雅。君於此事治之甚勤，足以信今傳後。他日當以先曾祖家傳相託，以冀附名集中，先曾祖尙有數事可紀也。崇義祠碑，早拓得二十分，欲以奉寄，前發書時偶忘之，今并附上，君乃言及揚賫，當罰金谷酒數。

又

來書舉似益陽，惶悚無地，儼人必於其倫，君乃有遠古訓，將毋君生平以之自期許者，熟慮難忘，而遂過以貶鄙人耶？抑以切磋之義，慮難進言，而姑借以發端，使之巽而易入耶？新自顧固無寸長，而頗自知所短，其於益陽，望塵弗及者甚多，冗懶一端，特其小焉者耳。至於友朋音問之疏，固是懶惰性成，亦頗持之有故。凡事言之易而行之難，况欲以一簣障江河，智小謀大，臣固期期知其不可。吾生不幸，遂有虛名，猶幸得自放廢於明時，長爲農夫以沒世，安知非福？昔朱子謂陸放翁能太高，迹太近，慮終爲人所推挽，鄙心頗傷寬厚，雖自問粥粥無能，而不免有如朱子所譏迹近者。藉此稽生之懶，或可稍藏吾拙。又雅不欲涇渭太明，使音問間有密有疏，慮非所以待友朋，因概捐之，以遂吾懶拙之性，寧使人怪吾懶，懶或爲故人所曲諒也。益陽地位不同，身居其地，自當如此。蓋駕馭人才，非此不可，吾則但慮爲人所駕馭耳。况道義之交，固不以神明間者哉？恃愛一吐素懷，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也。

### 又

來示及香公挽留之指，具級深意。新承香公推誠降禮，惟愧報稱之不遑，繇力之不逮，身遐心邇，相與無言，固不待遠賦縻維，亦何忍遽爲歸計？事無掣肘，學徒亦遵約束，更無言歸之理。第熟思審處，於私計有不得不然者。蓋舍弟改官之舉，因祿養而起，高堂艱瘁半生，至今年已望七，猶未能享一日之安。欲節勤勞，不得不籌迎養，欲籌迎養，不得不謀補缺。輾轉稱貸，始能集事，至秋間頗有杏補之望矣。鄙人今歲之濡滯於是者，猶得藉口於甘旨之需，未能抽身遽退。若舍弟既已到任，祿入稍豐，而鄙人猶復戀戀於斯，是爲無恥。平時與諸生喋喋言義利之辨，廉恥之防，乃躬自蹈之，其何以資表率？况迎養之舉，非新親送不可，高年而遠涉重洋，殊爲冒險，非走內地不可。內地則關河修阻，僕僕往來，更非有半年之期不可。諸生住院既多，安可曠日持久，無人約束，課卷之積壓，猶其次也。敝居在萬山中，地瘠俗陋，而純樸之風，尙未盡漓，世居於是，耕讀相資，未可盡室以行，愬然遠徙。高堂既須就養，則家中約

束子姪，正復需人。渠輩少未更事，鄙人亦未便輕易出門，庶釋高堂內顧之慮。展轉籌思，固不能不謝去此席。明知香公之情誼，未可遽恕。諸生相依既久，亦未忍遽離，而權其重輕，不得不出於此。現在鄙人之去留，仍擬以舍弟之到任與否爲斷。渠在省需次，鄙人尙可通融。若既赴任，則公義私情，皆有所不可矣。因來示及此，故將鄙意預私布之，望勿示人也。

### 寄王雪澂年丈

令弟過端，得賜書，知行旌將以月杪北上，不知何時返粵，念甚。承命爲令弟閱改文字，殊切悚惶。新於此事，本無所解，院中課卷繁冗，精力已覺不支。况以世叔之尊，而俯就弟子之列，益滋惶悚。惟夙承相知之雅，來諭諄諄，盛意既不可卻，令弟復固以請，不得不貢其所知。若欲奏刀，善然則臣之芒刃，頓已久矣。他日舞鶴斃種，幸勿笑也。詩疑辨證，承輾轉借鈔，晤柳翁震翁時，希爲致謝。家集已付刊否？年丈行後，乞付節堪，請其料理。星巖一事，頗出意外。黃江廠當濟公家之急，端溪已資挹注，星巖豈可求增？若果如斯，不獨香公不以爲然，卽新亦極知其不可。第今之所謀者，情形迥異於是。端溪固無絲毫之損，廠撥亦無銖黍之增。豈府署具詳時，未將此情細述耶？專課之議，發於節堪，此議則發於玉雙觀察。新所擬章程，與會城專課有殊。去年初到時，玉公卽商量此事，新恐或拂輿情，未敢許之。既在此，體察半年，乃知其議確不可易。所謂府加課者，起於近數十年。蓋端溪爲大府書院，道以上輪課，府不與焉。當時府缺甚肥，欲分餘潤於士林，而端城又苦無他書院，遂附諸此。別其名曰加課，月自爲課，不敢與諸上官齒也。然其膏獎甚優，視他課幾三倍。首選者可得六七金，似宜踴躍從事，而去歲課卷，往往不及館課之半，謂人心嗜利，亦未盡然也。乃不肖者，因此遂存倖獲之心，每課雷同卷獨多，錄舊而倖未雷同者，不知凡幾。以一文一詩，而得如許膏獎，且便於勦說者流，不獨文風有關，亦於人心有害。鄙人深惡此輩，覆閱時嚴爲屏斥，而斥者自斥，犯者如故。

若館課，則一年絕無雷同，此卽火烈民畏之證，亦卽可與爲善之機。與使厚資以便倖進之徒，曷若割半以勵讀書之士，故深以其說爲然。第慮款項無多，未足集事也。而諸生聞有斯議，莫不欣欣向榮，時來探問，並不嫌膏火之薄，細徵其說，蓋亦未嘗無見。端溪見行章程，委曲繁重，慮難持久。新與節堪，感香公相知之雅，力以自任。後來者稍不詳慎，弊卽乘之，不獨節堪良法美意，恐付東流。卽鄙人隨時補苴之心，亦歸虛用。院事與官事異，當道多不甚經意，大府又遠在他方，安得人人盡如香公者而訴之。若星巖則太守所得專政，下情易於上達，規模旣立，不思繼起無人，又不獨書院之興，光復故物已也。諸生之望如斯，而鄙人私計，亦有便焉者。端溪課卷止二百之數，往往有至百頁以上者，每月兩課，名爲四五百卷，實不下二三千卷。詞章儘有佳構，經史多未入門，諸生旣皆樂爲，鄙人安忍孤負？爲之開通門徑，詳晰批示，動輒千言，竭二十晝夜之力，始能蒞事。課期旣密，諸生但有應課之日，甚鮮讀書之時。日記冊勉強從事，敷衍塞責。住院生徒，間有勤苦嗜學者，日問讀書門徑，言語不通，答以筆談，幾於手疲。此固鄙人心願所在，豈以爲苦？故欲分古學於星巖，每月一課，留餘力以與諸生整理日記一事。此之爲效，隨事答問，獲益無方，較諸課卷，尤有實際。不但此也，時藝古學，并爲一談，兼優者有幾？每遇排比等第，甚費躊躇，分而爲二，則位置各得其所適。吾宗太守有歲科府試，卷資撥院一事，彼旣辦成來告，倘不爲籌長策，日久仍飽私囊，而此款取諸端州士子，未便普及兩廣也。初欲修府志，鄙人自揣力不勝任，朱君亦將卸事，經費有限，猝不易成，因議撥入星巖，永爲定制。以取諸端州者，還諸端州，於名旣正，於理亦順，此議邦人士尙未知也。如知之而不成，將益來纏繞不休矣。至星巖用款，自不能不稍資廠中貼補，但所補者，是譚加謨一款，歲不過八十餘金。此本郡人罰款，因廠事前由郡守經理，遂混入其中，非端溪舊有之項，亦於黃江廠無與也。今請撥者，歲僅百金之數，實則併此百金，亦非有所增加。古學旣歸星巖，則端溪加獎，取資於開款以爲貼補者，儘可節省。彼嬴此絀，理所宜然，外此則并無他費也。星巖有一僧守之，節堪所置器具，去冬搬運一空，特其人尙馴。近忽來其徒曰小顛者，頗弄文墨，殊不足恃，聞爲鄉人所逐。

而來此，久住必將生事。此二僧皆有他寺可歸，不若令其各還故居，復爲書院，可永存此名勝之地。惟此間任事者，忽欲議及束脩，又祕而不宣。前日晤談，始云已在具詳中，新殊不解其說，將以爲既設書院，禮宜如是耶？惜未深體鄙人之衷曲也。玉公去春卽欲請新兼理，彼時未敢遽應。蓋以發議之初，本欲設立學長，香公、玉公均不謂然。鄙人深究其故，誠亦利少弊多，此間更非會城可比。將就地取材，則旣屬等夷，必滋謠詠，是導人以爭也。將由省城專請，則其患於所擬章程中，已略言之，勢固有所窒礙。而書院經費旣絀，諸生冀望又殷，遂不避嫌疑，慨然共籌茲事。籌款如是之艱，膏火如是之窘，而猶欲議及此，是直利而爲之也，是直以利挽我也。何以對諸生，何以對方寸？藉曰以酬其勞也，則課程增而課卷減，消息正復相當，又何勞之有？苟義所當取者，則歲多其入，上可備甘旨之奉，下可爲售書之資，豈非私心所甚願乎？生於矯廉以取名者，奴隸視之，不屑躬自蹈之，獨無如所議之非本心所安也。茲事曲折，香公未必盡知，據來示所云，諒必中輟。本可不作豐千，第孔、朱二君，頗屬苦心，恐轉受多事之目，聊復亂縷及之。令弟談及，懌、萱又農諸君，欲相邀入蜀，厚意可感。去冬本擬回浙，嗣以此地勢維，又得慈親來示，命毋歸覲，望雲之念，倚閭之思，蜀與粵一也。然遠遊益遠，究難釋然，况重以賢地主之厚誼哉？粵撫乃在歐洲，此間倚畀之專，慘淡經營，可以想見，竊爲大局幸，粵其小焉者也。河流順軌，適在意中，當其可之謂時，凡事類然，視任事者之福命耳。

### 復王子展直刺

頃奉惠函，並試卷五百本，敬悉一切。此間情形，前日函達制帥，昨又連發兩電，諒君談及諸生高下，前有一單寄節搆處，彼時課卷尙未閱完，舊試者約略可知，新取者優劣未見。承台諭，謹再繕一單，希卽轉呈。新取諸生，但能校其文字，未能別其真贋，此事至難，非半年以後，不能得廬山真面也。改名一節，前函已略陳之，固有冒名頂替之徒，亦實有虛甄別不取，以兩三名應考，而進謁時改正者。卽冒名頂替，其中情節，亦分輕重，蓋陋習相沿既久，雖有投



考之例，猶或遲疑。頂替非其所甘，而往往蹈之，其習可惡，其情尚可原也。端溪本兩廣書院，與課諸生，自應遍及。前此應課者，他縣殊不多見。今既改革，以一邑之人才，與全省較，又與文風最優之廣州較，恐未免相形見絀。正課生童僅八十名，是否各屬分額錄取？此間人士，詞章多有可取，經史之學，尙少專門，近頗踴躍讀書。錄取過嚴，慮灰其心，會城書院尙多，端州則僅有此鼓舞之道，似當略殊。鄙人於課卷，評語稍多，並多獎借之詞，亦正爲此。否則見聞素隘，仍不能爲開風氣也。至繳卷逾期，無關弊竇，在省者轉寄需時，尤當別論，自應寬予限期，約以十日爲率。各屬高材生較夥，鄙人得以縱觀，固所欣幸，惟古學增多，深慮精力不支，有孤制帥之意耳。

又

去臘得惠書，久未裁答；昨輪船到，續奉手函，知獻歲多祜爲慰。惟以相知之雅，忽多世故語，當浮君一大白。此間見聞殊隘，籌費之事，林奏未之見，曾發鈔否？以進牡丹責思公，思公固不任責，况不屑爲思公者乎？報效停止可喜，梅君去官又可傷，此公獨往獨來，當今無輩；君欲爲遷史位置，吃公子之法，真刻畫無鹽矣。前聞香公有續海志之議，竹篔前輩到粵，是否屬辦此事？筱珊已回里否？星巖書院之事，近復中止，前雪丈書來，亦曾提及，彼時尙未知其已止也，故復書詳言之。此時倡自由，未將曲折情形，詳告吾宗太守，太守亦未知曲折，而遂具詳，并未來告，其詳文措詞，不知云何？香公更無由知其曲折矣。實則於此地有益，於公項無損，中止殊可惜也。

### 復繆筱珊同年

前月杪，由節堪交到尊函，備承關注，並諗侍祺迪吉，纂述宏多，至爲欣慰。弟以負米而作遠遊，本不得已之事，承足下與茂名公厚愛，以南菁講席相處，俾易於歸覲，感何可言？九月初，南皮公因廣雅未得替人，強以鄙人承其乏，

壁辭不獲，倉猝送關。比舍弟雷到，已後十餘日，而節堪行期忽遽，十月初卽須開館，欲婉辭而已無及矣。到廣雅後，節堪始以尊函相示，計足下作書之日，卽此間送關之時。節堪恐鄙人得知此事，或遂幡然變計，故并茂名公託其轉致之語，亦匿不以聞，失此機會，良爲可惜。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其信然耶？蓉浦前輩處，乞爲婉達謝忱。端州石室之佳，爲生平目所未覩，春間滿擬台從來遊，乃足音闕然，殊爲悵惘。石刻全分甚難得，蓋高者須支架，下者須挖沙，黑巖題名甚夥，爲水所齧，可揭之時無幾。前歲南皮公會遣人往揭，費百餘金，仍非全璧。聞彼時揭得二分，工人匿其一，零星售賣殆盡。其佳者尙有數紙，爲陶心篋所得，弟已託人購求全分，倘不能得，則心篋計借時定當相晤，可一問之。粵中尙有三洲巖題名，聞亦不少，而椎搗更難，頃已爲足下代覓，如得之，足以豪也。

### 復潘嶧琴學使

自睽教益，倏歷五稔，人事變遷，歲月轉轂。嗣聞使星重沓，湖山生色，爲多士慶。新遷修初服，久習疏懶，曾未以尺書通於執事。前月杪辱承手畢，勤拳無已，所以獎飾而激厲之者，非意所及，媿不敢當。珂鄉人文最盛，猥以薄植，濫擁臯比，衰病侵尋，學殖日落，旣無以答諸生請益之意，復無以副先達期望之情，循誦來書，益滋顏甲耳。敝省文教，自儀徵提倡後，風流闐寂，將及百年，輜軒績刻，乃在執事，網羅散佚，以發幽光，甚盛舉也。承詢敝鄉詩家，新於鄉邦文獻，媿未究心，行篋所攜，亦鮮近人詩集。自經兵燹，存本益稀，斷簡殘篇，非就地采輯，恐多挂漏。見已致書永康潘憩南舍人、浦江張少蘿侍御、蘭谿鄧子珣孝廉、暨徐雨田（雙垣）、敝邑張帶耕（經鋤）、兩茂才、潘鄧皆宿學，鄧尤喜爲此事，兩茂才亦皆安貧好讀書之士也。敝郡嘉道間，自金華曹珩圃以詩學倡率後進，同邑方鐵船、張丹邨、浦江戴東珊、鄭姬山輩和之，一時彬彬稱盛。厥後丹邨有北麓詩課之刻，金華諸人采摭略備，而浦江無聞。當時主壇坫者，似亦未大張其軍，與曹方諸人狎主齊盟也。敝邑則陳西橋太守，以經生而耽吟詠，瓣香劍南，辛酉之亂，遭

書散佚，今僅存征帆集矣。舍間舊藏專集，不及十種，已函稟家君，就近呈選；但多係孤本，新向欲擇其精者，爲謀緝刻，而力未逮。今執事既有此舉，極愜夙心，原書仍請發還，萬勿遺失。年來水患頻仍，瓠子復決，則身東望，楚氛甚惡，如何可言？舍弟三月間來此，小敘月餘，夏初已北上矣。

### 復楊叔嶠年丈

六月杪得手書，知文旌抵鄂，極慰遠忱。經心書院，得大君子提倡之，楚材輩出，深爲此邦人士幸也。新去臘歸覲，四月初返粵，課卷紛積，日爲料理。惟賤軀多病，稍愈復發，終日握管，目眩神疲，蒲柳早衰，竊自傷悼。來教獎借逾分，非所敢任也。近有譌傳臺秤之事，屢至雪丈處探問，迄無確耗；私念洪君賢者，豈宜爲此？今得電音，心始釋然。邇者西鄰責言，北虜叵測，沿江上下，伏莽尤多。武漢綰天下之穀，儲將才而選鋒銳，當務之急，莫先於此。然同志者少，掣肘者多，局外指摘，安能保其必無？猶冀吹垢索瘢者，不出於吾黨，此私憂過計，所爲不能自己者也。楚材之盛，誠如來教；第此諸人者，或已傷遲暮，或已辱泥塗，雖經德不同，足以扶輪大雅，亦不過自盡其區區而已。天下治亂之機，內則中樞，外則疆吏；而進退疆吏者，中樞也。曾胡諸公，非遇其時，安能有濟？徒恃一二庶僚之言，卽正氣常伸，識者已憂其噂沓，况并此而無之耶？人才不乏於古今，揚之抑之，在有力者之愛憎，隨時物色，可以立收其效也。獨人心日壞，誠無如之何耳！節堪漂泊極可念，新亦不久於此；聞秋間台從將訪金焦，節堪亦言欲探匡廬之勝，何時買棹，恨不獲杖策從遊也。

### 復門人孫慕韓

去冬猝聞令先尊噩耗，驚惋累日。兄適欲旋里，乃偕粵士黃季度等，爲位於粵秀山道院而哭；季度并有輓詩，想

早寄達矣。春間道出武林，詢諸厚菴，知弟扶柩尚未至，恨未獲憑棺一慟。夏初抵院，始見訃函，久稽裁答，歉甚。伏念令先尊忠誠弼亮，清畏人知，好士之風，久爲海內宗仰。一旦騎箕遽去，士皆失所依歸，況如兄之辱知尤厚者乎？每憶丙戌左官時事，令先尊啓沃之誠，輒爲流涕。曾幾何時，丹旆南歸，乃不得一伸絮酒之敬，憾何如也？惟願賢昆仲閉戶自精，努力崇德，勿爲傷時之語，多讀有用之書，於以踵武蘭臺，繼承先志，此則兄之所尤屬望者耳。復聞令岳之訃，益增惘惘。蒿目時艱，任事者有幾？今又弱一个，爲大局惜，不獨爲私情慟也。來函言已卜牛眠，冬間可以安葬，兄媿未能執紼，俟他日過杭之便，一展松楸，以抒哀思。佳城鬱鬱，自必能妥先靈，堪與家言，不足深究。求蔭後嗣者尤愚，第氣勢翕聚，始足避風蟻之患，此則人子當盡之責，固不厭再三詳審也。

### 復袁爽秋同年

秋間接誦惠函，宥嬾久未報，忽忽遂將更歲。執事蒞任鳩江，美政溢於人口，足爲吾道光，惜遠阻郵籤，僅從報章中略窺管豹耳。外官不易爲，近事尤多牽掣，以大才處之，自必遊刃有餘。理財之道，劃清界限，不以身爲怨府，足見操縱得宜。至於吏治民風，非旦夕可以收效，但能持之以恆，潛移默化，自當日起有功。若欲大聲以色，進退人才，談何容易？中國果能破除情面，何至爲外人所輕耶？沿江上下，會匪潛蹤，外夷一有蠢動，此輩皆將乘之而起。東南民力已竭，民氣復囂，若使互有紛紜，未知何策以善其後？天下之大，患在財匱，而尤莫患於才匱。財之息耗，已半操權於外夷；若才之盛衰，非外夷所得操其柄也。不惟不作養之，拔擢之，乃不啻助外夷以腹削之。傑出之才，旣已不可多得，而庸庸萬輩，盡使之銷磨於逢迎奔走，苞苴竿牘之中，惟利是視，人有苟心。至於人有苟心，則其效可睹矣。而况外人之視國者，久耽耽環視於臥榻之側，戢敵居在萬山之中，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雖非世外桃源，亦足自適其適，足下倘能從我遊乎？指彼白雲，以爲息壤。

前月得手教，并惠詩，所以寵貺之者甚至，循環雒誦，感愧交并。兼稔台從適自金陵返署，惟道體勝常，諸如遠頌。近日吏治之壞，蓋亦不獨皖中爲然，事之可慮，莫甚於此。公以義利之辨，日討屬吏而申儆之，此真救時第一義也。贖貨之風，自上下下，萬方一概，可爲三嘆。邇聞朝士有振輿之象，深可慶慰，未識能從本原處下手否？耶？今日之事，攻補兩難，然果能以參苓敵邪氣，則事猶可爲。第恐寒熱雜投，或變爲內證耳。鄙人近狀，亦復類此，正氣日衰，終日懨懨不振，此間事冗，未可虛擁臯比。明歲決辭歸里，戢影空山，養親讀書，庶可少贖生平愆疚。公乃復以中江一席見招，且爲委曲代籌，無微不至，非公骨肉之交，烏能盹摯若是？于湖去舍間較近，省觀與迎養，二皆交便，弟固無不樂從。但以鄙人之故，分惠廉泉，在與之者，於情甚周，而受之者，於心有愧。閔仲叔不以豬肝累人，今乃以之累公，慚感奚似？謹如公約，家嚴慈或許出門，亦未可知。果爾，則免致心懸兩地，遊子之心，可以少慰矣。承示經籍舉要兩跋，窮學術之淵源，爲後生之準的，果能分門專治，自必日起有功。諸生何幸得此導師也？其中惟農家言，自齊民要術以下，存書不過十許種，治之匪難，但非身親其事，未能深知曲折。士農既分，雖有自田間來者，亦未必盡通此學，似可并入九流中治之。惟公之列此爲一目，要自別有深意。本富爲上，末富次之，自西法既興，言末富者囂然矣，得毋欲以本富之說矯之乎？新謂中國河患，未有已時，水利之學，所當講究，其說與農政輿地，皆相關涉，似宜略加發明，俾諸生知所取法。考工之學，失傳已久，士人無從下手，近所傳西法製造各種，似皆不出兵事技巧之範圍，可否併爲一類書成乞見惠也。

致楊彝卿直刺

前月廿二日，接讀惠緘，并采訪諸冊，敬悉種切。附城訪冊未到，已屬梁生函催，先就到者編次。但原冊多緩其所急，急其所緩；他且勿論，金石輿地二門，竟無可採。地圖煞費苦心，然未用開方，則道里皆難憑準。村鎮之名，據原信云，尙未全備，又無里數，山川亦無里數，則彼此無可據以相證。適州中有人來院，屬其將前寄圖式，細填村名，雖允諾而仍未敢必，將來固陋，無可如何。金石則自三洲巖外，餘並未採，而三洲巖但采明人題名，元以前皆闕如，又係鈔謄，未錄原式，即所有者，亦難據以登志。計州中若三洲巖若悅城廟，明以前碑刻不少，其他散見者，亦必有之，精手椎搗，方見廬山真面，但須費巨款，州中恐亦無此搗手。其次則令人訪求照錄，將原碑高廣尺寸若干，每碑幾行，每行幾字，或篆隸，或楷書，悉行詳注。其碑碣均錄全文，字蹟有剝蝕者，或半字，或數畫，悉依原式摹寫，毋失本真。題名亦然，或分數行，或只一行，亦一一詳注，庶可據依，然終不如椎搗之爲愈也。請速照辦。至戶口賦稅倉儲餉餉典禮蠲卹職官諸門，則應由州署詳稽成案，分類鈔輯。亂前卽無可稽，若近年案牘，現行則例，最關緊要，其學校舊有藏書祭器，見尙存否？學額有無新加，學租有無增減，兵制驛遞，近制若何？營汛有無改設，弁兵有無裁添，餉銀若何支領，應移咨各衙門，詳實聲覆，以憑纂輯。頃見示者，僅有藩署總數，未能分晰也。

又

曩在會城，暢聆雅教，厚擲郇廚，襟上酒痕，恍然在目。每憶勝遊，未嘗不神馳左右也。州志與圖諸冊，仍弗能詳，惟梁君步屨經手者，較爲明晰。地理一志，自沿革不計外，如道里之遠近，村落之疏密，山勢之向背，水道之曲折，必須州人士相助爲理。僕未經目驗，但能舉其大綱，餘則無能爲役也。州境諸山，本擬仿禹貢導山之法，分支敘列，自某山至某山，詳載里數，而州人畏難，議遂中止。惟水道必須用水經注體例，以江西爲綱，餘水入江者爲目，某水出某山，行幾里，經某地，其舊聞遺事，詩文藻語，有應入此門者，或大書，或分注於其下。此亦非州人世居其地，難以詳核。

而任此責者，殊不易得。僕行期約在十月，離此地則呼應更不靈矣，如何？

又

前赴旅邸，欲申別緒，而行旌已發，瞻望弗及，我勞如何？頃聞台從已抵津門，兼辦鐵路，茲事體大，得足下精心果力以爲之，其有關於中外大局者，良非淺鮮。每里需費若干，是否官商合辦？此路販運無多，招商恐未必踴躍。然專恃部撥之二百萬金，未知何時始能蕙事也？弟近况如恆，宿痾幸未大發，而溼疾究難盡除，自笑身如河流，春夏間恆虞潰決，秋深以後，始慶安瀾，殊可歎也！志書以院事鮮暇，零星修整，未及十之五六，地圖日內可成。若得一二月寬閑，則山川村鎮兩門，參考輿圖，可以就緒。金石較難，其輿地暑度諸表，賦役人物舊聞諸志，均已陸續告竣。惟手民之遲鈍，略與弟同，兩三月來，竟未刻成一卷也。

### 復王子裳同年

從者返自歐洲，遽傷風木，道遠未及致唁，心殊歉然。比得惠書，過承寵飾，迴環循誦，慚感交并。嫻娘旣開，海內才彥，聯翩戾止，足下爲壇坫執牛耳，與諸君子上下議論，健羨無似。聞將應山左之招，何時前赴？昔歲道出袁州，欲一謁聖林而未果，車服禮器之盛，寤想久矣。得足下以爲地主，他日庶一踐斯言也。弟濫廁臬比，條經兩載，此邦人士，好學者多，自愧空疏，無以應諸生之請。高堂年邁，侍奉乏人，冬間定將歸里，倘吳山、越水間，能容一席，庶便歸省，未知此願何日償也？舍弟倖捷南宮，觀政水部，郎官古爲華選，長安大不易居，頃辱注存，曷勝竊感！西輶之役，已上聞而固謝，益欽足下析義之精，金革勿避，古有之矣。軍興以來，乃爲捷逕，風俗頹靡，非賢者曷能力障狂瀾也？足下論學術之指歸，昭晰無滯，鄙人拿陋，何足知此？來教謂隨處體認，始識得仁字，卓哉斯言！竊意仁道甚大，精微匪可驟

喻，昔人千言萬語，其求仁之始，大要在乎存誠；末俗以僞相高，此尤要義。然非有居敬窮理之功，誠於何見？居敬所以存誠也，視聽言動，一閑諸禮，禮教明而仁在其中矣。禮貫以敬，則來書所謂心在腔子裏也，言其體也。子與氏之愛有差等，程叔子之理一分殊，一爲求仁之事，一爲窮理之事，互相發明，言其用也。舍此而言仁，則墨氏之兼愛，釋氏之慈悲，摩西氏之救世主，謬以毫釐，差以千里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天下之至私，實天下之至公。子貢言施濟，夫子則曰：「能近取譬，」蓋預防其漸也。舍此而言愛，則五倫去其四，一以朋友處之，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苦矣。窮理者，窮此五事五品之理，窮此泛應曲當之理，有終身由之而不勝窮者矣。而豈日格一物，格庭前竹之謂耶？伊川謂言靜不如言敬，朱子時舉其說，以告人主靜之愴，蓋難言之。凡物動必生於靜，有必生於無，陰先於陽，貞下起元之義也。周子之無極，老子之無名，初無大異；然老子全書，以無立說，周子全書，仍以有爲說，其指歸固不同也。以無爲用者，斂動於靜，斂陽於陰，深閉固距，一發而其機甚迅，其勢至猛，故刑名兵法，皆源老子，西方之人頗近之。儒者不然，理必徵諸有，教必本乎仁，扶陽而抑陰，先禮而後智，故儒之言需，周秦故籍，恆言儒緩不及事，而吾儒固樂受之。動靜循生，理固本於陰陽，消息偏勝，則不能無弊。世人膠擾，終日在利欲中，非證其源，則無以爲入德之基，而裕靈明之體。延平白沙重申主靜之旨，主張太過，流弊或有之；後儒疑其浸淫於二氏，則非也。來示又言少溺詞章訓詁之學，此似不然，義理非訓詁不明，非詞章不達。乾嘉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離，甚且恣肆無忌者，誠爲經學之蠹。若其說之精確，足補先儒漏義，開後人門徑者，觸目皆是。博觀而約取之，存乎其人。曩與越縵言同譜中英絕而敏於學者，首推足下，今足下爲是言，將毋過示攜抑耶？端州三峽，略似嚴陵，石室之奇，不減鷲嶺，足下如飛棹來遊，西窗剪燭，兼與談瀛，聞所未聞，亦快事也！

復康長孺孝廉



來教敬悉，書十一册，均收到。公之見教甚是，但似未深察鄙意也。鄙意非謂西國政法，盡出於耶氏與摩西，亦非以摩西之教，盡行於歐洲。特謂摩西遺書，當是埃及希臘，皆曾繙譯，其教亦盛，非如今日猶太之衰耳。鄙意方謂舊約爲耶氏所託，不足信深，其肯以歐洲之政，盡傳會於摩西哉？大率耶氏未出以前，西土有政而無教，巴庇倫政教已無可考。（摩西雖在巴庇倫時，鄙意以爲有人而無是教）埃及希臘羅馬，其初皆奉神教，埃及火教，火教出於波斯，神教則其舊俗。奉神各國不同，大抵與今土番相類。此俗俄國沿至宋元時未改也。其教初用波斯，後本印度，第波斯火教與彼不同，彼故不諱言之。今西書猶多可攷。佛教爲所自出，則諱莫如深。摩西十誠與釋氏同，故前人疑爲耶氏所依託也。若其政之傳自古昔者，非但西書言之，中書自范史後，亦多言之，皆於其教無與。然此特耶氏未出以前則然，劉宋而後，則政教合一矣。中國政教由合而分，西土政教由分而合。公前所云，乃適相反也。希臘猶太，西土文物之地，猶太之所擅名者，以有摩西教徒；希臘之所以擅名者，以有拉丁遺制。天算等學，乃其藝事；西人稱希臘猶太，多以其藝事著稱於古昔，而兼可考古遺制也。此如中國考據之學，於性理無與，於國之大政亦無與；且觀其言古制，附會特甚，其視教徒，且有甚焉。若索格底布拉多之徒，雖言性理，而彼人視之，未甚尊重，蓋猶是黨同伐異之見。西人於性理之學，喜蔑古，於制度典章之學，喜言古，要之皆不足深信。至畢氏之傳佛教，乃是駁文四裔年表言周定王八年，印度始行佛教，景王二年，釋迦滅度，或云釋迦以景王五年始生，安得襄王時卽有傳教之事？蓋彼人襲釋氏遺說，而蔑之惟恐不盡，其言印度事，茫昧尤甚於中國。達摩爲迦葉二十八傳弟子，約計其時，釋迦亦不得在老氏之先。塞種見於漢書西域傳，是中土言釋教最古，而可據者，餘皆僧徒眩惑之言，公據畢氏之單文，恐非確證也。

## 文

日前暢聆高論，快甚。舊約九册送還，觀君詳論，足資啓發。惟其書半係寓言，而君以迹象求之，未免方鑿圓柄。中土古時爲寓言之說者亦多，至莊列之徒，大暢其風，流毒後世。惟儒教則不然，一字一言，必徵諸實，憲章祖述，好古敏求，毫無師心自用之弊。此所以爲萬世之準則也。君於其當信者疑之，而可疑者反信之，視中西爲一轍，混儒釋爲同源，鄙人之所以不能無獻替者此耳。至西人之言古制，穿鑿附會，視教徒尤有過之；其所言周秦以前之制度，斷難憑信，未譯諸書，吾不得而知之矣。若其說之行於中國者考之，矛盾牴牾，不一而足。中土講鐘鼎古文者，弊亦類是。况西人之考古，倍難於中國，嚮壁虛造，無怪其然。特中土人不當爲所欺耳。麥西爲西土最古之國，地雖褊小，而統緒相承，非如巴庇倫之屢滅於異教者比。而麥西之制度，迄今仍不能詳，所賴以考古者，乃石柱文字之類。此正如中土之商鼎周彝，出於贗造者半，出於燕說者半，以博好古之名，則可耳。其言豈果足徵信哉？西土惟希臘拉丁有文字之傳，差爲可信。拉丁並不古，希臘亦已在中國制字千餘年之後。西人遠推諸上古，不過好勝之習，實則問其由來，彼亦不能言也。地球繞日之理，發於歌白尼，成於刻日爾，此中西無異說。而來示有畢他固拉創造之言，果爾，則其說爲極古。足下博覽西書，諒必有所本，乞將原書檢賜一覽，以擴見聞也。

又

大箸兩册，讀畢敬繳，是書於字學之源流正變，釐然明晰，所論穿穴入微，多驚心動魄之語。惜鄙人素拙於書，欽其寶，莫名其器也。寶南綴法兩篇，尤爲服膺，執筆篇度盡金針，而所謂腕平者，尙未深達其說。遲日容再請教。弟嘗妄論用筆之道，方易而圓難，方則易見厚，圓則易見薄，然圓可賅方，方不能賅圓，猶之地不能包天，天則可包地也。隸用篆法固可，篆用隸法似未盡可。完白山人傳至後世，恐不能無遺議。晉人楷法，至魯公而盡變，漢人篆法，至完白而亦盡變，故皆能鼓動一世，要其爲變古則一也。君於兩家盛爲軒輊，似尙非平情之論，但書爲藝事，各道其心。

之所得，正不妨成一家言。非比辨章學術，偶一過當，或恐貽禍後人也。是書用力既深，望即速付剞劂，以惠學子。弟於此事，雖無所解，亦願早得一本，以爲臨摹之則耳。北碑今世盛行，此則關乎運會；北碑多伉厲之氣，與南帖之琴德惜惜者異。自同治末年，都中士大夫喜聽秦聲，而南曲遂爲所壓，此與重北碑同理。蓋皆北鄙殺伐之音，其機先見於百十年前，固莫之爲而爲也。鄙說未免背道而馳，然君夙喜爲觀微之論，聊妄及之，以資嚙嚙。

## 惲子居

### 與紉之論文書

紉之吾宗足下，敬與紉之同出于提舉公，蓋二十餘世矣，不可謂不遠。雖然，吾宗之能學者，不數人，能學而行復有儀矩者，益不數人，敬于紉之心之近之也久矣。昨者相見，敬所以望紉之者甚博，而紉之以古人之所以爲文者問焉。紉之志，止乎是耶？抑敬之所知者，不足以越乎是邪？甚非敬之所望也。文者，小道也，而人喜爲之，爲之而復喜言之。本朝如魏叔子、姜西溟、邵子湘諸人，皆累累言之矣，盡矣，敬復何所言邪？等而上之，元明之人言之矣，宋之人言之矣，如和鼓然，其聲無以甚異也，敬復何所言邪？雖然，紉之意，不可無以應也。且敬所謂甚博者，未嘗不可于言文推之，紉之慎擇之可也。夫後世之言文者，未有如退之之爲正者也。退之之言文，則告尉遲生、李生爲最，吾少之時，蓋嘗讀而樂之。若柳子厚、李習之與章中立、王載所言，視退之相出入者也。紉之求之乎是焉足矣。雖然，退之子厚、習之，各言其所歷者也，一家之所得也；于天下之文，其本末條貫，有未備者焉。敬請合三子者之言，爲紉之申言之，其是邪？其未是邪？紉之擇之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古之辭具在也，其無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達者也；有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

皆不達者也。然而四者有之，而于達無害者焉。列禦寇、莊周之言是也，非聖人之所謂達也。有時有之，時無之，而于達亦無害者焉。管仲、荀卿之書是也，亦非聖人之所謂達也。聖人之所謂達者，何哉？其心嚴而慎者，其辭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辭和；其氣灑然而行者，其辭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辭無不至。言理之辭，如火之明，上下無不灼然；而跡不可求也。言情之辭，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遠來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辭，如土之墳壤，鹹瀉而無不可用也。此其本也。蓋猶有未焉，其機如弓弩之張在乎手，而志則的也。其行如挈壺之遞下而微至也，其體如宗廟圭璋之不可雜置也。如毛髮肌膚骨肉之皆備，而運于脈也。如觀于崇岡深巖，進退俯仰，而橫側喬墮無定也。如是其可以爲能于文者乎？若其從入之途，則有要焉。曰：其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退之子厚習之，能之而言之者也。敬未能之而言之者也。天下有能之而言不能盡者矣，未有未能之而言能盡者也。紉之益申之可也。十一月十五日，敬謹上。

### 上秦小峴按察書

小峴先生閣下：往者敬居京師，知先生善詩古文。及官富陽，先生分巡杭嘉湖三府，敬以屬吏見，所言者，官事耳。其他未之敢言，何也？詩古文者，藝事也。縣官非言藝之官，且敬于先生，非故舊也。則未知大人之門，以言藝進者，相率以言藝歟？抑不免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歟？如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是與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相去無幾何也。且視所好而投之者，必有所求。縣官于分巡，其所求非如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衣食利益而已矣。夫是以不敢。後先生奉命按察湖南，敬知新喻，先生道過而辱存之，敬所以待下執事者，皆天下所謂縣官之事也。何也？敬于先生知之未深，則未知先生于敬，亦深知之。歟？不深知之歟？則爲敬者，天下所謂縣官而已矣。及先生以爲過，上事後，復移書賜之以善言，敬始自悔。又聞以引疾去官，敬益用自悔，何也？天下惟賢者能以賢望人，亦惟能退者必能進，而有

所爲。是先生非猶夫世之所謂分巡按察而已，而敬之兢兢自外，淺之乎爲丈夫也。蓋敬積十五年，而後敢言深知先生，其前後審慎如此。雖然，未之知與知之未深，則彼此如途人之偶值可也。知矣，知之深矣，則友也。友之道，近則相示以行，遠則相示以言，皆中于道而後可。詩古文，藝事也，而道見焉。今先生所爲詩，所爲古文，業已集而刻之。敬之意，以爲宜排次之，不宜以多多積之也，以多多積之，則于道多岐。先生所與言藝者，仲倫、惕甫，皆敬友也。仲倫達心而儒，惕甫強有力而自是，仲倫之于道也儉，惕甫之于道也越。其于先生之詩古文，燕閒之見，必言之盡力矣。然二子所見，于道未能盡也。敬者于道能知之，而不能行之，于文能言之，而不能爲之。然義不可以無言也，則請卽二子者之序言，而下籤以言之。先生以爲異于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歟？抑非然歟？然今者，敬無所求于先生，并不如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有衣食利益之志也，則又在乎先生知敬之深也已。九月十九日，惲敬謹上。

### 上曹儷笙侍郎書

儷笙先生閣下：前者敬在寧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啓，皆束於體制塗飾巧僞，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稟，幾於胥隸之辭矣。古者上自宰相，至於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邪？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於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瞻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則置辭必近，其

失也少敵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於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於遵巖，而銳過之，其疾徵於三蘇氏。堯峯之失，毗於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於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厓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厓所得，視望溪益庳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敬生於下里，以祿養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輩，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於昌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疏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臯文、吳仲倫、桐城王海生遊，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宋、唐，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卽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諛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敵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敵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於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是而已。臯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附呈近作數首，聊以塞盛意，愧悚愧悚！十月二十日，惺敬謹上。

## 答儷笙尙書書

儷笙先生閣下：九月中得手書，欣慰無似。先生當代大君子，乃肯垂念愚鄙之夫所不足者，而教正之，先生所以厚待敬者至矣。敬且感且奮，思竭力自湔濯，以副所期，先生亦必許其能改也。然往歲之事，竊有小人之心二端，不敢不爲知己告者。敬家貧無可爲生，官事支缺多端，又待質幾五閱月，意欲棄官歸，不肖之身於先生，庶幾過貴州，就一授經之席，使俯仰無虞，而道藝亦有所益一也。士之處下位者，入門戶則終身不能出，而可以罷官，可以不罷官之時，門戶之界也。今歲春首，有書與知交，言不爲熙寧之附介甫，亦不爲元祐之附司馬公；况在往歲，豈敢不慎？故寧直無曲，寧激無隨，二也。此二端，皆私心妄作，言之慚甚，豈敢自附於古之強項者邪？然先生知其外之強項，而有以進之，卽知其內之并不及強項，亦必不鄙之棄之，而復有以進之，此敬所以敢披露肝膽於左右也。正月中，秋潭來書，述先生之命，徵秋潭詩，并及鄙文。敬以贈送序多諂諛之辭，恐獲罪門下，未敢率爾執筆。三月中，聞秋潭被劾，四月中而赴至，傷哉傷哉！撫軍非欲殺秋潭之人，而秋潭竟死。秋潭非以被劾致病之人，其事亦非被劾可致病之事，而秋潭竟以病死，如之何？如之何？方秋潭在時，人多異議者，今秋潭死矣，何處復得一彭秋潭？惜其子奔走衣食，敬三索行述不得，然銘墓之辭，敬前與秋潭定交，曾以後死自任，不負此諾也。冀本并近作數首奉呈，惟暇中正定之。書中名帖，不敢當，不敢當。先生德位崇重，下交于奔走之吏，先生之道益光矣。然天下必有言敬之僭者，謹附繳，惟先生曲諒之。乍寒，一切爲道自重，七月十一日，惓敬謹上。

## 上汪瑟菴侍郎書

瑟菴先生閣下：敬奔走塵俗，逾二紀矣。所治荒遠，久不奉教于賢士大夫。竊意迂謏之質，百無可爲，惟耗升斗祿，

爲讀書自守之資，可以盡年，可以長世，然未嘗不以龕陋爲懼也。古之君子，學于古人，則思舉其異同，學于今人，則思正其得失。小生之所知，下吏之所能，其不可自畫明矣。然不敢輒以之干人者，或好尚不同，徒取憎惡，或事權所在，跡涉梯媒，與其過而近，毋寧過而遠，與其近而人知，毋寧遠而人不知，此居下之道也。然敬嘗觀之古人，蓋有自達之于常路者，意者或一道歟？夫天下未有以自達爲道者也，意者或有其不苟者歟？昔者退之上盧邁，趙環，賈耽，皆誚責諷刺之言。蘇明允上韓樞密富丞相書，皆劫持誇誕之言，及答李習之與歐陽內翰，則大伸其性情學問之所得。是故一介之士，屏人獨處，仰而思，俯而書，無論富貴酣養者，不足與其旨甘，分其膏澤，卽如韓樞密之瓌傑，富丞相之重碩，文丞相之敦惠，若與之抽毫命牘，酬酢古今，析毫黍之理，舉邱山之事，恐未能盡其精微，周其博大，天之生才，各有所尚，不可強也。若是則所謂不可苟者，亦有其不可失者歟？先生自通籍時，卽以好古力學聞天下，然而不知者曰：「是宗漢儒，不宗宋儒，是喜治經，不喜治史。」敬在下風，蓋有年矣，區區之忱，未能無惑。及前日上謁，而淵然之容，雍然之論，所謂異同黨伐，古今愛博之說，無幾微見于神志語言，而後知前之云云者，皆淺人附和，未此深窺，而性情之平頗，學問之純雜，非親接不足以得大凡也。敬五十之年，斷斷此事，不日進則日退，惟得有道教正之，或可不爲流俗人所限。謹錄舊作二首，近作五首，呈之左右，惟先生諒焉。九月二十五日，憚敬謹上。

### 答吳白厂書

白厂二兄足下：二十一日使至，得手書，藉悉與居萬福，慰甚。蒙惠寄細絹墨竹一幀，吳綾仿宣紙墨松各一幀，而命敬以一言告後世之知者。敬何人斯，敢當斯語邪？然常從二兄于舒三白香之所，二兄大醉狂叫，稱畫則文湖州，米襄陽，復生，詩尙當讓出一頭地。敬觀前人之推湖州者，曰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而已。二兄畫竹，堅潤通脫，豈惟雁行湖州，蓋駸駸乎抗衡齊首，而將毋越之襄陽畫，擅場人物山水，乃二兄所不作者。然襄陽自詡，謂不使一筆



入吳生，又謂無一筆關全李成俗氣，是襄陽以高古出塵爲宗。二兄畫松，作氣滿前，如驟雨，如旋風，當求之張文通以下。惟襄陽爲裕陵書屏，反繁袍，跳躍便捷，不爲富貴所懾。二兄當之，應無愧昔賢耳。湖州襄陽所傳之丹淵集襄陽集，其詩如工部之文，如記室之賦，意趣與俗懸別。二兄則揣摩諸家，而能洗刷之，浩浩乎脩脩乎，敬常謂乾隆中江右第一，信有湖州襄陽所畏者。雖然，古人極深極微極正之作，何如深而可至，微而可探，正而可感發之作，何如可至而仍超遠，可探而仍宵渺，可感發而不妨恣詭之作，何如此則敬所願望于二兄，而畜之于心，甚久甚久者也。敬于此事，雖自八歲，卽受法于先人，然所得無何，故律嚴而拘，思通而近，氣盛而易竭，響切而易流，其境去二兄遠矣。今敢率爾有所言者，蓋以古人待二兄，不得不以古人自待，交友之道，貴如是也。敬回縣後，諸事如蠅毛，不可爬梳，所幸老母康強，細弱均安，善無勤遠念。前過貴郡，本欲至草堂，而輿夫出城，卽取東道，以致相左。昔者楊少師西游，僕人挽之而東，往日之事，得毋類此，抑又有可釋之二兄者，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今無其人，不如公榮者，不敢不與飲，敬今之投刺待見，屏息雅拜者，皆是也。惟公榮不可不與飲，非二兄而誰，則敬之不過草堂，後世必有引首慨慕，舉觴抽紙，以歌詠之者，二兄其何憾耶？附上畫松歌一首，乃章門所作，劣甚，勿見歎。乍寒，一切珍重，十月十六日，惲敬謹上。

### 答蔣松如書

松如大兄足下：三月中，兩得書，知于往歲來江右，無因得見，盡心意所欲言，甚惘惘。復知得交于梅臯太史，多磊落之游，甚喜。而書中三致意，則以所爲四子書文，屬序于敬，此敬所不敢辭也。數月來，爲吏事所苦，不得暇。鹿豨頗與知顛末，是以不及作報。五月之望，復得書，以古君子之道望敬，而責其不恭，皆切直。敬所未至，甚愧感。然謂敬不屑爲足下作序，則甚非事理也。敬與足下，初接于州中汪氏，奉舅氏清如先生之命，而後相見于都中，一握手卽相

背去。幾十餘年，復會飲于州東之園亭，今又三易寒暑矣。與足下蹤跡，不可謂不疏；然心甚懸懸于足下者，則以足下之爲人，敬所願交，而不敢失者也。願交而不敢失，則言宜誠，故請得盡其愚。序者蓋始于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魏晉崇尚詩文，始有爲人序專集類集者。唐宋人爲贈送序，此謂不經。明之壽序，考察序，升擢序，又其不經者也。是故漢之所無，魏晉有之，魏晉之所無，唐宋有之。文者因事而立體，順時而適用而已。唐試帖經無經義，文宋之經義文，皆附于詩文集，故無其序。自明以來，四子書文，皆專行矣。專行則宜有專矣，乃今之號爲知古文者，曰不得作四子書文序。嗟乎！誠使陸敬輿、司馬君實諸人，生于今日，爲四子書文，韓退之、李習之、曾子固諸人，爲之序，傳之數千載之後，其尊于揚雄之僞言，劉歆之飾說，蓋可必也。若是則爲足下作序，何不屑焉？昔者歐陽永叔爲惟儼文集序，許其自言曰：「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曰：「佐天子號令賞罰于明堂。」後惜其老不得意，則曰：「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嗟乎！惟儼爲浮圖者也，永叔序之，蓋較梅聖俞、江鄰幾有進，何也？其人非僞人也。足下自二十入少年場，三十讀古雜家言，四十與天下之士相角逐，必有位置可以自信者。若是則足下之文，敬將求而序之，又何不屑之與？雖然，古人之序，序著書之意而已，故一集不再序。後世或爲貢諛，或附于有大力者，則序至十數焉。足下文得梅臯、太史之序足矣，敬又從而附益之，其貢諛歟？則敬不敢爲，爲附于有大力者歟？則敬非其人，且無以處足下。足下其以敬是書，附之集末，則足下之爲人，與敬之所以交于足下者，皆有源委，可告之後世，惟高明裁之。四月初十日，惲敬謹上。

與湯編修書

敦甫先生閣下：敬處卑就陋，年及五十而無所成，常好從天下賢士大夫遊，然所交又千百之一二而已。往者張皋文、寓書、盛稱先生高義，皋文旋即捐館舍，敬無以自通。後秋農自粵過南昌，敬以聞于皋文者，質之秋農，而益知

先生之所以自處者，敬其可居今之世，而不求得當於先生邪？皋文爲人，其始爲詞章，志欲如六朝諸人之所爲而止。已遷而爲昌黎，廬陵已遷而爲前後鄭，已遷而爲虞許賈孔諸儒。最後遇先生，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其所學皆未竟，而世徒震之，非知皋文者也。皋文寡欲多思，寡欲故言行多行於自然，而有爲者鮮；多思故事藝皆出於必然，而無爲者亦鮮。自然必然二者，合之進道之器也。然有爲者鮮，則於道易近，無爲者亦鮮，則於道易遠。必也有爲者，亦歸於無爲，則庶幾於斯道乎？雖然，敬竊有疑焉者，宋人之說，至明而變，至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於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近日以來，多愍置之。愍置之者，非也。揭竿於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詈，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邪？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邪？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邪？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邪？敬交於皋文之時，皋文未及此也，其所得敬未之知，而先生者，皋文之與學而引之敬者也，則敬之所宜受教也。故陳皋文之行，以自通於先生，而卒致其所疑焉。先生其有以大益之，則幸甚！不宣。三月二日，惲敬謹上。

### 上董蔗林中堂書

中堂大人閣下：敬前在都，不及見吾宗宛平君，宛平君有孤女二人，中堂爲猶子娶其少者，敬欽風義之日久矣。然處卑賤，不願自通於左右，後令富陽爲中堂鄉縣，以禮至邸，第一投謁，而中堂辱存之，侍坐之頃，妄測淵雅之衷，宏通之量，蓋庶幾唐之張子壽，宋之王子明者，是用益不敢苟然，致獲咎於大君子。蓋十五年之間，未嘗一日忘，未嘗一事干，此則敬之所以自立於天下士大夫，而中堂之所深知深知者也。雖然，上之於下也，知其識，知其才，知其守，皆有迹可求者也。故雖以卿相之尊，欲知草茅初進之士，難矣，而實易下之於上也。有奏狀之言，有制詔之辭，有

朝議之公，有輿論之詳，易矣而實難，何也？彼在上之庸淺者，蓋亦有之矣。而不爲庸淺者，識至遠而不見其識，才至大而不見其才，守至堅而不見其守，皆無迹可求者也。而以庸淺測之，則惡乎知，惡乎不知？是以敬之於中堂，不敢以庸淺測之，則請言敬之所能測者。曩者敬以官事久羈浙中，中堂歸富陽，一切以古禮自處，而人人所道者，入官寺，如甘寧，過里中，如石建。敬以爲此自好者所能，不足以見中堂。敬所竊窺者，其時海內無事，而中堂獨居，念之深，念之至深，處若忘，行若遺，在堂則循階，在室則繞柱。且中堂立朝，素不以辭色從人者，及自富陽至天津，至京師，而不惜委蛇行之，行之而無所圖，則向之念之深，念之至深者，何爲也？行之而有所圖，則向之念之深，念之至深者，何不聞一親者之與聞，一智者之與議也？及數年之後，朝廷施大賞，用大罰，而後使敬渙然而意得之。此則中堂之不見其識，不見其才，不見其守，有如是也。然而敬尙不敢信以爲如是也，及往歲侍坐，徵及古今相業，有旋乾轉坤者，中堂悚然惕然，言何敢承，何敢承，而後益信爲必如是也。敬所能測中堂者，此一事耳而已。如是推之，則中堂輔佐兩朝，垂四十年，其中識之遠，才之大，守之堅，而無迹可求者，豈易更僕數哉？豈易更僕數哉？敬生有狂名，而所守皆猥者之事，惟好觀古今之大人，察其人人之所不諒者，此則分外之想，分外之志，其世人所謂狂歟。然性之所喜，不能以已。敬座主戴文端公，於中堂淵源最近，道義最深，其忠愛勤勞，亦有深隱不可驟識，如中堂者。敬文稿上書一首，神道碑文一首，庶幾得其大凡，不可不呈之中堂。古者語必以類，故詳敘敬之所能測於中堂者，以先之，惟留意焉。正月十八日，惓敬謹上。

上舉主笠帆先生書

笠帆先生閣下：前者旌旆自江西移湖南，士聚於庠，商告於市，民要於野，願一叩首馬前，先生豈人人被之澤，以要結之哉？心之所及，足以相信，有如是也。而其中能詩文者，復揄揚其事，以獻之左右，先生亦深慰藉之。後敬追隨

至九江，先生問獨無詩若文以言別之故，敬對而未悉也。古者贈送詩若文，多規戒之辭，至明而盡出於諛悅，蓋不問其人若何，而皆有以諛之悅之者。其升擢朝覲，則諛悅之辭，從同同，是故敬集中無是也。且詩文集序及題辭，亦無之，何也？五尺之童，未知丁倒，卽有集，此誑科第耳。遺種之叟，萬事瓦裂，亦有集，此無聊賴耳。富貴養酣，欲爲清流，亦有集，此乘豪橫耳。序者纍纍焉，題辭者纍纍焉，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此不必更附其後也。況禍福之端，一人造之，一人當之，己未不稱本，若以從他人，豈不大可惜哉？是故敬集中亦無是也。先生文章事業，出於人人，不在輒生之揄揚，敬事先生，與人入殊，不在隨人人爲揄揚，故先生之去，亦無之。惟先生之去，亦無之，而後四海之大，百年之久，無有再以贈送之詩若文責敬者，而集中之義例，遂如金城之不可攻，湯池之不可越矣。然而有白之先生者，故九江之對，請以書進，幸得畢其辭焉。蘇子由曰：「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敬之庸劣，不敢附於古之君子，需竊微祿，近二十年，不敢謂不用於世。然今之天下，人才衆矣，任鈞軸者有人，任疆場者有人，任河漚者有人，任漕輓者有人，任百執事者有人，皆循循然奉功令，赴期會，較其貴賤，則有相懸者矣。論其賢不肖之相去，其間豈能以寸哉？是何也？世亂則才勝法，世治則法勝才。太平旣久，無異政，無殊俗，豪傑與凡庸同功，正直與詭隨並譽，如洪鑪熾，則金鐵雜投而皆鎔，大海泛，則淨穢疾下而同化也。若是則敬雖服卑官二十年，豈敢謂用於世，卽等而上之，再等而上之，又豈敢謂用於世哉？若是則寄於物以自遣之說，敬何敢辭焉？且夫操觚之臂，可引六鈞，習於射也。超距之足，可越三丈，習於踊也。測理之心，可達千聖，習於文也。敬自能執筆之後，求之於馬鄭，而去其執求之於程朱，而去其偏，求之於屈宋，而去其浮，求之於馬班，而去其肆，求之於教乘，而去其罔，求之於菌芝，步引而去其誣，求之於大人先生，而去其飾，求之於農圃市井，而去其陋，求於恢奇弔詭之技力，而去其詐悍。淘汰之，播揚之，靡揣之，覺沐之，得於一是而止，是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竊有志焉而未逮也。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靈皋爲最，下筆疏樸而有力，惟敘事非所長。再傳爲劉海峯，變而爲清宕，然識卑且邊幅未化。三傳而

爲姚姬傳，變而爲淵雅，其格在海峯之上焉，較之靈皋則遜矣。其餘諸子，得固有之，不勝其失也。是固有之，不勝其非也。敬才駑下，終其身而已矣。若夫文之堅毅者，必能斷文之精辯者，必能謀文之有始終者，必能持正，則所謂鈞軸疆場河渠漕輓百執事，蓋無二道焉。然或寓之文而充然，寓之事而未必不欲然者，則又存乎其人，存乎其時而已。敬非敢自矜也，茫茫千古，如驅羊如履狶如害馬，不力辯焉，則此事皆爲謬種矣。惟先生諒之。八月二十一日，惲敬謹上。

答伊揚州書

秋水先生閣下：不見二十餘載矣，天下不過此數人耳，何日忘，何日忘？今年在椒邱舟中，得二月二十二日書，喜甚。開緘讀之，知在粵東見敬文稿，過蒙獎借，不安殊甚。惲子居他日，何以副朋友之所期耶？不日進，即日退，恐文質無所底，愧見諸君子，則今日之謔癡符，亦終歸於覆瓿而已。藹如其言，昱如其光，皦如其音，先生視敬，有一焉否也？清夫徵士，時時於往來中，知其爲人，其文必有過人者。往歲敬北下章江，先生爲故人子所發書，並清夫徵士集，均未寄到。至下籤之說，敬何人斯敢當斯語，然有可復之先生者。曹子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劉彥和云：「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歐陽永叔文成卽黏壁，時時讀之。蘇子瞻用事必檢出，此數人者，其用心可以觀矣。是故文者私作也，必以公行之，文者藝事也，必以道成之。固有賢人君子，窮極精慮之所作述，而一得之士，可以議之者，然則清夫徵士之集，敬請得因先生之言，而一一籤之，天下當不以爲僭也已。敬於孟詞爲鄉試同年生，孟詞卒後，未聞其一事，心嘗恤然。其生平學問，又未得其要領，所命云云，皆敬心中所朝夕念也。然如何而可以不負孟詞，惟復命之。聞先生明歲有江右之行，當可作數日游，所欲言者，無窮極也。七月初七日，惲敬謹復。

答伊揚州書一

秋水先生閣下前奉韶州手書，七月中作復，并文稿四部，由瑞金楊茂才國雲寄李汀州處矣。如未達，可向署瑞金邵君促之，甚便也。八月下旬，清夫徵士之少君蘭芳來，寓手書，并清夫文集一部，始知遲遲之由。蘭芳事已與料理矣。敬前後書，蘭芳錄本奉呈，想已達也。清夫爲今之作者，先生來書，何言之謙耶？貴省近日古文，推朱梅厓先生，清夫得之梅厓，梅厓始終學韓公者也。大抵韓公天質，近聖賢豪傑，而爲文從諸經諸子入，故用意深博，下筆與衍精醇。梅厓止文人，而爲文又從韓公入，故詞甚古，意甚今，求鍊則傷格，求適則傷調，自皇甫持正、李南紀、孫可之以後，學韓者皆犯之。然其法度之正，聲氣之雅，較之破度敗律，以爲新奇者，已如負青天而下視矣。清夫猶是也。敬與清夫所學不同，若強清夫之文以從敬，是猶毀鼎彝而鑄刀劍，舍琴瑟而聽鼓鼙，後者未成，先者已棄。鄙意欲於其目錄之不劃一者，齊之，稱謂之不相當者，易之，當時語之不合法者，刪之，如是而已。望寓書清夫，視所見同否也。九月初五日，惲敬謹復。

## 答伊揚州書二

秋水先生閣下：前月得舍弟書，知過嶺修謁，重蒙嘉惠，感謝感謝，舍弟踰跽二十年，不得已請書於先生，從此或有遇合，以成其用，皆先生之賜也。目下尙在瑞金，望後方可至章門，所賜家南田畫，未得展玩，而心之欣然，已不成寐矣。惠書舍弟先附來，昨又得九月二十七日書，所以慰藉期待，敬者良厚，不敢當，敬近日觀尹河南范忠宣，所以處患難之言，褊心暴氣，似有銷釋之漸。其餘世事，俟大定後，與世之大君子權之，不敢求進，亦不敢言退也。光祿公人倫模楷，專立祠堂，頌述功德，敬得附名其間，可謂幸甚。惟來示命以作記，敬思記體謹嚴，唐宋諸名人，雖破體爲之，不過抑揚唱歎，以遠神激蕩而已。氏族官位，旣不能詳列，學問事功，又不能實載，是以改作祠堂碑銘，可以用大筆發揚，用重筆結束，太夫人耐廟，亦於體得書矣。先生必以爲宜然宜然也。古者講學之人，祠堂記多稱號。

釋先生，今用祠堂碑，例宜稱官稱公。至惠州之事，例不宜書。太夫人生平之事，例不宜書。孫曾銜名，例不宜書。先生亦必以爲宜然宜然也。道學異同，若入碑文中，少涉筆，則不透徹。多涉筆，則辨體論體矣。不涉筆，則通篇之文，如玉卮無當，玉盤缺角。故起首推明朱子之學，後列高宗之諭及文恭之論。君友共證明之，遞入銘中，可以縱橫往來，使銘辭瀏然確然，與碑文相照耀，乃變法中正法也。鄙意如是，必屑屑自明者，敬以後學爲先進作碑文，庶幾慎之又填，或免咎戾。先生亦必以爲宜然宜然也。敬爲飢寒所迫，秋來又病腰脚，明春得暇，清夫之文，當卒業焉。或天假之緣，得朝夕晤對，則可益盡其愚。清夫必不鄙夷之也。龔西原署瑞州，周雨亭署南昌同知，皆時見，能致盛意矣。方茶山在遠，未得見也。冬寒一切爲道自重，不宜。十一月初五日，惲敬謹復。

### 答伊揚州書四

秋水先生閣下：二十二日，舍弟自瑞金至南昌，盛言先生兄弟之樂，子姓之謹，精神之固，問學之勤，爲之欣然，可以觀所養矣。又言秋水園古樹數章，修篁數十畝，池館位置，得疏宕之意，兼有近石遠山，引人着勝。先生何修而得此耶？敬在千里外，已神游化人之宮矣。能繪一圖來，當以小賦或小記償之。庶幾此山之靈，欣然解顏也。所惠香山老人畫，是其晚年之筆，意境超遠，體勢雄厚，皆以篆籀法爲之，惜神已敗矣。緣懸挂積年，爲塵土所侵，裝潢家又以低手壞之也。敬過眼雲烟，幾數千軸。大約以俗冒雅者貴，以雅箴俗者賤，以邪干正者賞，家多以正排邪者賞，家少小道尙如此，如何奈何？光祿公祠碑銘，先生當自書之，或用青石大碑四統，如表忠觀碑，書徑三寸字，四圍以石柱石押束置一處，可得五百年不毀。五百年後，必有再刻之者，如此則此碑之獨雄宇內，無窮期也。先生銜名，例應直書，已書之矣。今人作文，卽不書名一節，已成大謬也。光祿公之曾祖，司鐸何地？望示知，可填入拙集中，不宜。十一月二十五日，敬謹上。



## 答趙青州書

味辛先生閣下：往歲在鄉郡，敬將返江右，而先生有關中之行，千里饑驅，彼此同之。所慮者，敬少壯於先生，江右一水可通，無多勞動，先生則未免車馬之苦耳。今歲十月，得印山大兄書，知道體違和，有南轅之意，尙未深悉。十二月中，孟巖廉使詣部，始知其詳，并得手書，知左手足枯重，急切未愈。昔之名人，多有此疾，當由性情耿介，中懷時有所不然，又多危坐讀書，血氣不行所致。然關右風高，可愈積濕，何遽至如此？將毋爲甚寒所中耶？若是則湯散不可專補血氣也。先生自作輓匾輓聯，雖佳甚，然豈得便議此？自靖節自作輓歌，近代名人沿結習爲之，或數十年後，尙康強逢吉，不幾於欺謾當世後世耶？閱書至此，當乙之以一笑，愈疾可也。敬嘗觀之古人，其畜道德能文章者，饑寒之外，復多變故。或家室違異，或朝廷歧阻，或毀勝於讒譏，或展轉於疾病，使歷睽變之人，情發沈幽之己志。故一旦事權會屬，則智力所詣，適中機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遺文逸事，法書名畫，皆能曲折精微，鴻懿絕特，不類乎人人之所爲。孟東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尙可進，其他所得，寧有旣哉？寧有旣哉？大集之序，乃後死之事，比之元晏，愧何敢當？然元晏之才，實不及太冲，當時皆耳食耳。茫茫天下，作者幾人，知者幾人？此後先生卽不徵敬文，敬亦有以報也。續刻文稿，於原刻多改正，附呈一部，祈是正之。五月六日，惲敬謹上。

## 答張翰豐書

翰豐仁弟足下：爲別三載矣，中間時一通問，不盡欲言，遑闕之忱，如何能置？春閒書來，乃聞蘭畦先生之訃，近園孝廉亦前後書來，事至於此，奈何奈何！然悠悠之人，至欲歸咎診候藥物，長安居真不易矣。五月中，近園復有書來，以志屬敬，敬義無可辭，辭則無以對蘭畦先生矣。屬草稿之後，有知舊者，謂不宜作如是言，宜言國家恩遇，門地貴

盛終世無過。嗚呼！知舊其愛敬者歟？然此無過之志銘，長安貴人能操筆墨者，不下五百人，何必江南惺子居千里，嗚心起古之揭日月，泣鬼神者，而質其然否也？敬嘗謂南宋以後，爲志銘者，如篆畫工，凡傳之師授之徒者，知衣冠佩帶而已，他非所知也。是故所爲顏閔之容，無甚相遠也，所爲飲光鷺子之容，無甚相遠也。爲志銘者，官閔之外，言其和於家，言其勤於朝，言其惠於朋友，千百人皆此數語耳。安眉於目上，植須於頤下，頤頥然團團然，去衣冠佩帶，孰辨爲顏閔，飲光鷺子哉？若是者，皆可以無過者也。夫天下有生平煦煦嘔嘔，言行無可指訾，而死後不得爲君子之徒者，或衆所忌怨，生平所爲，有得有失，千載之後，必有仰企之論焉。此無他，觀其大體而已。敬於蘭畦先生，本其性情，得其形貌，故讀之終篇，如見轉盼而思，厲聲而呼，高步而望，倚几而指揮。至於朝廷知人之明，用人之當，層疊皆見，則知舊所謂無過者，或亦庶幾焉。然而揭日月泣鬼神者，未嘗不可見，仁弟詳觀之，其有以告我，秋中彥惟當北行，見時爲道念。六月十五日，惺敬謹上。

### 答鄧鹿耕書

鹿耕先生明府閣下：前蒙惠書，所陳皆古人之義，敬何敢承？知即日舟赴章門，可面罄一切，未及作報，嗣恩恩奉謁，先生益有以獎借之，敬益用自愧。然何幸得此聲於天下士大夫？此後不敢不自勉矣。使來復奉書及多儀，愧甚愧甚。尊甫大人，名儒循吏，伐石之辭，敬得操筆墨以揄揚盛美，方懼不稱所使，何敢濫叨嘉貺。詒誚古人，然卻之則非先生事尊甫大人之心。因先生之美，遂忘鄙人之陋，謹再拜登之前。鶴舫先生，曾以蟾蜍大研孔雀補見賜，亦不敢辭；其於他人，則未之敢受也。古者文人集中所刻，時與石本不同，皆由年力俱進，積漸更定，故致如此。尊甫大人志文，敬因作意部勒，故用筆未得自然，下語亦不能堅定，心常嘵嘵。近塗改數字，刪易數語，較呈西原太守本，略似整齊，然未敢信也。謹鈔錄奉寄，如已。限日，可先付鈎幕，敬有更定，自存集中可也。先生論史筆，不難於簡，難於有餘。

最爲高識名論。敬更有復之先生者，王右軍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從橫爭折。此如太史公傳儒林循吏，皆筆筆內斂，與游俠酷吏不同。是以敬於尊甫大人志文，不敢縱宕行之，遂致神太迫，氣太勁。若儒林循吏，神與氣何嘗不有餘？此古人之不可及也。先生以爲何如？江廣文十載知交，札應即復，敬性疏脫過甚，竟忘其別字，不敢隱於相知，又不敢率爾作世俗之稱，望示明後報之。北上何時路過吳山，必留數日是幸，不盡及。八月十二日，惓敬謹上。

### 答鄧鹿耕書一

鹿耕先生明府閣下：昨奉賜書，知尊甫大人大事，誠信無悔。敬不能隨執紼諸君子，與觀盛禮。又葬期在既禮之後，不得復有所附達，將其悽悽之忱，而先生諄諄然致過分之言，愧甚矣。承示塋兆形勢，極慰。意此事自古有之，觀孟堅所志各書可見，其理與周禮九州，爾雅四極相通貫，皆氣之變爲之。棄骨裹而足疾平，穴蟻除而脅疾愈，生死一理而已。惟小人棄本求末，不務修德，止求吉葬，無論天道人事，不能得善地，即得之，必有物以敗焉。若君子思安其親，其爲造化之所福，無疑也。鄙見如是，先生當必以爲然。敬近况如常，家慈精神如五六十人，惟向爲溼氣所苦，近飲木瓜酒，漸輕除矣。大箸周禮條考，尙未寓目，因西原太守，於長至日丁內艱，不能索觀也。古人詩文，必各自成家，先生儒者之言，以和平愼密爲主，敬前盡其愚，不以見責，而反褒之，敬何以自安。邪壽田茂才，進境何如？敬與先生交，非尋常，而賜書過爲謙下，敬何敢當。自後斷不可見外也。十月初三日，惓敬謹上。

## 張廉卿

### 與黎純齋書

前在金陵，相從譚藝，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窗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嗜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嘗竊怪學問之道，苦義理攷據辭章之屬，其涂徑至博，其號稱爲耑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棼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笙，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笙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夔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敵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儻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僞，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象，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耆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秣祿，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着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齷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塵垢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贏失，而爲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胸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答吳至甫書

春間奉到往歲除夕惠書，承已改官畿甸，將以儒者之學，澤我民氓，敬賀敬賀！六月初旬，李佛笙太守復遞到三月晦一函，適裕釗有悼亡之戚，先期歸里，一昔始來鄂城，恩惠未及報，所需姚氏評點漢書，一時未遑鈔寄，請以異日可耳。來書過以文事見推，且虛懷諒度，諄諄無已，裕釗則何足以知此？雖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其愚。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爲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然自爲一事，常乘乎其機，而緼同以凝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爲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與古人，訢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沈思力索爲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爲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爲文，則一以意爲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閣下以爲然乎？閣下爲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載其辭，裕釗邇歲亦正病此。往在江寧，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峯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裕釗比所遇多乖舛，又迫憂患，於此事恐終無所就。閣下才高而志遠，年盛而氣銳，它日必能紹邑中諸老盛業，用敢進其粗有解於文事者，以爲涓埃之裨，惟亮察不宣。

與鍾子勤書

文添

子勤尊兄先生足下：裕劍近從蔣部曹所，側聞先生之懿，私心甚慕。鄉日又於部曹所，獲睹手書，乃承垂問及於不肖，且感且愧。用敢奉書於左右，而一陳其所欲言。蓋自康雍乾嘉以來，經學號爲極盛，非獨遠軼前明，抑亦有唐而後所未有也。然患在窮末而置其本，識小而遺其大，而反以詆訾宋賢，目立標幟，號曰漢學。天下承風，相師爲賢。君子病焉。近乃復有一二篤志之士，稍求宋儒之遺緒，推闡大義，而不溺於纖小之習。然或專從事於義理，而一切屏棄考證爲不足道，蒙又非之。夫學固所以明道，然不先之以考證，雖其說甚美，而馴致制度之失其實，則於經豈有當焉？故裕劍常以爲道與器相備，而後天下之理得。至於本末精粗輕重之數，是不待口說之辨而明者也。然學者常以其所能相角，而遺其所不能者，以開其隙而招之攻。是以學術異趨，紛然而未已。夫以其然，其必有窮。貫乎本末精粗之數，而無所不能至者，出焉。存其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一切之爭可息也。烏乎！非有絕人之資，勤篤之力，其孰能與於此？雖然，必樹是一人者爲之宗，以靖天下之紛紜，而一其趨。於是學者得其所歸，隨其才力之所至，雖淺深大小不齊，而於道皆有所明。夫然後學術一而成材衆矣。豈不瘳於水火相鑿，更出迭勝，而以黨仇以伐爲事者哉？伏惟足下才高而識邃，智崇而業廣，自許鄭賈孔，下逮國朝顧閻江戴段王之說，既無所不窺矣。又將一折衷於宋儒，以求當乎周公孔子之意，由是而推之，則裕劍之所稱者，足下豈有意乎？抑將啓此一途，以待後之作者乎？相去千餘里，不得而奉誨言，惟幸辱教焉。裕劍頓首。

### 答劉生書

曉堂足下：蚤春承寄示文數首，入秋又得手書，勤拳懇至，足下之用心，何其近古人也！足下諸文，所爲尊君事略，最肫摯可愛。讀老子中一段，詞甚高，闡然入古人之室矣。前幅微覺用力太重，少自然之趣。他文識議，並超出凡近，而亦時不免病此。夫文章之道，莫要於雅健，欲爲健而厲之已甚，則或近俗。求免於俗，而務爲自然，又或弱而不能

振古之爲文者，若左邱明、莊周、荀卿、司馬遷、韓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厲而氣雄，然無有一言一字強拊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最爲難。知其難也，而以意默參於二者之交，有機焉以寓其間，此固非詭莫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道。治之久，而一旦悠然自得於其心，是則其至焉耳。至之道無他，廣穫而精導，熟諷而深思，舍此則未有可以速化而襲取之者也。吾告子，止於是矣。夫文之爲事至深博，而裕釗所及知者，止於是，其所不及知者，不敢以相告也。以足下之才，循而致之以不倦，他日必卓有所就此，乃稱心而言，非相譽之辭也。足下勿以疑而自沮焉可也。足下文，知友中多求觀者，故且欲留此，俟他日再奉還耳。惟亮察，不宣。

### 復某邑侯書

閏月之望，奉到四月十日手書，捧讀之餘，且感且愧。以執事拳拳之雅，不肖雖愚無知，寧有不感激而應命者？况裕釗自幼束髮受書，過不自量，竊斐然有述作之志。今以桑梓之鄉，志乘之重，重以百餘年之廢墜，卽微明命，猶思奮筆於其間，其有承大君子再三之召，而顧忽然自外乎？惟是生命不辰，適丁大故，三月之內，再罹鞠凶，大義私情，具有萬萬不可者。前書恩惠，未盡所懷，故復敢悉陳其愚，而執事察焉。竊惟送終者，斂形之後，莫重於葬。今先君先妣，窀穸未安，筮宅筮日，早暮遑遑，若舍而他適，則茲事將遂曠邈，必且久淹歲時。且過時不葬，違先聖之明訓，冒國家之刑章，斯謂罪人，遑問餘事？禮卒哭而耐，小祥以前，寢堂饋奠，猶生事之朝夕，哭酌必躬必親，斯乃古今之達禮，人之子之至情也。况裕釗自痛生平，飢驅四方，衣食奔走，晨昏多缺，抱恨終天。今所夕所稍得自盡者，不過歲月之間，而復違焉，其胡能忍？且自先王制爲縗麻之服，以爲至痛飾，使賢者得以遂其情，不肖者亦以忱於目而動於其心。後世教誼頹紊，甫經虞祔，遂墨其衰，往者有宋朱子，暨國朝四明萬氏、岷山徐氏，皆痛疾言之。裕釗曩讀其書，爲之凜然，每與徒友論辨及此，以謂禮教之廢壞，風俗之衰薄，士大夫之知禮者，所宜力振流失，而返之古初，嚮之所稱謂

何今至於大故。而自蹈其失耶？然服疏衰之服，以居聖廬室之中可也。若遂入城，廁身局中，既欲守禮，亦虞戾俗。曩纒則實疚隱衷，素縞則恐駭物聽，進退審顧，無一而安，揆諸事情，尤爲未便。蓋三年之喪，天下之至痛也，故古者天子諒闇，三年不言。既練，然後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所以致其哀而不敢以間之也。故曰：「重志之謂也。」大功猶廢業，况以父母之喪，而與於纂修之役乎？致悲戚則廢務，思職事則忘哀，且執事亦安用，此昏悖替亂之人，而任之事哉？昔歲之冬，湘鄉曾相國詒書招赴金陵，近黃子山太守，亦以試事見邀。裕劍並瀝述前情，一爲辭謝，非獨於明命有所廢格，且以執事之國士遇我，裕劍寧不愾焉。惟是慘痛之際，奄忽之期，實於先靈未忍違去，而私計執事宏宜遠猷，樹立方未有艾，儻不以裕劍之愚不肖，異日所以自效於左右者，惟所使之。斯則裕劍所得少自盡於先人者，無過日月之際，而竭誠殫力，以報知己者，方且誓心於無窮，執事其亦可以悲其志，而原其罪已。肅復布臆，惟垂察不宣。

### 答李佛笙太守書

价至，奉讀手書，爲之感歎無已。及讀所示大著，則又大喜且詫，不謂足下銳進一至此也。來書謂此行誠失計，然獲交不肖，時相從問，得學問文章之要指，挈長度短，固亦未爲失。裕劍豈敢任此？願足下之文，乃精進若是，則信所得多矣。文誠出於人人，足以信乎今而傳乎後，窮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雖百郡守，不以易也。且所謂窮通得喪，感寒飢者，溫飽者，擾擾一旦暮之事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知足下故必不以一官置意中，然卽爲衣食計，則亦有命焉。力所能謀謀之，所不能謀，則聽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裕劍癖時讀論語，獨深有契於孔子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一言，且嘗試縱觀生民之初，以至今日，盛衰倚伏，與夫人之賢不肖，芒乎紛乎，眇不可紀極，終其與若廢，有一之非其命者邪？或乃棄其修行立名所得自爲之事，奔者聘欲，一切以徼非望，卒泯泯以沒身，甚且爲詬於天下，



世者，甚可悲也！既亮識其然，又自少酷嗜學問文章，是以一意專精於此，而不遑恤其他。是惟年齒日長，神智日耗，恐遂終無所就，時獨以爲懼。近者撰得書元后傳後一篇，乃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漢人。且私計國朝爲古文者，惟文正師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諸公，未知其孰先孰後也。雖則狂謬至是，乃復私自疑，輒錄寄足下，爲我一決其然否？其然邪？是吾益也，用竊自喜也。不然邪？卻退矣，吾滋懼焉。請必明語我，俾得一自釋焉。抑以足下之果勢勇銳，若是使由是屏棄百爲，以從事於斯，且使裕劍駭憚畏避，而不敢與競也。承欲來爲一握手之歡，聞之喜忭無已，書不能盡意，俟爾時當極意一傾吐耳。

### 答黎純齋書

承兩惠手書，並賜寄拙稿，均奉到。裕劍此文，頗規樞司馬氏，而迹未能忘；足下遽謂能突過姚梅二家，私心固未敢以自信耳。梅氏文已遵來示，簡得二十餘首，另紙寫目，並呈上。人各有所嗜好，必不可強同，且卽一人之身，而先若後所厭喜，固往往異矣。此固不可以爲定也。柏硯山房集，其得失頗如尊論，然梅氏勝處，最在能窮盡筆勢之妙，其修詞誠愈於方姚諸公。然一意專精於是，而氣體理實，遂不能窮極廣大精微之致，此其所以病也。自唐以來，稱文者惟韓退之，於本末精粗表裏之數，無所不盡，故焯爲百代之宗。其他或注意於此，而時不能無脫漏於彼；固賦於天有以限之，抑其人之致力，各有所偏至也。文之難爲工，故若是哉。曹子桓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裕劍從事於此，三十有餘年矣。曩旣苦才薄，又自少至老，憂患寒飢之擾其慮，奪其日力，進尺寸，如走千里。今雖欲追古人最上之境而從之，而齒髮日衰，精力益減於前時，願視前後，中心恟慄惴懼，灑焉若新寒之粟體。嘗以爲千百世之中，四海之內，有志奮厲爲文辭者不少，下者才力之不逮，其稍進者，或學不得其術，或所遇足以苦之。羸拙於人者，居其半焉；羸拙於天者，居其半焉。學焉而不能成，成矣而不能極，其至振古以至於今，英才志士，同聲

而悲咤者，亡慮皆以此也。因論梅氏文，意有所觸，不覺觀縷至此，惟諒察，不宣。

### 復查翼甫書

翼甫足下，積年睽隔，思子爲勞。鄙人以宿昔性懶作書，每奉惠函，輒久稽裁答。昔歲足下遷羅憂戚，竟亦未及聞知，弔唁並闕，深歉於心。秋間君來我去，如相避然，爲之惆悵無極。足下謂豈其中有數存者邪？諒哉！讀來書，款款深，使人再三諷誦而不能已。又先後承惠諸珍冊，良深感謝。承示大著春秋地理異同釋，倘讀一過，已覺甚精核，體例亦善，足徵好學深思，非世俗之所能及。頃以事當返里門，忽忽不得暇，俟明春來至金陵，容更細加紬繹。惟鄙人於地理之學，鄉日不過略涉其藩，恐未能爲足下剖析幽蹟，決定然疑，或爲作一序，略道足下纂述之旨，儻尙能爲役乎？足下勤學不倦，爲今世所罕覩。惟學問之道，義理尙已，其次若考據詞章，皆學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須爲用，然必以其一者爲主而專精焉，更取其一以爲輔，斯乃爲善學者。不然，人生祇此精力，祇此歲年，行歧路者不至，懷二心者無成。孫卿之言，不易之論也。欲爲古文，則程功致力之始，熟讀深思四字，足以盡之。其所資於考證者，莫要於典禮制作之原，古今治亂之蹟，更求之蒼雅訓故之書，令文章爾雅，遠於鄙倍而已。其他偏指末學，可一舉而掃除之也。且卽專精考證，亦宜務其正大而深博者。本朝經學，號稱極盛，然其能闡述六經之宏旨，洞明古今之要最，勒成一書，卓然自存於天壤者，僅乃十餘家已耳。自乾嘉以來，家纂一編，人立一說，枝辭碎義，汗牛充棟者，不可勝數。迄今未幾時，其書已若存而若亡，更歷數百年，誠有如歐陽氏所云：「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者。」竭耳目心思之力，積數十年之勤，所爲者乃終歸放亡磨滅之書，是亦不可以已乎？道知者必無惑乎此。裕釗衰老日甚，鬚髮十九白矣，幸差能食，精神尙不大憊耳。小兒鶯鈍，爾時且專攻舉子業，其餘皆懵不曉，來書獎借之已甚，非所以厲之也。尊外舅近晤見不希爲道意，并詢賓日昆弟近好。久不相見，道阻且長，爲之惘然。且雖足下與渠等，想亦

不能長合并也，復詢近佳，惟亮察不宜，裕劍白。

### 與張煦堂大令書

前數日，閱邸鈔，知以被議左遷，爲之惋愕無已，不謂足下事，遂乖舛至此也。人生所遇通塞，固不可以常理論；或材行志節，出於人人，而困阨沈淪，不得行其志，或錄錄無所短長，比肩尊官顯秩，賢人君子，俯首噎氣，僚佐不敢出一語，其不肖之徒，庸虛嵬瑣之醜類，乘機冒進，舉生倖心。人自期以方面公輔，芒不復有闔域制限，於是乃獨棄廉恥，相奔於邪徑幽竇，抵死并入，以求得之。雖然，其遂以是顛躓，身敗而名裂者，亦不可勝數也。且所謂一意自守，不肯少貶以阿世俗，而卒躋通顯者，抑豈獨無其人邪？屈信存亡之際，是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天故不可得而知也。且嘗試獨居妄度，自天地剖判至今，且千萬歲，天亦稍衰且老矣。時固不免矇瞶，瞽亂，其所處是非臧否，以施愛憎賞罰，亦豈信能盡其理邪？夫天處高，而人錯居其下，而權命一懸寄焉。又時不免昏亂錯迕，則夫人之所謂窮通得失廢興者，譬猶深夜瞑目，繫手以走曠閭之虛夷險，一惟所值焉斯已耳。其又孰從而意之邪？足下質直勁正，出於天亮，又達於當世之務，宜在顯位，施澤於當世者也。其至是，命也。然使命不終否，復進而上，一反手間耳，亦莫知其爲之者也。正己以俟之而已矣。羅少村都轉常晤見，否恩恩未及作書，請以此示之，使聞狂言，取一笑爲快，不足令他人見也。

### 張嘯山

#### 答黃越瑚 戊子

徐芋陔回，接手教，牢騷之意，溢於豪端，不平則鳴，固無足訝。第人生涉世，安能事事如意？老兄所處，固屬萬難；然譬如弟之一門凋落，六尺飢驅，豈遂將日日以淚洗面邪？功名二字，自有天命，惟當盡人事以待之。奉勸此後，將脚跟立定，眼界放開，且看老天作何處置我耳。來指云云，具紉雅愛；但轉蓬之身，南北無定，何暇計家室！晤望溪，希婉覆之，冗次草草。

又答 庚寅

入夏來，屢奉手翰，足下爲弟之心，可謂至周且悉矣。弟雖不敏，何至頑如木石，豪不省事？然一念及此，方寸鴛亂，不知所從。圓覺了義經云：「如彼迷人，四方易位。」此可意會，不可語說也。前接五月二十四日札，深感厚意，辭之無可辭，故以小詩自解。適查麓先生赴東，屬爲寄致，亮已垂覽。實則蓬萍蹤跡，未卜稅駕之所，故可緩則緩。若執前事見疑，則弟詩固云云爾。世豈有夢乘車，入鼠穴，搗薤噉鐵汁人哉！呵呵！

答某 甲午

兩過留溪，得聆雅教，而恩惠返權，未及一鬯幽悰。午刻敬接華函，具悉梗概，周急濟困，弟之本懷。況高才如足下，尤向所傾注，願效指臂者，無如飢驅作客，錄錄依劉，徒此一片熱腸，竟無用武之地。至筆墨一道，本屬冷淡生涯。今之坐高堂，擁厚費者，爭白論黑，有貶無褒；但言及孔方兄，便兩目矐矐如電，否則口角流沫，欠伸假寐。此謂拒人於千里之外，雖有百儀秦，安能爲茂陵劉郎作說客邪？學醫如布帛粟菽，可以濟人，可以自給。鍾鼎篆刻，如書籍古董，得時則獲，可不嘗遇盲瞽兒，且一錢不值。竭來歲穀不登，富家每多惜費。若敗家子揮金如土，寧結交粉頭篋片，其視酸寒措大，如風馬牛，豈肯見白紙黑字，遂解蠹慨贈乎？乍川風景，較前十年，大不相同。弟意此游可已，則已，不必

畫蛇添足，卽不至往返徒勞，亦未必遂能捆載。東陽處既未有成說，宜卽整裝歸里。筆墨謀生，策之下者，一身在外，八口瞻望，非弟之四海無家者可比也。辱在垂青，縱談無忌，幸勿以交淺言深爲怪。五月十八日。

### 與繆少薇

甲午

關津開隔，通問爲難，風雨鷄鳴，何如感念此境，想彼此共之。去夏忻接手書，備知近況，擬申李報，欲寄無由，徒想望耳。自青溪判袂，遂賦驪駒，過觀音巖，泊舟半日，窮十二洞，回登燕子磯，讀足下所題詩，穆然有懷，漫和一律。川途無俚，惟以吟詠自遣，騷回風而餞秋，槭落葉而寄鴈，長江如帶，曙波弄晴，望金焦兩點，若烟非烟，翠寒欲滴。跂足坐船頭，放懷高歌，同伴皆笑，格格作老鸛聲。至無錫，經芙蓉湖，畫船葉葉，衣香撩人，蓋惡少年挾妓游者。舍舟適岸，入九龍山寺，訪東坡游跡，啜第二泉，胸膈一清。方擬登山頂，俛瞰太湖，徧攬洞庭，林屋諸勝，山靈妬客，風雨卒至，嗒然而返。抵吳門，同人小住拉游，笑而謝之。舟中獨坐，剝蓮子，沾酒自酌，醉且倦，則高枕而臥，如是留三日，乃行。歸後，同人各出掄元作，請鉅眼決科。予則檢點行裝，僅得詩一卷，不敢示人也。去歲來移硯金山，錢氏陳編相對，日以校讎自娛。時文試帖，向未營心，卽偶爾染指，毛錐子倔強不從，未免支左詘右。朱衣神有知，不當作絕交論邪？足下前賦悼亡，曾否續膠？尊甫在粵，有無音問？講習討論，孰爲同志？三秋桂子，倏又嫦娥望人，曩者矮屋談詩，淮清看月，曾不轉瞬，如在目前。烏兔飛馳，葛裘再易，良時坐廢，顧影自慚。重以蒲柳易衰，不堪觸暑，白門之役，望而卻步矣。遙念魚更蜃案，摩厲以須，弓燥手柔，亮無虛發。一月三捷，跂子望之。悼香詩頗難下筆，久疎聲韻，竟不能成一語。佳章先就，盍付便鱗。碧水無言，紅闌依舊，秦淮歌管，與日俱新。倘晤筠軒，爲我問蔻兒消息也。

### 與計芥舟

丙申

甲午秋，盧晴野兄自滬城回，示手教，並米賈詩，略悉足下近況，則慨然以悲。夫江城十萬家，鱗次柳比，獨一人焉。攀曲甃，隔仰屋梁而著書；一家兩口，莞然寄跡，世無皋伯通，孰識梁伯鸞哉！然熱鬧場中，斷不可少此冷人。吾惡知江城十萬家，不轉賴一窮措大，爲酒肉道場，脂粉地獄，作鴻爐中一點雪邪？屬求席地，豈不在意無如邇來作糊塗王者，多於禪中虱，多牛翁捨一萬錢，便可僱一秀才先生，聽從役使，稍聞賓主齟齬，曹邱生纍纍踵戶矣。此閒庸有足下，野睡地邪？文虎頻年，客金山錢氏書局，羈縻，迅難竣事，寄人籬下，抑亦且住爲佳耳。去秋以文瀾閣校書之役，客西泠兩月，湖山勝概，略睹一斑，惜無解人如足下者，相與歌呼嘯傲其閒。嘗雜紀所歷，得詩詞數十首，暇閒錄寄，請費杯茗工夫，作宗少文臥游何如？

答繆少薇

丙申

去秋篠峯自白門回，示手教，勤勤懇懇，勉以大儒地位，且感且媿，汗下浹背。方冀秋賦告捷，踐約東來，得一吐胸臆中宿物，乃閱試錄，知又報罷，不禁廢然。旋有武林之行，滯留兩月，歸後就婚吳興，已當歲暮，春來屢欲答書，顧無可寄者。月初於篠峯處，見四月中一書，驚悉足下遽遭大故，路途間阻，大獲躬趨弔唁，殊惘惘！足下境處萬難，宜節哀自卹，以承先啓後爲己任，區區哀號踊躡之孝，非所以慰先德也。弟少失二人，孤窮子立，貧無以存，然每自奮思，所以不負生我者。歲科校屢絀於有司，又力乏不能頻赴省試，乃棄舉子業，學爲詩古文辭，久之無所得，旁皇進退，蹶乃復起。既而得元和惠氏、歙江氏、海陽戴氏、嘉定錢氏諸家遺書讀之，始慨然歎學自有原本，徒馳鶖枝葉，無益也。則取九經漢唐宋人注疏，若說經諸書，由形聲以通其字，由訓詁以會其義，由度數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言語事蹟以窺古聖賢精義所存。旁及諸子史，是非得失，源流異同，以參古今風會之變。賦質鴛下，百不得一，而心思所及，輒復相依，雖欲自釋而不能已。區區之心，非欲矜奇衒異，效此博士家伎倆也。以爲學成得寸進，或有所建立，否則

窮老牖下，箸書自娛，附古之立言者，以示方來。冀於世教有所裨益，庶不負先人所以教子讀書之意，是亦足矣。癸巳來金山，錢雪枝通守，刊刻叢書，昇以校讎之役，兀兀魯魚亥豕間，不得已耳，豈將與抄胥爭勝負邪？若夫揣摩風尚，支左詘右，以傲倖功名，既有所不能。至屏棄羣籍，糟粕六經，以從事於所謂大儒之學，是則自南宋以迄有明諸公，高談性理，自矜獨得者，弟何人斯？烏足以語此？足下銜卹之餘，不當雜以更端。顧前書有不容不答者，知足下愛我深，欲以自勉者，勉足下，遂縱言之，惟垂察不宣。

### 答計芥舟

丙申

八月十八日，接手書，知方患瘍，比已平復否？讀孱守居草，年來近況，歷歷如睹。惟片鱗寸爪，未饜宿望。因憶庚寅秋，偕篠峯暨侯君楚帆奉訪，相遇劇場間，詢舊作，足下曾爲誦秋草四律，甚深宛，惜忘其詞，希再寫示一通，外有他作，幸竝寄一二。不佞少習制舉，舍而爲詩古文詞，又舍而爲經學考證，訖無所成就，人皆笑之。不知者以爲所求愈高，所守愈拙，其知者以爲此才力不勝，故屢遁而益窮。足下顧沾沾焉，漫以古人相比擬，不特使不佞媿汗無地，并使笑不佞者，轉而笑足下，奈何？昨在郡城，晤曉春，道祝秋田先生已捐館舍，里中宿學，僅推此老，老成凋謝，爲之黯黯。然嗣君先故，著述鮮所付託，會屬曉春代爲收拾，其易春秋諸經說及詩文稿，足下係此老之侯芭，倘晤曉春，宜留意贊襄，他日得流傳一二，一不負作者苦心，二不負生平知己，此後死之責。大箸附繳拙稿一冊，乞勘定。所作散體，半屬攷訂之文，餘則應酬筆墨，不及呈教，容圖續寄。嚴寒洊至，惟加意攝衛。

### 答賈雲階

丙申

郡城造答，一把袂恨未鬯，敝比惟文社綏善。前六月中所惠書，竝芥舟札，中秋後始寄到，鹿鹿致稽裁答，恕罪恕

罪芥舟與弟生同里閭，以遷滬城故，相聞名而未面。乙酉冬，始遇於曉春所，相見恨晚，然蹤跡殊落落。丁亥庚寅，嘗兩至滬城訪之，或稍稍誦近作，輒扼腕歎息，服其才，悲其遇，又竊以自悲也。士不幸不習舉子業，不能以功名自見，又當世無大力者爲之嘘拂，俾以一藝著。惟一二儕輩，相與咨嗟感喟，爲同病之憐；脫驂之贈，廣廈之庇，日往來於胸，久之瓠落而無所容，此徒令旁觀者笑耳。吾兩人於數百里外，作忘年交，雖魚鴻稀少，然雲樹之思，未嘗少閒。足下知弟，亦知芥舟者，又望衡對宇，朝夕過從，其爲芥舟地至矣，而卒皆無如之何，嗟乎！可慨已。芥舟箸撰，弟處絕少，比始讀其孱守居稿，不及四十首，已略錄數首，久篋衍他日，遇解事兒，當持付之。弟才劣生疎，無片長可舉，足下過爲推挹，主臣主臣謹抄拙作一冊奉去，草藁都未繩削，乞與芥舟共商之。屬題蕭君冊葉，率塵兩絕句，復轉乞舍親金山姚君、青浦陳君，各題古近體一章，附繳，天寒惟自愛，不一。

寄熊露笙丈

丙申

甲申夏，嘯峯來浦東，眎尊稿，格高氣清，風骨蒼健，絕異時下筆墨，私心向往，恨願見而不可得。及丁亥歲，假館南塘，先生已前二年入都，又無由見。時於令子曦邨處詢客況，而先生書回，亦閒及不佞。十年夢想，千里神交，不必真識荊州，而拈髭苦吟，浮白豪飲，已如見其人。仲冬聞文旆言旋，將訪故交於廊下村，竊自喜慰，得遂向來企慕之念。乃嚴寒水涸，繼以堅冰，致遲瞻仰。日天氣稍暖，舟楫漸通，擬以東坡生日，待先生於井眉甥館，外舅氏堅香先生處。先已達意，專謁德星，以負瓢腰笛之吟，訂傾蓋班荆之雅，先生或一笑許之乎？荒言一首，聊當乘章，具別紙，幸惠教之。

復繆少薇

丁酉



二月初，接手書，悉兄頻遭家難，此實人生至慘之境。弟於癸未丁亥，連失怙恃，鮮民之悲，至今徹骨。兄乃遇之期年之中，其銜痛當有不可言喻者。然惟推令先君萊衣侍養之意，節哀順變，以慰白頭，是卽足下之所以盡孝也。弟久客彭城，豪無寸進，學問一事，心思躁則不能入，精神弱則不能出。陳編相對，如理亂絲，往往坐而受困，磨磚作鏡，多見其不知量耳。所屬尊甫傳略，弟文辭鄙陋，又名不出閭巷，不足闡揚盛德。若以交誼惇篤，求之名士大夫，不若弟言之親切，此則弟所不敢辭者。望詳錄遺行寄示，俾得據實載筆，他日文以人傳，亦筆墨之幸也。此次秋闈，親友勸駕者甚衆，然久荒舉業，榛蕪叢雜，無一可自信者。加資斧不給，未免乞憐於人。以不自信之文，乞憐於人，以傲倖萬無一得之事，毋亦可已。則已遂決意不行，致辜厚望，無任慚悚。東南一帶，頗多疫癘，郡城尤甚，不知尊處何似。涼暑迭更之際，惟加意自卹，鴻便報我片音，禱切禱切。

### 答胡村竹農部

辛丑

客秋載接手書，以送世兄入闈，卽日旋里，未獲遂奉教之私。至今爲悵。頃者朵雲飛至，知德星已洩雲開，翹首臨風，無任欣抃。比惟道體萬安，著作日富，禮經一疏，想節次告成，定使鄭生從新，賈君奪席，後進之士，將爭先快睹，奉爲斗杓。虎等別去年餘，坐荒日力，媿無寸善，足告於大賢之前，每一念及，泚汗無地。承示毛詩申成，大致節取箋疏，閒采諸家，以申毛義。卷帙較繁，安暫留細讀，斷勿令寒具手汗也。少師公總集，爲目幾何，共有幾卷，欲求副本一讀，冀便中寄示。碩翁近狀如何？毛詩疏前略見樣本，比已開雕否？聞子仁太守，已真補杭州，亮可始終其事矣。俗冗稍撥，當虔叩講堂，暢聆清誨。先此鳴復，祇候起居，不莊不備。

### 與繆少薇

辛丑

秦淮一別，忽忽垂十載矣。雖來魚去鴈，無閒形骸，而落月停雲，時深寤歎。去秋嘯峯就試回，從問近狀，不甚了了。大要不得意三字盡之。第此心不可爲境所役，天道難知，宜修其在我，戚戚何爲？今歲安硯何處？去春曾具一函，仍由德潤寄達，不致浮沈否？以嘯峯帶回手教，未及此，聊一相問。弟錄錄如故，比來逆寇鴟張，頗驚風鶴。當事者慮奸民乘閒竊發，諭各城鄉團練堡寨，預爲堅壁清野之計，此策甚善。惟積弱之區，難與圖始，遷延觀望而已。開闢外一帶，頗苦水荒，區區硯田，得毋入不敷出？白頭黃口，俯仰惟艱，天各一方，代爲頻感。杜陵廣廈，徒存胸臆，奈何？奈何？弟近擬搜輯諸知己詩稿，彙爲盍簪小集，酒邊展卷，如對故人，冀抄寄一二。外奉呈金山熊露蕤丈詩鈔一本，此老爽概，略似足下，詩筆亦蒼健。以足下好吟愛友，用敢分餉，然吾知手披口誦之際，又當聞聲相思矣。萬筠軒詩才清麗，似非俗人，別後時時懷念足下，書來總未一及，豈一擊不中，遂不復踐省門邪？相距六百里，寄書苦無妥便，足下所居，在邑城內外，係何村坊？幸以相示。弟亦略開居址，竝轉寄處所，庶不爲殷洪喬所誤，便中幸時通消息，禱切！

答熊露蕤丈

壬寅

使至，誦手示，藉稔種種。尊恙前梅生曾略述一二，大都酒溼所傷，過勞則發。木旺之際，兼挾肝風，宜息心靜養，可勿藥有喜。南山松柏，不能不遇霜雪之侵，然而其天全者，時過自復，區區何足致慮。邪虎滯溪之行，須過清節方回，爾時或由內港，徑趨衛城，祇候，不勞專使。堅翁於前月十九日往平江，云客秋有函奉寄，曾入覽否？虎去春奉訪後，得俚句七章，初擬面請繩削，因循一載，竟未果願。茲先錄呈一粲，或藉此消遣病魔也。

答張篠峯

壬寅

屢奉書，未見報，殊怏怏。頃荷手畢，喜慰交并。陳軍門殉節，諸作家皆以此大題目，不可放過。弟胸次格格，亦有所

不能已於言者，思於此一發之。然詢諸從征之士，言人人殊。楊雷紀略，又頗有出入。昨聞徐雪舫云：「曾見軍門履歷，載在福建時軍功甚詳，嘗從李壯烈伯征蔡牽，亦著戰績。」擬覓得，一審其始末，故未敢妄自下筆。需之兩三月，或半年一年，未可定。若同人彙刊之舉，聞之汗顏，斷不敢附驥，惟有藏拙而已。還讀齋詩板樣，尙未寄至，此開發刻之叢書板，亦亟須配齊，連次札催，竟如泥牛入海。一則夷氛滋擾，道路不便，再則此輩脾氣，往往如是，足下當亦深悉其弊。弟館務粟六，不易脫身，文旆能借露翁北來，作數日聚，甚妙。否則俟至中秋，扁舟奉訪，不知爾時兩君能約會否？去秋屬作王依孺人詩，春閒脫稿，自視不甚愜心，遲未奉寄，容面商之處，暑後一日。

### 答少薇

壬寅

海波乍沸，江水旋渾，天各一方，同茲悵惺。秋分日嘯峯處，寄至手書，略慰渴臆，藉悉近狀。目疾甫愈，不宜遽事書史；窘促亦寒士常情，時勢如此，未免倍形拮据，在善守其方寸而已。弟自乙未來，向居甥館，緣與居停相近，歲時伏臘，僅一二次回故里。頻年食字，正如鑽紙癡蠅，不敢望小成，況乎大乎？至挂籍諸生，浮沈歲校，偶倖優等，實非所期。輾轉年餘，依然故我。六月中，同學將循例考貢，適聞江陰之警而止。雞蟲得失，本似浮雲，飲啄由天，於茲益信。承齒及附博道爾，飢驅奔走，亦出萬不得已。然瞻烏爰止，度非浪賦遠游。秋水雙魚，好音遺我，引領以俟。去冬曾泐一函，由琴川轉寄，來書未及，想爲殷洪喬所誤矣。冗次佈復，不盡欲言。

### 答吳鑄生丈

壬寅

耳先生名久矣，東西閒阻，未遂願見之私。時於堅翁外舅處，謹詢起居，稍慰渴念。客歲寄塵拙稿，謬荷題語，汗顏之至。今夏四月中，辱賜書，至中元節，回井眉甥館，始接到，循環雜誦，如晤紫芝眉宇。惟獎借過隆，搗謙過甚，令晚學

者更無地以自處，主臣主臣，虎少孤失學，囊筆依人，妄效塗鴉，無所師法，卽一知半解，亦如鈍漢參禪，無一語對著機鋒。我丈詩文書法，有目者自當傾倒，何待不佞頌揚諸君仰慕文譽，望如景慶際此秋高，夷氛稍息，計藻采遙頌，當以先睹爲快也。

答汪謝城 癸卯

仲夏外翁堅香先生，傳眎手書，博雅好古，如見其人。頃復承下詢種種，益欽佩無已。虎少嬉戲，不知讀書，今稍稍事此，然不能專力，求一事能始終條貫者，率不可得。讀足下書，自省又自愧恨也。史記正義，自南宋與諸家合刊後，世間單行本絕。四庫全書所收，係明震澤王氏刊本，河間紀文達公經進者。當日在文瀾閣，緣應校書多，遂未暇檢閱。戴東原校夏侯陽算經，從永樂大典綴緝而成。其後孔氏刻毛斧季所得元豐足本，東原又爲作跋，并未言及大典本。今以兩本互校，前後次序，竟無一字不合，此疑案百思不解。漢魏叢書有鹽鐵論，係明張之象注，四庫所收本卽此，然割裂倒亂，舛謬甚多。嘉慶間，元和顧澗鬻得明宏治十四年新淦涂氏依嘉泰壬戌刻本，及錫山華氏活字本，與張本大異。陽城張古餘太守重槧之，復撰攷證一卷，系其後爲桓書最善之本。然嘗以羣書治要所引校之，猶有脫誤，凡魏晉以前古書類如此。簡明目錄，與單行提要，彼此去取，頗有不同。卽文瀾閣書，其書或有或無，其卷數或多或少，亦往往與簡明不合。閣本前所冠提要，又有與單行本殊絕者，又有提要相同，而其本大相刺謬者。蓋四庫全書既竣之後，又屢經更改，而文瀾閣本，當分鈔時，或卽依俗本抄錄，以圖省事，未必全遵四庫本也。朋九萬鳥臺詩案，完本久佚，據直齋書錄解題，凡十三卷，而說鄂爾海諸書所錄，寥寥數帙而已。然諸家詩注，及茗溪漁隱叢話，詩話總龜等書，尙可掇拾，度秋翁旣作廣證，當已及之。僻處海隅，聞見甚隘，無足酬雅問者。一水相望，苦不得謀面，幸時惠教言。

## 與陳碩甫丈

癸卯

湖壤揖別，轉眴三年，比惟履候勝常，箸述益盛。三月閒有客赴衢，附致片函，曾達左右。否虎緣居，停拉往都門，自春阻夏，因循未果。今定重九前一日就道，荒學殖而事風塵，素心人聞之，得無莞爾。邱報王子仁太守，擢監中州，大箸毛傳，疏諒劖劖已竣，二千年來昏昏暗室，一旦忽睹天日，誠不朽盛業也。方外友鐵岸，變儒冠爲浮屠服，浪游江河閒，所至士大夫莫不傾倒。明年將攬勝西冷，問友於虎，念平素寡交，武林尤眇相識，相識而氣誼且洽者，一寓公而已。因作數行遺之，俾面謁時奉致。固知詞章一道，渠所優爲，而先生之所唾棄，然儒林文苑，各有千秋，必不因此而存畛域。且鐵岸之所能者技也，先生將進而語之以道，當有善然而解者。秋風載塗，暮雲在望，臨緘馳溯，伏惟爲道珍攝。

## 與彌勒院僧

癸卯

一別明湖，忽已四周寒暑，涼宵清夢，未嘗不在十三閒樓也。比惟道體安頤，白業精進，寶刹自尊師化去後，得法嗣爲之繼續，想見慧日長新，慈雲永庇，如來滅度，啓教者端在阿難。惜牽絆塵緣，不得時親梵宇，徒呼負負，無任拳拳。道友鐵岸，本寶山人，易儒服爲緇衣，詩古文詞，不在小顛松光兩禪伯下。茲將薄游兩浙，冀分莊嚴片土，俾作一枝之棲，不致立錫無地，幸甚。泰株守如恆，虎擬重九前偕雪枝通守入都，在山出山，何處判此一重公案，向承護念，并以附聞。

## 復阮相國

甲辰

前月修誠祇謁，後生末學，得瞻仰顏色，誠二十年向往之忱，庶幾焉而不敢自必者也。退後復蒙八公子賁臨舟次，傳命持贈擊經室再續集，夢陔堂文集，並爲錢君致祭，厚意優渥，非所敢當。文虎適以事入城，殊失禮迓，引愆無及。其日卽解維，旬餘始抵金山，仰賴福蔭，在途平善。邇日諸冗稍定，正擬肅書申謝，十八日郡署中遞到台函，暨守山閣叢書序，盟誦之餘，曷勝感荷。竊惟執事居爲通儒，出爲台輔，德業之隆，天下仰望，譬猶日星河嶽，自公卿迄士大夫，苟得一言，靡不重於九鼎。錢君自輯書以來，殷殷就正之意，無日去懷。不幸不及躬親訓誨，而身後之屬，竟蒙俯從所請，賜文弁首，俾數十年苦心，不致湮沒。且六百五十二卷之書，挂名鉅集，從此不朽，九原有知，可無憾矣。文虎鄉曲陋儒，學識樛昧，伏讀鈞序，意指深遠，安能窺測於萬一。惟宏獎風流，娓娓言外，令綴學之士，油然相勸。此則大君子之善成人美，而古大臣之所爲休休有容，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固如是也。敬校勘一過，有數字似轉寫脫誤，因照錄副本，另識所疑，呈求審正示悉，以便付梓。外附上湖海文傳一部，坊訂不甚闊大，惟印本尙濇楚，較勝近出者，冀卽察收。錢君所輯指海十二集，先已刊竣，俟裝訂後，郵請鑒定。其餘稿未編者，嗣子某某，擬遵遺命續刊。知荷垂注，敬附以聞。

與胡岫桐丈

甲辰

寓齋一別，忽忽半載，比惟尊候萬福。在都日，奉教良多，當錢君靈輦發紼時，又蒙代爲照護。及虎等出城，慮慮就道，竟未稱謝，殊深歉仄。自潞河南下，尙不至十分阻滯，至五月十八日抵里，一路平善。惟同伴及下人水手，十病六七，陶六兄竟卒柳林，又意外事耳。蘇卿先生，於二月閒捐館，老成凋謝，不勝人琴之感。尊函今存預香叔舅處，聞客冬今春，由竹報兩次附書，曾無寄達。虎回南，鹿鹿無狀，惟家口如恆，外翁仍授讀鷺湖，杖履頗健，藉可告慰。雲山閒隔，相見尙未有期，尊名想卽到班，能選浙皖近處缺分，則甚善耳。長安居，真不易，及之而後知。近況稍能如意否？馳

與凌厚堂丈

甲辰

在都深荷教言，至今佩服。二月二十日，發潞河，無大阻滯，至五月中抵里，途次平善，足慰垂注。比仍館錢氏，錢君哲嗣遵遺命，續成指海檢遺稿，析爲六集，覆校付梓，明春諒可竣事。先生箸撰等身，真近儒之魁，周易翼集古義而貫通之，注文精簡，較惠氏周易述，有過無不及。學春秋理辨體大物博，於第三卷，略見一斑，未知禮堂寫定，何時得窺全豹。前有南回之議，行止如何？先生非汲汲功名者，然君子不爲不近人情之舉，竊意轉瞬已闌，再商進退，隨遇而安，是或一道也。虎鹿鹿依人，無狀足述，開效操觚，未嘗敢示人。先生知我者，不容自掩其陋，會當錄副呈教，鴻便肅佈，不盡傾企。

上阮相國

甲辰

六月中拜奉賜書，暨守山閣叢書序，隨肅丹佈謝，并附呈湖海文傳一部，仍求洪郡伯轉達，計邀鑒悉。越數日，又從蘇州接到第一次所寄手諭，緣前函已送郡署，未及奉聞。秋暑甚酷，繼以驟涼，比惟道體萬福。文虎甫成童，卽讀執事書，積向往之私，逾二十年，地分殊隔，莫爲之先容，徒望風引領而已。仲夏以故友之屬，造次求謁，執事不麾之門牆之外，而命之進見，其爲喜荷，非可言喻。自審譴劣，無足陳獻，又重勞清聽，不敢久侍，未盡其所懷而退，退而又悔之。夫知其拙而隱焉揜覆，是自欺也。曩願見而不可得，得見而又不以誠告，是自棄也。自欺自棄，非所以事大君子也。文虎少孤失學，奔走衣食，以意學爲詞章，無所師法。旣而讀近儒江惠戴錢諸家書，乃悟其本不立，無以爲言，始從事於形聲訓詁名物度數之學，以庶幾古聖賢立言之意。賦質駑鈍，聞見膚淺，俗事牽之，旋作旋輟。癸巳以來，

錢君招商訂守山閣叢書，雜而寡要，徒驚心力；閒事筆札，一知半解，無當於所謂根本者。執事口敝萬卷，胸貫九流，箸作之盛，衣被天下；其視綴學之士，管窺蠡測，沾沾自喜，奚翅鳳皇翔於千仞，而下顧醜雞，方舞於甕中也。雖然，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執事自撫浙江，迄節制兩粵，黔滇造就人材，不可枚舉，寸長薄技，無不誘掖獎勸，以曲成之。以文虎之不敏，固不敢自比於弟子之列，抑又安知執事之不因其來，而樂爲之教誨邪？謹獻散文二十篇，詩一卷，敢求垂覽；其有一言之幾於古，則請誨以其所未至，而勉其將來，無任冀幸之至。

答郭友松

甲辰

客秋於郡西郭，晤足下，方自白門回，草草數語別去；時見足下面有晦色，竊意試未必得意。比返櫂，卽偕雪枝通守北行，道中時時念我友松也。關山重阻，風雪載途，十月晦，始抵都門。隆冬苦寒不出，擬春閒徧攬燕臺諸勝，不意入新正，通守遽擢疾卒，游興索然，屏當喪務，束裝而歸，水道紆迴，幾倍於陸。五月中抵里，晤熊露翁，道足下近況，代爲鬱鬱，乃知客秋途遇時，已聞尊甫訃矣。然聞近與熊蘇林讀書，葉湘秋園中，甚喜得良友切劘，學可大進。及八月，中在郡，傳聞友松已入都，則又惘然，何也？足下天分甚高，氣質甚弱，又未習世事，人情變幻，行路艱難，非可口喻。萬人海中，如足下者，奚翅數百。馳驅道路，淪落風塵，目擊心傷，有不忍言者，安得不爲足下危？越數日，從柳溪處，獲手書，始審行止，則又一喜。非特喜足下之未入都也，又喜得安硯地，從此息心數年，壹志讀書，不爲俗學俗事俗說所誤，庶幾有成。而又喜如虎者，得同志切劘，益奮於學，如我友松之於蘇林也。江山游歷，當有濟勝之具，有濟勝之資，有濟勝之境，正非易易。燕齊八閩，無聊之極思耳。流行坎止，飲啄由天，其遂與否，非能豫定，願勿以此自荒。落井下石，古今同慨，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彼世情何足責邪？蔣劍人之窮，與足下等，忽然而爲僧，又忽然而歸儒，其出不得已，均可原諒。其才，其詞章之學，與其放誕，蓋有過於足下者。嘗以爲劍人狂，友松狷，虎而處狂狷之間，其子莫



乎？十月初，柳溪回里，足下偵其到館，附舟至張鎮堰，由鎮之秦陽，六七里耳。來時可同詣熊老，作數日聚，如何？

### 與汪謝城 乙巳

客夏承示手校大唐郊祀錄，正譌補脫，千餘年斷爛之書，煥然一新，實爲稽古者一大快。錄副訖，覆校再過，有數端似可商者。古人引書，不盡依原文，義苟可通，不必一一標出。至脫文誤字，顯見爲傳寫之謬者，徑卽補正，省去案語，以免瑣屑。脫簡之處，他書所引，事雖略同，未必盡合，則但宜附案，不可徑補。又古人疎略，引用經傳注語，往往概舉一名，不復分析，或有彙括諸篇，合爲一論者。此類但舉例於前，後並可略。敢以鄙意，妄爲增損。復檢通典、六典、新舊唐書、唐會要、樂府詩集、諸書，參證異同，附注圈外，餘竝仍原校，授工寫樣。春夏閒可繡梓矣。古人校書，亦各隨其入疎密，今世所傳林億之校，內經、彭叔夏之文苑英華，辨證最爲精細。近時戴東原、盧抱經校書，頗仿其例。高郵王石臞、文簡父子尤精，其要不過博觀約取，闕疑慎思而已。然弟能言之，非謂遂能爲之。足下精思聰察，弟萬不及一，竭其愚陋，何足當輕塵墜露之益，而來指云云，何其學逾邃，意逾下，而詞逾謙。與大唐郊祀錄繳上，管見所及，揭諸簡端，幸再審之。

### 答洪子齡 乙巳

繆少薇兄書來，盛稱閣下門才世學，恨未一親芝範。茲荷手教先施，申誦之餘，曷勝欽佩！文虎才識，韓鄩貧賤，依人，雖竊慕諸先輩緒論，希志古學，而力旣不足，又荒廢於詞章雜藝，半生悠悠，無一足以自立者。同郡錢雪枝、通守纂輯叢書，謬邀襄校，已閱數年。甲辰春，錢君不幸卒於京師，彌留時，以書事見屬，文虎不敢孤死友之託，仍館錢氏，以完未竟之業。所輯指海，除已編十八集外，餘稿不能成集，故旁求祕籍，以足二十集之數耳。發微顯幽，夫何敢當。

前少微書中，示北江先生遺書目，未刻頗多，惜無好事者補刊，以成全帙。今指海中所缺無幾，又卷帙稍繁者，不能入片鱗寸爪，未免窺豹之譏。初擬九月閒約友奉訪，而人事牽率，未能自必，來教乃許以抄副惠寄，極爲感荷。目中如毛詩、天文考、謝承後漢書辨誤、魏書地形志補正、國語釋地、及孟慈先生續漢書藝文志，祈各抄一本，仍望審正一過寄下。蓋引用古書，尙有原書可檢，至文義烏焉之誤，以意推測，或致多歧，不能不加慎重耳。從蘇轉寄，諒不致浮沈，他日倘獲遂訪戴之游，敬當虔詣禮堂，暢聆教益也。

答郭友松 丙午

客冬得陳穎莊來書，及篠臺所述足下在蘇光景，略知之矣。苦寒行役，殊繫人懷。月初八日，接手告，則審留滯維揚，進退惟谷，行路之難，動足卽是，何必天涯？知其難者，當於無可立足中，求立足之地。向者相阻之意，足下知之矣，抑知所以相阻之意乎？蓋足下視事太易，視去就太輕，致有此悔。然旣在揚州，何不卽揚謀席地，以足下之才，龍性稍馴，豈無遇合可止則止，何汲汲往返爲？弟意徐州未必卽有信，卽信至，未必竟具行李以迎。旣抵徐州，復欲借省試爲歸計，恐無說以處此，卽有說以處，而幾月徐州官舍，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邪？如決計不欲居徐，莫若卽今勿往。然在外情形，難以逆料，足下且以弟言熟思之，而度之以勢，徐定行止可耳。承示棣華齋叢書，蓋仿樊氏鹽邑志林、趙氏涇川叢書之例，爲一方文獻起見，所謂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者也。揚州有江陰故人繆少薇，館曹子固司馬家，今值渠赴館，託轉寄此函。繆君伉爽樸誠，爲知交中第一人，足下相見，必有所合。惜同此窮途，不能轉升斗之水，以蘇涸轍，令杜陵老聞之，又當思萬間廣廈矣。

答汪謝城 丙午

昨奉手言，知文從尙留郡城，清河氏有就緒否？尙之於中西算術，實能會其淵微，所著大都可傳，他日當彙刻單行，若使編入指海，非特美不勝收，且近標榜，故弟等兩人筆墨，不登一字，一以免人書議，亦爲杜情面地也。尙翁殷秬考，所以申鄭氏一家之言，弟證之經傳，竊謂鄭氏誤執緯書及大傳之文，致召詁注，破經從秬，而劉歆又損夏益周，移前五十七算，以求密合經文，嘗作周初歲朔考，以疏通之，容日另錄呈教。魯獻公年，自當以史記爲據，顧說非是。煬公六年，則似不誤。劉歆於此二公，平加七十二年，此宋忠所云橫斷年數者也。燕寢考三家詩拾遺各一帙，希察入旋楫，何日幸留片紙見寄。

### 與胡竹村農部

丙午

客春承手書，暨鍾山書院留別記，審年來主講涇川，於珂里較近，消息易通，比惟起居清豫，文虎仍館金山錢氏所輯指海，自十三至十八，又增六集，梓工延漫，板片未齊。大箸燕寢考，刻手頗劣，修補尙有不盡處，今先印二十部寄上。文虎學識膚淺，於三禮尤疎，竊惟士冠禮及昏禮，納采以至親迎，皆在廟中。經文不別言東西左右，似東房西室，士之廟制爲然，而特性饋食禮一語，如鯁在喉，急不可出。昏禮行於燕寢，固如先生言，然讀喪禮通篇，亦了無窒礙，則亦可通於正寢。昭四年春秋傳置饋之文，安知今非夾室，卽如杜注爲東西廂，又安知非春秋時僭制，然則東房西室，於正寢燕寢，皆無可疑者。承命作序，媿無以發明尊指，附獻所疑，並希惠教。凌氏燕樂考原思之數年，有珍藏家，幸爲借讀，禱切！

### 與熊丈

己酉

初二日至南塘，欣審道體清豫，適以時祭回城。曦村近狀何似，念甚，比日計當抵館矣。梅生猝遭大故，聞居喪哀

毀水漿不入，誠至性過人。親友合爲勸慰。初三日瀕行，會書片紙，託嘯岑致唁，未審日來能稍進溢米否？蓋愛父母者，必當愛身，亦惟能愛身，乃可謂能愛父母。不能食粥，羹之以菜，有疾食肉飲酒，載在喪禮，微而可思。抑有進者，修齋誦經，俗例難免。竊謂當此災年，繼以疫癘，宜少作佛事，多卹飢寒。時屆收租，尤宜上稱慈命，格外減額，亦善則歸親之義。而別房佃戶，不致藉爲口實，可資冥福，可洽鄉情，可以保家，可以慰親。至隨俗隨宜，斟酌無弊，非子墨所盡。要比佛事爲有益。然此可爲知者道，長者老成，冀可轉達耳。寒氣漸肅，惟與寢加攝。

與李壬叔 癸丑

上月望，艾君見訪，弟適先五日南旋，恨未一晤。王雨樓轉寄之函，至月初始到，欣審近狀。周貞烈女傳，劍人作劇佳，弟更何從落筆？徵詩亦未有應者，想寇氛聞報不一，心緒皆悵惺耳。江氏數學，曉庵新法五星行度解三種，希致艾君。雖在今日，以爲吐棄之餘，然核算之理，不厭參詳，或可資旁涉。重學會否授梓，微分法凡幾，卷中西通書，誤字頗多，日過最高距夏至四十七日，尤爲顯謬，亟宜改正。綠卿欲覓四五尺長遠鏡，有否？朱述翁畢筠翁消息，若何風便示及。

答賈仁山 乙卯

兩奉手教，久稽裁答，惟知己不罪。虎性疎拙，顧平生所學，無一足自信者，故不敢求聞於人。足下過聽人言，藻飾逾分，非所克當。主臣主臣制舉業爲求名者羔鴈，不能舍而之他；足下見地甚高，篤志實學，宜不屑屑於此。若欲以此示異，則非也。大箸史論，當必有卓識偉議，足以鍼古砭今，有裨於人心治術者，何時得浮白快讀，俾胸中格格，藉此蘇洗。虎學無師法，近更荒廢，無足益足下者。竊窺古人勸學之意，在腳踏實地，持滿而發，勿馳騁筆墨，汲汲自見。

足下方當盛年，壹志讀書，潛心察理，益科後進，所至何可測量。然則史論猶其淺焉者矣。相去咫尺，會圖良觀，冗次率復，殊媿草草。

### 答錢鱸香

乙卯

承示修志條例，足下所定，似較簡質。惟經略名志，畢竟不妥；中如賦法均徭鹽法荒政，可併入賦役志，水利海塘可併入地理志。兵略則視其所宜，或附營汛，或附海塘，或入列傳，不必另列一志。松郡七邑，方言大略相同，已見府志，似可從省。祥異非文獻所關，可入雜志。雜志亦分四類：曰風土，曰雜事，曰祥異，曰兵燹。凡婚喪俗禮土產潮汛，皆歸入風土類（如必欲志方言亦入此類）；山擡海嘍，附祥異類；此其大略也。河道以經流為主，大書自某處來，經某處某方向（凡記某方向則不言曲折而曲折自見）；至某處某支水，自左或自右來入之，於是低一字，詳某支水起訖法，如上。其某支水，又有小支水來入者，雙行小注詳之，如是則脈絡井然矣。柘湖在當時爲巨浸，今雖湮廢，不得遽如姚志所云，譬禹迹久漚，而志燕齊疆域者，遂削九河名目，可乎不可？邑以金山得名，雖在華境，亦宜略載，則夢老已言之矣。藝文志箸錄，最難謹嚴，而不可不謹嚴，此中去取，頗費踟躕。至閒附論略，尤難確當，且不免罅漏，此條可刪。不佞於郡邑志素未留心，偶須檢閱，一翻便過，承問茫然，聊佈所疑，以俟裁擇。

### 與朱述之郡丞

乙卯

久疎音問，馳溯而已。秋冬閒晤李壬叔，始審守制省垣，并悉尊眷均已免難，額手欣慰。箸紅羊小劫，殃及圖書，造物忌人，抑何太甚。虎鹿鹿如恆，學無進境，冬來困於二豎，尤增懶散。上月接奉手教，感荷雅廬，適當疾作，先屬錢廣文書中聲候，諒蒙鑒悉。前承寄示左傳博議拾遺及醫經正本，書已德懇錢夢花少尹，刻入小萬卷樓叢書，業竣工。

刷印。於此兩種，特另印十部，將以奉寄，而未得執事消息，以致遲遲。茲郵便奉上，并原本附繳，伏祈察入。承諭近得秘本，許借抄刊布，想見愛古之心，無閒人我，所恐輾轉寄遞，不無蹉失。擬乞代覓抄胥，先將敦交集史、子朴語友會叢談三種，傳寫見寄，應給工價，示悉奉償。如此卽有疏虞，原本終在，可爲後圖。惟因此瑣屑瀆及執事，罪過不小。聞金陵賊勢大熾，不久恢復，未知三年殘燼中，尙得一二遺冊，幸逃劫外否？又不禁爲執事作無窮冀幸也。

與何鴻舫

乙卯

鷓鴣迭更，忽忽殘歲，郡城往返，未圖一晤，昔易今難，有如是乎？僕自入冬來，困於痞疾，三日爲期，晷刻無誤；瘧鬼之信，乃踰世人。孫可之願作文逐之，冥冥中負此良友矣。小雪日，壬叔赴滬，附致寸函，計邀垂覽。蘇林甫及強仕，遽作古人，平生著述，都未成就。聞卯君服習古書，頗能劬學，嗣音以起，或翼代爲料理。晦甫旋郡，僅一握手，仍赴金閶，忽遽之狀，殊可意會。相去百里，宛然天末，鴻沈羽滯，徒翹首耳。叔季無恙，幸各道念。

與畢子筠大令

丁巳

前承手教，並眎音學心髓圖，鹿鹿久未裁答。上月章之兄枉顧，欣審起居康健，隅例卽從姚壯之處借讀。伏惟尊意，在以聲貫字，助學者記誦之功，似極淺近，而音學淵微，不出乎此。然知其解者，縱橫錯綜，脫口卽是，否則一著言詮，都成鈍置矣。方音互有不齊，可隨其地編母爲號，有闕此聲者，徑去之，不必拘定四十二，似更捷便。惟是箸書所以正俗，苟狗俗論音，則如市僧相傳，洞庭反切之類，以口相宣，則可，筆之於書，似乖體製。寧都魏氏集，附有手語一條，虎嘗議其蛇足。尊箸固遠出魏上，於鄙意則以爲撮其大概，箸論一篇足矣，不必屑屑爲圖爲說也。謬見無當，幸恕狂瞽，盛暑惟加意攝衛，不宣。

答高君 戊午

得手告，悶悶，憶去冬第一次奉復之函，勸足下審慎爲之，毋蹈覆轍。既而聞前途爲人沮止矣，旋又聞有人幹旋矣，旋又聞已下聘矣。及到郡，晤悉種種，弟固已疑之，遂事不諫，抑又何言！然就前事論之，一則原非嘉偶，再則足下處家之道，或亦有所未盡，愈疎愈遠，以致如仇。今日之事，未免類此。夫龍性難馴，朋友間尙難相諒，而況責之閨闈。婦人女子，即使讀書，未必深明大義，細微之處，宜委曲寬容，勿遽以才氣凌之。且足下處境窮蹙，得毋常常自疑，恐爲婦女所輕；於是一言一動，弓影杯蛇，積疑成信，固結莫解。古來倫常之變，大都成於猜嫌疑忌，不善處置耳。盍反覆思之，足下向年所餘，銖積寸累，此番既羅掘一空，而又云將入都，以爲孤注之一擲。未知足下之注，金乎？瓦乎？夫博縣於投，咒彌揭羅者多矣。誰爲劉毅者？張空拳，冒白刃，而曰我操必勝之術，誠未見其人也。足下之甌，數墮地而未破，然不能保其終不破也。抑維持之，固護之，勿使其墮地可乎？弟於知己閒有所不然，言之無隱，非以沾直，實友道宜爾，亦願諸君有以見報。然能如此者，惟一席晦甫耳。弟以前與足下書，度既皆烏有矣；此書所言，無論足下聽與不聽，願姑藏之。他日不幸言而中，出而試驗，知芻蕘之獻，不盡謬妄。卽不中，亦足以見弟之多言過慮，無益而誤事，俾弟有以自懲焉。

與王叔彛觀察 戊午

數年闊別，僅作三日小聚，於心未爲慊也。比日計已抵浙，曾否督軍赴瀟？粵寇初陷江城，羣方以爲如神如鬼。今觀其技，正如驚犬避之則焦，擊之則反走；其長策在分兵牽率，使我無所不備。而我兵以承平日久，鮮習戰鬪，臨陣惟怯，不免爲所乘。若重賞懸前，嚴刑驅後，俾勇往力戰，勝勢自當在我。以閣下槃槃大才，辦此小寇，取禩中蠱耳。

當明季倭寇之亂，所至披靡，而任參政環熊、兵備梲董、僉事邦政等，皆以文員將兵，屢破之。況今賊狡詐橫悍，遠出倭寇下，何難摧枯拉朽乎？第當此酷暑，馳驅鞅掌，惟爲吳越一方，加意調攝。拙詩率筆自娛，不堪示世，遽荷著錄，廁之世作家之間，何異陽阿薤露，更唱迭和，忽雜以折楊皇華之音，不令觀樂者笑閣下爲貂不足乎？感媿威媿何古翁詩稿，屢催未至，聞在人前謙讓未遑，此則不如弟之顏厚矣。元和江弢叔詩學精深，意趣在後山，誠齋閒見需次浙省，徐方伯署弟嘗與肖英言之，頃作函致渠，錄稿奉教。盾鼻磨墨時，揮灑甲乙，可當雅歌投壺也。

### 與孫勤西觀察

甲子

惠顧次日，即訂壬叔晨興趨送，而旌旆已發，深悔愆遲。別來六閱弦望，中間與令弟葉田學士一再往還，藉諗道履清豫，少慰馳仰。前月壬叔出眎手簡，感荷存問。許氏說文溫習一周，心力就衰，就向所見及者都已忘失，奚論新得不足副盛注，甚媿去臘社集十四人去留各半，縵老常在館，相見頗稀。黃文節生日，與李梅生見山少石、壬叔、周孟輿同集蟄庵，寥寥七人，少石旋即赴滬，半載之隔，離合不常如此。日穎仙自望江來，舍館未定，兼病後意興蕭索，計欲就試，而爲日尙遠，暫求一席而不可得，宜其惘惘。爵相將移節金陵，虎等亦擬九月中爲淮王之雞犬相去日遠，何時重聚，能不惘然。聞台從已駐壽州，想公餘著述，與日俱進。此閒紛傳捻孽復然，幸盜魁已獲，無難瓦解，談笑揮之而有餘也。拙稿已領回檢閱，覺無可錄者，又嬾畏書，容遲求政。近作孝甸傳、山谷生日詩，寫呈一嘯，又朱友寄來新刻許烈姬遺詞一卷，附上。

### 與周縵雲侍御

乙丑

昨閱姚刻左傳、杜注之外，雜采釋文、孔疏，下至諸家論說，并胡傳林注，皆取之，於初學誦習誠便。然閣下旣雅意



崇古於小戴記不用陳氏集說，而用鄭注，且以撫州公庫本爲主，則三禮三傳，宜歸一例。但刻集解而附陸氏釋文於後，是姚氏所雜采不全之釋文，無爲贅出矣。自疏以下，諸家論說，浩如烟海，擇未必精，語未必詳，合金銀銅鐵爲一爐，是兔園冊子，三家村學究之著述耳。夫非謂一讀杜注，諸書便可廢也。以此爲準，俾胸有所主，然後泛覽古今，博觀約取，隨其識力所至，以自成其學，不當用此抄撮之本，襲取速化之術，錮學者神智，不古不今，以爲道在於是則隘矣。姚刻經傳杜注，以岳本爲據。岳本是者固多，閒亦有舛誤，姚不能訂正，其陋可知。似未可以爲善本，尊意何如？雪後泥濘，不得走謁，據此奉質。十九日之集，未聞號令，遷延之役，忽將三九東坡生日，恰值立春，何以待此老

### 復杜小舫廉訪

乙丑

承詢姜白石詞旁譜配今譜之理，此不可攷矣。姜譜贅亂脫誤，無善本校勘，虎徒以意更定，猶未知其是否。宋人以聲配律，致爲巨謬。今用上尺工凡六五乙七字配七聲，視五字所在旋宮轉調，以爲七調，直截易知，以此推之。按陳氏樂書云：「今太常笛從下而上，一穴爲太簇，半竅爲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竅爲夾鍾，次上一穴爲仲呂，次上一穴爲林鍾，半竅爲蕤賓，次上一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變聲爲應鍾，謂用黃鍾清與仲呂雙發爲變聲，半竅爲無射，後一穴爲黃鍾清，然則其以翁聲爲黃鍾也。黃鍾爲宮，合二十八調之正宮，以上字配之，於今調爲一字調矣。餘皆仿此，演爲譜如別紙。然宋人以合字配黃鍾，則第一穴當四字，（大呂太簇同用四）第二穴當一字，（夾鍾姑洗同用一）第三穴當上字，（仲呂）第四穴當尺字，（蕤賓用勾卽低尺林鍾用尺）第五穴當工字，（夷則南呂同用工）第三第六穴雙發當凡字，（無射應鍾同用凡）第六穴當六字，（黃鍾清）於今調爲工字調，宮立宮羽主調，以黃鍾合字爲宮，則南呂工字爲羽，然則正宮爲工字調矣。於是高宮爲凡字調，中呂宮爲六字調，道調宮爲五字調，南呂宮爲乙字調，仙呂宮爲上字調，黃鍾宮爲尺字調，其調名皆當羽位，亦合旋宮轉調之理，未

知古人何塗之從而又攷之今唱曲家，遇南呂宮調，每唱作工字調，仙呂宮調，每唱作凡字調，越調，每唱作六字調，則正宮爲五字調矣。唱家名五字調爲正調，亦曰正宮調，其爲自古相傳如此。或後世之樂，迭高於前代，而翻工字調爲五字調，皆未可知也。管窺蠡測，不足以當雅問，聊述所懷，惟當再質之審音者。

閣下欲討論宋人歌詞之法，宋人詞集今存者，惟姜詞有旁譜，其以宮調分編者，惟張子野柳耆卿兩家。柳詞舛誤脫漏甚多，虎曾有據戈慎卿校宋本及各書校正本，今尙存。其論宮調及歌詞之書，則有王晦叔碧雞漫志、張叔夏詞源二書。漫志刊於知不足齋叢書，詞源刊於江都秦氏詞學叢書，而校訂未善。虎昔爲金山錢氏校刊入守山閣叢書，板雖燬，印本尙可求。盍取此五書合刊之，以存宋人詞譜之一隅，亦大有功於倚聲家也。

### 上湘鄉相侯

恭惟節鉞所臨，德威普振，士卒有父兄之慶，閭閻獲衽席之安，豺虎潛蹤，鯨鯢屏息。斯蓋成算在胸，不爲物動，守則如山岳之不可搖，出則如雷霆之不可禦。仰見平時學養之效，非矯情鎮物者所能，亦非高語韜鈴者所及也。文虎昔遭蕩析，分納溝壑，蒙公過聽人言，呼之至皖，適館授餐，寵賜獎飾，俾得與海內賢達才學之士，揖讓於左右，聞各以其所業，私相切劘，拔之於索居窮愁之中，而授之以朋友講習之樂。又憫其終老一衿，舉與儒官之選，以慰之。此在公愛才重士，大裘廣廈之願，誠非獨私於文虎一人，而區區私心，一若心受者爲尤隆也。江蘇習俗，輕薄浮侈，積久難返。遭亂以後，不知悔禍，有加厲焉者，非清節重望，如宋范文正司馬文正者，不能振起。自金陵克復，疆理肅清，謂得公建節數年，與宮保合肥公同心綱紀，庶幾一變其俗。文虎生居其鄉，竊幸得目見數百年前純樸之治，而公復督師境上，鞭長莫及，導民成俗，內修外攘之任，畀之宮保一人，而猶慮宮保之不能不他徙也。文虎才不任草檄，力不任荷戈，不獲與執鞭之士，常侍左右。當江臬謁送，目極旌旆之行，中情係戀，莫可名狀。乃復沃承眷顧，恐其

飢寒失所，仍準所司月給薪水，如公待士之厚，與其用意之周且至，求之古人，有幾人哉？自七月以來，合肥宮保憫亂後書籍殘毀，坊刻經書，多誤文俗字，童蒙之始，在所宜慎，因卽舊局鳩工，開雕善本。文虎繆承縵雲侍御，引佐校讎之役，先校刊易、朱子本義、呂氏音訓、詩集傳、四書集注，均已竣事。伊川易傳初授梓，尙書蔡傳須之明春。其三禮三傳，擬用古注，次第刊行，而繼之以史記兩漢書資治通鑑文選，亦猶沉浦宮保之志也。文虎末學膚淺，深恐疎失，貽誤初學，有負公與宮保所以知遇之意，常用是爲兢兢。顧惟違侍顏色，自夏涉冬，曾無片函，達於左右者，以軍書旁午之際，不敢以尋常稟候，徒溷記室也。前月讀公復李壬叔書，猥辱垂詢，益增感媿。比聞來春將進軍豫省，相離日遠，固知跳梁羣醜，不難迅奏膚功。又恐振旅歸朝，入正黃閣，霖雨之澤，將徧及四海，而非江南一隅所得私我公也。文虎衰老，不能遠游，何時復得瞻仰光采，奉教誨於末坐邪？輿言及此，方寸飛越，用肅蕪稟，敬請鈞安，伏惟垂察，不宜。

### 上曾沅浦宮保

丁卯八月

宮保大中丞勳伯執事，文虎在皖之日，卽仰慕威望。及甲子秋，隨節相至金陵，一再晉謁，則見執事謙和醇雅，若不有其蓋世之功者。乃知性情學養，棣萼同符，而不欲徒以助業顯，雖古儒將，何以加茲？無何，執事養痾回鄉，祕期星發，不獲追送，每以爲疚。繼於眉生觀察處，奉到贈聯，執事蓋以自勉者，勉人且感且佩，敬時縣座右。自旌旆回湘，常於劄剛公子處問起居，知杜門養痾，精神漸復，輒以手加額。因以前作送行序及詩各一首附呈，聊解寂寞之思。於萬一語多媿鄙，惟莞爾置之。去春欣聞執事遵旨出山，遙計尊體勝常，舊患悉去，不禁喜而起舞，非以爲私喜也。方今寇孽未盡殲除，人民未盡得所，能爲朝廷分憂任事，不避艱險者，海內幾人？天之所佑，霍然疾已，豈非朝廷百姓之福哉？文虎於乙丑夏，襄校船山先生遺書，旣蒞事，而節相北征，歐陽曉晴員外亦將赴揚州，適合肥宮保復有

校葉經史之舉，命仍留局。今春經書甫竣，而節相回任，接葉史記、班范三書，移局城西冶城山。史記向無善本，謬舛百出，而文虎蒲柳早衰，學不加進，常以不勝其事爲兢兢。船山遺書、劉伯山明經用功最深，文虎所參校不及十之二三，而節相弁言，乃獨以賤名與伯山首署，茲復叨惠鉅帙，汗顏滋甚。自亂後書籍無存，得此帙真如窮兒暴富，當什襲珍異，以爲家寶。伏思船山先生著述等身，而行世者甚尠，今得重粟全帙，宣布遐邇，詎非盛舉。惟卷帙較重，寒士力不能置，亦不便舟車攜帶。中如諸經稗疏、禮記章句、讀通鑑論、宋論、張子正蒙、注莊子解楚辭、通釋諸書，似可散印單行，各隨所嗜，質諸表彰前賢嘉惠來學之盛心，以爲何如。然摩東西分竄，虎兇入柙，然難保無一二逸出。惟執事智珠在胸，置網早設，非迂愚下士所得而饑舌也。秋涼沆瀣，惟爲蒼生加攝。

### 與曾劼剛公子 己巳

七年相聚，如羅浮風雨，時有合離，今則如太形、王屋，分厝朔雍，徒望雲長想耳。舟中遙揖，此情依依，及至瓜洲，輪船以天晚不肯多泊，不獲造舟話別，神往無極。旋里後，以覓屋移居，滯留兩月。季夏初，始抵書局，知舟至清江，從船失火，殊出意外。惟大箸尙存十之三四，此爲可喜，然整齊補綴，亦正費日力矣。計抵高陽，當在端陽左右，衙齋侍奉，朝夕趨庭，舊業新知，與日俱進。尙憶金陵談藝時，有吳下阿蒙否局中所刊四史，將次告全，而剝補遲延，令人悵恨。讀書雜誌，繕數卷矣。文選刊過半，近以合肥爵相奏請四省垣，分刊二十四史之舉，此間分得自晉至隋、南北朝十一史，同人分校發寫，未知竣事何時。聞自河以北，頗慮燠乾，而吳楚之區，並有水患，早潦相縣，至於如此。月來霖雨不絕，度當分潤燕齊，翹企德音，冀抒勞緒，祇頌侍安，統惟垂察。

### 復湘鄉相侯 己巳

文虎於三月中旬，請假省墓，覓屋遷居。至六月初抵局，仁壽出示中堂三月二十五日復書，敬悉種種，下忱具蒙垂察，誠感誠佩！上月以來，史記十表陸續付刊，重寫各卷，亦俱上板。惟刻工中能修補者無幾人，又以各省開局，工價較優，見利爭趨，頗難僱覓，以致遲延，不能迅速。此時兩漢書將次修竣，催令刷樣覆校，後恐尚須覆修，秋閒計可印行。其史記欲俟兩漢修定後飭修，以修工少好手多，則慮草率了事也。未定秋冬閒能否趕印校勘記，則須全帙告成，依次細檢，擬稿請政。竊思史記傳本承譌已久，無論本文，即三家注已如亂絲，不可猝理。近世大儒著書，閒有校正，不過就其所見，略出數條，但論本文不及各注。今刊刻全書，祇宜取舊本之稍善者（如柯本王本之類）依樣壺盧，爲力較易。縵雲侍御之議，則以刊書機會，實爲難得，當略治蕪穢，以裨讀者。文虎等稟承此意，不揣庸陋，妄冀會合諸家，參補未備，求勝舊本。乃三年荏苒，刻鵠未成人言實多，無以自解。伏讀鈞諭，但求校讎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仰見體恤愚蒙，特加慰勉。虎等敢不勉竭心力，期副盛懷，但學識寡陋，舉一漏萬，恐仍不免遺譏局外耳。

三國志已刊全，文選刊過半，讀書雜誌已寫數卷。馬制軍比以合肥節相，商鄂寧蘇杭四局，依汲古閣十七史板式，分刊二十四史。諭寧局除四史外，接刊自晉至隋南北朝十一史，仁壽分校晉書，其史記始終歸文虎一人經理。涂太守升任蘇松太道，書局諸務，蒙命洪琴西太守總持。太守於刊書利弊，向所熟悉，得此整頓，自當日有起色。江省夏水暴漲，破圩漂屋，災民徧地，城中低窪處，多被淹沒，踰旬未退。飢溺之思，倍深舊部，伏惟少恤焦勞，爲國珍攝。

### 謝應敏齋廉訪

壬申

上月旌節惠臨，備承雅教。端六日，復拜龍川獻古兩集之賜，曷勝珍荷。龍川集校訂精審，實爲善本。劍人抱才不偶，每見牢騷，晚蒙知己之賞，生平著述，免致沈埋，九原有知，亦可無恨，不禁代爲感涕。執事在滬，特創龍門書院，爲士子栽培根本，用意致爲深厚。宋時書院本不爲科舉設，近世專重制藝，失其本意。此舉誠爲復古，使繼任諸公能

力持其源，勿奉行故事，當必有真材真品出乎其中，惟執事爲之唱也。方今陳臬全吳，恢宏治化，請以此例推之各郡，或專設，或兼行，俾肄業諸生，務爲有用之學，其於造就人材，爲功甚鉅。昔龍川負經世之略，暮年僅得一第，執事春秋鼎盛，身履台司，爲東南物望所屬。朱子云：「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此亦珂鄉桑梓也，請以爲執事頌。

復金茗人大令 癸酉

上月杪，從錢子密京卿處，奉到台諭，欣詵偏隅褊陋，得好古崇賢之君子，以爲司命。斯民斯士，得所依歸，龔黃召杜之績，將復見於志乘。翮鴟馴雉，淑我海陬，曷勝額慶！即惟政教洪施，賢勞備著，下塵頌禱，如仰喬雲。文虎濫竽侯門，猥參校訂，陶陰帝虎，食字不仙，荏苒十年，虛靡楮豆。而蒲柳先秋，未蒙允退，日形昏眊，慚悚莫名。邑志修自乾隆之末，垂八十年，粵寇之亂，文獻散佚，幸其假息不久，尙有子遺，失今不修，更難綴緝。伏承過聽，勉以贊襄，何敢規避。念文虎貧賤失學，少違桑梓，於故里老成，越所捧手。至若政俗利弊，地形故跡，素未講求，即欲策其庸懦，以附諸君子之後，亦已衰憊無能爲役，況當秉筆之任乎？去歲郡城姚敏戚，以華廉張大令之意，見屬志事。文虎白量非材，固請他選，往復數四，訖蒙鑒納。夫采訪增緝，固本邑紳士之責，至於筆削大綱，非名位兼隆者，無以鎮定。何則？人人皆欲私其祖父，及其姻婭，往往各存意見，叢善於己，刻責於人，傅翼吹毛，或致淹訟。又況經費出自捐資，有挾而求，不恤大體，如新修某縣志第十七卷諸表，雖非創格，然從此將以爲例，近二十年來，此科尤盛，從之則貽識者之譏，違之則犯衆人之怒。文虎學識淺陋，萬不足以及此，里中相知，如于充甫王柳秋姚小稽顧趾卿秋巖諸君，皆可襄采輯。其他同輩及後起，度不乏其人。文虎家居日少，未嘗接見者，不敢妄舉。執事總攬賢才，廣資聞見，慮無不燭照數計。若總纂之任，意惟當代先達德業學問備者當之，益非文虎所敢妄議。秋後得假容虔詣琴堂，暢聆清誨。

復孫勤西廉訪 癸酉

伏自旌旆登程，未遑謁送，正擬肅丹申悃，顧蒙瑤簡先頒，藻飾逾隆，益滋慚悚。敬諭棠陰好在，竹馬懽迎，時雨至而康阜歌，清風來而煩溽解。江鷗識面，記投飲水之錢，山鳥窺人，重覩勸農之騎。下塵欣抃，頌慰莫名。此閒諸務，大抵如恆，惟常郡以南，迄浙西一帶，夏雨不能霑足，均苦燥乾，即遇滂沱，祇期補救晚稻耳。文虎等數載萍依，飢聞塵誨，今則如時禽失樹，鳴息皆非。仁壽即日赴杭，爲下車之馮婦。文虎以制軍慰留暫住，俟試裝旋局，再圖力告也。皖省民風吏事，大都北不如南，所喜轍迹環經，可以駕輕就熟，蒞公之暇，尙冀爲道自恤。

### 復李爵相

癸酉

伏奉賜書，嘉獎逾分，非所敢承，莫名慚悚。敬讀大序，宣明向來史記傳刻之弊，今本不得已而附以札記之故。以之弁冕全書，使讀者展卷瞭然，益見閣下開示來哲，振興文教之意，誠佩服。隨卽付工繕寫繡梓，并以台諭轉送洪觀察，俟彙齊呈寄。惟史記開印已久，未知初印之本，有無存者。又板片係陸續剗改，舊時印本，不皆與札記相應。其最後之本，始得一一符合，而刷印過多，未免漫漶矣。江蘇自常郡以南，梅水不足，頗苦燥乾，思惟雨霖之澤，近輔咸濡，豐登在望，曷勝仰羨。此閒傳聞介弟都轉升天爲神，千秋允在，伏冀友于之感，少自寬舒，爲軍國珍恤。再文虎目力耗減，記憶更衰，猥蒙閣下暨今制軍慰留，未免虛糜館穀。現緣唐端甫回浙應試，在局乏人，敬遵暫住。俟九月閒，唐君回局，續當稟辭。

### 復金茗人大令

癸酉

月初騶從賁臨，式瞻風采，高懷雅度，肝膽照人，信知愷悌慈祥，實符輿頌。文虎壯年失學，老更荒蕪，謬竊時名，過蒙矜寵，問心內疚，何以自安。二十日復荷台函，欲以賤名上塵憲聽，益深惶恐。竊惟向來修志，凡在地紳士，祇任采

訪或參預校讎。至秉筆之權，必求名位德業，足壓衆望者，一則免築室之謀，一以避衆怨之府。此中委曲，臺下固已洞悉其弊，無待贅陳。文虎生長此邦，事關桑梓，何敢曲爲引避，而此責則萬不敢任，與其遺悔於他時，何若瀆申於此日？二十三日，專誠報謁，本擬面請收回成命，豈意舟小漏風，薄有感冒，兼以陵晨大雨，至午未歇，末由登岸，不得已遣价稟達，不恭之罪，悚仄莫名。其日草草解維，三更抵舍，日來潮熱已除，而體中疲乏，此亦衰朽之徵。惟恐鄙薄之忱，未蒙見諒，故復瀝陳其概，統祈矜察，敬請節安。兩帥來函，卽與台示同日領到，竝謝。

與金茗人大令 甲戌

日前蒙訂期見召，率擬遵諭趨承，不意大雨通宵，至晨未已。惟恐復蹈前轍，更冒不恭，歉然中止。小人祿薄，飲啄前定，往往如此。然優寵之誠，已如饜飫，不待升堂而嚼齧也。去冬惠顧時，鄙意舊志不動，而以新修者承續，細思板片既已無存，重刊徒覺費事，不能不合兩舊志而增刪之。竊擬欽志所有者，采欽闕者采胡，而各注所本於下。其不注者爲今所修，自可識別。其兩志所分類目，互有不同，或分或并，或因或革，則當詳審定議。頃從友人借得胡志，竊閱之，大致尙分明，而未見欽志，皆須購覓一部，俾可動筆。又上南連境，有宜互攷者。上海新志，前蒙應廉訪見惠。其松江府宋志，修於嘉慶之末，所載南邑事在胡志之後者，亦可備采掇。惟聞新印本多有爛板闕葉，得購舊本爲佳。至於上南兩邑，古近人詩文雜著，其中不無有闕本地故事跡者，寇亂之後，搜索綦難。此則恃采訪諸公，不分畛域，廣託知交，留心物色，非時日所能限矣。漕倉錢糧學校軍政田畝戶口，具有案牘冊籍，並須細心核對，亦非時日所能限也。賤軀衰颯，不特畏雨，兼復畏寒，稍俟晴暖，容當趨叩面悉。

復李制軍 甲戌



三月抄奉到台諭，草茅下士采薪之疾，猥蒙垂廬殷殷，五中銘勒，曷勝感佩！文虎所患左臂不仁，初擬至蘇就診，後因道遠憚行，適有薦本地鍼醫者試之，據言由春而夏，漸暖而瘳，秋後向寒，慮其重發。五月以來，叨蒙福庇，頗幸著效。惟是正逢炎夏，未能趨謁，憲轅實深悚惕。屬南邑有修志之舉，金廉屢以梓誼敦飭，辭不獲命，勉承其役，從事纂修，難期速就。比日稍冒微涼，便覺舊患欲作，若如醫者所云，終成廢疾，無以圖報，寵恤於萬一，用常惴惴。局刊大學衍義，想將次告成，前奉命擬作跋尾，屬稿再三，仍未愜當，勉繕呈繳，敬求削正，肅丹報命，祇請鈞安。

### 復李制軍

甲戌

月初謹肅寸丹，寄書局唐端甫代送轅上，計蒙垂察。初九日本邑金廉復傳到台諭，敬悉蜀省新設尊經書院，蒙吳制軍以學院張公舉薦賤名，俾應其選，循環展誦，愧汗無地。文虎學殖荒落，垂老無聞，誤蒙當代名公獎借逾格，撫心自問，實非其人。況比歲以來，衰廢日甚，出門數里，便覺困頓。雖欲勉策駑駘，應命就道，而度德量力，兩非所堪，敢求俯鑒下忱，致函婉達，下材譴陋，萬不足以辱櫛櫛之采，曷勝感佩！

### 與孫勤西廉訪

甲戌

文虎自客冬請假，忽忽半年，離羣索居，日形衰老。雖欲振刷精神，重游白下，而支體頹廢，鞭策無從。金陵七百里之遙，皖江又踰其半矣。回憶侍坐之初，恍然一昨，而雲泥勞燕，迥如隔世，云如之何？端君寄頒大集，真氣旁薄，厚積而發，信非世之描頭畫角者所可並論。近時言古文，動曰桐城；夫古文義法，蓋自韓柳以來所同用，豈桐城所私造？若夫學識氣度，則各隨其人之淺深，桐城又安能強人以必同邪？荷知愛十餘年，昔嘗以舊作詩存求正，蒙許弁言。今相去益遠，會合無期，倘能不虛宿諾，附名大箸之末，俾千百載下，知韓退之所交，有孟郊賈島其人，是所幸也！世

兄捷音在邇，引領以俟。

### 與李小湖廷尉

甲戌

敬惟道體清綏，著述益盛，馳仰無極。去秋在局，得世兄孝廉捷音，時騶從未旋，致虛謁賀，至今爲歎。文虎自請假回里，亦已數月，衰狀日增，自分不勝跋涉，有孤制軍殷眷，常用悚然閣下主講十年，精心振拔，猶是昔身輜軒校士之心，俾肄業諸賢，知制舉業外，仍須讀書，興起人文，於斯爲最。文虎久承青契，略分下交，得以時聆雅誨。遠侍以來，荏苒彌歲，雲山在望，心焉藏之。華亭故詩人張斌，於咸豐七年科試，閣下案臨松屬時，經其鄉人以行誼呈求旌表，所附聽鶯館詩稿，蒙賜題辭。今其後人增刊卷首，以志華衰之榮，復屬轉呈一秩，伏冀鑒納。

### 與黃天河學博

乙亥

客冬文旆遠來，未獲申杯酒之雅，至今耿耿！比當遏密八音，想吟詠稍減。奉邑志稿，初聞業已成編，祇需披閱，大概忘其固陋，勉效執鞭。不意一室散錢，無緡可貫，惠顧之際，本擬歸璧，台諭諄諄，未忍方命。迄今竭八十日之功，不特鼻壘未除，且幾於代斲而傷手矣。冒總纂之美名，而侵分纂編校之職，實無以對從者。然此猶脫粟也，或舂或揄，或簸或揉，宜質之當代名家。若夫地名勝跡，及儒林文苑，忠孝行誼事實，仍須土著訪求的實，非鄙人所能爲役也。

### 復周縵雲侍御

乙亥

客冬奉手教，敬審夏秋小極，旋即平復；比惟道履勝常，諸如馳系尊體，頤養有素，即偶感六氣，苟其醫藥無誤，斷不爲害。所謂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者，非不病也，病不能入內耳。奉志本已成編，嫌其蕪雜，故不避代斲傷手之譏，力

爲刪訂，未免侵及分纂編校之事，日已草草卒業。南志則自去春開局後，諸君分投採訪，都未送稿。大約二三月間，可次第彙集，局中隨事往返，不常住也。蜀道險遠，量力固不克，而度德亦非其人。況以文翁故事，毋乃戲論。應廉訪爲本省憲司，旋里以來，不敢通問。江南通志，就蘇垣一方，人才已足，何須采及葑菲。海珊在滬，曾丁太夫人艱，此番奉諱，是否嗣與本生，道遠未由一奠，深爲抱疚。前函請及編詩，誠以人生處境，時地不一，識力進退，略見於抒寫之中，足資體驗。而一時交游故舊，存亡離合，亦足增今昔之思。其存其刪，要須自定，又在工拙之外。若夫傳世與否，則無庸置念於其間。蓋有可傳而不傳，不必傳而竟傳者矣。來指謙和，固知造詣益進，然鄙見以爲不宜過拘也。文虎於古文實未致力，又雅不喜摩倣前人，應酬所作，以意爲之，僅可謂之散體，何古之云。從者文苑之選，他日自有秉筆者，求之鄙人，殆亦戲論。或者盛意不釋，則古有贈人以序者，請援其例，假日試爲之，以獻可乎。遏密八音，普天同慟，臨楮悵悵，不盡欲言。

### 上李爵相

丙子

恭惟控制中外，翼衛神京，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今當條風叶律，淑氣回春，德威允著於宣猷，雙理咸資於論道，下塵遜聽，式舞且歌。文虎辭局三年，日形衰廢，比以奉南修志之役，辭不獲命，勉竭愚陋，而文獻凋落，蕝事無期，睽隔燕吳，靡承面命，瞻仰之下，依戀莫名。伏讀盛箸奉邑朱半畦學博墓志銘，超步桐城，接跡韓柳，雲天高誼，欽佩奚如，而閣下猶以未得遺事爲憾。文虎姻婭姚太史光發，與學博至交，丙戌朝考，同行同寓，管述學博行誼，因據以入奉賢志傳。然下邑志乘，未必遂足以傳，敬請於志銘續書數行，將來全集風行，學博亦附以不朽，謹附傳略如別紙。

### 與孫勤西方伯

丁丑

兩奉環章，敬詒政社綏宜，勳祺嶽豫，曷勝欣慰。閱申報，知葉翁學士主席鍾山，勝地名區，代有通儒管領，爲金陵多士慶矣。文虎衰老無能，情甘伏處，而台教比以雲中白鶴，殆戲之邪？三邑志，皆因人成事，形模稍具，紕漏尙多，正需苴補，當事者汲汲授梓，未敢信從。仲容世兄篤學好古，兼淵源純萃，睽違數載，計已深遺精微。憶前科有榜名同行者，是賢從否？松郡東門外有復園者，舊徒錢子馨所居，曾求法書堂扁，往常銷夏於此。前秋子馨物故，眷屬悉回金山，因僦居於此，小有池亭樹石，前嘗爲之作記，搨本一紙，呈奉彙政。

與劉融齋山長

戊寅

聞文旌已蒞講院，而牽於塵冗，未獲趨承，歉甚。春來飫讀大集，意思深長，在語言文字之外，不得以詩人文人限之，欲以一言贊頌而不得也。中間有一二譌字，呈繳覆閱。及門艾承禱向館滬上，今歲賦閒，本求志書院翹楚也。茲欲求附龍門，藉親道範。此生頗有志古學，苦家無藏書，倘蒙賜一席之地，如巨魚縱大壑矣。惟公樂與爲懷，必有所以成就之者。

與楊見山都轉

己卯

十年疎闊，半晌清談，言別匆匆，一何太遽？比想安抵省垣，諸符馳系，暑氛漸減，候入新秋，悠悠忽忽，總成虛度。世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不離乎聲色芻豢車服玩好，固匪我思存，但得身心無所係累，書史自娛，爲計已足。至若蒿目驚心，不自憂而憂人，衰老之年，復何所爲？然即使壯年精力彌滿，勇往出山，事處萬難，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悔無及矣。惟是後顧茫茫，不堪思議，此亦無可奈何。前日所云聽其所止而休，此真結題妙訣。有一二友人參禪念佛，日夕莘莘，窺其意仍不過借此自遣，與吾靠穿穴故紙，殊塗同歸，未必果有所得也。謝城境地，同病相憐，會稽一席

牽於家累，亦如雞肋。去秋銜莊笛之悲，不能無慨；喜所著歷代長術輯要，遂已刊行，千古大快。壬叔之信，得自傳聞，亮非的耗。奉呈續筆，聊破一須臾之寂，有必不可通者，拈示之。前惠大稿，已爲友索去，再乞一本見寄，幸甚。

### 答姚桐生 已卯

相地之術，自古有之，大雅公劉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此地形之說也。又云：「度其夕陽。」庸風云：「定之方中，揆之以日。」此方向之說也。世所傳郭璞葬經、晉書本傳及隋書經籍志，皆不著錄，疑本託名。然其言葬者，乘生氣也，又云：「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語簡意該，足以包括壹是。後世五行叢辰太乙九宮諸術，皆屬入形家，喧賓奪主，今所謂三合者也。明季蔣大鴻掃除榛梗，舉而歸之三元。然三元甲子，託始堯年，共和以前史失其紀，邵康節以其私見臆推，何足爲據？術家出奴入主，互相詆謔，蠻觸之爭耳。售牆者或又爲狡兔之窟，以必售其地，彼此指駁，父子不相假，圖利而已。夫旣云相地，自當以形爲主，山法則巒頭，平洋則水龍，姚正甫之書，以形勢爲重是也。水龍經出蔣氏所輯，非其自箸。書中所言，不出藏風聚氣四字，大約忌直忌斜，忌衝忌雜，忌散忌反，實契乘風界水之指，此其可信者。至星鈴一卷，則誕妄之尤，而祕爲神奇，謬矣。夫三合穿鑿瑣碎，蕪穢已極，捭星尤爲淺陋，而術士寶之，彼其所恃一格盤而已。二十四向之外，又出中鍼縫鍼，彌縫其闕，及其營作，又影射遷就。且羅經所指，隨地偏向，列宿歲差，過宮屢改，分金亦非一定，膠柱鼓瑟，致可發笑。蔣氏序水龍經，謂學者以此爲體，而更以三元九宮易卦乘氣爲用，意與姚氏先形勢次理氣相同。乾嘉閒，上海有陳澤泰著陰陽宅鏡，其主持亦近三君者，皆不全特格盤，差勝汨沒於俗術者，參取而善會之可也。鄙人於此事，素未用心，所知者如是而已，以塞下問，勿令地師見也。

### 與顧竹城大令 辛巳

陽春有脚，膏澤無愆，野雉馴桑，農就西歧之麥，林鴉集泮，人滋九畹之蘭，遙眇喬雲，奚勝額慶。上月杪，展奉台函，隨卽肅牋申報，計邀冰鑒。蒙賜新刊屏幅，付裝乍葺，縣之荒齋，覺龍蛇飛動，如一筆書，信非香光不辦。此樓得此名蹟，當爲世寶，而執事賞鑒之精，好古之雅，尤爲南邑佳話，亦千古矣。委撰魁閣記，久稽報命，偶有友來，辨論魁星始末，幡幡問答，借以成篇。詞理艸率，慮不足以辱法書，繕呈教正，紕繆處，幸宣示。

復汪謝城 壬午

惠示嚴氏文編目，敬諗付梓緣起，是書體大物博，誠古今來未有之鉅觀。惟嚴氏能輯之，惟蔣君能纂其目次，而其嗣克承遺書，而壽之梓，皆不可及也。大箸古今長術，攷向所傾心，前命作序，未有以應。繼見已有俞梅兩序，可無庸架屋下之屋，來指以爲不屑，殆過謙與。其文編之序，則又有所不敢者。嚴氏著述極博，嘉道閒，諸儒無出其右者。此編肆力幾三十年之久，爬羅剔抉，分并去取，既專且精，一時未能窺其指要，而漫然成篇，以求附驥，不足以爲嚴氏重，而使鄙人徒見笑於人，是亦不可以已乎。而望洋向若之餘，又有所不能釋然者。內經大都黃帝岐伯鬼臾區輩問笑之語，不在甄錄之例，而靈樞禁服篇有插血祝，何以不錄。若云依託，則所取依託者多矣。佚經宜錄，而尙書論語孟子皆有逸文，何以不與。佚子宜錄，而莊子逸文，何以不與。又如司馬法慎子尹文子，皆由後人綴緝，非全書而此外且皆有佚文，又何以不與。釋道二氏之文，本可舍旃，今既廣及，則摩西天方之文，亦可采矣。自寇亂以後，書籍散亡，徒列其目，無從蒐采。而嚴氏原書卷秩繁重，亦難全刊，意且斷其上古三代或全漢文刊之，見於三傳語策及史漢者，或止存其目，則較輕矣。以此先導，則其後列朝必有好事者，以次踵爲之，或不負嚴氏編輯之勞也。嚴氏爲貴鄉先進，兄又與蔣君生死交誼，抑力又足任之，此序似不可它委，尊意以爲何如。

復黎蕙齋觀察 癸未

闊別十餘年，僅一通箋候，疏懶甚矣。前冬使車西回，旋復東略，自恨衰老，不足備執鞭之役，緬企扶桑，徒頽頽耳。頃承遠懷，詒以尺璧，且感且佩。世所見玉篇，僅有張曹兩刻，皆所謂大廣益會本。孫自強本，已成廣陵散，況顧氏原本乎？昔讀歐陽文忠詩，言日本多留遺古書，以爲好事者傳說。近時如羣書治要佚存叢書始出，則疑其或有。今臺下躬蒞斯邦，目所親見，信非謬言。據梁書蕭子顯傳，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詳略未當，使蕭愷更與學士刪改。則當時已有兩本，不待孫自強之增字。此本但有野王案語，疑爲原撰，雖殘帙僅存，彌可寶貴。以校今本，大相徑庭。又影相之術，能使字裏行間，纖毫畢見，正如初寫蘭亭，神乎技矣。珍荷之至，謝非穎馨。昔邵亭得唐寫說文殘本，詫爲奇遇。今臺下此舉，真堪媲美，物聚所好，賣其然乎？聞此外尚有奇書，不憚摻訪，將彙而嗣行，又不無望蜀思焉。使重洋之隔，以佚待勞，何福歛此？炎猷正熾，伏惟爲古今人加攝。

復顧竹臣大令 癸未

花生日，曾肅寸箋，由局轉遞。昨奉台示，亦同日所發，則蕪函亦當達典簽矣。卽諗省垣整駕，政社安宜，具如瞻仰。賤體四五日來，已叨福庇如恆，而胃納不舒，行步特杖，少動即覺氣促，此非病餘，乃老狀耳。虎自分荒陋，年過始學，一知半解，無所是正，聊以自娛。謬爲親友從憑，遽災梨棗，慚悔無地。何圖當代大人，過加獎譽，此或從隗始之例，然而非其人也。南善書院開創伊始，自宜敦請言坊行表之真儒，以爲泰山北斗，庶幾名實相稱。如虎者，鄉曲庸生，曾何足齒，而膺此選，實深惶恐。然蒙執事青睞有年，或未免以爲虎之禮辭，則有隱衷，可以鑒悉。虎伏處鄉隅，數年無館，閒有相招，欣然欲往。自顧視聽漸衰，心力俱瘁，徒誤人子弟，益滋罪戾，不得已而固謝。今者以大憲識拔，且無甄別制藝之責，豈不踴躍說從？實自恨昏憊，不足以辱命，伏求代爲申剖，非敢藉辭緣飾，曷勝感佩。前日提調楊都轉先奉命以函見勸，虎所答亦如此。從來不作僞謙，賴如虎者能諒之耳。

上黃漱蘭侍郎

癸未

文虎末學膚淺，年老志昏，特以聲聞過情，誤蒙采錄，自揣非分，未敢應命。乃復傳諭諄諄，再三勉勵，五中銜感，踴躍趨承。比來每月兩期，應接不暇，目迷五色，智囿一隅，纔閱數行，便苦困倦，乍披後幅，前袂已忘。蓋一知半解，本無取乎師資，而枯木朽株，又奚堪乎模範？知難而退，實負付任，時屆仲冬，遵例解館，宜候使節星旋，而辭請退，而證成癱瘓，勢不可爲，敢瀝下忱，以謝知遇。伏冀延訪通人，甄陶多士，復暨陽之教澤，廣南國之菁莪，曷勝幸甚！

復黃漱蘭侍郎

癸未

伏維輜軒更歷，程材漸徧諸州，太乙居中，息駕乍歸燕寢。固已丹砂玉札，並入刀圭，東箭南金，不遺巖穴。蓋將舉星周之典，羅拔萃之英，離朱過目，無失錙銖，師曠求音，必符秒忽。遙瞻喬采，莫罄頌思。文虎因經刻里，儒遺書，慮歲晚寒沍舟阻，故豫提十一月兩課，於月初并行，俾以時交卷。又自維半載以來，謬充師席，裨益豪無，平居不能講貫，臨課亦故事奉行，如此卽數年，亦仍然耳。而痿痺至不得移動，行年七十，好爲人師，此亦自忘其齒，而不量力不度德也。故留一稟，乞曹鏡兄代申，謂如文虎之流，斗量車載，宜別訪高賢，以膺斯任。歸後體常不足，月初傾跌，傷脅旬餘，稍得展動。適課卷已到，力疾從事，昨日纔畢，先寄書院。上月華署傳到臺諭，文虎何人，敢勞踰格，慰留，盛意開導，人非草木，豈無知識，而不感戴？乃自秋閒在院，謂所疾尚可圖效，求藥醫治，詎知絕無影響，入冬更甚，時時傾跌，患處自足兼手，自左及右，實已無可爲。留此殘喘，或當明歲案臨，鈴轅一謁，不敢飾病，以自取戾也。

復黃漱蘭侍郎

甲申



伏惟鈞候萬福，春正蒙賜函撫諭，諄諄訓誨，開以調養之方，俾知自修之術，五中感戢，莫名欽佩。夏秋荏苒，音敬闕如，惶恐之至。自半載以來，二三友人敦勸醫藥，不爲不多，胃氣似進，而痿蹙如前。年踰七外，精華已竭，展卷數行，卽已昏瞽，此生已矣，孤負栽培盛心，爲隱疚耳。敬承台命，校閱臨海周君遺集，讀行狀，得年止三十有三，而目洞九流，胸羅七略，極之商賈利敵，軍營積習，無不悉其源流。其在製造局僅四年，已能通曉其理，竊怪其用心之過銳，致天年惜哉！使假以歲月，藉手斧柯，必有足以自見者。所箸旃議，洋洋大篇，經生策士，向所未見。卽服習未深，然存此區區，亦必有可采，留候之目，實非徑庭。雜文一卷，亦迥異尋常，中有平環說略，簡質明通，其別鈔暑儀記，出自金華張氏，揣齋續錄，小有可疑，恐傳寫之誤。詩詞稍次。臺下愛才若渴，欲刪訂之，以爲千古計，其存其沒，感當不朽。文虎舊學麤疎，今更荒落，雖閒附芻蕘，不足以論定，惟鉅眼裁量，可使九原傾服耳。

### 答艾譜園書

梅夏濕蒸，起居何似？兩次承賅課作，塵冗堆積，久稽裁答爲歉。論允征一篇，謂孔傳是而經文增季秋爲非，自鄙人言之，僞古文固非，而僞傳亦未必是，其誤蓋自杜元凱始。史記夏本紀引允征序，與今本同，但云義和溷淫廢時亂日而已。春秋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傳太史引夏書辰不集于房四句，杜注云：「逸書。」其時僞古文未出故也。而訓集爲安，訓房爲舍，曰日月不安其舍則食。夫日月相去遼闊，因月在日下，人目見其蔽日，故謂之食。此論出自後人，杜所未知，不其舍云者，蓋以爲同舍相陵爾。而解辰爲十二次之辰，解房爲次舍之房，然則次不集于次乎？作僞古文者，承其誤，又見太史云：「過分未至。」遂增季秋月朔句，攙入允征篇。夫夏之九月，日月會大火之次，房屬大火，謂之季秋可也。太史明言當夏四月，則夏之孟夏，安得謂之季秋？且夏之季秋，又安得謂之正陽之月邪？僞孔傳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蓋與杜義同，而訓集爲合，云不合卽日食。夫日月合食，盡人

所知不合而食，振古未聞，而孔冲遠方且慢僞之釋，殆疏體然與？然則辰不集于房，果何謂也？曰：天子日視朝於路門之外，辰者視朝之辰也。房如今稱朝房者，亦曰朝堂。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天子視朝，則羣臣辨色而入，趨伺於此，所謂集也。太史曰：「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杜注：辟正殿過日食時。正義引近世儀注：天子辟正殿，坐東西堂，百官坐本司，蓋天子罷朝，羣臣皆罷，故不集于房，以重天變。下云：「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則救日之事，古今禮雖未必盡合，而大略相同，故引夏書以證之。辰不集于房，此人世君臣遇災戒懼之禮，太史述之以諷昭子，不然，日食之變，而徒瞽瞍夫庶人之紛紛邪書闕有閒，是否允征之文不可考，而季秋月朔四字，其爲僞撰，攙入無疑，而其致誤之由，則源於集解之誤解也。閻百詩以授時時憲二祿推算允征之文，事事不合，斷古文之僞。夫史記不著共和以前年祿，劉歆損夏益周，不足徵信。竹書所記荒謬無稽，且多後世附綴。皇極經世鑿空推行，何從求合置之不論可矣。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太史言之鑿鑿，而以今術上推是年十月建酉甲戌朔，入食限，乃非六月。疑歲前誤多置閏，故積差而前。春秋所書，祇仍舊史，非止一端。足下窮經好古，姑以相質，餘篇議論皆平允。嵇康與山濤本忘言之契，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蓋隱以紹託濤。康在魏無國士之知，其死中鍾會之譖，文帝尋悟而恨之。後濤惜紹才而薦之，武帝不次而用之，紹之死難，豈不足以厲臣節？亭林之論，別有寓意，不必泥也。弭匪之策難言之，卽盡善亦徒說耳。茲竝奉繳，溽暑洵熱，惟箸述珍攝。

### 復謝幼伯

久疏文字，日困陶陰帝虎，閒讀諸大作，一往清利，理達辭舉，胸膈爲之一快，而時有若失之多者。竊謂古文宜從簡質，意少辭多，而過於敷衍，卽近時執不揣擣味，閒論一二，附卷中。至說詩數則，固不失以意逆志之旨。皇矣天立厥配，尊意謂卽文王克配上帝之配，正與呂氏讀詩記引程氏歐陽氏說同。又引朱氏云：「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

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則朱子初解亦如此，其序讀詩記，所謂少時淺之陋說，蓋卽此類。後作集傳，以爲太姜，則因毛鄭以爲太姒而遷就之。集傳解因心則友，謂以太伯而避王季，疑於不友，故詩云然。據讀詩記所引，則係長樂王氏之說，甚爲鄙淺，不知朱子何以取之，而又遂以爲己說。烈文孔疏以爲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據此，疑所謂烈文辟公，乃成王歸德於周公之辭，載見之烈文辟公，亦如此，則又疑離詩之辟公，亦謂周公，故孔子舉此以深誚三家。然出臆說，未經攷定，因辱問聯發之耳。若載之爲始，則毛傳不可易矣。夫經義淵深如海，近世諸儒，以其非常之質，博極羣書，力闢榛梗，猶多未達，何況鄙人，敢言經學，向固妄有意於此，亂後久置之矣。足下年富力強，旣喜談經，宜捐棄一切，并心壹志以爲之，而其道當從爾雅說文入。蓋古人訓故名物，不盡與今同，不可執後世語言文辭，以概古人也。瞽說不足舉似，惟惠教不宣。

## 復劉伯山書

承示論語子罕篇緼袍章集注，此衛風雄雉之詩詩字，纂疏本作篇，謂趙格庵所見，係朱子原本，當以篇字爲是，因舉學庸語孟釋詩，皆僂某篇爲證據，攷之有不盡然者。朱注於經文，有詩云詩曰者，其釋之例，皆云詩某某之篇，不云某詩，以句上已有詩字也。惟此不伎不求二語，經文無詩云詩曰字，故釋之云：「此衛風雄雉之詩。」如欲僂篇，則當云：「此詩衛風雄雉之篇。」今句上不著詩字，故不云篇，此於語勢已足，自不必詩篇查見也。憲問篇擊磬章，深則厲，淺則揭，注云：「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正與此同，而顏淵篇子張問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注則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者。」蓋以此兩句錯簡，與上文義不相應，故少變其例。至孟子滕文公篇許行章，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則以閒雜孟子語氣，故又變其例，云小雅伐木之詩云云，以分析之。此皆經文不著詩云詩曰之例，言非一端，各有所當。緼袍章實與擊磬章一例，不伎不求二句，自爲一節，故但云此衛風雄雉之詩。深

則厲二句，連上荷簣語爲一節，故既釋其文，又別之曰：「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正見朱子精密處，要之俱與它處有詩云詩曰字者不同。纂疏本作篇，安知非偶誤？如作校記，固不妨存此異文。今但刻本文，似可毋庸更改，幸再審之。

尊意謂格庵本親得之於朱子，而通志堂本纂疏，依宋本翻刻，必無誤者。然公孫拔之譌，公孫枝，王伯厚在當時所見已然。今纂疏本亦同，則宋本不能無誤，而纂疏亦不能異於通行本也。錢竹汀少詹所舉集注避欽宗孝宗諱字，今本纂疏有改威作桓，改謹作慎者，則通志堂本亦未可據矣。

### 復劉融齋宮允書

承惠說文雙聲四聲切韻二種，佩服之至！自來言諧聲者，詳於疊韻，少言雙聲；自大箸啓之，至以款意烏于攝一切音，分析條理，曲盡其致。敝郡青浦沈學子先輩，困論華嚴字母，嘗悟及此，世有韻學驪珠一書，其切音皆收匣影喻三母，意取沈存中所謂聲中無壘塊也。然竊謂度曲本主長言，曲折轉合，宜有首有身有尾，如今之水磨腔，有一字數聲者，不特三合四合而已。非若先生此書，專論切音，則但出音收音宛合而已足也。古人分韻，以東真陽耕等鏗鏘之聲爲陽，啞者爲陰，而今曲家，則以重實之聲爲陽，輕浮之聲爲陰。北曲又反是，其實此可謂之清濁，而不可謂之陰陽，大箸亦既言之矣。夫氣輕清者上浮爲陽，重濁者下凝爲陰，聲則輕而浮者濁，重而沈者清，故不可以陰陽言。猶之十二律呂，長者聲濁而低，短者聲清而高。然大呂之管，短於黃鍾，而長於大簇。夾鍾之管，短於大簇，而長於姑洗，初非以長短分陰陽也。古陰陽兩部，竝有清濁，而實不以清濁判陰陽，殆周德清輩誤會耳。續筆蒙賜署首，甚感，奉呈小萬卷樓叢書二十冊，校勘疏漏處，條示之。

### 答楊見山都轉書

客冬兩奉手教，適遭室人之喪，春夏來又以遷居郡城，摒擋細瑣，久稽裁答爲疚。子高所輯管子校正及身授刊金陵書局於近世諸家，采掇甚廣，獨未及大著，想副墨無存矣。來教論牧民篇之錯字問字，乘馬篇之天宇，八觀篇之捐字，侈靡篇之家字，敬聞命矣。惟七智七主篇，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尹注佞謂佞詐也，背理爲私以佞詐訓佞，古未之聞。（蓋其本佞僞作狡，然狡字亦無此訓）劉氏知佞卽交字，乃意反字爲友，王氏從之。竊謂此佞乃交接之交，如上交下交，交左交右，交際之類，與交友義稍別。（古蓋祇用交字後世作佞）故疑反爲友之衍誤。佞字屢見明法解（明法篇作交）蓋管子一書，專重法制禁令（隋志入法家而漢志入道家蓋亦史公老子申韓同傳意）明法篇及解極論君臣不守法令之敝，正與此篇侵主侵臣之說相表裏，文繁不及引，契勘自見。好佞句來教引作好佞反而行私，佞字似承韻會之誤（段注佞下已辨之）句末無請字，豈別有據本耶？又此篇首論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俞太史云當作比是）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王氏讀申爲信，竊謂申古作申，與明字形近而譌，明法篇云「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明法解云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卽此篇任勢守數之意，下文亦屢言明主而縉，明平字，尤爲塙證。申主信主，他處未見，他書亦未見也。管書本多附益，又錯誤不可悉理，一知半解，無常考證，聊獻所疑。兄好學深思，兼得大賢之傳，所校諸書，必有心得，亟宜彙寫成帙，以爲道古者津梁，先睹爲快。承惠賢昆弟詩文稿，吉光片羽，正不在多，讀新樂府，深入漢魏閫奧，雖間有模擬之迹，要非明七子所及也。所居在松郡東門外，頗有園林樹木，攜來書籍，大都局本，然亦足自虞。戲門不出，未免風雨雞鳴之感，惟時通尺素，以當面論。

## 與熊蘇林書

承示略司訓算書二種，讀竟奉繳，李四香開方說，詳於起步商除翻積益積諸例，而不言立法之杌，令初學者芒

不知其所謂。駱氏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尤足補李書之未備，誠學開方者之金鎖匙。汪孝嬰創設兩句股同積同句弦和一問，以兩句弦較中率，轉求兩句弦，較立術迂迴。駱氏以正負開方法，徑求得兩句，頗爲簡易，衡齋亦當首肯也。立方以上古法頗略，孔奭軒少廣正負內篇，列帶縱立方變體十三種，以補古人所闕，有裨於算術甚鉅。三乘以上，不過算家借喻其稠疊之數，本無其形，學者往往守其法而莫明其理。孔氏始化積爲邊，俾方廉皆顯，駱氏諸圖皆襲之，而不言所自，轉於他處諱其姓氏，反唇相稽，得毋褊乎？天元如積之術，至明夫傳，梅文穆始以借根方發其覆，爾時推闡未至，容有之。李四香校測圓海鏡，而大明其說，不可謂無功。借根方之多少，即天元之正負，其兩邊加減，即天元正負相消之理。論其法借根方固不如天元之簡，然天元實方廉隅稠疊之位，實賴借根方之幾真數幾根幾平方幾乘方而益著。駱氏必欲翻梅李之案，而直詆爲不知天元，噫！過矣。且其言曰：「正負者加減之謂，一多少則盈胸有迹，試問加減何自而生乎？以此減彼而有餘，則謂之正，以彼減此而不足，則謂之負，有餘非多乎？不足非少乎？以此之正消彼之負而見盈，（正數多）則變彼之負而爲正，謂正非盈可乎？以彼之負消此之正而見胸，（負數多）則變此之正而爲負，謂負非胸可乎？天元左右數，正負可互易，此與兩邊加減法異而理同。李氏以爲異，異其法也。駱氏謂異在正負，不在兩邊加減，此公孫龍之論白馬非馬也。李氏弧矣算術，弦與殘周求矢圍徑截積求矢二術，元艸並以天元除太極，得太下一層，少一天元通分，故開方式元在下廉之位，然以元除太，則太下一層，已爲元分，而太下一層自乘，得太下二層，合天元自之爲五層，即三乘方式矣。於是以太下二層爲積，太下一層爲元，太爲方，元爲廉，元自乘爲隅，蓋以降二位爲升二位，不啻以天元通分也。且天元術相消之後，但問得式幾層，爲幾乘方實方廉隅之位，不復論爲元爲太。駱氏以天元通分，故元在本位，然五層之式，與李無異，苟明其指，不必特擬細艸矣。方程五家共井一術，梅勿庵譏其不言井深，故所得但爲虛率，不可斷其丈尺。又七百二十一，亦非定率，凡可以七百二十一除之而盡者，皆可以五等之繩相借。

而及泉。此條雖出九章，然立法之疏，不必爲古人諱。李雲門據劉徽注，謂明以七百二十一爲井深率，七十六爲戊綆長，不知但言虛率，則分寸尺丈，何不可以七百二十一命之？卽分寸尺丈，又何不可以七十六命之？駱氏顧沾沾焉稱述其以法爲率之巧，而惜勿庵之未見，則似猶未達勿庵之指也。夫人心思智巧，日用日出，算數之學，往往今勝於古，然亦賴有古法以爲之質耳。彼古人者，則亦甚賴後人爲之推求，而精益求精也。駱氏之論正負開方，確能發揮隱伏，而於近世諸家，詆譏已甚，將獨尊其師法，與抑主持古法而過之者，與文虎於此學無所得，亦未敢有所偏主，聊以管見，質諸足下，幸惠教之。

### 與席晦甫書

宣夜絕無師傳，疑本但有其論，未嘗立法。晉志述郗萌之說，所謂天了無形質及眼瞽精絕云云，卽莊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意然七政運行，自有常度，而謂遲疾任情，則無從設算，宜其不能立法也。向讀羅茗香續疇人傳，亟稱許氏宣西通，以爲必有精微之論，今承見示，則殊不如其欲見之意，何也？天體渾淪旁薄，至高至大，何從而知？惟日月星辰，有行度可見，見日月星辰，卽以爲是天云爾。然古來術家隨時測驗，順天以求合，小不合則增損之，大不合則更張之，無一定也。其立法之根，古人謂之綴術。今夫數散而無紀，必有所附麗，而後學者得其實串，著策鍾律，九重天十二重天不同心，小輪橢圓之類皆是也。西人之言天，亦屢變矣，彼豈真以天爲如是哉？果以天爲如是，則一定不移，何以忽爲九，忽爲十二，忽爲不同心，爲小輪，爲橢圓，紛紛更置哉？蓋亦管窺蠡測，隨時修改，以求密合耳。不然，天本渾圓，輪體何箸？日亦渾圓，輪軸何穿？西人不若是之愚也。夫得魚可以忘筌，而非筌無以得魚，得兔可以忘蹄，而非蹄無以得兔。許氏知七政有高下盈縮，而欲去諸重天諸輪之說，是舍筌而求魚，棄蹄而逐兔也，其何從立法乎？諸重者，高下之根，諸輪者，盈縮之根，謂之假象可也。遽執此而欲窮其輪軸所在，則易稱

天垂象，中庸稱日月星辰繫焉，果孰綸之繩而孰緝之絲乎？吾見西人之得魚兔也自若，而許氏則徒束手而議其筌蹄耳。及閱易，確更有可異者，莊生稱易以道陰陽，傳曰：「陰陽之義配日月。」說文引秘書日月爲易，其義甚精。其轉而爲難易之易者，日月人所共見，所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許氏以從日從勿，勿爲物字，支離蔓衍，幾於秦延君之說曰：若稽古至解易字爲乾示人易之易，則昧於本義假借之別矣。十圖本於太玄，九圖本於乾鑿度，宋人名之爲河圖洛書，遂附會爲易範之原，是非遽起，近儒辭而闕之，使各歸其本，斯亦已矣。許氏偏取九圖，謂點卽圖，數卽書，已無徵據。至以中五爲徑，四正爲圓，周四維爲方周，而方周用并，圓周遞加，尤自相矛盾。夫自中國至歐羅巴，相隔數萬里，自古至今，經算師凡幾，而圓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之數，若合符節，可謂至精之詣。許氏乃曰：「吾不假籌策，虛空冥悟，而駕乎諸術之上。」是真上聖之智耶？割圓之術，設半徑爲千萬，以內容外，切屢求句股，漸近圓邊，其一下小餘，又十餘位，然則觚楞之處，卽有微差，亦當在小餘，而許氏率圓徑一周三一五一九零七，至十萬而已差，有是理乎？秦道古環田三積術，本於張平子，劉徽已辯之。錢溉亭談階平，拾其唾餘，詫爲心得，其實無裨於算學。許氏顧以其率數相近，引爲奧援，誤矣。大衍之數，衆說不一，竊以天五地十相乘爲近，蓋歸奇之數，惟見一二三四，過揲之數，惟見六七八九，而含蘊於五十中，則所謂太極也。許氏以周徑附會，則不倫實甚，且句幕股幕相并，卽弦幕方五斜七，乃其竊率，蓋五十開方，有所不盡耳。顧謂斜幕四十九不盡，故五十去一，何其拙於算耶？揲著古法不可攷，而以相傳之法，合之繫辭，大約無甚乖悟。許氏別創新說，以四十有九卽挂一，聖人之言，乃顛倒若是，不待辯而知其非矣。凡此皆其持義之瑩瑩者，它未暇論也。如許氏者，得不謂之好學深思，獨惜其好爲新奇，勇於自信，足爲吾黨之誠，敢質之足下，亦欲聞其得失焉。

與馬遠林書



家冬傾挹風采，信名下無虛士，比惟箸述萬福。鄙人所患，至除夕遂霍然，入春頗頑健。晤樸夫兄，知承渥注，深感深感。鼎老轉眄沈學博四元玉鑑細艸，憶曩在杭州時，尊師碩甫先生曾及之。後聞甘泉羅茗香亦箸細艸，已剖劇行世，求之既久，歲甲辰夏，阮文達公始以寄贈，推闡詳至，糾謬拾遺，有功於算學甚鉅，匪特爲漢卿諍臣而已。今讀學博所著，固與羅君大同小異，實不如羅之詳。然四象朝元第三第五兩問，羅君細艸方廉隅諸數，皆不符原術，竟無說以處此。學博所演，獨與術吻合，此則勝於羅君者。惟左右逢元第一問，宜開四乘方，而術開三乘方，第二問宜開三乘方，而術開無隅平方，第二十問宜開七乘方，而術開九乘方，第二十一問依術推演十乘方，得數雖同，而方廉諸數並異。羅君疑爲術誤。學博於此四條，皆無細艸，而云艸見廣異。今檢卷末無廣異，豈別有專書耶？書中商功修築第二問，脫去八行，撥換截田本十九問，脫去末三問，四象朝元第二問，疊入三才變通之末。至於算式位數舛誤，不可枚舉，偶爲簽出，不及百一。蓋四元位置已繁，而天物地人相乘，寄位夾縫，尤易淆亂。豪釐千里，非一演算，末由周知也。明靜庵割圓密率捷術，用疊借諸根，暗合四元之法，但一根又一根，稱名易混。李壬叔以意創爲，置太極於一隅，而以四元如積諸廉，依次分列，旁行表上，縱橫相遇，較舊法爲明顯，且免剔消之繁。近西人新譯代數，只用記號，似亦便捷，苟會而通之，不直爲四元別開生面，且立元可不限於四也。然鄙見以爲入算之用，天元爲多，其難樛隱伏者，御以地元足矣。三元以上，皆過爲紆曲，以發難題，謂極算術之奇可也，以言實用，則徒苦難心力而已，大雅以爲然否？學博書四册奉繳察入，尊師無恙，相別二十年，時時念之，見時道意。初夏寒暖不常，惟爲道珍攝。

### 復畢子筠大令書

辱書垂詢姜白石歌曲，此書惟敵郡張弈樞刊本稍善，然旁譜亦多錯互譌脫，舊嘗尋其條理，更正數處。歲乙巳夏，阮文達公以揚州陸鍾輝合刻詩詞本見寄，屬校刊入指海。（陸刻板片由江氏再入於阮癸卯燬於火）蒙以

張本互勘，則舛誤更多。聞世間尚有南宋嘉泰閒刊本，思得一校，故遲以有待。今文達墓艸已宿，而授梓無期，甚歉然也。蒙於聲律之事，非有所知，特好之而已。三月間，舊友李壬叔從先生來松，盛述先生箸撰等身，尤精音學。竊欣然擬謁舟次，適先生訪姚丈子壽，未返，其明日即聞解維赴滬城，以無繇一見爲恨。雖然，讀壬叔所畧大箸律呂元音，則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琴正宮調，以倍徵倍羽居前，故調琴必以管色合字定首弦。宋人誤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最濁，宜配合字，遂以字譜依次分配十二律，分配之不足，遂又強析之。於是合四之間有下四，四一之間有下一，上尺之間有勾尺，工之間有下工，工凡之間有下凡，六五之間有下五，五字之上又有緊五。蓋其高低次序，與今字譜不同，觀其於後律與前律同字之調，不即用高吹，而別用中管，知其高字非即低字之清聲矣。夫一均之中，止用七律，而字有不全，無以成調，意此十六字，不過藉以記律之高下。乃樂工施用，仍以上尺工凡六五乙相次爲調，然則此十六字徒附贅縣疣，而與七音相混耳。然自宋以來，相因不改，如明鄭世子唐荆川號爲知樂，猶未悟其非。至國朝吳修齡胡竹軒王吉途諸君，始毅然以字譜歸之七音，俾度曲家知上尺工凡六五乙，即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則今之樂由古之樂，而以字配律之謬，不攻自破。今先生箸書復極論之，與諸君如驂之靳矣。四聲配調，段安節樂府雜錄已箸之，宋如楊守齋李易安言之尤鑿鑿，此與以字譜配律同謬。雖知其非，而不可謂當時無此制度。乃近人奉爲枕中祕，若聲律之事，無踰此者，則真可嗤已！先生推論四聲陰陽清濁，謂上聲落陽便混去聲，陰平不落陽，即成上聲，皆深入玄奧，非精詣神悟者不能道。又謂後世君子不習聲律，只可以辭從調，工師能習歌吹，轉得以調從辭，誠然。然竊以爲以調從辭，固依詠和聲之義，然亦有宜以辭從調者。既填舊調，則其筋節之處，陰陽上去，宜依仿爲之，無使失調；其餘有可出入者，勿拘可也。近世詞家矯枉過正，字字必依古人，拘攣束縛，無復生趣。且雖歌千詞，如出一曲，亦何貴乎其陳陳相因哉？先生論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竊以宮商角徵羽，即各肖其聲，即爾雅重敏經送柳亦然，何嘗不可順口作高下？但加二變，則當別作記號耳。然則既有七音，即有七字，大招四上競氣，詎

非宮逐羽音之義蓋以倍羽列宮前，羽大於宮，故云極聲變也。凡此皆蒙涉獵之餘，妄有所窺測，而不敢出之口者。讀先生書，不禁歎先得我心，而躍然助之舉喙也。而其中有所疑者，先生謂周禮圓鍾爲應鍾，函鍾爲中呂，而以舊說爲非。案太師掌六律六呂，陽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左旋，陰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右旋，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鍾夾鍾，皆取合辰。函鍾配蕤賓，卽林鍾無疑，小呂配夷則，卽中呂無疑，然則函鍾不得屬之中呂也明甚。至圓鍾之爲夾鍾，雖於經無徵，或以圓丘之樂用此爲宮，故有圓鍾之名，鄭注近古，當有所受。且此經下文宗廟之樂，應鍾爲羽，同在一節，不當兩歧其名，呼應鍾爲圓鍾也。竹音勻開七孔（第七孔距第六孔係半度不勻，開此言其概）則其中孔爲第四聲，適當變徵之位，固然。若琴第七暉當全度之半，爲各弦之子聲，惟側調用二變，以全弦爲變徵，則七暉與散聲應。至云隔七相應，則自全度以至半，半七聲迴環各如其分，面不必皆當暉，而先生於此且概言之，豈別有說乎？陽樂陰樂，分用律呂，正義始發其覆。若唐人燕樂，以黃大夾仲林夷無七律之宮商羽角，爲二十八調，其所謂角調者，又非正角，而以變宮爲角，宋人因之。其每調殺聲，見於夢溪筆談，其推衍而爲八十四調，詳於蔡元定新書及張叔夏詞源，是皆以律呂互用。今先生用陰陽二樂正聲，合倍半二均，旋爲十四調，此於旋宮轉調之理，未嘗不合，而謂與唐宋人所謂二十八調八十四調者，名異實同，此蒙反覆思之，而未喻其指者也。舉世言樂者寥寥，又伏處閭巷，無所師授，徒以意推究，至癡結處，每望洋而歎。先生過聽人言，先施手教，若引爲同志者，敢忘其固陋，質所疑於左右，爲奉教之地，非敢有所腹誹也，惟先生垂察不宣。

### 復朱述之大令書

幻居坐雨，游興索然，將爲歸計矣。忽驕從賁臨，一時倚裝匆促，未罄所懷，至今猶悵胸臆。孟秋次公寄到見惠家

集，仰見門才之盛，媿美諸王，珍荷珍荷，嘉郡水災，與蘇松相埒，救荒無定例，惟勤恤民隱者，隨時隨事而變通之。執事以通儒爲循吏，實心任事，實惠及民，規治術即可覘經術矣。來教以續墨客揮犀，多掇拾它書，疑非真本。今檢全文，出夢溪筆談者二十八條，出冷齋夜話者二十條，出遜齋閒覽者十三條。又李主簿條，見開窗括異志，王學士條，見東軒筆錄，而文小異。唐龍圖條，已見前編，而此復出。謝泌條，亦與前編謝諫議條略同。來教所舉邱濬羣書方鈔引蜂螿一條，在今第八卷，未嘗缺，此條亦出筆談，謂爲贋作，誠是，而鄙志猶有疑焉。明商濬稗海所刻墨客揮犀四庫全書提要，疑其原本殘缺，後人又有所竄入。今攷之，其出筆談者四十六條，出夜話者十八條，出閒覽者十二條，出因話錄者三條，出晉書者二條，出北魏書者舊續聞者各一條。其淵材好談兵，及彭淵材初見范文正畫像二條，亦類冷齋夜話，今本夜話及遜齋閒覽俱不全，蓋其所掇拾，有今所未見者。又續編應天鰓井條，本筆談文，而前編蟹泉條，末云：「此亦應天鰓井之類。」句意相應，語氣亦絕類。沈存中，安知非筆談佚文，然則不特續編非真本，卽前編亦贋作也。惠洪系出高安彭氏，夜話及石門文字禪屢及淵材，蓋其同族。淵材名凡，僅見談兵條注。宋史張商英傳，郭天信以方技隸太史，商英因客彭凡，與往來，蓋卽其人，而厲樊榭宋詩紀事，卽以淵材署名，未免失攷。彭乘爵里無徵，惟能改齋漫錄十四云：「彭乘撰茅亭客話。」魏泰東軒筆錄載一條云：「彭乘爲翰林學士，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候秋涼卽途，乘爲批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乘死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據此則彭乘之死，在王琪前。攷宋史琪仕仁宗朝，卒年七十二，琪爲王珪從兄，珪死於哲宗初立之年，年六十七，使琪長一歲，而死於珪後，亦當在元祐四年，而彭乘之卒，必在四年以前。乃揮犀前編有曾子宣一事，又及東坡在惠州事，皆在紹聖初，乘何從而知之？其爲僞撰無可疑者。是書箸錄於書錄解題，蓋當時坊估託名以射利耳。陶平塘集及新輯宋人遺集，先奉繳艇齋詩話容錄副續繳撫字賢勞，況茲災歲，惟爲民珍攝。

復丁友雲郡丞

客冬匆匆就道，未遑揖別。至今爲歉。抵舍以來，三徑弦望，敝鄉荒陋，制藝而外，少可語者。新正數戶養痾，以書自遣而已。前承惠教，所續火藥礮子遠近表，自三錢六分，以至五錢五分，其加差與西人原表理合，而五錢六分以後，似失其意。蓋火藥與礮子，其力相迸而發，故能及遠，而火藥漸增，礮子之力以漸而減，迨抵力不勝火藥之力，則不惟不能及遠，且或至於炸裂。譯原表火藥一錢與一錢一分之遠近，其加差之較數爲三五二，而一錢一分與一錢二分，其加差之較數爲三四四，兩數相較，其減以八。自此以下，其級相同，歷四十四次，減至五錢五分，而較數已盡。則五錢六分以下，宜仍依級上減加差之數，其數爲一四三二六二四，而續表誤減爲加，則非原表之意也。今以拋物之理證之，人力愈大，則物去愈遠，固也。然必其物質之重者而可，物質太輕，則人力雖大，終不能遠。故火藥漸加，則礮子及遠之力漸減，無減盡復加之理。惟礮子輕重不一，而表不云幾何，蓋鈔錄時疏忽也。質之左右，以爲然否？

## 復何補之書

得書，審近狀，甚慰。拙稿向不甚眎人。惟極知己始出奉教，乃徒相推譽，而無一言益我耶？鄙人總角卽學爲五七言，長益嗜之，及今思之，中無實得，而徒刺刺不休，卽造詣如古人，亦屋下駕屋耳。況萬不能乎？至欲以此相標榜，更爲謬妄，傲幸傳名，與傲幸科第，有何高下？且此念一萌，心術已壞，詩以言志，其志可知。近日唱和題圖酒食角逐之事，愈繁而可厭，真是不作詩，庶幾謝絕應酬，僕非矯情，實見其無益，且無謂耳。補之天資絕人，氣方英銳，將大用力於詩古文辭，此誰得而沮者？然竊不自揣，欲補之屏去衆藝，專力於軒岐之書。君家累代名醫，補之祇承家學，又靈敏善會，應乎著效，何不因此而益光之？取素問靈樞難經傷寒全匱，下至後世諸名家書，究其會歸而辨其舛謬，外參之於臨證，其有扞格，則深思而闕疑，勿泥古，勿徇今，勿強書以就我，務求其實用而已。如此數年，當爲國工。夫坐言起行而有實用於世，莫如醫。詩古文辭，無用之空言也，徒因其名高而事之惑矣。且醫固技也，而可進於道，詩古

文辭藝能之末事，未見其高於醫。若云載道之文，有功於人心政治，此固甚善，然又不可徒求之詩古文辭也。且讀書當觀其通，善通之者，泝澗洗之藥，可用於戰陣，鑄金之術，可移之鑄人，苟不其然，誦詩三百，不能專對，精微如素問，不當僅以醫理盡之，補之誠專力於此，其於道當有左右逢源者。僕多欲寡擇，初汨沒於辭章，繼又泛濫於攷證，律歷之學，每自念於斯世斯民，一無所濟，坐費日力，悔恨填膺，補之遽以品學見獎，令人媿赧無地，用敢抒其耿耿者，貢於補之，惟僕之愛補之者深，遂不自覺其言之唐突也，幸諒之。

### 復謝幼伯書

伏承賜書，言向來爲學之方，旣已心儀之矣。及讀詩文集，卓然皆有所爲而發；子剛又盛言足下能力苦食淡，自守有素，益傾慕不已。若僕者，逃難羈旅，舊學荒廢，方自恨日以衰老，不復能進於是，而足下且惓惓於鄙人，則得無過聽人言而未之察與？僕少時涉獵書史，嘗有志古人之學，而依人爲活，多輟少作，心氣麤濁，不耐精思，又無賢師友爲之先導，知我者笑之，以爲徒自苦；然心好之不自已，復不自力，悠悠忽忽，夫何知年歲之不我與也？遭亂幸存，寄跡白下，思慮耗散，雖從事鉛槧，聊以遣日，何能爲足下益耶？輒近不乏高才宏覽之士，乃微窺其所悅，不離於史公，所謂聲色芻豢，佚樂勢利者，卽他日得志，其所爲可知也。足下獨克自振拔，而其文辭又不肯苟徇世俗之愛憎，如此，足下方在中年，蓋肆方以極其心力之所至，過此以往，可二十年，其必有以自立。夫一時之榮名，固不足言，卽傳世與否，亦何可知？而君子必汲汲於此者，孟子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以求名於世也。古人之書，度足下旣博觀而善擇之，無俟鄙人之媿媿。無已，則欲足下凡詩文勿輕作，俾積之久而始出；詞則雖不作可，蓋爲之不能不用心，而用心雜，則兩不能精，此僕昔所以自誤者，敬以告。大著史論，不激不隨，固可與集並行。所輯論學一卷，自學問根本所在，然置之座右，自爲體驗，則可。近有託爲道學者，人挾一帙以自鳴，足下非其倫，然勿示人以

樸也。僕之所見，止此而已，深負下問之意，無任慚悚！伏惟亮察。

### 答劉恭甫

去臘得手教，欣審侍奉安吉。鄙人入春以來，居處如恆，祇諸冗雜，不得竟日靜坐爲苦。平生於古文實未致力，何敢浪言竊以爲所謂桐城派者，非桐城獨闢一法，蓋韓柳以來，大家名家相傳如此，實自古以來皆如此，特韓柳諸家，則有轍迹可尋。然韓柳功深，蘇氏才高氣盛，介甫瘦硬與衍，皆不易學。惟歐會平正，易於入手，故中材以下喜效之。桐城由震川以上溯歐會，固古文正軌，然專以風神唱歎爲宗，此則望溪猶不如是，而惜抱啓之。蓋永叔之效子長者，未嘗無神似處，特後人功力不及，近於空疏。後世學惜抱者，奉爲祕笈，自鳴一派，此又非惜抱意計所及也。衍石文頗學柳，而質實處近李習之，曾文正公極爲折服。鄙人不特未學桐城，兼亦未敢窺衍石樊籬，人來強求者，妄一應，何足言古文？兄淵源深厚，出其緒餘，陳之術作，固當直舒所見，不患不中繩墨。若彼專門之藝，分道揚鑣，可也。端甫別傳，宿諾久乖，聊以塞補農之請，桐城乎？衍石乎？皆當屏之門牆之外矣。閱畢，幸轉示之。

### 答李邦猷

手復誦悉，仍教讀兼書記，猶以餘工事校訂，足見好學不倦。檀弓篇不知其墓，鄭注絕句，以爲殯者是母。江慎修氏禮記訓義擇言，謂宜連下爲十字句，則是父殯之所未知，孫何所承，竊意檀弓序事簡古明達，獨此但云不知其墓，於兩說皆勉強，恐有脫誤，不敢妄斷。至先聖生年，公穀皆係魯襄二十一年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陸氏公羊釋文云：「一本作十一月。」蓋所據本無此三字，而小司馬索隱於史記世家引公羊亦用其文，於是今本皆承之，其實當從穀梁傳衍此之字。是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經兩書日有食之，以授時術推之，九月朔入食限，十月朔

不入食限，蓋比食皆誤也。庚辰朔，則二十一日庚子矣，自此年下至哀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正七十四年，江說是也。世家謂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故每少一歲，索隱已言之。杜氏長術，四月戊申朔無己丑，以三統術推之，乃戊寅朔，則十二日己丑矣。凡春秋紀月皆周正，十月二十一，爲今八月二十一，四月十四爲今二月十二，其可攷者如此。代遠年湮，好爲異說者，言人人殊，特持秣術以徵之。所謂孔庭摘要，名不雅馴，未知何人箸述，所據何術也。弁官之說，錢氏具矣。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出版

名儒尺牘

標點者 朱 太 忙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二冊定價二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5248

